武俠世界

無情殺手有情人(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著

岑三郎自小便被訓練成一位無情的殺手，誰知他無意中捲入一宗武林糾紛中，險死還生，幡然大悟，決心擺脫殺手頭子的控制，幾番爭鬥，最後……幾經艱辛、歷盡折磨，才能……



第29年

18

$6.00

編者話

殺手！一個專替別人殺人的工具，他是無情的，兇殘的！岑三郎也是個殺手，殺人無數，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被捲入一場武林糾紛中，使他改變了他的一生……〖無情殺手有情人〗是西門丁先生撰著的〖殺手故事〗又一新篇，故事中的主角岑三郎，由一個兇殘的殺手改變爲向善的人，其中過程曲折，出人意表，欲知詳情，請勿錯過本篇。

☆　☆　☆

今期推出中篇故事〖魔傘風雲〗，是東方白先生又一新作，東方白先生向以文字通順簡練、情節迂迴曲折稱著，故事主角南宮白爲報血海深仇，喬裝周家媳婦，深入大羅山莊，目的就是要偸取〖大魔傘〗，結果却……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出馬行空先生所著的〖鳳舞江湖〗，馬行空先生爲本刋撰寫不少作品，深受讀者愛戴，是篇故事內容有說不盡的仇恨恩怨，以及感人肺腑，情意纏綿的場面，更有驚險刺激、曲折懸疑的陰謀，請讀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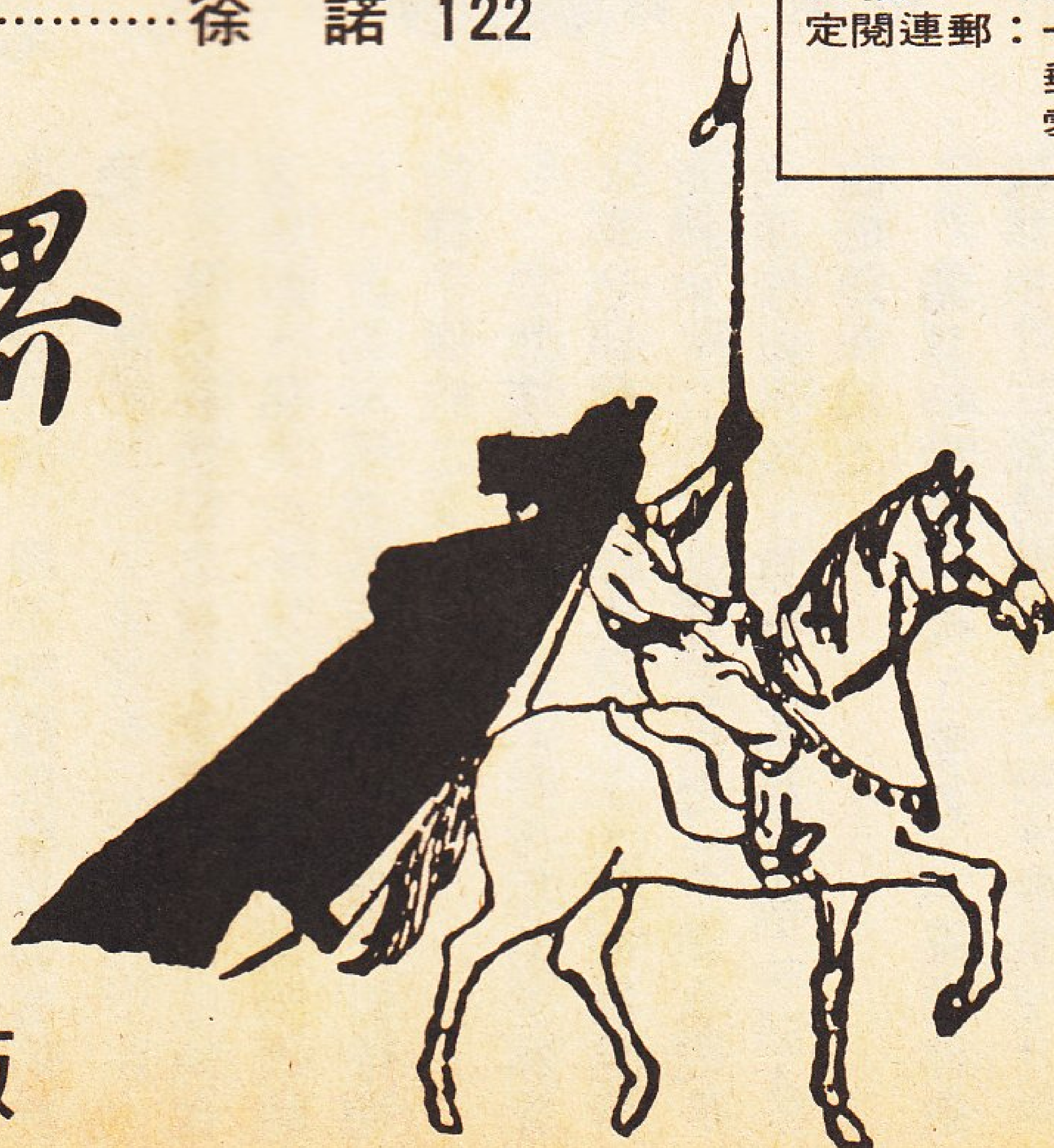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18期

（總號14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情人



殺手遇難　村婦相救

岳陽因靠洞庭，佔了地利，物產豐富，因此向來繁盛，加上有座岳陽樓，故此來岳陽的人，除了商旅之外，尚有不少詩人墨客，亦因此街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正午，岳陽城內最著名的酒家觀湖居，早已高朋滿座，二樓首排靠牆角有張小桌，坐着一位衣服華麗的青年，豐神俊朗，一身文士服，看來更令人心生好感。

華服青年自斟自飲，眉宇間似有幾分憂鬱，好像有點心事，可惜此刻沒一個女食客，倒身此地這樣的一位可人兒也沒引人注視。

梯口不時傳來腳步聲，食客走上來探一探頭，見座無虛設，又下樓去了，店小二忙得連招呼也無暇。

華服青年剛提起酒壺，忽然樓梯上傳來一陣沉重的「咚咚」腳步聲，青年不由自主地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健碩的中年漢，單手托著一隻酒甕，似托塔天王李靖走了上來。座中食客泰半轉頭望他，臉上都露出敬畏之色，有的甚至站起身來。

樓上的店小二目光一及，也都丟下手上的東西，上前招呼，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小二哈腰道：「二爺，您來吃飯?」

那中年漢濃眉大眼，唇上蓄着一抹濃濃的短髭，外表已帶了幾分凶氣，這時候，只見他雙眼一瞪，喝道：「廢話！替二爺找個位子來，要靠窗的！」

「是是！」店小二連連打拱作揖，轉身向前排走去，忽又回頭問道：「二爺今天是獨飲還是請朋友喝酒?」

「獨飲！」

店小二見華服青年只有一個人，便道：「這位客官，請你幫幫忙，您請到樓下去吧，這頓飯咱們不收錢就是。」

「不收錢？哈哈！少爺一向不白吃，吃一半也不喜歡搬位！」

那店小二還待再說，中年漢又大聲道：「操你娘的，二爺雖然獨飲，也不必替我安排個不能伸腳的座頭，你怕二爺沒錢付帳?」他手上那隻酒甕甚是巨大，稍有飲酒經驗都知道那是城內梁記酒莊二十五斤裝的酒，他單手托着，穩如鐵塔，舉重若輕，單只這份手勁已叫人咋舌，是以華服青年鄰座的食客不用店小二請，已長身會賬。

店小二連連作揖，又喚同僚把桌子收拾乾淨，然後請中年漢坐下。那中年漢走到桌前，只見他右手微微托高，也不知他手掌如何一翻一落，五指如鐵拑一般，抓住甕口，然後將酒甕放在桌上，華服青年就坐在他旁邊，看得眉頭一跳！

「二爺，您要些什麼東西送酒?」

「廢話，拿最好的來！」中年漢今日心情似乎不大好。「先拿一隻大碗來，還有，若有現成的小菜，先來兩碟，一碟乾燒牛肉！」

店小二唯唯諾諾，急急轉身去辦了。中年人右掌一落，拍開酒甕上的封泥，轉頭望窗外，原來他便是「金甲神」諸葛靜，練就了一身「鐵布衫」，刀槍不入，乃岳陽地界第一條好漢，因在家裏排行第二，岳陽人均呼之二爺而不名。

諸葛靜，名不符實，脾氣急躁，故此他容易發脾氣，一發脾氣，除了他老子之外，什麼人都不給臉。不過他並非惡霸，相反還時常鋤强扶弱，幹些仗義的事，故此岳陽人對他才會又敬又畏。

諸葛靜平常並不大好酒，唯獨在兩種情況之下才喝酒，一是心情興奮高興，二是心情不好，情緒低落，今天不用說也知道他諸葛二爺是心情不好了！

華服青年本來眉宇間雖然有點憂鬱，但一直表現得神閑氣定，但自從諸葛靜坐在他身旁之後，即不時露出緊張興奮的神色。

諸葛靜坐定之後，拿眼望了樓上的食客幾眼，偌大的一座酒樓，剛才還鬧哄哄的，此刻却驟然沉寂下來，只聞叮叮噹噹的筷子碰碗之聲。

忽然樓下走上一位衣衫污垢的老頭來，那老頭轉頭向四處望一望，便向諸葛靜走過來。「二爺，謝謝您救了老漢女兒，老漢無以爲報，只好向你磕幾個响頭！」說罷跪在地上。

諸葛靜微微一愕，喝道：「誰要你做磕頭虫?二爺今日心情不好，快起來！」

那老頭才不管他，用力叩頭，叩得樓板咚咚作响，諸葛靜十分不耐煩，一手將他拉起來，道：「去去，有話改天再說！」他順勢將老頭輕輕推開，誰知這時候店小二剛好捧着菜過來，被那老頭一撞，手上的碟子跌落地上，應聲而碎，樓上的食客都轉頭望過來。

店小二和老頭神色都十分慌張，諸葛靜大叫一聲：「氣死二爺了！」

店小二忙道：「對不起二爺，小的再去灶房替你……」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情殺手有



諸葛靜截口喝道：「廢話，快去！先拿碗來！」小二走後，那老頭仍站在那裏喃喃道歉，諸葛靜極不耐煩，離座上前，提住老頭的後衣，道：「你速速離開，便算報答了二爺！」

諸葛靜離座，華服青年亦長身離座，他趁轉身之際，右臂「自然」地一抬，袖管中突然飛出一粒白色小丸，射入酒甕，然後大聲叫道：「小二哥會賬！」

一個小二將一隻大碗放在諸葛靜桌上，又替華服青年會賬，諸葛靜煩躁地拍拍桌子，捧起酒甕傾酒，一口氣便把一大碗酒喝乾，這時候，另一位小二才將乾燒牛肉捧上來。

諸葛靜也不用箸，以手抄起一把，便塞進了嘴巴裏咀嚼，邊含糊地道：「再拿幾個小菜來，要快！」他喝酒喝得又快又多，當眞是酒到碗乾，看得其他食客咋舌不已。

當小二將小菜捧上來時，只見諸葛靜一頭撞落桌上，發出「蓬」的一聲響，桌上的酒碗都彈落地上，把小二嚇了一大跳！他小心翼翼將小菜放在桌上，低聲喚道：「二爺，菜來了！」

他連喚幾遍，諸葛靜都沒有反應，掌櫃急道：「小二，你喊什麼？吵醒他看你怎樣應付他！除非你胸膛比他的拳頭硬！」

小二連忙退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諸葛靜腰一歪，自椅子上滾落地上。小二起初還不大在意，可是當他目光落在諸葛靜臉上後，突然發出一聲驚悸的叫聲！

掌櫃喝道：「你囉嗦什麼？」

小二臉色發紫地道：「掌櫃，二爺……他，他七孔流血……好像……死了！」

話音一落，所有的食客都站了起來，也不知誰喚了一聲：「快走，別惹禍上身！」食客便爭先恐後地向梯口擠去，連賬也不會了！

掌櫃又驚又急又怒，怪叫道：「小手，你還不去報官！」

＊ ＊ ＊

華服青年一離開觀湖居立即閃進一條小巷，當他由小巷另一端出去時，已換了一件鵝黃色的衣褲，唇上也多了一抹短髭。

這青年悠閑地在大街上遊逛，當他再度到觀湖居附近時，見那裏人聲沸騰，衙差在大聲吆喝，嘴角便露出一抹得意之色，然後投入一家名喚佳景的客棧。

他本就是住在這裏，但小二認不出他來，忙來招呼，神秘青年也不說破，付了房錢，另開一間。

小二開了門問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神秘青年道：「沒事了，你去吧，我只想睡一會兒！」

小二走後，神秘青年拍開窗子，跳出窗外，四顧無人，再震開鄰房的窗子，然後跳進去，這房本來就是他賃下的，包袱兵器都在房內，他取了自己的東西，又返回鄰房去，和衣躺在床上。

他是一名殺手姓岑名三郎，殺了數十人，從未失過手。這次他來岳陽便是爲了殺諸葛靜。諸葛靜一身橫練功夫，已至化境，雖然他的性格暴躁，頗有可乘之機，只是他全身除了罩門之外，刀槍不入，却是個難題。

僱主出的酧金不菲，給他的限期是半年，岑三郎來岳陽主要是爲了探聽諸葛靜的罩門以及找尋下手的機會，他預算要三四個月才能成功，誰知今日陰差陽錯，讓他在觀湖居遇到諸葛靜，而且得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顆毒藥便送他上路，管他全身刀槍不入，他橫練功夫總練不到肚子裏去。

他雖然沒有親眼見到諸葛靜的屍首，但已肯定他必死無疑。

岑三郎解決了諸葛靜，放下心頭大石，未幾即呼呼入睡，到他醒來時已近黃昏。

岑三郎洗了個臉，準備在岳陽城逛逛，他本來還有個師父，每次殺了人之後，都得回去向他覆命，不過這次因爲輕易得了手，時間不急，是以岑三郎決定到處玩玩才回去。

當下他換了件衣服，信步走出客棧，再到觀湖居晚飯，由於發生了今午那件案子，故此晚飯時食客甚是疏落，岑三郎到樓上，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猛一抬頭，見今午諸葛靜坐的那張桌上也坐着一個食客。那食客年紀輕輕，打扮斯文，唇紅齒白，俊秀之至，瞧他服式，似是遊歷學子。

那書生見岑三郎望他，便低頭吃飯，岑三郎也不在意，呼小二過來，點了幾個小菜，又喚了一壺陳年狀元紅。然後悠閑地望着窗外的景色。

忽然岑三郎覺得有道奇異的目光不時落在自己身上，待他找尋又不見！樓上食客不多，並無扎眼的人，岑三郎心念電轉：「九成是我心虛！」小二送上酒來，他立即放懷暢飲。

城內的情況有點緊張，行人亦較前疏落，岑三郎在城內逛了一陣，也回客棧歇息了。

今晚那道目光迫他改變主意，決定明早便離開岳陽城，以策萬全。次日岑三郎立即會了賬出城，信步走到湖邊，他本欲乘舟直出長江，然後在江北上岸，但當他見到洞庭湖景，又改變了主意，決定先遊了湖再走，當下賃了一艘小舟，吩咐舟子帶他遊湖。

初夏時節，不冷不熱，加上天色晴朗的好日子，舟子邊操舟、邊介紹岳陽和洞庭的名勝。

岑三郎望着浩瀚的湖面，胸襟廣闊，煩惱全消，暗嘆自己不虛此行。舟子的女兒弄了酒菜，請岑三郎進席，岑三郎一高興，便邀他父母共同進膳，舟子見他意誠，欣然答應。

酒至半酣，舟子問道：「客官明天繼續遊湖，還是上岸？」

「還有其他地方好玩麼？」

「洞庭湖這麼大，再玩幾天也看不了，就怕客官無暇！」舟子女兒小妞替他斟酒，問道：「客官是做生意的？」

「不是，是出來遊歷的！」岑三郎想了一下，道：「那麼明天咱們繼續吧，然後你們替我找個船家，送我到江北！」

舟子拍拍胸膛，道：「客官放心，這件事便包在我身上！」

岑三郎問道：「你貴姓？」

舟子道：「小的姓魯，單名一個鐵字！」

岑三郎臉色忽然一沉，放下杯子道：「在下足夠矣，收拾去吧！」

＊ ＊ ＊

圓盤般的月亮，照在湖上，似鍍了一層白銀，湖風吹來，平靜的湖面碎了，銀蛇亂鑽，好看煞人。

岑三郎沒有一點睡意，呆坐在甲板上，不是爲了欣賞月色，而是滿懷心事。他自懂人事以來，便在一個自稱「鐵羅漢」的人門下學藝。

鐵羅漢住在一座不知名的山上，收了七八個徒弟，自小便教他們識字練武。十二歲之後，只教他們種種殺人的技倆。岑三郎的同門，按年紀排行，最大的姓徐，便叫徐大郎，最小那一個叫李八妹。

岑三郎在十八歲那年，他還記得鐵羅漢說要下山闖一番事業，在山上設了宴，誰知喝了酒之後，全部昏迷不醒，待他們有了知覺之後，已在溫州城內。

直至此時，岑三郎才知道鐵羅漢老謀深算。接着鐵羅漢帶他們到處走動，讓他的徒弟熟悉各種環境，兩年之後，岑三郎便開始了殺人的生涯。他還記得他第一個殺的人是華山派掌門師弟周仲台！

周仲台劍法十分厲害，經驗又豐富，岑三郎險死還生，才靠兩枝淬毒的箭，將其殺死。這次經驗使岑三郎不想再幹下去，只是鐵羅漢如何肯讓他離開，而白白將他撫養成人？因此岑三郎至今仍以殺人爲

業。

岑三郎正在沉思中，忽然「欸乃」一聲，他忙抬起頭來，只見一艘小舟破浪而來，撞碎了一湖的月色，船頭上坐着一位書生，正是他在觀湖居見到的那一位！

岑三郎心頭一沉，覺得此人來得蹊蹺，不由暗中戒備。那舟來至旁邊，船上的書生道：「兄台也有興趣月夜賞湖？何不過來共謀一醉，小弟舟上有酒有菜！」

岑三郎輕笑一聲：「素昧平生，恕難從命，何況在下一向獨來獨往，不喜歡與人來往，兄台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那書生笑道：「兄台何必拒人於千里？難道你一向殺人不眨眼，也會害怕區區不成？」

岑三郎眉宇間立即湧起一股凜烈的殺氣，沉聲道：「你我素無瓜葛，爲何出口傷人？」

書生輕嘆一聲：「區區一向很佩服兄台，如今却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眞令人遺憾！其實區區對兄台全無一絲惡意，相反月夜追隨，正是爲了答謝兄台！」

岑三郎暗吃一驚，聽此書生之言，他對自已的底細似乎十分了解。但自己對他却一無所知，此人到底是什麼人？他找自已用意何在？

只聽書生又道：「岑兄，前天中午區區也在觀湖居……」話未說畢，岑三郎眉宇間的殺氣又再湧現。

書生道：「舟子大哥，請你過去一下，我欲與岑兄單獨賞月！你不用害怕區區會偷去你的船，這兩錠銀子先寄放在你那裏，足夠讓你買一艘新的！」

那舟子跳了過去，岑三郎知道對方是衝着自己來的，只好跳過來，只聽書生輕聲道：「兄台小心！」那船忽然一側，向外滑了開去。

岑三郎見書生運槳如飛，立即將刀抽了出來，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書生道：「這船實在太小，動不得武，請岑兄將刀收起，區區說過對你絕無惡意！」他看看兩舟距離已逾十丈，便停了手，搬出酒食放在甲板上。「岑兄請坐！」

岑三郎一向謹愼，不想在書生面前失了風度，只好在其對面坐下。書生提壺替他傾酒，道：「酒中無毒，岑兄若是不信，區區先飲爲敬！」言畢一口將杯中酒喝乾。

岑三郎雙眼一直注視着他，不見他做手腳，便也將酒喝乾，沉聲道：「在下耐性有限，如今酒已喝了，該把話說清楚了！」

「兄台到底還是不相信我！」書生伸手向後提起一個檀木盒子來，道：「兄台打開來看看便知道！」

岑三郎看了他幾眼，倏地將盒蓋揭開，目光一落，只見盒內盛着一顆人頭，竟是諸葛靜的六陽魁首！他心頭震驚，無以復加，霍地抽出刀來，一長臂，指着書生，喝道：「你再不把話說清楚，在下便不客氣了！」

書生臉色亦是一變，冷冷地道：「岑兄眞令人失望，以你今日之表現，怎配『無情殺手』這個外號！」他邊說身子邊向後縮！

岑三郎的底細人家瞭如指掌，而對方的一切自己一無所知，今日若不殺他，日後必成心腹大患，心念未了，岑三郎手腕一翻，鋼刀已向書生脖子砍去！

這一刀快若閃電，那書生因船艙太小，沒法移挪，只好仰身向後，「刷」的一聲，鋼刀過處，書生頭上之方巾和一綹髮絲已斷，長髮瀉下，岑三郎微微一愣，一陣湖風吹來，鼻端嗅到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香，不由脫口叫道：「你是個娘兒？」

書生腰一直，自旁邊抄起一柄長劍，道：「娘兒又如何？你敢斬我青絲，今日便饒不了你！」

岑三郎冷冷地道：「你不把話說清楚，在下也不饒你哩！快說，你是什麼人？何事拿着諸葛靜的人頭來找我？」

書生站了起來，冷冷地道：「姑奶奶一向佩服你，早就有心結識，可惜緣慳一面，我在岳陽城已呆了兩三個月，始終找不到機會殺諸葛靜，不料他給你一顆藥丸便喪了命……」

岑三郎截口道：「你怪我捷足先登，所以來找晦氣？」

「你錯了，我與諸葛靜無恩無怨，取他人頭只爲了金錢，我正苦無良策破其金鐘罩，你替我解決了難題，我感激還來不及，又怎會來找你晦氣？」書生道：「我本想將酎金的一半送給你，但你削斷了我的青絲，便算扯平！」

岑三郎一愣，訝然問道：「你也是殺手？」

「不錯，我便是『三不留』！」

岑三郎更加詫異，你是殺手『三不留』？」所謂三不留，乃一不留名，二不留情，三不留線索。「在下料不到『三不留』是女的……」

「若讓你知道，也不叫『三不留』了！」

「尚未請教芳名！」

「刁蟬。」

「貂蟬？」

「是刁蠻的刁，你怕不怕？」刁蟬又坐了下來，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道：「你要回去的，請自己操槳！」

岑三郎輕咳一聲，道：「在下剛才太冒昧，請刁姑娘原諒。」他仍坐在她對面，爲她斟酒，舉杯道：「刁姑娘怎知道在下的底細？」

「是李八妹告訴我的！」

「你認識八妹？」

刁蟬雙眼落在湖上，月兒在湖面上碎了又合，合了又碎。「可惜她死得太早！」

岑三郎目光大盛，急道：「你說什麼？八妹已經死了？」

刁蟬悽然一笑。「幹我們這一行的，殺人而被人殺，乃天公地道之事，這種結局，你應早已知道，何來的驚詫？」

岑三郎嘴角肌肉抽搐了一下，道：「我不認爲一定是如此！只要殺人的時候，盡量小心，不用再殺人的時候，依然保持警惕，便能長命百歲！」

刁蟬吃吃笑道：「做人做得如此，還有什麼意思？」

岑三郎認眞地道：「難道你可以擺脫命運之神？」他噓了一口氣。「不管一個殺手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都一定有其原因，而你一但當了殺手，便似乎永世都

要幹這個行業，就好像踏進一個泥潭，只有越陷越深，難以擺脫！」

刁蟬臉上露出悲哀之色。「這便是咱們的命運！難道咱們一出生除了學武、殺人外，就只剩下等人來殺死自己？」

岑三郎道：「我知道有一位前輩，他沒有被人殺死……」

「你是指崔雲生？聽說他是喝酒喝得太多致死的！」

「所以我喝酒，從來只是適量，因爲我不想死！」岑三郎雙眼望着頭頂上的圓月，堅決地道：「我不想被人殺死，也一定不會被人殺死，更不會醉死！」

刁蟬哈哈笑個不停，岑三郎雙眼緊緊地瞪着她，臉上有了怒氣，似乎自尊心受到侮辱。半晌，刁蟬才喘過氣來，道：「我又知道崔雲生還在當殺手時，是滴酒不沾的，你可知道他後來怎會變成酒鬼麼？」

岑三郎沒有答她，但雙眼却露出徵詢之色。刁蟬忽然一本正經地道：「因爲他怕死、怕人家報復、怕暴露了底細，又受良心譴責，所以只好用酒來麻痹自己，只有在醉鄉之中，才可以忘記一切！」

岑三郎怪叫一聲：「受良心譴責？你以爲我喜歡殺人、喜歡當殺手麼？」稍頓問道：「對啦，姑娘因何會當殺手？」

刁蟬悽然一笑：「我當然也不是自願的，沒有一個女人喜歡做婊子，也沒有人喜歡幹殺手的！我的願望只求找個有情郎，平平安安過一生！」

岑三郎問道：「是誰殺死李八妹的？」

「可惜李八妹的心上人不是你！」

岑三郎怒道：「你胡說什麼？在下與她自小一起長大，有如兄妹，關心她有何奇怪！」

「想不到你這個人還有兄妹情！李八妹對我說……」

刁蟬說了一半便故意頓住，果然岑三郎忍不住問道：「她怎樣說我？」

刁蟬抿嘴一笑。「她說你是個有腦袋而沒有心肝的人！」

岑三郎霍地長身而起，抱拳道：「多謝刁姑娘的酒菜，在下要回去睡覺了。」

刁蟬邊操槳邊道：「八妹所言不虛，岑兄後會有期！」

岑三郎突然回頭道：「三不留是三不留，玉面煞星是玉面煞星，河水不犯井水，刁姑娘以後最好不要再跟着在下，否則絕不客氣！」

刁蟬冷哼一聲，「岑三郎，你別以爲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告訴你，你不會比崔雲生高明！」她索性收了槳，又道：「姑奶奶累了，你要回去，自己操槳吧！」

岑三郎抬頭一望，兩船相距還有四丈餘，不可能一躍而至，目光一掠，見甲板上放着一張矮櫈，遂飛起一脚，將矮櫈踢落湖中，人亦隨之射出，一飛兩丈餘，脚尖在矮櫈上一點，再借力飄飛，剛好落在魯鐵的船上！

刁蟬見難不了他，又怒又恨，也不理他，倒頭便睡，誰知剛躺下，便聞「卜通」一聲，忍不住又坐了起來望出去，原來她的船伕被岑三郎拋落湖，正用力游過來，她心中更怒，咬牙道：「岑三郎，你這般絕情，終有一日會後悔！」

＊　＊　＊

太陽落在湖面上，霞光萬道，當刁蟬醒來時，已不見了岑三郎那艘船！

由於刁蟬的出現，岑三郎終於改變主意，一早便喚醒魯鐵開船，將他送到渡頭去，然後改乘另一艘船去長江。長江水雖然湍急，却難不倒長年在此討生活的舟子，岑三郎一路平安，終於在江北上岸。

鐵羅漢與他約在鄭州相會，只是此刻趕去恐怕他還未至，因此岑三郎買了一匹馬代步，取道荊州。此一地帶河道縱橫，策馬反不如乘船方便，不過岑三郎旨在打發時間，也不在意。

他在荊州玩了幾天，又北上襄陽，由於要避漳水，岑三郎繞道而行，至荊山山下，忽覺內急，遂策馬向山馳去，準備找個地方方便，不料當他來至一座樹林外時，裡面忽然射來一排箭！

這一着大出岑三郎意料，幸好他反應快，連忙用力猛扯馬韁，那馬吃痛，人立而起，箭矢都射在馬上！馬匹悲鳴不已，岑三郎反應亦快，甩鐙離鞍向後倒飛，馬匹「砉」的一聲倒地！

岑三郎雙脚未站穩，已將鋼刀抽了出來，喝道：「何方鼠輩躲在林內偷襲？有胆的便出來與岑某一會！」

俄頃，只見樹林裡走出幾個人來，其中一個已上了年紀，拱手問道：「請報上名來！」

岑三郎冷冷地道：「你暗箭傷人，還如此無禮？」

「你是雙劍莊齊弦夫婦僱來的麼？」

「放屁，在下根本連齊弦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那人臉露尷尬之色，抱拳道：「如此是誤會了，對不起，請問壯士要去何處？」

「我要入林子小解，行不行？」

「對不起，咱們約人在此決鬥，林內實在不方便，請壯士另擇地方！」

忽然背後有人道：「岑兄弟，你拿了咱們一萬兩銀子，爲何還不動手？難道江老頭付你兩萬兩？」

岑三郎回頭望去，只見一對中年夫婦手提長劍，正由對面岩石後走出來，那對夫婦，男的矮，女的高，望之極不順眼。岑三郎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利用老子？」他提步向那對夫婦走過去！

那江老頭左臂輕輕一揮，林內又飛出一排長箭來。「齊弦，老夫曉得你家內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不過老夫也不是好惹的！」

一句話未說畢，長箭射至，齊弦夫婦連忙揮劍擋格，可憐那岑三郎因爲背向着樹林，待到聽見弦响，已經來不及閃避，「刷」的一聲，左上臂已中了一箭！

岑三郎怒不可遏，突然拔刀向江老頭奔去，江老頭背後的人一湧而上，將岑三郎團團圍住，齊弦夫婦大喜，帶着莊丁乘機衝殺過去。

岑三郎左上臂雖然受傷，可是他右手鋼刀仍然十分凌厲，只幾刀便將那些大漢迫開。江老頭也抽出一對判官筆，喝道：「齊弦，你這僞君子，今日老夫拚掉一條老命，也要殺了你！」

齊弦哈哈大笑。「老匹夫眞是口出狂

言！憑你又豈是齊某的對手？你若聰明的，便趁早投降吧，也許尚可保住生命！」

江老頭怒道：「枉你自稱俠義，却幹些獸行，洗劫周家寨，還姦殺了周老的孫女，你還是人麼？」

齊弦臉上殺機盎然，抽劍迫前，道：「姓江的，今日你是非死不可了，看劍！」

江老頭一對判官筆使來十分熟練，在齊弦長劍急攻之下，仍能尋縫抵隙，進行反攻。齊弦冷哼一聲：「難怪周信義會巴結你，果然有兩下子！」

「齊弦，你說話可得清楚一點，周老英雄與江某還沾點親戚關係，他何須巴結我！只是他將你這條豺狼當作外婆，才是最大的錯誤！」

此刻雙方人馬混戰，齊弦妻子張菁菁乃梅花姥的徒弟，一手梅花劍法不在乃夫之下，因此雖然他倆帶來的人較少，但仍能佔了點優勢。岑三郎無端端捲入漩渦，莫名其妙地戰了一陣。只覺左臂越來越痛，流血不止，趁張菁菁殺過來，減輕了壓力，抽身而退。

張菁菁向他追來，道：「小兄弟，今日愚夫婦沒奈何利用了你，深感不安，請問高姓大名，日後好報答！」

岑三郎邊將箭頭拔出來，邊冷冷地道：「多謝好意了！」

張菁菁劍交左手，右手自懷內摸出一包東西來，向岑三郎遞去，道：「這是少林寺秘製的金創藥，請小兄弟收下！」

岑三郎忖道：「我此刻沒有傷藥在身，管他是不是少林寺秘製的，先止了血再說！」當下伸手去接，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張菁菁左手一翻，長劍自藥包之下刺出！

這一劍來得突然，而她又是使右手劍，因此岑三郎疏於防備，閃避不及，被張菁菁一劍插進小腹，幸好他反應還算快，入肉不深！

「臭婆娘，你居然施毒手！」

張菁菁陰森森地道：「今日讓你知道愚夫婦的眞面目，豈容得你活下來！」她一句話未說畢，長劍已攻了五六招。

岑三郎抽刀擋架，那張菁菁可不是省油燈，若論眞實本領，岑三郎未受傷之前，也未必勝得了她，此刻無心戀戰，更非敵手，邊戰邊退。他退至周家寨一個寨丁身後，左手探出，猛力將他扯過來，向張菁菁推去，同時拔足飛奔，向山裡跑去。

張菁菁一劍刺進那寨丁胸膛裡，寨丁臨死一擊，力大無窮，由於貼身的關係，張菁菁一時閃避不及，被擊中小腹，登時彎下腰去，那寨丁亦仰身倒地而亡！

張菁菁喘過氣來，抽出長劍，四處找尋岑三郎。齊弦已佔了上風，大聲叫道：「菁妹，那小子逃進山裡，今日絕不能放過他，快追！此處愚夫已能解決！」張菁菁吸了一口氣，向山道飛去。

張菁菁在山道上跑了一陣，便見到岑三郎，叫道：「小兄弟，你逃不掉的，不如停下來與老娘決一死戰！」

岑三郎在山道上跑了一陣，氣力漸竭，他心中怨恨衝天，料不到自己會得此無妄之災，他不願不明不白地死去，是以乘其餘勇，憑着一股求生意志，雙腿如車輪般，不斷移動着，張菁菁的叫聲，反而促使他跑得更快。

張菁菁幾個起落，已將距離縮短，岑三郎失血太多，畢竟不能單憑意志支持下去，他只覺四肢酸軟無力，全身發抖，幾欲虛脫，轉頭罵道：「臭婆娘，少爺又不想操你，你死跟着少爺作甚？」

張菁菁咬着牙道：「臭小子，老娘生你還嫌小，你想吃老娘的豆腐，也太不長進，等下非把你碎屍萬段，不足以洩恨！」

岑三郎看看被她追上，狠聲道：「臭婆娘，少爺做鬼也不放過你！」他只顧說話，脚底踩到一塊石頭，登時發軟，一個踉蹌，向左側山下滾去，不料那裡是斷崖，只滾了兩尺，便跌了下去。

張菁菁見崖深，而岑三郎又受了重傷，跌下去必死無疑，便狠狠地道：「便宜了你這小子！」她心懸丈夫安危，忙往山下跑去，也不去看究竟。

岑三郎自斷崖上跌下，自忖必死，心中喃喃叫道：「我要報仇，我要做鬼也不放過齊弦和張菁菁！」忽覺身體似撞到了什麼東西，又被拋了起來，旋又墮下去，又再被拋起，他想弄清楚怎麼一回事，誰知雙眼發黑，已暈死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岑三郎才有了點知覺，他睜開一線眼縫，四周一片漆黑，他喃喃地道：「莫非我到了地府？」

耳畔聽到一個女人的喜悅聲音：「你醒來了，那就好了！」

岑三郎吃了一驚，問道：「你是誰？」

「村婦乃獵人，小兄弟眞是萬幸，剛好跌在村婦佈下的巨網中，這網是村婦張開等待捕捉野獸的，沒想到無意中救了你！」

岑三郎見她不是武林中人才稍稍放心，又問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還在山裡，我替你敷了藥，因爲你還未醒來，所以不敢抬你下去……對啦，小兄弟，你傷勢重，不要說話，如今怎辦……」

「水……」岑三郎頭腦仍未全清醒，含糊地道：「請你給……水……」

村婦道：「附近要是有水源，村婦早取來給你了！」

「水……」岑三郎因失血過多，但覺喉頭乾得似要冒烟，他雙手虛抓了兩下，又暈迷過去。

那村婦又驚又急，喃喃地道：「天已黑了，這時候還不回家，只怕婆婆和大寶他們……咳咳，他如今又暈死過去，教我怎辦？」一頓又自語道：「此刻四處無人，黑暗中又無人看見，也顧不得那許多了！」主意打定，只見她拉起上衣，露出一對豐滿的乳房來，右手輕輕一按，一股乳汁射在岑三郎的臉上，俄頃，岑三郎又有了知覺，迷迷糊糊地道：「水……」

村婦索性將乳頭往岑三郎嘴巴裡塞去，岑三郎如久旱遇甘霖，用力吸起來，村婦痛呼一聲：「痛……輕一點！」她一天未回家餵奶，奶水正足，只是大人有牙齒，用力吸吸難免疼痛。

岑三郎又飢又渴吸個不停，村婦又換了另一隻乳房，岑三郎這時候才恢復了點氣力，用力地喘着氣。村婦弄好衣服，神態仍甚尷尬。岑三郎沉聲問道：「你給什

麼東西我喝？」

村婦微窘地道：「是村婦的……乳汁……因為附近沒有水源……小兄弟，我家人還在等我回去煮飯，你……」

岑三郎暗叫一聲慚愧，想不到自己靠一村婦的乳水活命，當下忙道：「你回去吧，多謝……你救命……我自己可以照料。」

「那你小心，我明早再來。」村婦說罷便跌跌撞撞走了。岑三郎躺在地上，腦子裡一片空白，他失血太多，體力衰弱，不一陣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到他醒來時，只覺滿眼陽光，刺得他睜不開眼來。忽然耳畔又聽到那村婦的聲音：「小兄弟，你吃點東西吧！我昨天打了一隻山兔，今日用肉熬了稀飯給你吃！」

岑三郎慢慢睜開眼睛，只見面前站着一位神態憔悴，皮膚黑黃的婦人，大約三十二三歲。相貌普通，但眉宇間却有一股勇悍之氣，可是又教人覺得親切溫馨。

村婦用小匙餵岑三郎稀飯，岑三郎一口氣把半壺稀飯吃光。村婦道：「小兄弟，你為什麼會由上面跌下來？」

岑三郎將經過說了一遍。村婦吃驚地道：「想不到齊弦夫婦是這種人！哼，就算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也有報應的！老天爺是最公道的。絕不會讓喪盡天良的人，得到善終！」

岑三郎聽到報應兩個字，心房似乎被人刺了一刀，臉色也更顯得青白了。村婦吃了一驚，關心地問道：「小兄弟，你怎樣啦？」

「我沒事，大嫂救了我，却還未請教大名。」

「村婦娘家姓許，小名巧娘，先夫姓齊。」村婦道：「小兄弟，你受傷不輕，非得躺半個月床不可，待我扶你到寒舍！」她不等岑三郎說話，便伸手將他拉了起來。她嘴裡說扶，事實上岑三郎雙腳發軟，根本沒法在山徑上走動，幾乎是讓許巧娘摻扶着。

許巧娘身瘦，攙扶着一個大男人跑山路，實在吃力，只走了一程，已累得滿身大汗。岑三郎嗅到她身上的汗味，滿不是味兒，因為他從來不受人恩惠，不過這趟却教他知道人間的溫暖。

「大嫂，你累了，放下我吧！」

許巧娘將他放在地上，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岑三郎過意不去，又道：「大嫂，你別管我了，您忙您的去吧！」

「你傷得這麼重，我不知道猶自可，既然知道了，又怎能不理？」許巧娘語氣堅決地道：「無論多辛苦，我也要攙扶你回去，等你養好了身子才讓你走！」

岑三郎冰冷的心中第一次被暖流通過，他哆嗦地摸出兩錠銀子來，道：「大嫂，這個請您收下……」

許巧娘臉色一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莫說是攙扶你走六七里路，我丈夫死了之後，留下了五張活口，要我一個婦道人家負担，我也沒皺一下眉頭，別以為咱們女人都是弱者！」

岑三郎忙道：「在下絕無輕視大嫂之意！」

「那就快把錢收起來！」許巧娘一彎腰，索性將岑三郎揹起來，她腳步有點搖晃，但仍咬牙撐下去，如此中間停了三四次，才來到一棟石房子外。門外有一男童一女童在玩耍，孩子見母親揹着一個渾身衣衫染血的男人回來，詫異地問道：「娘，他是誰？」

「快推開門。」許巧娘把岑三郎安置在兒子的床上，又叫兒子打水，「小心替叔叔洗臉。」

遠處傳來一個老婦的咳嗽聲：「巧娘……咳咳，你這麼早回來……咳咳……」許巧娘連忙出房。

岑三郎低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孩子約莫十歲出頭，乖巧地道：「我叫齊勇，我妹妹叫齊珠，我還有一個小弟弟，快周歲了，叫記仇。」

「齊記仇？」

「因為弟弟還未生下來，我爹便給壞人打死了，娘要他記住這段仇。」大概窮苦的孩子早當家，齊勇手腳俐落又輕快小心，替岑三郎擦乾淨身上的血跡。

這時候，許巧娘又在門外叫道：「阿勇來拿藥。」她將一包藥遞了進來。

齊勇伸手接了藥包，邊替岑三郎上藥邊道：「這藥是爹留下來的，以前他也常受傷。」

「你爹叫什麼名？他武功很高？」

「我爹叫齊荊。」齊勇伸手摸摸岑三郎的刀鞘。「我爹也是用刀的。」他替岑三郎上了藥，捧水出去，又聽他道：「娘，你又要出去麼？」

但聽許巧娘低聲道：「阿勇，你們別吵醒岑叔叔，鍋裡還有稀飯，等下煮熟了，記得餵他吃，還有，下午得替奶奶熬藥，娘會趕回來煮晚飯。」

岑三郎心底忽然湧起一股熱流，高聲叫道：「大嫂，請您過來一下。」

許巧娘進房問道：「小兄弟有什麼事？」

「大嫂，這兩錠銀子如果不收下，在下便立即離開……我知道您救我完全不是為了報酬，否則你大可以任我自生自滅而將銀子搜去。但您也得讓我盡點心意……就算我僱您留下來照顧我如何？您不要再去打獵了，拿銀子去買米買肉，再買點菜回來。您不答應，我就走！」

許巧娘見他說得誠懇，只好收下，但只取一錠。「大嫂，你還懷疑兄弟的誠意？瞧您一家大小都皮黃骨瘦的，買點肉給孩子吃吧！」

許巧娘眼圈兒一紅，道：「多謝你小兄弟！」她抓起扁担繩子，快步走了。岑三郎心頭稍鬆，又昏昏沉沉睡去，待他醒來時已是下午。

齊珠一直守在床前，見他醒來，喜道：「哥哥，岑叔叔醒來了。」俄頃，只見齊勇捧了一碗稀飯過來，慢慢餵他吃。

許巧娘到黃昏才回家，她買了兩担東西，沉甸甸的把扁担都壓彎。齊勇兄妹喜得直拍手。「娘，我餵岑叔叔吃了飯。」

齊珠道：「我餵弟弟喝了米湯。哎，娘買了六隻小鷄，還有母鷄、豬肉！」

許巧娘道：「阿勇，把米扛進去，我去看看岑叔叔。」她推門進去，問道：「小兄弟，你覺得怎樣？」

「很好，辛苦您了大嫂！」

許巧娘邊擦汗邊道：「我買了幾隻鷄回來，今晚燉一碗湯給你喝。說眞的，要不是你資助，家裏已揭不起鍋蓋了！」

岑三郎道：「那是應該的……小弟願意再給您點銀子，你買多些小鷄回來養，在外面種點菜，以後便用不着打獵了！」

許巧娘不悅地道：「你再跟我提到銀子兩個字，便趁早給我滾吧！我丈夫被人殺死，我再苦也得將孩子養大，將來好替他多報仇！」

「尊夫是被誰殺死的！」

「不知道！」許巧娘咬牙地道：「但終有一日會找到他！外子以前在振威鏢局當鏢師！」

一語未畢，岑三郎臉色已變白，跟著問道：「什麼時候被殺的？」

「前年秋天，就在振威鏢局之內，是與總鏢頭一齊被人殺死，聽說外子是爲了救總鏢頭才遭毒手的！眞狠呀，留下母親妻子兒女，叫我一個女人……」許巧娘說至此，目光觸到岑三郎，只見他臉色青白，嘴角不斷地顫動着，不由吃了一驚：「兄弟，你覺得怎樣？」她伸手摸摸其額頭。

岑三郎忙道：「沒事……在下有點疲累，睡一會兒便無事了！」

許巧娘噓了一口氣，道：「嚇壞我了，那你就睡一陣吧，我也得去煮飯了，待會兒再來喚醒你！」她出去時，順手將房門拉上，房內只剩下岑三郎一個人。

岑三郎心中不斷地叫着：「原來是我殺死他丈夫！我殺了他丈夫……前年他去振威鏢局刺殺總鏢頭時，雖然得手，但却被局內的人發現，他只記得當時自己拚了全力殺了幾個人，然後才突圍離開的，沒想到其中一個是齊莉，而今日他老婆不但救了自己，還用乳汁餵自己，許巧娘的乳汁本來是要養大齊記仇的，好叫他將來爲丈夫報仇，誰知救的却是殺夫仇人！

假如許巧娘知道眞相，她會有什麼感想？假如齊莉泉下有知，又會如何？

岑三郎只覺全身氣力似被抽乾，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他一向只知道殺人，不知感情是何物，故此師妹李八妹才會說他有腦袋沒心肝，若天下人個個似他這般，昨日岑三郎早已死了！

這剎那，刁蟬的話又在他耳畔縈繞，他忽然害怕起來，害怕終有一日，會遭到報應！

錯手殺死一個齊莉，却教他一家大小吃盡苦頭，這本是一件顯淺的道理，婦孺皆知，唯獨岑三郎不知道，他只知道殺人，賺錢！

外面傳來許巧娘咳嗽聲，驚醒了岑三郎，他又忖道：「人已殺了，錯已釀成，何須後悔？我殺了這許多人，爲了是什麼？不是爲了過好日子麼？要過好日子，便不顧慮到別人的死活，罷罷，最多留點銀子給她們就是！我還是趁早離開吧！」

主意打定，他掙扎着下床，將懷內的銀子全取了出來，細數一下，留下五十両，然後扶壁而行，打開房門，廳內無人，大概孩子都在外面玩去了，岑三郎以刀代杖，蹣手蹣脚走出廳，再出大門外。

只見一棟小房冒着炊烟，料是灶房，許巧娘忙個不停，孩子們不在門外，岑三郎大喜，正想快步離開，忽然灶房裏傳來「哇」地一聲，接着又是碗碟的破碎聲，岑三郎住了佳步，又向前走去。可是他終於停下脚來，略一懷疑，向灶房走去。

到了灶房，只見許巧娘嘴角掛着血漬，正吃力地從地上爬起來，地下留着一灘血。岑三郎無暇思索，走進去將她扶了起來，拉着一張板凳坐下。「大嫂，你！你吐血？」

許巧娘悽然一笑，道：「別張聲……會嚇壞孩子，我歇一歇便沒事，兄弟，你快回房睡去吧，別四處跑。」

「我沒事了，大嫂，你身體有病？」

「大夫說是操勞過度的，叫我多休息，還要我吃什麼喝什麼的……哈哈，這不都是廢話麼？」

岑三郎低聲道：「大嫂，是我對不起您……」

許巧娘微微一笑：「你說什麼傻話？你走幾里路，若會吐血我也是紙紮的了！大夫說那是長期操勞形成的，與你無關！」

「不是……」岑三郎結結巴巴地道：「你不知道的，是我不好……要不是……」

許巧娘爽朗地一笑。「兄弟又說傻話了，我死不了，也不能死！我夫家娘家都沒有兄弟，自小便盼能有一位兄弟，你若不嫌我這個窮大姐，便喚我一聲姐姐吧，就怕會辱沒了你……」

「大姐！」岑三郎自喉底裏迸出兩個字，這兩個字對他來說，雖然陌生，却沒絲毫的勉强，他一歪身，突然跪在許巧娘身前：「大姐，不是我嫌你，實在是高攀不起，在我眼中，妳實在比任何人都高貴……我，我好生慚愧……我根本無資格當妳弟弟……」

「兄弟，你說什麼話？愚姐看你一表斯文，必是文武齊全，人品出衆的英雄，怎會辱沒我這個無用的村婦？」許巧娘忽然也跪在地上，道：「兄弟，我有一件事求你，盼你答應！」

岑三郎不假思索地道：「小弟這條命全靠姐姐救回來的，只要我力所能及的，自無拒絕之理，姐姐有什麼事要我幫助的，小弟還有點錢，亦可供養着侄兒們成人！姐姐快請起來！」

「錢——姐姐不要！」許巧娘道：「我要弟弟收齊勇他們兄妹爲徒，教他們認字習武，等他們長大之後，可以爲父報仇！」

這句話如同旱天雷，在岑三郎頭頂上乍响！殺死齊莉的兇手便是他岑三郎，許巧娘却要他收她兒女爲徒！換而言之，要他教會齊勇來殺自己！

天下間豈有這種荒謬事？可有那個蠢人肯幹？

許巧娘見他不答應，垂淚道：「弟弟若不答應姐姐，姐姐還有什麼希望？我雖是女人，也知廉耻，若非兄弟，姐姐也不會求你！」

岑三郎只好道：「姐姐你先起來再說！」

「兄弟你若不答應，姐便不起來。」許巧娘說畢又咳了起來，嘴角又湧出血絲。

岑三郎沒奈何只好道：「小弟武功低微，只怕影响了侄兒的前程，若姐姐硬要

我教，小弟只好獻醜，先教他們入門功夫，以後若找到明師再推薦侄兒。」

「如此愚姐就放心了！」許巧娘這才站起來，道：「兄弟快回去，姐姐要抹地了，不可告訴孩子們。」

岑三郎又拄刀回房，心情複雜之至，如在夢中，他一向自認聰明，却料不到竟會答應人家做一件荒謬的事！

岑三郎躺在床上，頗有哭笑不得之感，想不到兩日之間，竟有這麼大的變化！他恨上天作弄了自己，偏偏教自己跌進斷崖，被仇人的妻子救了一命！

岑三郎還在胡思亂想，耳畔忽聞齊勇道：「師父，娘說已煮好飯了，問您要吃乾飯還是吃稀飯？」

岑三郎聽見師父兩個字，忽然笑了起來，齊勇驚訝地道：「師父，你笑什麼？」

「為師要吃乾飯，有酒麼？最好來一瓶燒刀子！」

幡然醒悟　決意洗手

岑三郎在齊家住了半個多月，體力雖然尚未完全復原，但傷口已開始合縫，這還虧得許巧娘的悉心照顧。今天岑三郎出廳吃飯，見許巧娘滿臉病容，乃道：「姐姐你不請個人來料理家務，待您養好身體之後再親自打理，錢由我付！」

許巧娘道：「兄弟你又來了，姐姐還未殘廢！」

岑三郎道：「你如果不答應，便休想我會教侄兒侄女一招半式！」許巧娘沒奈何這才答應，可是却要走幾里路才找到一個中年婦人回來料理家務。岑三郎每日上午教齊勇兄妹讀書，下午練武，他只教他們紮馬，如此紮了七八天馬才教他們入門功夫。

光陰如箭，眨眼間岑三郎在齊家已住了個多月，他體力已完全恢復，當下便向許巧娘辭行。「姐姐保重，小弟還有事要辦，他日有空再來探您，記着，必須調治好身體！」

「兄弟，你要去那裏？」許巧娘依依不捨地道：「說來好笑，姐姐到現在還不知道你是那裏人氏！」

岑三郎嘆息道：「小弟自小即是孤兒，若能知道祖籍何處也不錯，可惜完全查不到！姐姐，我還有很多事要辦，為恐躭誤侄兒的前途，請姐姐另聘高明指導，小弟有空會再來探你！」他把五十兩銀子放在桌上，又取出一張銀票來，說：「這是侄兒的學費，姐姐千萬不要拒絕，否則小弟心頭難安！」

許巧娘垂淚道：「既是自家兄弟，姐姐便厚顏收下。兄弟路上要小心，有機會便寫封信來，免得姐姐掛念，你知道江湖風險，實非安身之所！」

岑三郎心中暗道：「若她知道殺死她丈夫的兇手便是我，不知會有什麼感受？還會垂淚麼？」他心頭亦是沉甸甸的，却不肯在她面前流露，是以立即轉身離開。

許巧娘道：「阿勇，快送師父！」

岑三郎住脚道：「姐姐，不許他們叫我師父，叫叔叔，我是認真的！」

許巧娘微微一怔，她不想拗他的意思，忙改口道：「送叔叔出村！」當下她拉着兒女隨岑三郎出去。

＊　＊　＊

到村口，岑三郎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姐姐，妳們都回去吧！」

話音剛落，忽聞有人道：「咦！想不到你這小子還未死！」

岑三郎抬頭望去，只見齊弦帶着一名大漢走了過來，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岑三郎「刷」地一聲，將刀抽了出來，冷冷地道：「你來得正好，今日非殺你不可！」他又回頭道：「姐姐，妳們快進村！」

齊弦望了許巧娘一眼，道：「齊家娘婦眞有眼光，找個年輕的，他一定比老齊好多了！」

許巧娘罵道：「齊弦，枉你有大俠之稱，却幹出禽獸的事來，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齊弦臉色一變，揮揮手道：「老熊，先給點顏色她瞧瞧！」他身後那個手下立即走過去，岑三郎一橫身，揮刀向他劈去，齊弦冷笑一聲：「動上手那就不客氣了，今日若不殺你，江湖上豈還有我齊弦容身之所？」他長劍一出鞘，便如毒蛇出洞，直刺岑三郎的喉頭。

岑三郎恨不得將齊弦碎屍萬段，鋼刀翻飛，着着進攻，齊弦的「寒光劍法」乃武林一絕，他成名多年，豈是浪得虛名之輩！加上那個老熊武功亦不俗，饒得岑三郎如此拚命，都沾不了一絲便宜。

齊弦哈哈笑道：「小子，你口氣雖大，武功却不濟，教人失望，趁早報上名來，你死後也好替你刻塊墓碑！」

岑三郎急喝道：「姐姐妳不回去讓我分心，我可要被人殺死了！」

許巧娘也看出岑三郎鬥不過齊弦，自己幫不上忙，心頭亂糟糟的，聞得岑三郎的叫聲，瞿然一醒，忖道：「我怎地這般傻，何不回去叫人來幫忙？」當下拉着兒女往村內跑去。

齊弦急道：「老熊，這一大兩小留不得活口，快去給我幹掉！」

岑三郎又驚又急，喝道：「齊弦，你要動她們母子一根頭髮，我便要你身敗名裂！」

齊弦狠狠地道：「你自己泥菩薩過江，還管得那婆娘！嘿嘿，眞多情！」他口氣攻了十六七劍，將岑三郎截住，不讓他糾纏老熊。

岑三郎見追不上老熊，也死了心，猛吸一口氣，展盡平生本領，決與齊弦周旋到底！

齊弦長劍舞得急時，竟有一股寒氣襲人，幸虧天氣已熱，否則當眞吃不消，岑三郎越鬥越心寒，暗道：「瞧不出這匹夫倒眞有兩下子！」

激鬥間，齊弦長劍猛削，岑三郎及時格住，齊弦見他脅下露出空門，立即一掌拍出，挾着一股寒風，直襲岑三郎胸脅。

岑三郎機伶地打了個寒噤，他不敢接掌，猛地向後倒退，齊弦得理不饒人，踏前一步，一劍化兩劍，兩劍化四劍，將岑三郎全身裹住。

岑三郎登時手忙脚亂起來，一個殺手除了具備眞實本領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其他殺人手段，因為正面下手的很少，像如

今這樣面對面格鬥的情況，對岑三郎來說，甚少發生，故而鬥了一陣，見對方武功了得，心頭便慌了，這時候就更加狠狠。

齊弦見岑三郎只顧護着上身，以至下盤虛浮，倏地一腿掃去，岑三郎應聲倒地。齊弦手腕一落，長劍改刺岑三郎的胸膛。

岑三郎一落地，便知要糟，立即搏腰滾開，同時左手抓起一把沙向齊弦臉門洒去，這種打法類似市井之徒，有失英雄行爲，但却十分奏效，齊弦一劍落空，猛見沙塵飛揚，連忙閉目跳開。

岑三郎左手又抄起兩塊小石，直起腰來，脫手向齊弦拋去，口中喝道：「看鏢！」

齊弦聞得風聲，急忙揮劍擋格，岑三郎突然抱刀射出，手臂一揮，急劈其頭，左腳則猛力一掃！

齊弦見他鋼刀來得兇猛，倉猝擧劍擋架，冷不提防被他掃中小腿，應聲倒地，眨眼之間，兩人的形勢互易，齊弦又驚又怒，急忙擰腰滾動，岑三郎當機立斷，鋼刀脫手拋出！

這一着距離旣近，岑三郎反應又快，齊弦幾曾試過如此狼狽過？心慌之下，竟聽不到風聲，被鋼刀射中其後背！

刹那間，齊弦大叫一聲，費力挺腰跳了起來，雙眼盡赤，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岑三郎手上沒了兵器見狀大驚，撒腿便跑，齊弦在後急追，他一心要殺岑三郎，鼓足了氣，幾個起落已追至岑三郎身後，揮劍急刺，岑三郎神志未失，聞聲急閃，接着又向前標去！他一口氣跑了十多丈，未聞腳步聲，回頭望去，只見齊弦已倒臥在地上，這才鬆了一口氣，但一顆心仍跳個不停。

岑三郎想起許巧娘母子的安危，猛然一醒，向齊弦伏屍之處走去，到得屍旁恐怕他是詐死，甚是小心，目光一及，方發現齊弦後背上多了兩枝飛鏢！

剛才齊弦突然倒地，乃因中了這兩枝飛鏢的！

岑三郎抬頭四望，周圍又似無別人，他懷着狐疑的心將刀抽出，向村內跑去。一口氣跑到許巧娘家，只見大門緊閉，他大聲叫道：「姐姐，姐姐！」

門內有人問道：「誰呀？」

岑三郎認得那是許巧娘的聲音，喜道：「姐姐，是小弟！妳沒事吧？快開門！」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許巧娘。「弟弟，齊弦呢？」

「他死了，那個老熊呢？」

「他也死了！」許巧娘道：「剛才有個蒙面人殺死了他，救了咱母子！」

岑三郎驚詫地問：「他是誰？」

「不知道，他什麼也不說，拖着老熊的屍體跑了！」

岑三郎喃喃地道：「也許是他救了我的，只不知是誰？莫非是江老頭？」

許巧娘問道：「兄弟，你說什麼？」

「沒什麼，這件事你千萬別說出去！我走了，妳們別再送！」岑三郎言畢便匆匆跑了。到村口拖着齊弦的屍體到林內，然後用刀劍掘了個坑，將他的屍體埋了，最後看看沒有遺跡才離去。

岑三郎在許巧娘家呆了一個月，路上不敢再躭擱，向襄陽進發，襄陽是個大地方，必有馬匹販賣，他準備買了馬便急赴鄭州。

這天他急着趕路，錯過宿頭，便索性夜行，估計天亮便可到達襄陽，誰知走了一半，便聞得路旁樹林內有兵刃的碰撞聲，他心頭一動，連忙入林探察。

目光自樹隙中瀉下，林內情況隱約可見，只見一個黑衣漢正在追殺一個使雙劍的女子，林內還有兩乘轎子，地上躺着三具屍體，那黑衣漢以布蒙面，一口鋼刀使來招式十分毒辣，使雙劍的女子，招式姿勢美妙，顯然出自名門，可惜華而不實，又欠缺經驗，被黑衣漢迫得香汗淋漓。

岑三郎看了幾眼，覺得那漢子十分眼熟，心頭一動，暗道：「這不是張五郎麼？原來他在此做生意！我且看看！」

心念未了，黑衣漢已一刀砍斷了那女子的左臂，那女子慘叫一聲，不甘受辱，右手長劍往自己脖子一抹，自刎了事，只聽黑衣漢冷冷一聲：「算你知機，省得老子多費手腳！」

岑三郎心中暗笑：「果然是老五！」黑衣漢以靴底抹掉刀上的血跡，正欲離開，忽然林深處，傳來一道冷笑聲，黑衣漢喝問：「是誰？滾出來！」

冷笑聲再度傳來，黑衣漢立即向林深處飛去，岑三郎略一猶豫，忙追了上去。林中枝葉茂盛，視線模糊，岑三郎只憑腳步聲辨別方向，就在此刻，忽然傳來黑衣漢的一道驚呼聲！岑三郎吃了一驚，急道：「老五，我來也！」

岑三郎閃過幾棵大樹，即聞一陣暗器破空之聲，他振衣躍起，腳尖在樹枝上一點，斜飛丈餘落地：「老五，你在那裏！」

「老三，是你麼，快放我下來！」

岑三郎循聲抬頭望去，只見黑衣漢被人吊在一棵大樹上，他轉頭向四周望了幾眼，然後小心翼翼前進，黑衣漢果是岑三郎的同門張五郎：「老三，那人溜了！」

岑三郎走到樹下，只見張五郎雙腳被繩子扯着，吊起半空，頭下腳上，連臉上的蒙面巾也跌了下來。岑三郎一跳而起，揮刀劈下，喝道：「小心！」

繩斷人落，張五郎凌空打了幾個觔斗，雙腳落地，連忙蹲下身去解腿上的繩扣，岑三郎問道：「老五，你怎會讓人吊了起來！」

張五郎又羞又恨地道：「誰知地上安了機關等小弟？小弟不小心一腳踏進繩扣便被人扯了起來，幸好你及時趕到！否則後果眞不敢想像。」

「你說那人到底是誰？」

「小弟也不知道，他裝束與小弟一模一樣，看不到臉目！」

岑三郎皺眉道：「那會是誰？老五，你暴露了身份？那人是男的還是女的，身材如何？」

張五郎咬牙道：「別再說廢話，快追！」

岑三郎一把將他扯住，道：「這時候那還追得到？先猜出那人的身份才是上策！」

張五郎道：「小弟怎知道？我根本未見過他！而且我自信出道至今亦尚未暴露

過身份！」

岑三郎喃喃地道：「你今日殺的是什麼人？」

「一個姓黃的富商，不是武林中人，只是他女兒跟人學過幾年功夫，問題不在她身上！」張五郎問道：「三哥你是不是約了老頭子？」

老頭子就是鐵羅漢的代號。

「不錯，在鄭州見面，你呢？」

「在開封見面。」張五郎喜道：「那咱們一起上道吧！」兩人在林內易了容，匆匆北上，至開封才分手而別。

岑三郎既然知道鐵羅漢約張五郎在開封見面，因此把行程放慢。誰知他進鄭州城，到中原客棧投宿，便在店外發現鐵羅漢的暗記。

岑三郎連忙進店，掌櫃問道：「客官租房？一個人住？小店還有一間清靜上房……」

「就要那一間！」岑三郎付了房錢，在登記冊上寫下三個字：余老三，然後隨小二進內。

那間上房對着後花園，果然十分幽靜，推開窗子，花香撲鼻，令人心曠神怡，後花園雖然有人在賞花，但並無岑三郎要找的人。

店小二在背後問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先替我送一盆洗澡水來。」

店小二回去後，岑三郎脫下靴子，卸下包袱寶刀，躺在床上想着心事，這些天來，只要他靜下來，往事便會一一在腦海中掠過，似走馬燈一般。他「看」到了以前死在自己的刀下的人，也「聽」到了他們的咒罵聲，又想起了許巧娘對自己的恩情，是以對以前所做過的事，充滿後悔。

這種感覺他從未試過，幸好他已賺了不少錢，就算不幹，生活也無問題，不過他又恐怕鐵羅漢不讓自己離開殺人的生涯。

小二送澡水進來了，岑三郎脫了衣服，浸在溫水中，毛孔張開，舒服極了，只是心中還被那個老問題所困擾，這次他的確準備退出江湖，但是要用什麼藉口說服鐵羅漢？

澡水由熱而溫，再由溫而冷，岑三郎還未能想到一個好辦法，不過主意却更加堅定，他不想再做殺手了！

當岑玉郎穿好衣服之後，房門突被敲響，他以爲是小二來倒水，不以爲意，誰知門外站着的，却是一名身材健碩的中年漢。那漢子衣着華麗，樣貌普通，他左手橫在胸前，食指向上指，右手垂下，中指向着地下，這是鐵羅漢的暗語，意謂除了天地及金錢之外，別無他物放在心上！

岑三郎愕了一愕，忙堆下笑容道：「想不到在此遇到羅大叔，請進請進！」

鐵羅漢笑道：「適才愚叔在花名册上見到賢侄的名字，姑妄試試，不意竟眞的是賢侄！」他邊說邊跨進門內，拿眼四處打量。

岑三郎將門關上，有點心不在焉地道：「你來了很久啦？」

鐵羅漢「哼」了一聲。「你早已殺死了諸葛靜，如何到如今才來？」

「反正期限未至，所以沿途遊山玩水，誰知惹上無妄之災，差些被人殺死！」

「誰要殺你？」鐵羅漢緊張地道：「快將情況告訴老夫！」

岑三郎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只是隱瞞了許巧娘，以及自己和她之間的恩怨。

鐵羅漢聽後惋惜地道：「可惜，可惜，如今正有人要你去取齊弦的首級，只怕他死了這許多天，騙不了人。」

「你要我回去割下齊弦的首級，讓你去領錢？」

鐵羅漢訕訕一笑。「如果可以瞞得住人的，這又有何不可？你的血汗不能白流嘛！」他伸手到懷內，取出一張銀票塞在岑三郎的手裏。「這是殺諸葛靜的酧勞。」

岑三郎看也不看便放入懷內，房門忽又被人敲響。「客官，您洗好澡了沒有？」

「還沒有，等下再來！」

「不，等等！」鐵羅漢忽然將房門拉開，「把水扛出去，拿些酒菜來！老夫已有三四年未見過我這遠房侄兒，今晚須與他喝幾盅！」說着塞了一吊錢給小二。

「恭喜你們啦！」小二千恩萬謝，忙不迭將那盆澡水扛出去。

岑三郎關上門了，道：「這不像是你的作風！」

鐵羅漢笑道：「人是會改變的！我看你這小子跟以前就有很大的不同！」

岑三郎心頭一跳，道：「有什麼不同？不外是多了幾道傷疤！」

「老夫相信自己沒有看錯，不過一時之間又說不出來！嗯，好像心事重重的……莫非有了心上人？」

「胡說！」

鐵羅漢冷笑一聲：「老夫是過來人，年輕人的心事怎不知道，幹這一行的人，最怕就是有感情瓜葛，老夫已告誡過你們多次，你不會當作耳邊風吧？」

「沒有，你完全誤會，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一個女人能令我動心！」

「那是什麼原因？」

岑三郎恐小二進來，將話打斷，突然轉了話題：「你知道這次老五幾乎被人殺死麼？」

鐵羅漢臉色一沉，道：「你怎會知道？他沒事吧？」岑三郎正想將經過告訴他，小二已捧着酒菜進來，鐵羅漢又抛了一吊錢給他。「沒有吩咐，不用來服伺！」

小二去後，岑三郎將情況說了一遍：「老頭子可知是誰要殺他的？」

「老夫怎知道？」鐵羅漢鐵青着臉道：「不用問，一定是他不小心洩漏了身份！」

「我問過，他說他身份未暴露！」

鐵羅漢冷笑一聲，「難道那人志在與他開玩笑？假如說那人是俠義中人，因見到他在林內殺人，爲何他不索性現身阻止，而且這種行徑，根本不像是……」

他話說了一半，忽然停住。岑三郎問道：「不像什麼？」

鐵羅漢冷哼一聲，道：「別再提那個不長進的東西！老夫一向以來，最關心的就是你！你既然不是受情困，到底爲何心事重重？」

岑三郎吸了一口氣，鼓起勇氣道：「因爲我不想幹下去了，希望你批准！」

鐵羅漢剛好喝了一口酒，一聽這句話

，「呼」的一聲，一口酒噴了出來，咳了兩聲才道：「你說什麼？你要退出？」

岑三郎正容地道：「不錯，我已決定退出，你養大了我，但這幾年，我自信已替你賺了不少的錢，已足夠補償，希望你玉成！」

鐵羅漢怪笑一聲：「老夫賺了不少錢？老夫每次才抽三成，你却佔七成，誰賺得多！」

「但咱們有八個人，每人……」

鐵羅漢截口道：「你既然知道是八個人，那就好辦了，老夫的錢，不是你一個人替我賺的，實際上還不是你佔便宜？」

「我已決定不佔這種便宜了！」

鐵羅漢桀桀笑道：「難道你肯替老夫免費殺人？」

岑三郎橫下了心，道：「我幹殺手，其實是被你迫的，我收取酬勞也是應該的，我要冒着風險，而且還要担心以後，每日都戰戰兢兢地過活，這種生活有什麼意思？而你則匿藏起來，什麼危險都與你無關，你又怎能理解我的心情？」

「難道老夫便不用冒風險？老夫去收錢，人家不會暗算我？沒有老夫替你們安排，你有生意做？」鐵羅漢冷哼一聲：「別想得太天眞了，做殺手的根本不能退休，唯一的辦法，便是趁此良機盡量享樂！」

岑三郎聽了他這句話，不由火冒三千丈，怒道：「既然如此，你爲何要將咱們推落火坑？」

鐵羅漢道：「你不能退休，老夫同樣也退不了！人生在世，不外幾十年，早死遲死只有瞬息之差別，既然如此爲何不及時行樂，要及時行樂，便要有錢，做什麼營生比殺人好賺，又不用本錢？」

「那只是你個人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我不想步八妹的後塵，也不想學老五那樣給人暗算！」

「你變了，變得胆小如鼠，枉老夫一向看得起你！」鐵羅漢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道：「廢話少說，有酒有肉，不吃尚待何時？」

岑三郎那裏吃得下？索性放下筷子，道：「你不必多說，我已決定，也許今日便是咱們最後一次見面！」

鐵羅漢大笑，又喝了兩杯酒，岑三郎有點沉不住氣，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難道你想殺死我？」說至此，他一隻手已悄悄握住刀柄。

「你不用緊張，你不念舊情，老夫還念舊情，天下間只有不孝兒女，豈有不是之父母？」鐵羅漢慢條斯理地道：「你我到底相處了二十多年，難道你眞的這般絕情，連見老夫都厭？」

岑三郎囁嚅地道：「這倒不是，我只是不想咱們之間的關係是上級與下級！」

鐵羅漢想了一下，道：「好吧！老夫從來不勉强別人，假如你不願意，做事也不會做得最好！」

岑三郎一怔，料不到他會突然改變主意，半晌才道：「你眞的肯讓我脫離殺手生涯？」

鐵羅漢道：「咱們不以上級下級的關係見面，以師徒關係見面又如何？」

無論岑三郎對鐵羅漢有何成見，但他們之間確實是師徒，因此岑三郎想了一下，終於點點頭。

鐵羅漢道：「老夫如今手上有幾宗生意，已收取了訂金，不能不幹……」他說至此，故意頓住。

岑三郎冷笑一聲：「原來你還是不放過我！」

鐵羅漢道：「老夫以師父的身份求你替我再殺一個人，你當眞連這一點的情面也不給？」

岑三郎想了一下，道：「眞的只做一筆，下不爲例？」稍頓又道：「不過，不管如何，以後我也不會再替你殺人了！」

鐵羅漢一字一頓地道：「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大家乾脆，我便不收費用！」岑三郎心情輕鬆了不少，因爲終於有機會脫離殺手行列，他邊替鐵羅漢斟酒，邊問：「你要我殺誰？」

「今晚老夫想一想，明早告訴你！」

* * *

這一夜岑三郎不敢睡，一則心情興奮，二則恐有變化，幸好一夜平安，次日一早，鐵羅漢又過來找他了，「老夫想了一夜，決定讓你做一筆比較容易的，因爲你既然不收費用，老夫也不能過份！」

岑三郎心更爲輕鬆，再問：「殺誰？」

「你在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到伏牛山下，黑松林裏埋伏，那天會有一個身穿藍衫，後背微駝的老漢經過，你立即殺了他！」

岑三郎微微一怔，問道：「此人到底是誰？」

「東海金鯉幫的叛徒，昔日之副幫主蔣肖龍！」

「此人武功有何特點？」

「老夫也不大淸楚，不過金鯉幫是個小幫會，一名副幫主，武功高極有限，何況海上之幫會一般擅長水底下的功夫。」

岑三郎想了一下，道：「你怎知道他會在那一段時間去黑松林，又怎知他會穿黃衫？」

「這是僱主提供的，假如你怕殺錯的，可以先問清楚再動手，不過老夫恐他在那裏約了人，你的行動一定要快，得手之後立即離開！」

岑三郎道：「好，要不要用人頭交差？事後在何處見你？」

鐵羅漢道：「還是在這裏！」

岑三郎策馬緩馳，距離六月二十三日尚有八九天，鄭州離伏牛山又不遠，所以完全無需着急。他表面面如此，但心情却完全不一樣，其實他恨不得立即殺死了蔣肖龍，從此之後，便不再是一名殺手！

洗手之後，日子如何打發？岑三郎尚未有計劃，他只想離開以前認識的人，去一個未去過的地方，也許買幾畝田地，討一個妻子，做個平凡的人。

平凡的人反而有福氣，起碼不用担驚受怕，可是岑三郎又恐那種日子太過平靜，難道自己能夠在那幾畝田地裏消磨幾十個寒暑？說實在的，那只是在等死！

等死的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岑三郎忽然感到惘然，不知人生的意義，猛覺自己白白活了二十多年！

忽然他腦海中泛上許巧娘的容貌來，倏地翻起一股希望，暗道：「我何須害怕

寂寞？姐姐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我每天教他們讀書寫字，便可打發時間了！」

這個念頭剛落，另一個念頭又閃出來。「萬一姐姐知道我是她的殺夫仇人，她怎還肯讓我……不不，我實在無顏去見她！」

岑三郎一連幾天，心情都未有一刻平靜過，雖然他乘馬消耗不了多少體力，但身體却覺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疲累！

這實是殺手之大忌，岑三郎自己便被訓練成鐵石心腸，遇到任何事，情緒都不起變化，故有無情之外號，尤其是在動手之前，更應心如止水，保持最好的狀態，如此方可成功。

不是殺人，便是被人殺，這是殺手的格言，岑三郎一向銘記在心，只是今次他却做不到。

岑三郎終於來到伏牛山山南的一座大鎮：方城。他找了家最大的客棧歇下，問小二。「請問小二哥，你可知道伏牛山有座黑松林麼？」

小二道：「小的沒聽過，不過可以替客官您打探一下。」岑三郎連忙賞了他一塊碎銀，小二高興地道：「小的一探到消息便來告訴你！」

基於長期訓練的反應，岑三郎一至此處，便警惕到自己的精神體力都未達巔峯，因此立即上床盤膝調息練功，體內眞氣行了七個大周天才散功，喚小二取水洗澡。

那小二興冲冲地道：「客官，小的替你打探到了，原來黑松林在山北摩天嶺附近。」

岑三郎忙問：「離此有多遠？」

「一百多里路！」

岑三郎一急，連澡也不洗，便出店去兵器店。方城他已來過幾趟，這裏有家叫金鋒號的兵刃店，他常光顧。

金鋒號就在東二巷中間，店面又髒又黑又小，老闆也是夥計，一個人坐在爐旁工作，他老婆坐在櫃後算賬。岑三郎一到，金老闆目光立時一亮，放下手上的工作，道：「客官還是要那種東西？」

「有存貨麼？」

「有，早替你預備好了，您請進內。」金老闆領岑三郎到店後。原來這店子從外面看來雖小，裏面却還不小。金老闆領他到一間密室內，打開一口鐵箱，自內取出一包東西來，道：「您請看看！」

岑三郎打開來，只見裏面有十多顆小鐵丸，鐵丸表面長出了十多根尖銳的小針，這是鐵羅漢所設計的暗器，稱爲「滿天星」，而以金老闆製得最完善！

「還未淬毒。」

「不用了，來不及了！」岑三郎付了錢給他，將暗器放進鏢囊內。金老闆又遞了一對皮的手套給他。岑三郎長身告辭，忽然又住步問道：「你店內還有什麼新製而厲害的暗器？」

「沒有。」金老闆想了一想，道：「有一對安裝在手臂上的噴筒，本來是一位顧客來圖訂製的，不過限期還長，我可以先賣給你，再趕製一套給他，只怕你不合用！」

岑三郎喜道：「快拿來看看！」

金老闆又打開另一口鐵箱，取出兩枝比拇指略粗，長約六寸的鐵筒來，他指着尾端道：「這裏有個按鈕，一按尾部便突出一根小鐵棍來，再壓鐵棍，裏面的十枝鋼針便可射出來，用時先將噴筒縛在小臂上，再按下按鈕，彈出鐵棍，當你要發射時，只須用力曲臂，讓上臂頂着鐵棍，鋼針便射出來，勁力强，速度快，包你無人能逃得過！吸，你先試試看！」

岑三郎伸出雙臂，讓金老闆將噴筒縛在小臂上，當鐵棍彈出時，距離臂彎約半寸，岑三郎曲一曲臂，一陣「刷刷」聲響中，只見牆上釘着二十枝鋼針，範圍廣及八尺。

「不錯不錯，只可惜這種東西不能縛在外面，因此須穿袍子，袖管寬大方能發揮，而穿寬袍打鬥時又不方便！」

金老闆點點頭道：「這便是它唯一的缺點，所以怕你不會用！」

岑三郎還是把它買下來，道：「不可告訴任何人！」

金老闆笑道：「我若口風不緊，還有生意麼？放心！」他送岑三郎出店還問：「客官還要不要滿天星？你若還要我有空的時候，便先替你打製。」

岑三郎毫不思索地道：「當然要！」即使不當殺手，他還得提防仇家找上門來，有備無患，也不在乎再花點銀子，何況他也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洗手不幹。

＊　＊　＊

岑三郎終於在六月二十二日到達伏牛山摩天嶺下，他忽然覺得自己周圍似乎有人，在暗中觀察，又毫無發現，心頭納悶，暗自尋思：「是我精神恍惚，還是一有了洗手不幹的意思，便沒了那股迫人的氣勢，因此心虛而生幻象？」

再回心一想，又覺不可能有人跟踪，心神稍定，於是開大步往山裏去。不久便見到一塊石碑，上面刻着三個大字：黑松林，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樹密林深，非必要切勿貪快走此捷徑。

岑三郎微微一哂，邁步走過山坳，只見前面有一片松林，那松林既大又密，岑三郎還以爲黑松林乃因林中有黑松，故以爲名，待入林中方知黑字乃形容其密，雖然太陽尚未下山，然一走進林裏，便似已是黑夜，枝葉密得不見天日！

岑三郎走了幾丈，心頭猛往下沉，暗道：「這林子如此大，即使蔣肯龍經過亦未必看得到！」心念一動，重新退出樹林，打量四周的地形。

其實此林似生在一個巨大的峽谷中，兩邊都是陡立的峭壁，若匿在崖頂，下面人來人往的情況自然能看得清楚，奈何待你發現目標，由崖頂趕下來，已追之不及！

岑三郎嘆了一口氣，只好再入林，在林中快速地跑着，最後終於讓他找到一條「小路」。所謂「小路」只不過是被走捷徑的過路人走出來的，這條「路」較靠左首那堵峭壁，因爲這邊的松林枝葉沒有左邊的茂盛，故而視線較清，人在茫茫的樹林裏，總是喜歡往光亮處走。

岑三郎噓了一口氣，看看日已偏西，便跳上一棵大樹，匿在枝葉之後，邊監視下面的情況，邊吃乾糧。未幾，天色已黑，林裏更是伸手不見五指，沒有一絲人聲

，但樹頂上却不斷傳來歸飛宿鳥的長鳴，在此情此景聽來，竟令人心生恐懼。

岑三郎緊緊衣襟，閉目假寐，但却不敢睡覺，以免錯過脫離殺手生涯的機會！

殺了金鯉幫的叛徒蔣肖龍，他岑三郎便可如常人一般，過着悠閑的生活，想到此，岑三郎精神又有點興奮，更無睡意，就這樣一夜熬到天亮。

當樹隙中隱隱約約瀉下太陽的光輝時，岑三郎立即張大雙望坐着下面，一直至中午他聽到一個急促的脚步聲，脚步聲由遠而近，使得岑三郎緊張起來，一顆心怦怦亂跳，五指緊緊抓住刀柄。

樹隙下終於現出一個人影來，那人脚著草鞋，頂着草帽，挑着扁担繩索，那裏有一點丁像蔣肖龍？岑三郎輕噓一口氣，雙眼因失望而輕輕閉上。

樹林寂靜如死，沒有一絲風，岑三郎覺得有點透不過氣來，一天過去，只有那個村民經過，便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第二天更絕，只有幾隻蚊子在岑三郎眼皮下飛過。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廿五日，第一天經過的村民，挑着一担竹籮，快步而過，後來又有幾撥人經過，不但沒一個像蔣肖龍，甚至沒有一個是學過武的。

岑三郎一連幾天匿在樹上沒有好好地睡過，他四肢已開始痲痺，人亦顯得憔悴，到晚上，他索性跳落地，揮刀練了一陣刀法。

他對鐵羅漢提供的資料一向有信心，因爲從來沒出過錯，鐵羅漢說蔣肖龍會在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之內通過，他便一定會來，所以他將一切希望寄托在明天！

明天那一仗也許就是今生最後一戰，他必須保持最佳的狀態，而且只准勝不准敗！

一套刀法未曾使盡，岑三郎忽然發覺自己竟然有氣促的現象，心裡暗暗吃驚，以目前的狀態，如何能戰勝强敵？

這是最嚴重，也是現實的問題！若蔣肖龍此刻出現，而自己沒有好狀態，那更是一件危險的事！

岑三郎寧願冒走漏蔣肖龍之險，找了個地方盤膝運功調息，眞氣在體內行走了七個大周天，恢復了體力他才重新上樹。

元月廿六日早上，黑松林跟早幾天沒有分別，還不見有人行過，但岑三郎的心情却比前幾天都要緊張。

一陣脚步聲傳來，岑三郎立即凝神準備，誰知出現在他眼皮下的却是一個婦人，枯瘦矮小，拄着一根樹枝慢慢走過去，岑三郎再一次失望。

太陽自山口那邊升起，又從山後降落，岑三郎不由忖道：「莫非這次老頭子的消息不準？」

心念未了，他突然聽到一個輕微快捷的脚步聲，憑他的經驗，一聽便知道來者是個學武的人，他全身肌肉立即綳緊，握刀的手指指甲都變了白！

遠處走來一個穿黃衫的中年漢子，佝僂着背，慢慢走過來，一對眼睛四處溜，甚是謹慎，他一直沿着小路走過來，但在距離岑三郎五丈左右處，却捨路不行，在樹林間穿行，慢慢離開岑三郎的視線。

「他媽的，這匹夫竟然這般狡猾！」岑三郎心中詛咒一聲，慢慢自樹上溜下來，躡手躡脚跟踪黃衫客，他心中已認定此人必是蔣肖龍無疑，但不知爲何，此刻心頭却一陣緊張，生怕有什麼危險發生般，這是他從來未有過的感覺！

黃衫客忽然停步轉首，喝問：「誰？」

岑三郎當機立斷，手中的「滿天星」立即射出，同時人亦標前，人在半空，刀已在握。

黃衫客也厲害，一對蛾眉刺亂舞，那幾顆「滿天星」都被磕飛，他一偏身，斜退七尺，岑三郎脚尖在地上一點追前。黃衫客喝道：「停，閣下到底是誰？因何要殺我？」

岑三郎不答反問：「你就是昔年金鯉帮的副帮主蔣肖龍？」

「不錯！蔣某向在東海活動，與中原武林並無瓜葛，閣下匿在暗處偷襲，必有原因，有種的便說個明白！」

岑三郎知道沒有找錯人就放心，立即舞刀而上，不肯再費唇舌。他本不將蔣肖龍放在心上，不料蔣肖龍並非弱者，岑三郎一口氣攻了二十五招，居然佔不到絲毫便宜。蔣肖龍冷笑一聲：「某只道中原有什麼厲害的殺手，原來也不過爾爾！」

岑三郎一聽到殺手兩個字，不由瞿然一醒，暗自提醒自己，道：「我今日只爲殺人，不是印證武功！」心念一動，突然飛起一脚，將對方迫退一步，手臂暴長，鋼刀急劈其頭！

這一刀力量不猛，但勝在速度快，蔣肖龍左手慌忙舉起，蛾眉刺及時將其鋼刀架住。說時遲，那時快！岑三郎左臂一曲，袖管內的噴筒發出「刷」的一聲響，十枚鋼針奪袖而出，直奔蔣肖龍胸膛！

這下距離既近，噴筒彈簧力道又强，是以「刷」地一聲響過後，十枚鋼針已悉數釘在蔣肖龍身上！

岑三郎大喜，趁對方緊退之時，揮刀撲前，全力攻擊。蔣肖龍罵道：「操你娘的，暗箭傷人算得什麼好漢！」

岑三郎笑道：「你早知道我只是一名殺手，並非什麼英雄好漢，這不是廢話？」

蔣肖龍大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突然棄守而攻，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岑三郎勝劵在握，自然不肯與他玉石俱焚，心中暗道：「你越急，少爺越高興！」遂仔細注意對方每一招的變化。

蔣肖龍一口氣攻了十七八招，左手蛾眉刺直刺而出，取岑三郎顏面，右手蛾眉刺橫掃。岑三郎當然不會被他打中，雙肩一縮，讓過左蛾眉刺，揚刀一格，架住右蛾眉刺。不料岑三郎有「袖裡乾坤」，他蔣肖龍亦有「絕活」，但聞「刷」的一聲輕响，蛾眉刺突然多出一節來，長逾一尺，尖端恰好刺進岑三郎的脅下！

這刹那岑三郎似由高空跌落深淵般，心頭猛往下沉，眼看勝利在望，誰料反勝爲敗！

蔣肖龍冷笑一聲：「你死了，老夫會好好安葬你，放心吧！」他左手蛾眉刺也在此刻變換方位，急戳岑三郎的小腹！

岑三郎豈甘心被殺，身子急向後倒飛，蔣肖龍喝道：「那裡跑！」縱身撲上去。好個岑三郎，臨危不亂，倏地轉身左臂發

掌，右臂一曲，一蓬鋼針自袖管射出，由刀下飛向蔣肖龍的胸腹！

「刷！」一陣聲響，所有鋼針都射中蔣肖龍，可是他竟然毫無感覺，繼續揮動蛾眉刺，展開凌厲的攻勢。

岑三郎大驚失色，倉惶而退，顫聲道：「你，你練了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外家功夫！」

蔣肖龍哈哈一笑，雙臂張開，身上那些鋼針，悉數被震落地上：「這種鋼針可破內家護體神功，鐵布衫、金鐘罩亦未必抵擋得住！不過，咱們金鯉帮秘製的鯊皮寶衣，却可抵擋！」他再攻兩招，將岑三郎迫至一棵大樹前。冷冷地道：「你有什麼遺言？」

岑三郎似鬥敗的公鷄，全身的功力消失，雙眼望着黑黝黝的樹林，不帶絲毫情感地道：「殺人而被殺，乃天公地道之事，夫復何言！」言畢緩緩閉起雙眼。這刹那，不知是何緣故，他腦海中突然浮上刁蟬的倩影來！

忽然他手腕一痛，鋼刀已落地，蔣肖龍蛾眉刺指着他的喉嚨，道：「你眞的不後悔？」

一句話又教岑三郎想起許巧娘，心情突然十分平靜，一個人若死了，還有什麼恩怨可言？旋又厲聲道：「動手吧，別多廢話！」

蔣肖龍冷笑道：「老夫樂得成全你！」岑三郎又閉上了眼睛，就在此刻，兩人都聽到一陣奇異的響聲！

蔣肖龍大聲喝道：「誰？快滾出來！」

岑三郎睜開眼來，黑暗中隱約見到地上有無數的毒蛇在游動，他當機立斷，趁蔣肖龍分神之際，轉到樹後！

恰在此時，林中又响起一陣沙沙之聲，左右前三方都有箭矢向蔣肖龍射去，同時聽哨聲响起，地上的毒蛇也發動攻勢！

蔣肖龍長嘯一聲，拔身而起，身子凌空，又有幾把飛刀射至，他右手蛾眉刺護胸，左臂輕舒，抓住一根橫生的樹枝，挺腰一盪，改了個方向射向另一棵大樹！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快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過，直到此刻，岑三郎才瞿然一醒，拔腿飛奔。

蔣肖龍在樹上看見立即飛身追趕，他雙脚不落地，由這棵樹飛到另一棵樹，如此地上的毒蛇一時間便無所施其技。

岑三郎受傷匪淺，他一奔跑，傷口流血更速，體力漸漸衰竭，蔣肖龍迅速將距離拉近，岑三郎心中暗道：「我命休矣！」

蔣肖龍叫道：「你逃不掉的！」話音剛落，樹後忽然飛來幾枝弩矢，蔣肖龍暗吃一驚，急忙揮舞着蛾眉刺遮擋，由於距離近，仍然中了一矢，他受傷後雙脚用力稍重，那樹枝太幼，「喀嗤」一聲，人已跌落地去，幾條蛇兒受驚竄起，蔣肖龍不敢大意，邊向後飛，邊揮舞峨眉刺護住全身。

岑三郎再跑了幾步，實在支持不住，雙脚變軟，摔倒地上，忽然有一對手伸過來，將他拉起，然後半扶半攙地拖着他向前跑。岑三郎神志已有點模糊，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雙脚只機械式地隨勢移動着。

忽然他覺得雙脚不用再搬動了，接着眼前一黑，便什麼事也不知道。待他稍有知覺，耳畔聞得一個人聲，他瞿然一醒，誰知一隻手掌捂住自己的嘴巴，接着有人低聲道：「噤聲，咱們尚未脫離險境！」

岑三郎定一定神，游目四望，感覺自己尚在松林裡，那人忽然將他的外袍解下來，用力撕開兩爿，接着又將其中一爿用力向外甩出。岑三郎剛一怔，覺身子一輕，已被人挾起，躍上大樹！

那半爿破衣，飛出丈餘，慢慢飛落地上，那人又挾着岑三郎躍到另一棵大樹上。過了一陣，只見一道人影由遠處而來，那人抱着岑三郎一口氣飛越十來棵大樹，然後躍落地，向前急馳。

跑了一陣，岑三郎已聽到一陣喘息聲，忙道：「閣下是誰……多謝相救……不過你還是放我下來吧！」

那人急道：「你乖乖不作聲便已多謝我了！」

再跑了一陣，氣溫突然清涼了許多，原來已逃離黑松林，那人邊跑邊撮唇發哨，俄頃，只見一匹棗紅色的駿馬跑了過來。那人鼓起餘勢，一躍上鞍，雙腿緊挾，那馬兒輕嘶一聲，急馳而去。

黎明之前，天色雖然變黑，但風却格外清涼，岑三郎鼻端忽然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脫口道：「原來是你！」

那人格格一笑，道：「我是誰？」

「刁……刁姑娘……」岑三郎吶吶地道：「你怎會來黑松林？」

刁蟬吃吃笑道：「男人怎會像女人那樣婆媽？身負重傷，仍然喋喋不休！」

那匹馬十分神駿，馱着兩個人，仍然跑得甚快。岑三郎心頭輕鬆，片刻間便伏在刁蟬懷裡睡着了。待他醒來之後，已到一條小村。

刁蟬賃了一間農舍，安頓下岑三郎，便出去採了些山藥回來熬煉與岑三郎喝。她隨身帶有金創藥，先替岑三郎止了血然後又去請人燒飯。

這農舍是空置了的，主人在隔鄰新建一座較大的，因此刁蟬覺得十分方便，只是她既要照料岑三郎，又要做飯，就有點應付不來，所以到房東家跟房東商量。

房東一口答應，刁蟬拿了一錠銀子給他，又道：「大叔，若有人問起，千萬莫說出去。」

房東問道：「兩位到底因何事來到敝境？令友似乎受了傷……」

「因為咱們在半路遇到一股强盜，被他們追殺。原因乃敝友以前殺了他們的頭子，他們是來報仇的，所以如果有人問起，大叔最好不要張聲，待敝友身子稍好，咱們便會離開了！」

房東一聽大驚，吶吶地道：「貴友受傷……不如弄點鷄湯給他滋補……」

刁蟬知道他目的在於趁早打發自己離開，暗覺好笑，也不說破，笑道：「如此有勞大叔了，咱們走時會付您酧金！燒好了飯，還請大叔託人送過去！」

＊ ＊ ＊

岑三郎在刁蟬的悉心照料之下，只三四日工夫，精神已大有起色，這天吃飯時，他發覺她的神態甚為憔悴，心頭不由泛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吶吶地道：「刁姑娘……多謝你……在下不擅言詞……眞不知該如何感激你……不過我岑三郎絕非無情無義之人，將來必有所報！」

刁蟬抿嘴一笑，道：「我救你並沒有希望你報答的念頭，你亦無需千恩萬謝。」一頓反問：「假如你我處境相反，你會否冒險救我？」

岑三郎微微一愕，這個問題實不好答，他考慮了好一陣方道：「不敢瞞騙你，在下也不知道……那你又因何會救在下？算起來，上次在下還冒犯了你！」

刁蟬又抿嘴一笑。「也許是基於同是天涯淪落人吧！我不想見到兎死狐悲的情景！」

岑三郎又是一怔，刁蟬這句話實在值得仔細嘴嚼，這剎那岑三郎似乎想過許多問題，亦似乎什麼問題都沒有答案。刁蟬又道：「我當殺手是被迫的，我還記得上次你似乎亦提到，說什麼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都有其苦衷！」

「不錯，我也是被迫的！」岑三郎道：「在下已決定退出殺手行列，這是最後一宗生意，誰知最後一宗生意才出了問題，若非你剛好也去黑松林……」

刁蟬截口道：「我不是剛好去的，而是跟踪你！」

岑三郎吃了一驚，放下箸問道：「你何時跟踪我？難怪在黑松林附近，在下便老是覺得有人在附近！」

「別緊張，我起初不知是你……嗯，小妹還是由頭說起吧！」刁蟬態度輕鬆了不少。「那天我路過方城聽見一個店小二到處向人打探黑松林的座落，一時動了疑念，暗中留意，知道要去黑松林的是你，又因我準備去洛陽，所以順便跟踪一下，大不了只是多走一點寃枉路而已！不過跟踪了幾天我便懷疑這個人便是你……」

岑三郎好奇地問道：「你憑什麼懷疑我？」

刁蟬微微一笑。「這是個秘密，不告訴你，那幾天你到底有什麼事，神魂不附的！」

岑三郎眼睛望着椽間結網的蜘蛛，喃喃地道：「蜘蛛結網捕殺其他小動物，但牠結果自己也走不出網外！」

刁蟬笑道：「你說到那裡去了？上次見面你的態度可不是如此！」

「人是會變的！」岑三郎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忙問：「你不是要去洛陽麼？在下已無危險，你大可以走了！」

「原來如今你用不着小妹，便要攆趕我了！」

岑三郎忙道：「在下絕無此意，刁姑娘千萬莫誤會！」

刁蟬拿過他的碗，邊替他盛飯邊道：「小妹與你說笑的，看來你還不像是那麼無情的人！我去洛陽只是慕名去遊覽的，反正一個人遊覽亦無意思，以後有機會再去。」她將飯放在岑三郎面前。「由今晚開始，你得多吃一點！」

不知為何一句話竟教岑三郎全身暖洋洋的，他默默地望望農舍，覺得這倒像是一個家，低聲道：「這裡其實也不錯，這種生活也不錯！」

這句話沒頭沒腦，但刁蟬竟能夠聽得明白，輕嘆一聲，道：「我早想過這種生活，有這樣的一個家，只是有可能麼？對一個平凡的人來說，這根本不算一種希望，但對咱們來說却是奢望！」

「我不相信！」岑三郎忽然站了起來，瞪着刁蟬，厲聲道：「誰敢說我們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有個溫暖的家？誰說我們不能過平靜的生活？」

刁蟬反問：「有誰人試過？你可以告訴我麼？」

「你便可以！像你這樣的姑娘，還怕無人肯娶你？」

刁蟬毫不害羞地道：「假如我只是個普通的女子，而不是殺手，當然有人要！」

「只要你不說出去，有誰知道？」

刁蟬忽然格格地狂笑起來，笑得花枝亂顫，岑三郎煩躁地道：「你笑什麼？」

「你騙得了別人，騙得了自己麼？咱們這種人就像患了絕症般，除非能夠找到一個也是身患絕症的人！」

岑三郎「叭」地一聲，跌坐椅上，虛弱地道：「咱們像患了絕症……」

刁蟬猛吸一口氣，神情平復了許多，道：「不過即使是患了絕症，在未死之前，也得愛惜身體，這句話沒錯吧？吃飯吧！」

岑三郎亦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也得多吃一點，別人做不到的，不等於咱們做不到！我覺得你太悲觀了！」

刁蟬淒然一笑，道：「其實我也是受了八妹的影响！」一頓又道：「這幾天，不許你胡思亂想，你必須靜心養好身子！」

岑三郎心頭又通過了一道暖流，忽然問道：「刁姑娘，你擺脫不了『他』？」

「他？你指的是誰？」

「迫你當殺手的人！」

刁蟬搖搖頭，半响方道：「她是我娘親！」

岑三郎大叫起來。「什麼，是你母親迫你當殺手的？她，她還是人麼？」

刁蟬聲音不帶一絲情感。「我爹是讓殺手殺死的，她三十歲便守寡了！」

「你爹給殺手殺死，她不思報復，反迫你當殺手？這是什麼道理？」

「我只能說她不大正常！」

「何止不大正常，簡直反常，而且神經病！」

刁蟬一雙妙眼圓睜，怒道：「你怎地侮辱我母親？」

「我侮辱她？難道你還護着她？」

「不管如何，她總是我母親！」刁蟬飲泣起來。

岑三郎頹然一嘆，細心一想，覺得刁蟬比自己更加可憐，也更加可悲！自己尚可以斷然與老頭子決絕，但刁蟬要捨棄親娘比自己困難得多！

刁蟬悲從中來，淚如雨下。岑三郎忍不住走過去，輕輕拍着她的肩膊，道：「別哭別哭，哭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刁蟬嗚咽地道：「小妹……我從來未在人家面前哭過……三郎，我是不是很脆弱？」

「人孰無情……這怎能怪你！」

「小妹還以為你是個無情人……八妹一向都這樣講你的……」

「八丫頭真該死，到處破壞我！我不是無情，只是感情自小便被迫埋藏起來，因為時間已太久，有時連我也懷疑自己是個無情人！說起來還要多謝你，是你令我

恢復了感情！」

刁蟬破涕為笑地道：「你胡說什麼，小妹那有這個魔力？」

「是你在洞庭湖的一席話，令我恢復良知，也令我決定退出殺手生涯，從頭開始！」

刁蟬粉臉忽然一紅，眼睛露出失望之色，忙舉袖假意拭淚而掩住顏面。岑三郎看得心頭一動，連忙坐回原位，道：「刁姑娘，咱們從今天起，不再說令人喪氣的話好不好，趁此良機，享受一下淡泊寧靜的生活！」

刁蟬欣然道：「好極了，我天天燒菜給你吃，你得專心養傷！」言畢雙頰又泛上紅潮，岑三郎心頭又是一跳。

此後，兩人果然不提令人喪氣的話，只談風月，想不到刁蟬見識極博，尤其對各地之風俗更能如數家珍，使人刮目相看，她每天親自下廚，不再麻煩房東，燒的菜花樣既多，且又可口，岑三郎傷勢甚重，却毫無病苦之感覺。

眨眼間，兩人已相處了八九天，已十分稔熟，岑三郎在刁蟬的悉心照料之下，精神體力恢復甚快，只是脅下那道傷口尚未結疤。

這天晚上，刁蟬忽然買了一罈酒回來，喜孜孜地道：「小妹很久未喝過酒了，今晚要喝個痛快！八妹說你酒量不錯，但很少喝，你若不喝，小妹絕不勉强！」

「誰說我不喝，就算我不會喝，也要陪你喝！若不陪你喝，我便是龜孫子！」

刁蟬抿嘴一笑，輕聲道：「謝謝你！不過你實在用不着陪我喝。」

岑三郎道：「這幾天我心情很好，也想喝酒！」刁蟬這才一笑轉身進廚房燒菜。今晚似乎有點異乎尋常，刁蟬一口氣竟做了六七個菜。岑三郎道：「夠啦，只咱們兩個人那吃得下這許多菜！」

「因為今晚不做飯，只許你吃菜。」刁蟬捧着最後一碟菜走了出來，道：「快坐下吃吧！」

岑三郎連忙替她斟了一碗酒，然後也為自己斟一碗，關懷地道：「刁姑娘，你這些天一直忙着服伺我，精神不夠，千萬別喝得太多酒！」

刁蟬雙眼浮上笑意，却道：「酒還未沾唇，你便掃我的興，該罰！」

岑三郎舉碗道：「在下先敬姑娘一碗，一是答謝姑娘救命之恩，伺候湯藥之情；二是祝姑娘永遠快樂平安！在下先飲為敬！」他仰頭急飲，刁蟬亦不讓他專美，一口氣將酒喝乾。岑三郎忙道：「先吃菜再喝！」

刁蟬喃喃地道：「快樂平安，這四個字以前聽在耳裡，覺得近似廢話，因為人人都說這種賀詞頌語，如今才知道一個人若能永遠快樂平安，已別無所求，能夠快樂平安已是極大的福氣！」

「在下這幾天，最大的收獲，便是對這四個字的體會！」岑三郎為她挾菜。「你今天辛苦了，吃多一點。」

「你是怕我喝醉！」刁蟬抿嘴笑問：「三郎，你受傷非淺，為何心情反會好？」

岑三郎考慮了一下方道：「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總之覺得這幾天快樂得很，你呢？你覺得如何？」

刁蟬臉上的笑容忽然不見，又倒了一碗酒一口喝乾。

岑三郎忙道：「你先陪我吃菜，等下才陪你喝酒！」

刁蟬道：「用不着你陪！我明天便得離開，你自己保重！」

岑三郎一愕，慌忙問道：「何事去得匆匆？」

刁蟬冷冷地道：「吃菜，少說廢話！」她說得出做得到，果然只吃菜不喝酒，岑三郎心中詫異，正想替她斟酒，誰知刁蟬放下箸，道：「小妹飽了，我要睡覺了！」說罷頭也不回便走進她的寢室。

岑三郎愕然，目送她進房，心中暗道：「人家說女人的脾氣跟當日天氣一般，忽暗忽晴，教人難以捉摸，果然不錯。」

岑三郎躺在床上，毫無睡意，他心頭亂糟糟，良久都無法平靜。剛才刁蟬問他為何受傷後心情反而轉好，他答稱不知道，其實心裏清楚得很，喜歡過平靜的生活，固然是他的夢想，但最重要的還是刁蟬。

一個人生活有什麼意思？要生活美滿，必需有個心愛的人作伴。

岑三郎是發覺到刁蟬的心意，不過他害怕，害怕入情關，因為他最後一宗生意尚未完成，這個時候墜入情網，不但對自己來說是件危險的事，對刁蟬也沒有好處。

岑三郎有個原則，答應過的事，一定要做，既然應允鐵羅漢替他再做一宗生意，便得完成。他殺不了蔣肖龍，當然要補償。

最後一宗生意會否順利尚是未知之數，岑三郎不能在此刻墜入情網，刁蟬情況不比自己，她若不能擺脫其母親的控制，繼續當殺手，自己亦不該愛上她。

他暗自告誡：「我如今最重要的是養傷，然後去找老頭子，其他的事，不要再想。」他閉上眼睛，可是刁蟬的倩影却在腦海中浮上來。

刁蟬剛强中不失嫵媚，溫柔多情，善解人意，美艷不失端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更加令人難忘，像這樣的可人兒去那裏找尋？

岑三郎在床上輾轉反側，實在不能成眠，便索性下床，誰知一推開房門，他便見到廳裏有個人影，定睛一望，却是刁蟬在自斟自飲。

岑三郎心弦一顫，忖道：「她也睡不着覺麼？」當下慢慢走前，輕聲道：「刁姑娘，你還不睡？」

刁蟬冷冷地道：「我的事不用你理。」

岑三郎按住她的手，道：「你明早還要上路，不宜多喝，萬一有事如何應付？」

刁蟬格格笑道：「你何須假慈悲？」

岑三郎不悅地道：「刁姑娘，你這話教人難明，你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在下感激還恐來不及，怎會假慈悲？」

「昨夜你明知自己因何心情會好，為什麼詐稱不知？有些事是騙不了人的。」

岑三郎結結巴巴地道：「在下……在下怕唐突姑娘，而且我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適才睡不着覺，一個人仔細琢磨才……」

刁蟬睜着一對淚眼道：「爲何不說下去？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害怕什麼？難道你還不知道小妹的心意？你以爲我是個隨便的女人，經常服侍男人，天天燒飯給男人吃？」

岑三郎赧然道：「姑娘這樣說，在下可要無地自容了，事實上在下絕無此想法。」稍頓又道：「剛才在下想過了，這幾天心情會好，全然是有姑娘相伴。」

刁蟬一張俏臉，「刷」地染紅，低着頭輕聲道：「小妹與三哥在一起，也覺得很快活。」

岑三郎心弦又一顫，半晌方道：「在下深受姑娘大恩，有這種感受尚可解釋，但姑娘又怎會……待在下這般好？」

饒得刁蟬大方，但到底是黃花閨女，說到兒女私情，面對心上人，亦難免害羞，將頭別開，聲如蚊吶地道：「你可知道，兩年前小妹便渴望見到你。」

岑三郎訝然問道：「斯時你我尚未相識，姑娘怎會……咳咳，當眞令人費解。」

「小妹是從八妹口中了解你的，也許這是……緣份，那次在洞庭湖匆匆一面，雖然遭你奚落，但不知爲何，事後還是……」

岑三郎見她欲言又止，忍不住問道：「還是什麼？」

刁蟬嬌嗔道：「這般羞人的話，教人如何說得出口？」

岑三郎心弦一顫，良久方道：「在下能得姑娘青睞，深感榮幸，可惜……」

刁蟬問：「你可惜什麼？」

「可惜你我如今還是殺手。」

刁蟬訝然道：「正因爲咱們都是殺手，所以才應該……」底下的話她又說不下去。

岑三郎吸了一口氣，鼓起勇氣道：「岑三郎今生能得到姑娘青睞，再無遺憾，但咱們是殺手，殺手不該有任何感情瓜葛的，否則心有牽掛，可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刁蟬轉過頭來，問道：「你的意思是說，假如咱們仍當殺手，便不該在一起？」

岑三郎想了一下，終於點點頭，「在下只欠一顆人頭，姑娘可以抽身出來麼？」

刁蟬嬌軀發顫，半晌方道：「你執意如此？」

「不錯！」

刁蟬臉上的光輝立時消失，忽然盈盈長身而起，道：「夜深了，小妹要睡覺，三哥你該回房去休息。」

岑三郎道：「姑娘……您……岑三郎雖不才，但有恩必報……咱們何不趁此良夜結義爲兄妹？」

刁蟬淡淡地道：「我從來沒有把你當作哥哥，我酒喝得太多，頭有點暈，明天留下來，後天再去。有話天亮後再說吧！」言畢推開房門進去。

岑三郎目送她進房，過了好一陣才拖着沉重的雙腿回房，他知道自己刺傷了一個姑娘的心，可是又覺得自己的決定沒有錯，他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直至天矇矇亮，才昏昏沉沉睡去。

岑三郎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他不聞外面有動靜，心頭一動，忙不迭下床推門出廳，廳裏椅桌已收拾得乾乾淨淨，却無刁蟬的踪影，岑三郎心頭一急，喚道：「刁姑娘，刁姑娘！」

他伸手拍刁蟬的房門，誰知門沒有上閂，一拍即開，裏面亦無人，却見到床上有一封信，岑三郎忙上前取之，又急不及待地拍開窗子閱信，只見信上寫着：

三郎：請恕小妹騙你，其實我聽見你的解釋之後，小妹已決定離開你，希望你能順利完成最後一宗生意，脫離殺手行列，找到一個能伺候你的姑娘，是爲所盼。小妹已代你與房東洽妥，房東兒媳每天三頓一湯，依時供應，錢亦已代付，最後望你早日康復，蟬即日書。

岑三郎心頭若有所失，他將信塞進懷內，快步追出門去，口中不斷嚷道：「刁姑娘，刁姑娘！」

恰在此時房東的媳婦楊氏捧着食盤過來，岑三郎即問道：「你可知道我那個朋友是幾時走的？」

楊氏愕然道：「你問的是與你同來的那位姑娘？她只是你的朋友麼？咱們都以爲是你的未婚妻，要不怎會待你這般體貼！嗯，她今早已經騎馬走了，走了一個多時辰了，吃飯吧！」

楊氏將飯菜放在桌上，道：「這幾個小菜都是你那位朋友教我的，怕學不好，不合你口味，請你先嘗嘗，我怕下的鹽太多。」

岑三郎被她明嘲暗諷地數說他一番，心頭十分不耐，道：「在下對飯食十分隨便，只要能吃的就行。」

楊氏邊走邊嘟嚷：「男人都是沒良心的，病好啦，就不要女人了。」

岑三郎忙道：「在下與她只是萍水相逢，並無其他私情。」他話未說畢，楊氏早已去遠了，岑三郎沒奈何，只好獨自吃飯。

那幾個小菜雖然都是刁蟬常燒的，往日吃來十分可口，但今天却有吃之無味，棄之可惜之感，岑三郎扒了幾口飯，一顆心隨刁蟬而去，一頓飯未吃畢，已有懨懨欲睡之感，他索性回房躺在床上，一合上眼，眼前便又現出刁蟬的倩影。

刁蟬的倩影，時清晰時模糊，岑三郎嘆一聲：「莫非我眞的愛上她？唉，我眞傻，她人已去了，我還想她作甚？」

話雖如此，可是刁蟬的倩影又揮之不去，良久又暗嘆一聲：「又不知她去了何處，就算我要找她，也不知怎找，我還想着她，豈不太痴。」

楊氏每天三頓飯，一頓鷄湯，依時送到，晚上還有一碗藥，她每次來都得嘮叨岑三郎幾句，因此過了幾天，岑三郎一待傷口結了痂，便決定離開，省得心煩，他首先易了容，然後才走出小村。

情仇恩怨　縈繞難分

岑三郎重回鄭州城，還是到中原客棧投宿，他未進店時，先在外面走了一圈，不見有鐵羅漢的暗記，於是畫上自己的暗記，然後進店。

岑三郎在客棧裏一住十天，都不見鐵

羅漢來與自己聯絡，亦沒有其消息，心中甚是詫異，暗想：「莫非他知道蔣肖龍未死，以爲我已被殺，所以不來？」

他越想越覺有理，可是鐵羅漢一向行踪飄忽。只有他來找自己，從未試過自己去找他，是故岑三郎沒奈何，只好再等下去。如此又過了三四天，岑三郎身體已痊癒，一個人藏在客棧內，實在無聊，心情又不時爲刁蟬的倩影所牽，最後只得離開。

岑三郎在掌櫃處留下了一封短柬，預算一個月後再來，假如再聯絡不到鐵羅漢，他便決定今後不再見他。

出了鄭州城，岑三郎考慮了一下，覺得在這數年，莫說知己，連同伴師兄弟見面的機會也極少，天下雖大竟無一個朋友。

心頭一動，又想起刁蟬，只是刁蟬行踪不明，欲覓無從，是以決定去荊山看看許巧娘。

岑三郎一生只欠兩個半人之情，一是許巧娘，二是刁蟬，那半個則是鐵羅漢，而他對這三人的感情也絕對不相同。

對許巧娘除了感激，尙有一份歉疚，對刁蟬除了感激之外，又多了一份令人煩惱的兒女私情和矛盾，對鐵羅漢的感情則是最複雜。

岑三郎是被他一手撫養成人的，欠恩頗多，他又逼自己做不願做的事，使他活着除了殺人和賺錢之外，一無所有，甚至有點恨他。

岑三郎沿途買了許多東西，裝滿了兩隻布袋，最後在襄陽城買了包菜種，然後急馳去荊山。來到荊山時，他急於要去看這位恩重如山又極端信任自己的姐姐，但一進山，他却有點畏懼，萬一讓她知道自己便是殺死她丈夫的兇手時，她會怎樣？她一定會傷透了心。

馬兒似乎知道他的心情，行速驟然緩慢起來，岑三郎猛吸一口氣，暗道：「醜婦終須見家翁，怕什麼，我這條命本就是她救的，大不了還給她。」

想到此，心情平復不少，雙腿緊挾馬腹，向山村急馳，一進村口，一切依舊，只是離開時綠油油的樹葉，如今有些已開始轉黃。山村只有六七戶人家，而且住得很散，路上向來行人稀少，今日更不例外：不見一人。

許巧娘家屋大門緊閉，岑三郎邊下馬邊叫道：「姐姐，姐姐，小弟來了。」裏面沒有應聲，他走前拍門，不料居然沒一絲兒反應，他心中暗道：「莫非姐姐又上山去打獵？」

回心一想，又覺不對，蓋許巧娘不在家，也還有她的兒女和婆婆，怎會沒一點聲音？

驀地一個不祥之念，闖上他心頭，岑三郎大急，不再猶疑，飛身越過圍墻，躍進天井，只見廳邊椅桌東歪西倒，塵埃滿地，他吃了一驚，忖道：「莫非姐姐搬家？」心念未了，人已衝進廳裏。

一進廳，鼻孔便隱隱約約嗅到一股腐臭之味，岑三郎心頭猛地往下沉，標前幾步，一脚踢開許巧娘的寢室。

房門一開，一股令人作嘔的臭氣，直攻心田，岑三郎閉住呼吸，一掌震開窗子，讓臭味消散，讓陽光透進來。

陽光斜照在床上，只見床上躺着幾具屍體，已經開始腐爛，岑三郎心頭突突亂跳，上前辨認了一下，正是許巧娘一家大小。

許巧娘死狀極慘，衣衫被人剝開，身上起碼有七八道劍傷，最小的兒子屍首分開，胸腹裂開，連腸子也流了出來。

岑三郎身子猛地顫抖起來，像篩米一般抖個不停，是誰用此殘忍的手段殺死許巧娘的一家的？

岑三郎吸了一口氣，一股臭氣直攻入心房，他忽然哇地一聲嘔吐起來，五內絞動，使他蹲下身，良久才聽他大吼一聲：「姐姐，我要替你報仇，我一定要替你報仇。」

他忽然走了出去，到灶房找了油燈，將之點亮，然後進房找尋線索，線索很快便讓他抓到，床後有一行血字：報復！殺十人也不足以洩恨。

這是誰寫的？當然是兇手，但以許巧娘這樣的一位村婦，幾乎與世無爭，又怎會有仇家？岑三郎很快便想到張菁菁。

一定是張菁菁幹的，因爲自己殺死了她丈夫齊弦，事後她找來，因找不到自己，因此殺許巧娘一家洩恨。

岑三郎咬牙切齒地道：「張菁菁，你這婆娘，手段這般狠辣，我岑三郎若不殺你，便誓不爲人。」

＊　＊　＊

夜已深，岑三郎一個人坐在廳裏喝悶酒，人謂酒入愁腸愁更愁，又謂喝悶酒最易醉，這兩句話只有一句對，岑三郎喝了酒之後，心情更加沉重，但腦袋却比任何時候都清醒。

他欠許巧娘一家太多了，她丈夫齊荊死在自己刀下，而她和其兒女婆婆，却受自己之累，已全遭毒手，除非他岑三郎不是人，否則心情怎樣也不會好。

對於許巧娘之死，他實在悲痛莫名，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來，以前死在自己刀下的人，他家人當時的心情又會怎樣？他們悲痛之情，必然不在自己之下。

忽然岑三郎又乾嘔起來，把酒全吐了出來，吐得他一身都是黃水，嘔吐一止，岑三郎又抓起酒瓶，往肚子裏灌去，然後他又嘔了出來，他恨不得自己長醉不醒，誰知却越來越清醒。

黑黝黝的大廳裏，閃動着他的目光，帶淚的目光，一直到天明。

天亮之後，岑三郎抖擻精神，下山買了幾具棺木，着人運進村內，自己又買了好些香燭冥鏹和菓品，他在許巧娘家找了一柄鋤頭，親自到樹林內挖掘。

到了樹林，他又發現一件事，原來齊弦的屍體已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土坑，他又詛咒一聲：「一定是那臭婆娘幹的。」

岑三郎安葬了許巧娘一家大小之後，已是黃昏時分，他實在覺得十分疲乏，累得他雙腿不想移動一下，但他仍然去拜訪鄰居，可是山村的人居然已跑個精光，家家戶戶都積滿了塵埃，顯然已久無人居住。

他們一定是害怕張菁菁再去殺人洩恨，岑三郎怒火中燒，全身增添了無限的勇氣，急急騎馬離開，他一定要找到張菁菁



岑三郎見刁蟬在廳中獨自飲酒，詫異地走上前去。

，一定要將她碎屍萬段。

* * *

岑三郎不愧是著名的殺手，他給夜風一吹，腦袋清醒了許多，知道自己若貿貿然去雙劍莊找張菁菁報仇，很可能反為其所害，因此臨時決定去周家寨探聽一下，有關雙劍莊的情形。

許巧娘家在山中，雙劍莊在山左，而周家寨則在山右，岑三郎是頂着日頭進入周家寨的。周家寨內的人全姓周，寨內住着七八十戶人家，四周以木柱石板築牆為寨，平日外人甚難進出，但岑三郎去得正是時候，因為今日正是墟期，守寨門的周家子弟，只看了他幾眼便放他進去。

寨內有爿飯館，岑三郎已餓得肚子亂响，當下立即下馬進店，小二接過馬韁，邊哈腰道：「客官請進內歇歇，小二稍候即來。」

岑三郎找了一張靠裏的座位坐下，俄頃小二便進來，岑三郎點了幾個小菜，問道：「小二哥，向你打聽一下你們以前寨主周信義是不是有位姓江的親戚？」

那小二一聽立即緊張起來，眼珠一轉，問道：「客官，你問這個作甚？」

「別害怕，在下跟齊弦夫婦有深仇大恨，想去雙劍莊報仇，因不明情況，所以想向江英雄打聽一下有關雙劍莊內的情形。」

小二還是不放心，道：「你跟江家和江老英雄是什麼關係？」

「在下與他只有一面之緣，只因當日在下被齊弦夫婦陷害，江老英雄親眼目睹。」

小二沉吟道：「這件事小的作不了主，你稍候一下，待會兒小的問過寨主再答覆你，啊，對啦，如今的寨主是老寨主的二公子周懷信。」

「多謝，」岑三郎塞了一吊錢，未幾酒菜送了上來，岑三郎剛吃了一碗飯，店外忽然來了幾個大漢，一望便知都是練家子。

小二道：「客官，這位便是敝寨主的大教頭夏師傅。」他指指一位蓄着短髯，神態穩重的中年漢，又指另一位神情強悍，年紀較輕的道：「這位是二教頭江師傅，是江老英雄的公子。」

「幸會幸會，」岑三郎立即長身抱拳道：「在下岑明打擾了諸位師傅了。」

「不敢，」夏師傅道：「適才聽小二哥說閣下與雙劍莊有仇，未知道這樑子是如何結下的？」

岑三郎扼要地將當日被齊弦夫婦利用，最後又被張菁菁迫落斷崖的經過說了下。「當日若非在下命大，恰好跌在一張獵人張開欲來捕捉獵物的大網中，早已命歸黃泉了。」

夏師傅忽然道：「周啓光、啓榮，你們入來一下。」兩個臉上和臂上有疤痕的大漢應聲走了進來，夏師傅道：「你們瞧清楚，是不是這個人？」

那兩名大漢看了岑三郎幾眼，齊聲道：「夏師傅，正是他。」

夏師傅立即抱拳道：「對不起岑少俠，雙劍莊行事向來狡猾，咱們不得不小心一點，請原諒。」

「理該如此，諸位請坐下喝幾杯水酒

，小二哥……」

話未說畢，江師傅已道：「岑兄弟，家父昔日誤傷了你，在下代他向你道歉，寨主已設下酒席，請兄弟移玉，待會兒再慢慢商量報仇之事。」

「如此在下不客氣了，」岑三郎抛下一錠銀子，抓起包袱，問道：「江師傅，令尊還好吧？」

江師傅咬牙道：「家父那次被齊弦打傷，回來不久便仙逝了，在下亦恨不得生啖齊弦夫婦之肉，只可惜沒有機會，如今岑兄弟來得正好。」

夏師傅笑道：「江老弟不是請待會再慢慢說麼？咱們還是快去吧，免得寨主久候。」當下衆人出店，走了一會兒，便見到一棟大院，門外站着好些人，其中一位身穿白衣，相貌堂堂，年紀不到三十，岑三郎估計他必是周懷信，經介紹之下，果然沒有猜錯。

周懷信頗有點禮賢下士之風，挽着岑三郎的手臂進內，廳內果然已準備了酒菜，周懷信拉着岑三郎坐下，隨令丫頭斟酒，衆人寒暄兩句，便開始動箸。

酒過三巡，岑三郎問道：「寨主與雙劍莊深仇大恨，平日也必對其一切情況瞭如指掌，可否介紹一下？」

周懷信道：「聽人說齊弦失踪了，不知是不是什麼陰謀，雙劍莊內有三十六勇士，二十四婢，乃齊弦夫婦悉心所調教，不但武功高，而且肯賣命，況莊內還有許多暗樁，易守難攻，故此咱們一直不敢去尋仇。」

岑三郎道：「不瞞諸位，齊弦已經給在下殺死，並非在下武功高過他，實乃當時有人暗助，以飛刀射其背，如今想起來，掌心還捏冷汗。」

他這樣一說，夏師傅等人反而相信了，因爲岑三郎的武功若高過齊弦，在江湖上必非無名之輩，但他岑明這兩字個字，實在陌生得很。

江師傅道：「不管如何，岑兄弟總算替在下報了一半之仇，來，在下敬你三杯。」

岑三郎道：「酒在下可以陪江兄喝，但替江兄報仇之事，在下實不敢掠美。」

江師傅熱情地道：「岑兄弟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這個朋友，江某是交定的了，先乾三杯，今晚江某作東再痛喝一番。」

岑三郎見他耿直爽快，也不再推辭，一口氣喝了三杯酒，臉不變色，夏師傅道：「夏某也敬你一杯。」

「夏師傅辦事穩當，經驗豐富，日後還要請你多多指教。」岑三郎習慣了用冷面孔對人，也從不說這種奉承的話，是以說話時笑容勉强，語氣生硬，夏師傅心頭一動，表面上仍然和顏悅色。

待酒席撤去，下人送上香茗，周懷信請岑三郎和夏、江二人到內廳商量，夏師傅向周懷信打眼色，奈何周不在意。四人坐下，岑三郎便問：「三位可曾去過雙劍莊？」

「咱們三人未曾去過，不過去年先父曾派人進去臥底，他給了一幅地圖與咱們，不過莊內的暗樁，到底有多少，却難作準。」周懷信長身道：「岑少俠請稍候。」

夏師傅同時長身道：「在下出廳取茶，江老弟你陪岑少俠。」言畢隨後而去。

岑三郎問道：「江師傅，你在周家寨當教頭有多久了？」

「因爲彼此是親戚，一向有來往，不過在此當教頭，還是先父仙逝之後的事。岑兄弟，剛才我發覺夏師傅似乎對你有疑心！」

岑三郎笑道：「江師傅不必多疑，在下的確是爲了殺張菁菁，所以才來打探消息的，別無他意，他懷疑我什麼？」

江師傅忙道：「岑兄弟，你我一見如舊，江某叫遠帆，以後叫名就好，叫師傅那是在損我，也許是我多心，你不放在心上那就最好！」

說着夏師傅已捧茶進來，周懷信也隨後而至，道：「對不起，那張草圖不知放在什麼地方，一時間找不到。」

岑三郎心頭一沉，遂長身抱拳道：「如此在下告辭了。」

周懷信吃了一驚，尷尬地道：「岑兄弟可是懷疑周某麼？」

「不敢，在下來此的目的，只想弄清楚雙劍莊的虛實，並沒打算借助貴寨之力，雙劍莊縱然是龍潭虎穴，在下亦已決定去闖，告辭了！」

周懷信怒瞪了夏師傅一眼，道：「岑兄何必去乃匆匆？在下恐怕岑兄久候，如今沒有仔細找，今晚再仔細找一找，明天料能借與岑兄觀閱。」

「不必了，周寨主好意，在下心領了，日後有機再來拜候！」岑三郎天生傲骨，不讓對方有改變主意之機，道：「請寨主派人引路，以免引貴寨的人誤會！」說着瞪了夏師傅一眼。

江遠帆道：「岑兄弟，在下跟你一齊去，我不能讓你白白替我報父仇！表弟，我告辭了！」他走前拉着岑三郎出去，，邊道：「無人敢懷疑你！」

「表哥，岑兄……」周懷信跟在背後，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到門口方想到話題：「岑兄，在下立即點齊兵馬隨你而去！」

「不必了，在下本無此意！」岑三郎一副拒人千里之態，大步而行。至寨門口回頭道：「江兄，多謝你的好意，小弟走了！」

江遠帆叫了起來：「什麼？你連我也不相信，我姓江的跟姓夏的却不一樣，雖然我武功不行，但到那種地方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岑三郎見他態度誠懇堅決，這才答應，江遠帆令寨兵，牽他的馬和取其兵器來，然後與岑三郎一起下山。

走了一程，岑三郎道：「江兄，在下在此聲明，我自小就是孤兒，而家師公又孤癖得很，在山中將我撫養成人，因此形成在下性格亦十分孤獨沉默，且不懂得與人交往，若有什麼地方得罪你，請原諒！」

江遠帆道：「巧得很，江某也不喜歡多話！」兩人一路上果然甚少交談，過了兩天便到山左。兩人恐引起雙劍莊的注意，先將馬匹託於農家，然後去雙劍莊打探。

岑三郎問道：「江兄知道雙劍莊的座落麼？」

「曾由那外面住過，路徑猶記得，只

是莊外便有暗樁，近身不得！岑兄是打算明挑還是暗鬥？」

岑三郎道：「憑咱們兩個人怎與人家數十人明鬥？有機會我想混進去，進行刺殺，否則難有取勝把握！」

江遠帆道：「雙劍莊莊內有頗多的暗樁，混進去困難得很，且他們規矩多又嚴，防備十分嚴密。」

岑三郎沉吟道：「到那裏再相機行事，請江兄聽小弟吩咐，不可妄動！」

江遠帆對這位恩人佩服至極，忙道：「岑兄有命，江某必定遵守！」

走了一炷香工夫，江遠帆指着一座樹林道：「雙劍莊便在裏面！不過這樹林頗大，雙劍莊在林深處。」

岑三郎沉吟道：「咱們裝作入林小解。」江遠帆在前引路，樹林本來有路，但他故意不走小路，由邊緣進去，邊暗中留意四周的動靜。

忽然遠處有一陣腳步聲傳來，兩人立即匿在樹後裝作小解，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衛大哥你好壞，再不出來，我可要走啦！」

言未畢，又聞那女人驚呼一聲，接着一個男人道：「霜妹，我想得你好苦，怎地今日才來見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夫人看得緊！」

男的涎着臉道：「咱們已近月未有親熱，趁此良機親熱一下。」

女的嗔道：「衛大哥，你莫害我，讓夫人知道可要殺死咱們！」

「哼，那女人自己不見了丈夫，便不讓咱們談情說愛，簡直是老妖精！」

岑三郎向江遠帆揮揮手，慢慢走前過去，只聽女的道：「輕聲一點，這裏有沒有人？」

男的道：「周圍數十丈，只有我一個人在此放哨，哼，有誰敢來雙劍莊撒野！」

岑三郎走到一叢灌木後，悄悄探頭望過去，只見一個青年擁着一個妙齡女子，在樹下相依相偎，男的雙手甚不老實，那女的欲拒還迎，看來已是老「搭檔」。

女的酥胸半露，偎在男的懷中道：「衛大哥，你說莊主失踪了幾個月，是不是發生了意外？」

男的呼吸急促，道：「管他娘的，我對雙劍莊已冷了心，莊主夫婦只把咱們當作奴隸，有機會我還想溜掉！」

女的吃驚地道：「你不怕給夫人追殺？」

男的邊寬衣邊道：「怕什麼？哼，他夫婦的假臉目越來越暴露，咱們留下來只有做替死鬼的份兒！」

女的躺了下來，道：「眼下便有一個機會，明天夫人準備去攻打周家寨，咱們大可以乘機溜掉！」

男的本已想跨身上去，一聞此言又坐回地上，驚喜地道：「眞有此事？不過那老虔婆向來看得緊，只怕機會不大……」

話還未說畢，岑三郎已握刀躍了出去，那女的因爲仰睡首先看到，驚叫一聲，岑三郎一腳將男的掃開，一刀架在女的脖子上，道：「在下並無惡意，不可張聲，否則刀不留人！」

那男的急道：「千萬莫動手，是好漢的，便不要傷害女人，有話好說！」他邊說邊穿衣服，又將那女的衣服拋過去，遮住玉體。

「在下跟張菁菁有仇，咱們正想殺她，兩位欲想脫離其魔掌者，如今正是好機會！」

男的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岑三郎又道：「不過你倆可得跟咱們合作，否則在下若將你們的好事告訴她，相信兩位都知道後果如何。」

女的垂淚道：「大俠千萬莫告訴她！」

男的毅然道：「好，我答應你，只要能令咱們脫離魔掌，便可以合作！不過，你千萬莫使詐！」

岑三郎道：「在下與你倆無怨無仇，何須騙你誆你？」說着抽回刀走開幾步，男的扶起女的到樹後穿衣。

岑三郎耐着性子等候，未幾兩人在樹林先商量了一陣，然後才出來。「你要咱們如今配合？」

* * *

張菁菁只帶着五名親信，騎着馬在山道上急馳，這是第二撥。她辦事十分仔細，把手下分成三四撥，以免太多人走在一起引人注目。

未幾到了一道斜坡前，張菁菁將馬勒住，道：「衛稼農，你先走，大家小心！」衛稼農便是昨天與岑三郎勾結的青年，他依言策馬走在最前面，一顆心怦怦亂跳！

忽然山坡上有石頭滾下來，衛稼農立即策馬標前，其他人都紛紛跳下馬閃避，只是山徑築在山坡上，一不小心便會跌下去，是以險象橫生。

張菁菁剛定下神來，忽然迎面飛來幾顆滿天星，緊接着草叢後飛起一道人影，抱刀向她射至！

張菁菁磕飛滿天星，腳步尚未站穩，岑三郎的刀已至，倉猝之間，未能招架，只好閃開，岑三郎刷刷一連幾刀迫得她喘不過氣來。

張菁菁急道：「你們還不快來！」

岑三郎道：「老虔婆，你還認得我麼？當日被你逼下山崖，大難不死，今日可饒你不得了！

「原來是你這小子，可是姓周的僱你來的麼？」

「少爺今次便宜了你，是免費殺人的！你丈夫已死在我刀下多月，在黃泉路上已久候你了！」

張菁菁大叫一聲：「老娘與你拚了！」恰在此時，其他五名大漢已圍了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江遠帆亦自山坡上衝了下來，他人未至，飛刀已先至，那幾名大漢顧不得攻擊岑三郎，只能自保。

岑三郎的武功本來與張菁菁只在伯仲之間，但他一見到張菁菁，便恨不得將她碎屍萬段，是故氣勢極盛，加上張菁菁失了先機，因此一直陷於下風。

江遠帆自張菁菁背後衝落，將她和其背後的四名手下隔開，前面只有一個衛稼農，只見他衝了過來，道：「夫人，不用怕，屬下來也！」他揮劍急刺岑三郎的後背，岑三郎及時閃開，跳上斜坡。

張菁菁吸了一口氣，咬牙道：「小子，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提劍追前，衛稼農自另一端衝上去。

岑三郎叫道：「老江快跑！」他忽然斜竄幾尺，倏地一個轉身，一掌拍在衞稼農肩上，衞稼農收不住脚，向張菁菁撞過去。

張菁菁怒道：「飯桶，快滾開！」左掌抵出，抵住衞稼農，說時遲，那時快，岑三郎反衝過來，右手刀又急砍，左臂却在衞稼農肘下射出兩顆滿天星！

這一着大出張菁菁的意料，只顧得刀來，顧不得其他，小腹被兩顆滿天星射個正着，驚呼一聲退開。

與此同時，江遠帆已撒腿向山坡上跑去，突然回身又拋射飛刀，前兩柄射雙劍莊勇士，後面那一柄射張菁菁！

衞稼農叫道：「不好啦，夫人中了毒鏢！」邊說邊跳開，讓岑三郎自他身旁竄前。

岑三郎一飛前，便把手虛揚一下，喝道：「看鏢！」張菁菁慌亂之中，下意識的舉劍擋架，岑三郎鋼刀凌空劃了半個圓圈，急砍而下，但聞「刷」的一聲響，張菁菁的右臂連手帶劍滾落地上，斷口鮮血急噴。

岑三郎此刻方將最後一顆滿天星射出，正中其胸，張菁菁大叫一聲，向山坡下滾落，岑三郎那裏肯放過她？急追下去。

那四位雙劍莊勇士見狀忙捨了江遠帆，欲追下去，衞稼農急道：「兄弟們，齊弦夫婦待咱們如同奴隸，事至如今又何必再替她賣命？」

其中一個喝道：「小衞，原來你是內奸？」

衞稼農忙道：「梁兄誤會了，小弟只是以事論事，反正夫人已活不成，咱們就算追上那人又能如何？」其他三位都贊成衞稼農之見。

姓梁的道：「如今咱們怎辦？」

衞稼農道：「願意回雙劍莊的便回去，不願意的便散了吧！」

姓梁的目光忽然一亮，道：「咱們幾個人悄悄回莊把值錢的東西帶走，不可通知其他兄弟！」當下五人也不管張菁菁的死活，往來路馳回去。

江遠帆見他們去了，才敢下來，俄頃，只見岑三郎拖着張菁菁的屍體喘着氣爬上來。

＊　＊　＊

樹林中，江遠帆在挖土坑，準備埋葬張菁菁，岑三郎砍下其首級，盛在一個裝滿了石灰的盒裏，拖着其屍體去土坑。

江遠帆忽道：「岑兄，這婆娘身上也許有錢，咱們何不搜一搜，別白白糟蹋了！」

「好吧，江兄請搜！」

江遠帆毫不客氣，伸手到張菁菁懷內摸索，先摸出幾錠銀子，又摸出一張三両的銀票，最後又摸出一封信來，道：「岑兄，看看這信寫些什麼？」

岑三郎忙取出信來展閱，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開頭都是些奉承的好詞，最後才要求投入雙劍莊效力，看到署名，岑三郎猛地狂跳起來，盖簽名的三個字十分眼熟，蔣肖龍！

耳畔又聞江遠帆道：「岑兄，還有一封信。」

岑三郎見信封上寫着，請苗師弟轉呈蔣肖龍。岑三郎連忙撕開信口，將信取了出來閱之。這封信是張菁菁寫的，內文是請蔣肖龍安心等候機會，不可妄動，需要之時便以燃放烟花為號，屆時請配合云云，並許以重酬。

岑三郎將信收進懷裏，問道：「江兄可知張菁菁有個姓苗的師弟？」

「江某只知梅花姥姥收了三個徒弟，兩女一男，這老虔婆是其大弟子，其他的便一概不知！」

岑三郎急道：「咱們快去雙劍莊找衞稼農問一問！」當下兩人立即飛身上馬向雙劍莊急馳而去。

兩人到雙劍莊外，只聽得林內有打鬥聲，忙進林呼道：「衞稼農！」

樹後閃出一個女子，正是衞稼農的情人蘇霜霜。「岑少俠有什麼事？」

「衞兄在何處，咱們有事請教他！」

蘇霜霜道：「他潛進莊內，尚未出來，小妹止在發愁！」

岑三郎一手拉着她，道：「快進去找他！」

蘇霜霜大喜，道：「請跟小妹來，他們為了財物正在自相殘殺！衞大哥只想拿點，以免日後生活成問題！」她帶他倆繞路到莊後，道：「快由此進去！」

三人躍牆而入，穿過後花園，裏面又傳來打鬥聲，蘇霜霜大急，叫道：「衞大哥，岑少俠來找你啦！」

穿過一座小院，便見衞稼農一手抱着一隻箱子，一手握刀，與一男一女惡鬥，形勢正在吃緊，蘇霜霜立即抽劍加入戰團。

岑三郎向江遠帆打了個眼色，雙雙取出兵刃助衞稼農，那一男一女見狀，知道討不到便宜，悻悻然向外堂跑去，衞稼農忙向岑三郎道謝。

岑三郎問道：「你可知道張菁菁的師弟是誰麼？」

「只知有此人，不知其名，聽說他以前追求過夫人，莊主表示，不許他們來往。」

「你可知道有個蔣肖龍？」

「略知一二，好像他要來做什麼總管，不過夫人沒立即答應。」

岑三郎急不及待地再問：「他如今在何處，你可知道？」

衞稼農搖頭道：「這個人我曾在莊外見過，莊主失踪後，由姓苗的引來的，夫人在林中跟他倆見面，當時小弟恰在林裏當值，不過隔得遠，看不清楚。」

岑三郎跺足道：「當真可惜！」

衞稼農反問：「少俠與他有仇？」

岑三郎尚未回答，便見一名雙劍莊的劍婢跑了進來，花容失色地道：「不好啦，周家寨的人馬攻到前林了。」

衞稼農道：「少俠與周家寨熟麼？可否請他們停止攻擊，咱們大部份都是被迫的。」

江遠帆道：「不過你們兄弟殺了不少周家寨的子弟，這樑子不容易化解！」話音剛落，便聞哨子聲，此起彼落。

衞稼農道：「咱們退守莊內，周家寨要想攻進來，極不容易，起碼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江遠帆道：「好吧，江某去勸勸表

弟！」衞稼農陪他出莊，岑三郎不想再見到周懷信和夏師傅，便留下來。

蘇霜霜道：「岑大哥，小妹帶你到前廳。」

岑三郎道：「在下殺了你們莊主夫婦，只怕……」

蘇霜霜笑道：「強敵在外，料不會有人敢對你不利，再說眞要有事發生，小妹也有辦法保你！」岑三郎這才跟她到前廳。只見廳裏已坐了許多男男女女，亂哄哄的，各自爭執不休。

岑三郎大喝一聲：「強敵當前，你們還吵什麼？大不了是些財物而已，何須爭執？大家商量一下辦法攤分，還有什麼麻煩？」

一個青年反問：「你是什麼人？敢在此窮嚷嚷？」

蘇霜霜道：「他是唯一可以幫咱們退兵的人，姓岑名明！」

那青年一臉不信之色，走前拍拍岑三郎的肩膊，問道：「小子，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岑三郎沉聲道：「放開手！」

那青年突然一拳向岑三郎的小腹擊去，誰知岑三郎早有準備，左臂一沉，五指如鈎扣住其手腕，右肱向後一撞，正中其小腹，那青年立即彎下腰，喪失了再鬥之力。

岑三郎手臂一振，將他甩開，冷冷地道：「齊弦是我殺的，張菁菁是我殺的，你們不是我的對手，在下來此亦無其他意思，只是來問幾件事而已，有我在此，料周懷信還會給我幾分薄面，放過諸位。」

這幾句話使得廳內的人全部靜了下來，蘇霜霜道：「其實咱們爲莊主倆夫婦辦事，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倆死了對咱們來說，實是一件好事。」

一個勇士接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如請岑少俠當莊主，未知諸位意下如何？」

岑三郎急道：「多謝好意，在下閑雲野鶴慣了，最怕有拖累，最多在此多留一二天便要走了，你們若要找個莊主，大可以另行推選。」

說着衞稼農已經回來，喜孜孜地道：「周家寨已經退兵了！」大廳內立即響起了一陣歡呼聲。

衞稼農大聲道：「今日大家能夠恢復自由，還得多謝岑大哥，今夜大家慶祝一下，不醉無歸，大家一場兄弟，日間的爭執不要放在心上，至於日後是聚是散明日大家一起商量。」

廳內又響起了一陣喝采聲，岑三郎待廳內稍靜才問道：「衞兄，江兄呢？」

衞稼農這才醒起，道：「江大哥回周家寨了，他和周寨主請你有空去周家寨玩玩！」他走前幾步，壓低聲音又道：「也許江大哥因爲以前的事，所以不想進莊，他對大哥還是十分尊敬，大哥，今晚你一定要留下來。」

岑三郎點點頭，衞稼農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大哥，我見到一個人看來十分面善……」他話還未說畢，已被蘇霜霜拉開，岑三郎見他話說一半，心頭雖急，見狀也不便再問。

這一夜，雙劍莊的勇士和劍婢雙雙對對，不斷飲酒呼叫，岑三郎見此情景，不期然又想起刁嬋來，只覺得內心空虛，腹內的腸子空空盪盪，沒處安放，他索性跑到後花園去。

深秋園內的花早已凋落，連月亮也躲在烏雲中，天地一片昏暗，岑三郎想得很遠，也想得很多……

次日，岑三郎被一陣拍門聲驚醒，他下床開門，却是蘇霜霜捧着洗臉水進來，道：「大哥先洗個臉吧，稍後丫頭便會送早點進來。」

「衞兄呢？」

「他跟兄弟們在廳內商量去留大事，今日便由小妹陪大哥您！」

岑三郎洗了臉，丫頭送一大盤麵條，和一盤餃子進來，又將洗臉水捧出去，岑三郎笑道：「在下怎吃得下這許多？」

蘇霜霜笑道：「還有小妹呢！」說着取出一根銀針，在兩盤食物上試了幾下，故意示意給岑三郎看。

岑三郎暗讚她聰明，道：「愚兄相信你，快坐下來吃！」

兩人坐下，蘇霜霜道：「大哥，咱們雖然一見如故，但到底相交不深，所以還是謹慎一點的好。」

岑三郎不想多說，低頭吃麵，吃飽之後，長身道：「愚兄要走了，祝你們夫婦，白頭到老，永遠……快樂平安！」

蘇霜霜一手拉住他的衣袖，道：「大哥，您不如留下來吧……您好像有很多心事，不知小妹能否替你分憂？」她說得誠懇無比，岑三郎心頭頓時通過一道暖流，他與張五郎等同門師兄弟，自小一起生活，反而沒有什麼感情，難道殺手都是無情？

「大哥，你在想什麼？小妹說錯了話麼？」

話音剛落，房門忽然有人推開，只見衞稼農興沖沖地走進來，道：「大哥，大家都願意留下來，並推選你當莊主！」

岑三郎吃了一驚，急道：「一定是你搞出來的，在下根本不想幹什麼勞什子莊主！」他抓起寶刀便向房門跑去。

「大哥！」衞稼農一手拉住岑三郎的手臂，道：「大哥，我想起來了，我昨日見到周家寨的夏師傅，覺得很面善，現在才記起來，他就是蔣肖龍！」

岑三郎大叫一聲，雙手緊緊抓住衞稼農的肩膊，「什麼？你說什麼？那姓夏的是蔣肖龍？胡說！蔣肖龍是個駝背的！」

衞稼農愕然道：「原來大哥認識他的……但是上次夫人的師弟帶他的確說他是蔣肖龍，還說他以前是一個什麼幫會的副幫主，也許是同名同姓也未定！」

岑三郎心頭一跳，看來衞稼農並沒有看錯，那麼上次自己狙擊的那一位蔣肖龍，又是什麼人？

岑三郎再也忍不住，鬆開手道：「如今在下更不能躭誤了，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衞兄，後會有期！對啦，快備一匹馬與我，日後有機會再談！」

＊　＊　＊

岑三郎策馬一口氣馳到周家寨，守門人認得他，立即引他去見周懷信。周懷信聞報親自出迎，喜道：「岑兄弟來得很快，是次多仗大力，使敝寨大仇得報，敝

寨上下無不感激，請進來！」

岑三郎急問：「寨主，夏師傅呢？」

周懷信見他情急，微微一呆，道：「夏師傅昨夜便已離開，岑兄弟有事找他？」

岑三郎急道：「他爲何突然離開？你可知道他眞名叫蔣肖龍？」

周懷信猶如丈八金剛，摸不着腦袋，江遠帆聞報趕來，道：「兄弟，你說誰是蔣肖龍？」

「就是夏師傅！他有信給張菁菁，要求雙劍莊收留他的，但不知後來他怎會投來周家寨！」岑三郎心頭一動，又問道：「他來周家寨有多久？」

江遠帆大叫一聲：「我知道了！原來夏曲這小子是來臥底的，怪不得張菁菁敢貿貿然來攻敝寨，又不許寨主將雙劍莊的地圖借與你看！」

周懷信臉色大變，問道：「表哥，你說什麼？小弟一句也聽不明白！」一頓又道：「進內再說吧！」他一把拉着岑三郎進去。

江遠帆仍在喃喃自語：「好小子，難怪他一見張菁菁被岑兄弟殺死，便臉色發白，又堅持要走！」

三人在廳裡坐定。周懷信急不及待地道：「此事到底如何，請岑兄弟仔細說一說，免得周某一頭霧水！」

岑三郎便將張菁菁的信給周懷信看，江遠帆問道：「兄弟，這姓蔣是什麼來路？」

「聽說他是東海金鯉帮的副帮主，後來不知怎樣被金鯉帮視爲叛徒！」

江遠帆再問：「那此事與兄弟有何關係？因何這般緊張？」

岑三郎心頭一跳，道：「在下有位朋友死在蔣肖龍手下，我早想替他報仇，可惜不認識蔣肖龍，又不知其下落，若非衛稼農認出他來，至今尚不知道！」當下又將張菁菁的師弟引蔣肖龍去雙劍莊，在林中密商，爲衛稼農聽到，並在昨夜認出他的臉目說了一下。

江遠帆跺足道：「可惜衛兄弟今早才告訴你，否則昨夜咱們便不放過他！嗯，他到敝寨才三個多月！」

周懷信邊將信交還岑三郎邊額手稱慶。「幸好岑兄殺死了張菁菁那婆娘，否則後果眞難以想像！岑兄對我周家恩重如山，在下也不知該如何謝你！」

岑三郎道：「在下殺張菁菁只爲自己雪恨，若說對貴寨有恩，那只是巧合而已，不必言謝！他什麼時候離開的，可知去何處麼？」

周懷信道：「咱們一離開雙劍莊那片樹林，他便請辭，說雙劍莊已消滅，敝寨已用不着他，周某力加挽留，他答稱去洛陽找朋友，堅決離開，在下沒奈何，只好送了一封銀子與他，就此分別！」

岑三郎長身道：「在下也得告辭了！」

周懷信道：「岑兄這次到訪，好歹也得多住幾天，待敝寨盡一盡地主之誼……」

岑三郎截口道：「在下報仇心切，待江湖事了，再來打擾周寨主和江兄！告辭。」他態度堅決，周懷信知道留不住，便送了一封銀子，外加一袋乾糧。岑三郎不悅地道：「在下不是來打秋風的！」

周懷信道：「岑兄不收下，在下心中難安！」

「那我就取乾糧吧，銀子留下來，他日在下來訪時買酒喝！」

周懷信和江遠帆送至門外。江遠帆道：「兄弟，那廝狡猾，他說去洛陽，也許是去開封也未定，不可當眞！」

岑三郎揮揮手，雙腳緊挾馬腹，急馳而去，心中却不斷琢磨着江遠帆的話，覺得大有道理，既然蔣肖龍未必去洛陽，那麼天下茫茫，可不知去何處尋覓了！忽然心頭一動：「我割下了張菁菁的首級，正要拿她來當祭品，怎地忘記了？」

＊　＊　＊

岑三郎再度到許巧娘家，他先把客房打掃一下，然後取了香燭菓品和張菁菁的首級，到許巧娘墳前拜祭，喃喃禱告：「姐姐，弟弟對不起您，對不起你全家，奈何大錯難以彌補，如今唯有先以張菁菁的人頭作祭品，望姐姐一家亡魂得以安息！」

他獨自在墳前坐了許久，雖然殺了張菁菁，但心情仍然難以平靜。天色漸晚，樹梢歸鳥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更擾人心神，岑三郎只好回去。

他燒了點開水，便在廳裡啃着乾糧，忽然想起一件事，連忙拿出火摺子點燃了油燈進許巧娘生前的寢室。

火光下，墻上的血字仍然觸目驚心，岑三郎連忙展開張菁菁的那封信來，仔細比較着，覺得墻上的血字筆跡，與信上的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怎麼一回事？若墻上的字不是張菁菁所留下的，那麼許巧娘一家五口，也不是死在她劍下的了！

岑三郎忽然又發起抖來，再回憶自己殺張菁菁前她的反應，她分明還不知齊弦已死，既然如此，又怎會來殺許巧娘洩恨？

殺死許巧娘一家五口的兇手不是張菁菁，那又是誰？

岑三郎體內又翻上那股令人疲乏欲死的感覺，他想不通許巧娘會有什麼仇家！唯一的解釋，便是兇手殺錯了人！但這個理由連他自己也覺得牽強！

岑三郎忽然拋下油燈，如一陣風般沖出門去，一口氣跑到許巧娘墳前，乾嚎着道：「姐姐，你若亡魂未散的，請報夢與小弟知，到底是誰殺死你的！」不知爲何，他忽然痛哭起來，一哭便收不住聲。

黑暗之中，忽然有一道黑影迫近，但岑三郎的耳朵只聽到自己的哭聲，而聽不到黑影的脚步聲。

黑影走近岑三郎身後四尺然後停定，慢慢將長劍抽了出來，長劍一出鞘，他動作突然加快，閃電般一劍刺出，彷如長虹貫日！

也不知是岑三郎久經訓練而有一種特殊的感應能力，抑或許巧娘有靈，這刹那，岑三郎突然瞿然一醒，頭也不回，身子突然向側歪倒落地！

「錚」的一聲響，劍尖刺在墓碑上，石屑四濺，亮出了幾點火星子！

那人一劍落空，第二劍一落，將劍當作鋼刀，直砍下去，但岑三郎已飛身滾開

，左掌在地上一拍，一曲腰，身子已矯捷如貍貓地跳了起來，同時右手已握住了刀！

那人一偏身，第三劍斜刺，直取岑三郎的心窩！岑三郎驀地大叫一聲：「是你殺死姐姐的！」他鋼刀一揮，刀刃砍在劍脊上，登時將劍撞開！

這一刀力度極猛，那人長劍幾乎把握不住，連忙借勢轉了半圈，面對岑三郎，長劍如風，連攻三劍。

岑三郎見那人臉上蒙着黑布，更認定他是殺死許巧娘的兇手，氣往向上沖，竟不將對方那三劍放在眼中，射進劍網中，人如穿花蝴蝶般，避劍而進，手中鋼刀急攻對方，招招毒辣！

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大寒敵胆，那人登時有了怯意。岑三郎得勢不饒人，爭得先機之後，攻勢更加凌厲，揮得急處，直如狂風暴雨般，那人幾曾遇過這種對手？心生畏懼，更加不行，不斷後退。

岑三郎嘶聲道：「今夜若讓你逃掉，我便自刎！」

那人一驚之下，脫口道：「這是誤會，我並無殺死你姐姐！」

岑三郎手腕一翻一沉，「噹」的一聲，刀口用力砍在劍背上，濺起一蓬火星子，那人分神之下，冷不提防他用力如此兇猛，五指一鬆，長劍登時跌落地上！

岑三郎如豹子一般標前一步，鋼刀架在其脖子上，左拳同時擊在其小腹上！

這一拳力度更猛，那人應聲倒地，只覺內腑似要倒翻過來，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岑三郎一手扯下其蒙面巾，再一脚將他踢翻在地，嘶聲道：「快說，你為什麼要殺死我姐姐一家？」

那人張大了嘴巴像離水的魚兒般，只有喘氣的能耐，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岑三郎一脚踩在其胸腹處，喝道：「你到底說不說？少爺有一百種辦法，教你開口，你信不信？」

不想這一脚竟然幫助了那人，體內翻騰的感覺消失之後，反能開口。「我根本不知道你姐姐是誰，又怎會殺她一家？這是誤會！」

「放屁！那你為何要殺我？」

「我……我因為，因為……」

岑三郎忽覺得他的聲音頗為耳熟，問道：「你到底是誰？」

「夏……夏曲！」

岑三郎忽然狂笑起來，笑聲一止，忽又一把將他扯了起來，睜大雙眼在他臉上看了幾眼，道：「不錯，果然是你！快說，你為何要殺我？是誰派你來的？」

「是因為你破壞了我的好事……」夏曲結結巴巴地道：「你……殺了？殺，殺了張夫人……」

岑三郎一提膝，又擊了他一下，將他拉出林外，這才發現許巧娘家已成火海，原來他剛才摔爛油燈，火種未熄，隨燈油流竄，反引起了大火。岑三郎雙眼閃過了一股殺氣，左拳又在他身上狠狠地擊了幾拳，咬牙道：「都是你惹來的！」

夏曲痛得咬着牙呻吟似的道：「你有種的……便殺了老子吧……折磨人算得什麼……英雄！」

岑三郎左手五指緊緊抓住其胸膛，用力搖晃着他的身子，嘶聲道：「你是夏曲？你有種的便說出眞姓名來，那才有點英雄氣概！」

夏曲道：「不錯！夏曲是老子的化名！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蔣名肖龍，乃原是金鯉帮的副帮主，如今落了難才會落在你這小子手中，夫復何言？」

岑三郎猛吸一口氣，力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沉聲道：「蔣肖龍，假如你不是兇手，又能答覆少爺幾個問題，說不定我今夜不殺你，還會放你！」

蔣肖龍悻悻然地道：「我根本沒殺你姐姐一家！說眞的，老子已有兩三年未殺過女人了，假如有一句虛言，便教我粉身碎骨，無葬身之所！」

岑三郎見他發下毒咒，臉色稍霽，道：「你聽清楚問題：你在元月下旬，可曾去過伏牛山摩天嶺下的黑松林？」

「沒有！我蔣肖龍今生尚未踏過漢水之北半步，又怎會去什麼黑松林？」

岑三郎沉吟一下，又問：「你是什麼時候離開金鯉帮的？因何離開？」

「今年春離開的！」蔣肖龍咬牙道：「是被帮主的愛妻小玉迫走的！那淫婦偷漢，被我發現，反在帮主面前誣告我調戲她，帮主信以為眞，幸好念我替金鯉帮立下不少功勞，所以只將我逐出金鯉帮，而不殺我！」

「離開金鯉帮又去過什麼地方？」岑三郎再問：「你怎會認識張菁菁的苗師弟？」

「我是去九江口無意中結識苗常熟老兒的，他知道我的遭遇之後，十分同情我，自告奮勇，欲介紹我到雙劍莊當總管。我想自己無端端惹了一身臭名，在江湖上甚難立足，且雙劍莊威名遠播，若能當上總管，也不弱於金鯉帮的副帮主，此乃我出烏氣的良機，便欣然答應。」

說到此，蔣肖龍吸了一口氣方續道：「不料張夫人說齊莊主不在家，她不便在此時收留我，但請我到周家寨臥底，待她攻打周家寨時，內應外合，一舉殲滅周家寨，屆時我這個大總管便坐定了！

「我心想無功不受祿，人家絕不會無端端請自己當總管，又想借雙劍莊之力，他日回金鯉帮殺了小玉那賤人，以洩心頭大恨，所以一口應允！」

岑三郎冷冷地道：「你滿懷希望，誰知給我一刀粉碎，所以恨不得殺了我，而悄悄跟着我是不是？」

蔣肖龍頹然一嘆。「如今我落在你手中尚有何話可說，你乾脆給我一刀吧！」

岑三郎想了一下，又問道：「你在路上除了將自己的遭遇告訴苗常熟之外，尚有誰知道？」

「一個也沒有，當時咱們是在慶陞客棧裏……」

岑三郎鬆開了手，道：「我言出必行，你雖欲殺我，但我已打傷了你，如今你走吧，以後最好別跟着我！」

蔣肖龍看了他幾眼，跟蹌地走出村去。

岑三郎轉身望着火海，許巧娘那棟房子已全陷於火海中，料不久便將化為一堆灰燼，但岑三郎的煩惱尚方興未艾。

忽然岑三郎心頭一動，轉身向村口跑去。

嚴懲首惡 寬恕協從

「蔣肖龍、蔣肖龍！」岑三郎邊跑邊嚷着。「你不用怕，在下只想問你幾句話！」可是不知蔣肖龍已走遠了，還是故意躲起來，由村口望去，不見一個人影，亦無人應他。

岑三郎越跑越遠，喊叫不絕。「苗常熟如今在何處，你可知道？蔣肖龍，你再不出來，便殺了你！」這句話實在有語病，不過正好反映他心情之焦急。他暗怪自己太過大意，居然問漏了最重要的問題！

岑三郎一口氣跑了六七里路，叫得喉嚨沙啞，都沒有結果，他暗嘆一聲，跳上一棵大樹歇息，他想不到上次狙擊的那個人，居然不是蔣肖龍，那麼他是誰，又爲何要假扮蔣肖龍？

這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安排？是鐵羅漢資料錯誤，是鐵羅漢中了別人的計，還是他自己導演的好戲？

岑三郎想到此，身子又發起抖來，他心中暗道：「簡直胡思亂想，老頭子爲何要陷害我？我與他又沒有深仇大恨！」

他心神不定，良久又忖道：「不知老頭子如今在何處？我如今該去找他，還是自尋生活？」這個問題纏繞着他，使他無法平靜下來，加上連日來情緒激動，問題尚未尋到答案，已沉沉睡着了。

待得岑三郎醒來之後，天已大亮。遠處官道已有不少行人來往，岑三郎跳落地，慢慢走回許巧娘家，把坐騎找到，然後上鞍。他心中委決不下，該去何處，便任由馬匹作主，誰知那馬下了山之後，便向北馳去。

岑三郎恐被人認出其臉目，惹來麻煩，因此在路上易了容，由於他心目中沒有目標，故此任由坐騎慢慢前進，走了好幾天才到達南陽府，此時天上忽然下起大雨來。

南陽在伏牛山南，四周河流密佈，土地肥沃，是個大地方。大雨過後，路途泥濘，岑三郎決定在這裡住幾天。他在錢莊裡兌了些銀子，便到南陽客棧投宿。

岑三郎開了一間清靜大房，仔細洗了一個澡，心有牽掛，無心飲食，便着小二送了一碗麵湯到房裡吃，吃了之後便上床歇息。

他在路上幾天，都沒有好好地睡過，按說如今應該好好睡一覺，但不知爲何，依然沒法入眠。一閉上眼，幾個念頭便在他腦海中翻騰。

眞假蔣肖龍這件事到底有什麼秘密？鐵羅漢在這件事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自己要不要實行諾言，再替他做一宗生意？

刁蟬去那裡？她是不是眞的與自己決裂？

時間慢慢流逝，這幾個問題仿如走馬燈般在他腦海中轉個不停，岑三郎忽然想喝酒，正想呼小二打酒，忽聞屋頂上有輕微的踏瓦之聲，有夜行人！

岑三郎心頭一跳，連忙抓起床頭的寶刀，一翻身而下了床，屋頂上的脚步聲亦遠去，岑三郎暗笑自己胆怯，仍然躺上床。

忽然窗外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是什麼鼠輩，給老夫滾出來！」

岑三郎重新下床，推開窗子，只見斜對面那間房的窗子也推開，雨雖已停，但烏雲遮月，大地一片漆黑，中間又隔着一座花園，看不到對面房內的情景。對面那扇窗子忽又關上，岑三郎也想關回窗子，忽然對面那間客舍，傳來一聲低吼，按着「嘩啦啦」一陣聲响，窗櫺破碎，先後射出兩道人影來！

前面那人肩頭落地，在地上一滾，彈跳起來，右臂一長，已多了條長鞭！長鞭如蛇，「劈畢」一聲，向後面那道黑影纏去！

那黑衣人反應也快，脚尖一點，已躍上一座假山，使長鞭的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長鞭隨勢橫掃！這時候，岑三郎才發現他後背有血跡，顯然受了傷，但傷勢又絕對不重，否則身子不會如此俐落！

假山上那黑衣人手抱長劍，未待長鞭掃到，突然自假山上躍下，抱劍射向使鞭的！

兵器上有云，一寸短一寸險，又謂長兵器利於遠攻，短兵器利於貼身搏鬥，鞭長劍短，黑衣人若不近身，只有挨打之份兒，他這一着是使對了。

使長鞭的長鞭一時收不回來，又來不及後退，百忙中只見他左手一翻，已多了一把一尺八寸的短刀！短刀及時一橫，恰好將劍撞開，再一翻腕，反砍對方的脅下！

一招兩式！使來兇險又精妙，使劍的黑衣人驚噫一聲，急退兩步；使長鞭的，一偏身扭腰迴鞭又抽黑衣人的後背！

岑三郎雖然看不到其臉目，但心中已猜到一個人，暗道：「想不到『刀鞭雙絕』公孫隱會在此！咦，那人是誰，竟敢向他挑戰？」可惜黑衣人臉上蒙着布，看不到其臉目。

黑衣人似料不到對方武功如斯超卓，一刀一鞭，一短一長，一硬一軟，兩件截然不同的兵器，在他手中使來，居然如臂使掌，攻守兼備，黑衣人大概知道不敵，因此不斷後退。

公孫隱輕笑道：「好朋友，你既然胆敢動老夫的主意，便別脚底抹油，事實上除非你留下人頭，否則也跑不了！」

黑衣人一柄長劍展盡所能，兀自守多攻少。此刻兩人的打鬥聲已驚醒了客棧中人，紛紛出房探視。公孫隱大聲道：「老夫公孫隱在此跟好朋友印證武功，若與他無關者，請即回房，否則有任何意外，後果自負！」

那些旅客一聽公孫隱之名，不敢逗留又紛紛回房，岑三郎仍站在窗外觀戰，看得津津有味。

公孫隱被譽爲湖廣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虛傳，那黑衣人鬥了五六十個回合，已是岌岌可危。公孫隱喝道：「快報上名來，老夫不殺無名之輩！」

黑衣人不吭一聲，忽然不顧一切，揮劍急戮公孫隱的胸膛，他簡直不要命，全不顧公孫隱向他小腹刺去的短刀，但求與對方同歸於盡！

公孫隱已穩操勝劵，豈肯與他拚命，他斜飛幾步，手腕一抖，長鞭突然回抽，

黑衣人那一劍用力太盡，身形未及轉換，但聞「啪」的一聲响，後肩已被長鞭抽着，發出「嚶嚀」的嬌呼聲！

公孫隱訝然道：「你是娘兒？」

岑三郎左掌忽然在窗台上一按，跳了出去，弓着腰悄悄向公孫隱逼近。黑衣人中鞭之後，嬌呼道：「姑奶奶跟你拚了！」

公孫隱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老夫可無憐香惜玉之心，你再不揭底，可要痛下殺手了！」他早已有十足的把握將對方殺死，是以攻勢稍緩，迫對方說出底細和暗殺的目的。

岑三郎此刻已潛至假山後，正好公孫隱在假山之前，雖然他背向着假山，但岑三郎仍然不敢大意，閉住呼吸，待公孫隱退後，才突然躍出，揮刀向其後背砍去，同時叫道：「蟬妹快退！」原來那個黑衣人正是刁蟬！

公孫隱也厲害，聞得背後有風聲，及時卸肩轉身，左手短刀反手戳出，岑三郎一閃身，已與刁蟬並肩而立。

公孫隱冷笑一聲，道：「原來還有幫手！哼哼，一齊上吧，老夫可不將你倆放在眼中！」

岑三郎冷冷地道：「公孫先生是明白了，你能佔到便宜，乃在於長短輭硬兼施，若果我們兩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每人只專心對付你一件兵器，未知你在受傷之後，尚能支持否？」

公孫隱心頭一懍，嘴上仍不退讓，長笑道：「兩位何不試試？」却不搶先出手，岑三郎知其心意，悄悄拉住刁蟬。

刁蟬拂開他的手，道：「那還不動手？」

「蟬妹，算了吧！你已受傷，咱們走吧！」

刁蟬道：「要走你自己走吧，本來就無人叫你來！我是生是死與你何干？」

公孫隱嘿嘿笑道：「對呀，小子你何必自作聰明，人家根本不要你！」話未說畢，刁蟬已首先揮劍向公孫隱攻去，公孫隱冷笑一聲：「冥頑不悟，老夫樂得送你上西天！」他刀鞭齊施，刁蟬根本攻不進去，岑三郎沒奈何只好撲前與刁蟬合鬥公孫隱。

公孫隱以一敵二，抖擻精神，極力爭取主動，但岑三郎武功和經驗均在刁蟬之上，要取勝談何容易，三人呈膠着狀態，一時間難分勝負。

岑三郎忙道：「蟬妹，你退後，只對付他的長鞭，短刀由我應付！」

刁蟬依言退後，低聲道：「你小心！」誰知道她一退後，公孫隱右臂忽然往內一拉，但聞「啪」的一聲响，長鞭悄沒聲色地倒抽，在岑三郎後背抽了一記！

岑三郎一時大意，被其抽個正着，但覺背後火辣辣地疼痛，人亦向前一俯，公孫隱得勢不饒人，左手短刀立即向其心窩戳去！

岑三郎連忙退後，誰知道一退後，正中公孫隱之計，他右手長鞭一圈，在岑三郎頭上盤旋，岑三郎受傷之後，不敢抵擋，急向旁跳開，公孫隱手起鞭落，忽然抽在岑三郎背後的刁蟬身上！

刁蟬因爲視線被阻，是以待她看清楚長鞭已閃避不及，被抽個正着，痛得她尖叫起來。

岑三郎心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大喝一聲，飛身向公孫隱撲去。「老匹夫，少爺與你拚了！」

公孫隱冷哼一聲，長鞭一落，又向岑三郎抽去，岑三郎也不知那來的勇氣，左手一抄，抓住長鞭，寶刀挾風向公孫隱頭頂劈落！

公孫隱左手短刀一翻，將鋼刀架住，但岑三郎手腕一翻，第二刀再砍去，狀甚瘋狂，全不將自身的危險放在心中。

公孫隱大驚，短刀連擋七招，竟無還手之機，而左手長鞭已掙不脫，他倏地飛起一脚，向岑三郎小腹踢去，岑三郎見脚影一閃，不期然亦飛起一脚，兩脚相撞，公孫隱力大，岑三郎蹬退了兩步，但因左手抓住長鞭不放，因此一借力，又撲上去，公孫隱正好一刀向其左臂砍下去！

岑三郎似乎看不到，寶刀只顧砍殺，公孫隱手心淌汗，連忙收刀收架。說時遲，那時快，刁蟬已衝了過來，長劍急刺公孫隱的後背！

公孫隱沒奈何，只好鬆開左手，棄了長鞭，向側斜飛，他失去長鞭，自知不敵，再躍起，脚尖在假山上一點，躍上屋頂，臨走時丟下一句話：「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日後有機，老夫還要請兩位指教！」武林中人喜說反話，這是說明彼此之間的樑子已結定，將來見面除了以武力解決之外，別無他法。

岑三郎吸了一口氣，轉頭問道：「蟬妹，你傷得如何？快走吧，要不他若有同黨便麻煩了！」刁蟬忽然投進岑三郎懷中，飲泣起來。岑三郎心頭怦怦亂跳，顫着聲道：「蟬妹，你……快走吧！」他連拉帶扯，把刁蟬拖出客棧。

岑三郎一直把她拖出城外。刁蟬氣喘吁吁地道：「三哥，你傷得如何？」

「沒事，你呢？」

「小妹也沒事。你怎會在客棧內？」

「我沒處好去，不料在這裏遇到你。蟬妹，我……我不知道該去那裏找你……」

刁蟬又嗚咽道：「今夜若不是碰到你，小妹以後已見不到你了！」

岑三郎忽然自喉底迸出一句話來：「也許咱們有緣吧……否則今夜也不能相會！」

「三哥，我，我還是殺手，你，你不嫌我了麼？」

岑三郎心情十分矛盾，他痛苦地呻吟了一聲，道：「我不知道……愚兄不希望你當殺手，因爲上得山多終遇虎，這句老話必有眞理，再幹下去，實不會有好結果！」

「假如小妹擺脫不開，那，那又如何？」

岑三郎自顧自說下去。「我曾勸自己將你忘記，可惜我辦不到，一閉上雙眼，眼前便現出你的倩影……所以愚兄心情十分矛盾！」

刁蟬哭泣道：「三哥，小妹也是……我也是沒法忘記你，你知道麼？我一離開你，便一直在後悔，担心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天幸今夜教小妹……三哥，你不會恥笑我吧？」

「愚兄深感榮幸，又怎會恥笑你！」岑三郎將刁蟬緊緊抱住。「蟬妹，剛才在客棧內，你為何要撐走我？」

刁蟬嬌羞地道：「誰教你這般無情……」稍頓又道：「幸好你不是眞無情！」她伸手撫摸岑三郎肩上的鞭傷，柔聲問道：「你痛不痛？」

岑三郎搖搖頭，問道：「是妳娘要妳殺公孫隱的？」

刁蟬點點頭反問：「這些日子，你是怎樣渡過的？」

岑三郎一口氣將別後之情況全告訴刁蟬，刁蟬吃驚地道：「什麼？有兩個蔣肖龍？」

「在黑松林出現的，那一位是假的！」岑三郎道：「愚兄至今尚未弄清楚，他是誰假扮的，又為何要假扮蔣肖龍！蟬妹，你幫我調查好不好？」

刁蟬臉上泛出憂色，澀聲道：「三哥，小妹很想跟你在一起，不過……」

「因為你娘不許對不對？其實你已替她殺了不少人，就算養育之恩，亦已報答了，難道不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要不，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住下來，江湖上的事，什麼也不管！」

刁蟬忽然道：「三哥，恕小妹大胆妄猜，那個假蔣肖龍可能是……」

「愚兄不管這種閑事，你快點答應我！」

話音剛落，林外忽然有人道：「好小子，居然敢勾引黃花閨女！」

岑三郎吃了一驚，料不到讓人走近，偸聽了話，自己還毫無所覺，當下立即喝道：「是誰？滾出來！」

刁蟬突然用力掙脫岑三郎的雙臂，只見林外走進一個中年婦人來，臉目姣好，風韻猶存，看得出年輕時，必是位美人！

岑三郎見她面龐五官與刁蟬有幾分相像，心頭有點明白，結結巴巴地道：「你，你……」

「不用你呀我的了，以後不許你再來找蟬兒，否則姑奶奶絕不饒你！」

刁蟬走前叫道：「娘，今晚若非他相救，女兒已經見不到你了！」

中年美婦冷冷地道：「若非如此，娘怎還容得了他！蟬兒，咱們走吧！」

岑三郎踏前幾步，道：「前輩且慢！」

中年美婦回首道：「有何指教？」

岑三郎豪氣頓生，大聲道：「你枉為人母，為何逼女兒當殺手？她已替你殺了不少人，你還不放過她？你到底要她再替你賣多少年命？」

中年美婦怒道：「閉嘴！這是我的家事，與你無關，今日若非瞧在蟬兒的份上，姑奶奶早已出手教訓你了！」

岑三郎氣往上沖，狂笑一陣方道：「天下無奇不有，但像你這樣逼親生女兒當殺手，而毫不為女兒着想的母親，還是第一遭遇到，你眞是枉為人母！」

語音剛落，中年美婦忽然向岑三郎飛射過來！她輕功十分了得，也不見她如何作勢，黑影一閃，已至岑三郎身前，手腕一翻，手掌橫掃，「叭」的一聲，岑三郎左頰已吃了一巴掌！

岑三郎如火燎心，倏地抽刀而出，，道：「老妖婦，少爺今日便領教一下你的武功！」他此刻心中只有恨，出手毫不猶疑，一口氣攻了五六刀，中年美婦也不抽出佩劍，她穿花蝴蝶般，在刀隙中進退，岑三郎的鋼刀居然連她的衣角也沾不到！

刁蟬急得淚花亂轉，不斷地叫道：「娘，三哥，你們快停手！」

岑三郎道：「除非她讓你跟我走，否則我不會停手！」

「那姑奶奶只好送你上路了！」中年美婦想反攻，但說話分神，反讓岑三郎的鋼刀將其一隻袖管劈了下來，惱羞成怒之下，抽出長劍道：「小子目中無人，今日教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她一劍在手，立即展開反攻，岑三郎夷然不懼，見招破招，還伺機反攻，鋼刀霍霍，舞得風雨不透，中年美婦一時之間也佔不到便宜，岑三郎之造詣，頗出她意外，連連發出輕咦之聲。

「小子，還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免得後悔！」中年美婦忽將劍勢放緩，給機會岑三郎反攻。

刁蟬站在一旁不敢出手格開他們，一個是愛郎，一個是娘親，任何一人受傷，都非其所願，左右為難之下，唯一可做的只是勸他們停手。

「小子，你師父是誰快說！」

岑三郎喝道：「待你死後少爺自然會告訴你！」

中年美婦怒道：「眞是不知好歹，姑奶奶只好送你赴黃泉！」

刁蟬知道母親動了殺機，忽然腦海中靈光一閃，計上心頭，將劍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道：「娘，三哥，你們再不住手，我只好自刎了！」

岑三郎大驚，急道：「萬萬不可！」虛晃一刀，倒飛丈二，中年美婦也收劍退後。

就在此刻，林外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公孫兄，林內有人打鬥，咱們進去看看！」

中年美婦吃了一驚，拉着刁蟬的手，向林內馳去，低聲道：「快！」

岑三郎冷冷地道：「妖婦，你也知道害怕麼？」

中年美婦道：「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你休想得到我女兒，別跟着來！蟬兒，你再不使勁跑，娘只好停下來先殺了他！」

刁蟬心頭吃驚，知道母親脾氣乖張，說得出辦得到，連忙吸氣提身，極力向前跑，口中道：「三哥，咱們來生再見吧！」

眨眼間出了樹林，只見那裏停着一匹馬，料是中年美婦帶來的，她提着女兒跳上馬背，策馬向前急馳，岑三郎追之不及，口中吐出一大串髒話！

* * *

岑三郎知道刁蟬沒法擺脫她娘親，與自己雙棲雙宿，失望之情，不言而喻，如今他還有什麼樂趣？一個人找個清靜的地方，孤獨地等死。

天亮之後，天上又下雨了，岑三郎仿似未覺，雙脚機械式地搬動着，到後來雨越下越大，岑三郎見路旁有條小村，便進入避雨。

鄉下人一般比較淳樸熱情，殷勤招呼。那主人姓李，五十多歲，兒子已成親

，一家人正在廳內閑扯，驟有人客至，似乎添了許多樂趣，又捧茶又捧酒，老李還道：「小哥，你衣衫已濕，不如除下來烤一烤。阿牛拿你的衫給他換上！」

岑三郎忙道：「不必了，等下雨停在下便離開。」

「小哥何必客氣，今天便留下來吧！」

岑三郎見老李一家如此熱情，便答應老李，換了衣服，却毫無莊稼漢的氣質，顯得怪模怪樣的，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他以為天晴便離開，誰知雨到午後還不停。

心情沮喪，却要跟老李一家虛與委蛇，十分無聊討厭，幸而黃昏前雨便停了，岑三郎立即告辭，老李一家雖然熱情挽留，但岑三郎仍不顧而去。

岑三郎出了小村繼續前進，直至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是往南走，也許下過大雨，所以路上不見有行人，這正合岑三郎的心意，他行屍走肉走了一程，忽然石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公孫隱！

岑三郎大吃一驚，公孫隱冷冷地道：「小子，今次你插翅也難飛了！看看後面！」

岑三郎回頭望去，只見背後也有兩個人，年紀都已不小，一個是道人，另一個是胖子，衣着十分華麗，但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不問而知都是高手！

岑三郎暗罵自己該死，讓人釘梢也不知道，却故作大方地道：「公孫先生要對付在下，何須請人助拳？」

公孫隱道：「你不是老夫的目標，不過若你不供出那小妮子的下落，老夫只好用强了！」

岑三郎道：「你應該知道她跟在下鬧翻了，如今在下也不知道她在何處！」

「這句話只能騙騙三歲孩子，但老夫今年已經六十三歲了！」

公孫先生不相信在下也無辦法！」岑三郎苦無退身之計，只好用拖延之策。「不知公孫先生如何找到在下的？」

背後那個胖子道：「這得多謝老天爺幫忙，咱們追不到那匹馬，回頭來再循脚印找尋，仍能跟上你！哈哈，不過如果你不留在老李家作客，也許咱們還是要失敗！嘻嘻，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在下與公孫先生無仇無怨，根本無須躲避，否則也不會讓你們跟上！」

公孫隱道：「少廢話，快說，那妮子是什麼來路？」

「在下受過其恩，昨夜見她勢危救回她一次，其他的實在無可奉告！」

那道人道：「公孫施主，這廝看來也是名殺手，不必與他磨菇，擒下他不怕他不開口！」

公孫隱道：「請兩位為公孫某押陣，待公孫某不敵方請兩位動手！」言畢長鞭首先出手。

岑三郎處於這種情況之下，唯一的辦法便是拚命。他鞭傷未癒，行動時牽動傷口，頗受制肘，不過他夠狠，咬住牙亡命進攻。

公孫隱勝券在握，好整以暇，有意先消耗其體力，因此不與岑三郎搶攻。「小子，你又何必作賤自己？那娘兒是名殺手・你鍾情她也還罷了，又何須替她受苦頂罪？」

岑三郎不哼一聲，鋼刀攻得更急，五六十招過後，銳氣稍洩，公孫隱便展開反攻。

忽然石後傳來一個聲音：「公孫先生大名鼎鼎，欺侮一個後生小輩，傳出去不怕天下人恥笑？」

胖子喝道：「是那位鼠輩？還不滾出來！」

只見石後轉出一位和尚來，哈哈笑道：「原來是慕容莊主，別來無恙？」

那胖子正是慕容莊莊主慕容鑑。見到和尚微微一怔，問道：「大師便是那自號閑雲的野……」底下那和尚兩個字終不敢說出口。原來閑雲和尚出自少林寺，後來却離開少林，四方遊歷，行事脫俗，雖為出家人，但不戒葷不戒酒，更不戒殺生，不過他所殺的人都是十惡不赦之輩，是以在武林中享有極高之聲譽，即使九大門派的掌門人見到他也禮讓三分！

閑雲笑嘻嘻地道：「不錯，正是我野和尚！白松牛鼻子，一別十數載，未知近況若何？」

「貧道托賴，生活尚過得去！」

閑雲忽然對岑三郎道：「小子，公孫先生是武林中有名高手，你有機與他切磋武藝，必須盡全力！」

岑三郎實不知道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是什麼來路，不過視其言行，則分明護着自己，當下道：「弟子曉得，請師父指點。」

公孫隱三人吃了一驚，料不到岑三郎是閑雲的徒弟，此事可大可小，弄個不好，與閑雲和尚撕破了臉皮，麻煩不小。正在驚詫之際，又聽到閑雲道：「和尚早已告誡過你，不許稱我師父，和尚從來不收徒弟！」

岑三郎急道：「我是你的記名弟子，你便是我的記名師父，稱師父有何不對？」

「別囉嗦，和尚正要帶你去苗疆找金花婆婆她倆師徒玩幾招，你們要砌磋到什麼時候？」

慕容鑑連連向公孫隱打眼色，公孫隱忙抽身退後，道：「大師，公孫某與令徒有點誤會，不過……」

閑雲道：「既然誤會已經冰釋，你又何須多言？我這徒弟頑劣得很，待和尚赴金花婆婆之約後，再帶他來請你教訓教訓！」

公孫隱連聲不敢，閑雲道：「今次時間緊迫，無暇多聚，更不能與三位暢飲，他日事了再來叨擾三位幾杯，嘻嘻，咱師徒告辭了！」

白松道人道：「預祝大師馬到功成，為中原武林爭光！」公孫隱與慕容鑑亦奉承了幾句，閑雲却不理他們，拉着岑三郎的手便往前跑去。

公孫隱望着他倆的背影，搖頭道：「想不到咱們花了一日一夜的工夫，到頭來一場空！」

慕容鑑道：「其實公孫兄剛才大可以將那小子與女殺手勾結的事告訴他。」

公孫隱道：「也說不上他與女殺手勾結，那女子剛才的話你們都聽見了，事實

上昨夜他一直勸那女殺手離開客棧！」

白松問道：「兩位施主可曾聽人說過，閑雲收徒弟？」公孫隱和慕容鑑同時搖頭。白松又道：「這就有點奇怪了！」

公孫隱道：「那又有何奇怪？這野和尚四處亂跑，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誰知道他的近況？」說罷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馬蹄聲乃由近而遠。

白松叫了起來，道：「不好，咱們中計了！聽說閑雲從來不騎馬，什麼原因貧道不知道，只知道他對人戲稱乃白馬轉世，故絕不騎馬！貧道與他只有七八載未見過面，並非十數載！」忽然背後又有馬蹄聲傳來，三人立即轉頭望過去。

＊　＊　＊

岑三郎被閑雲和尚拉着奔跑，但覺兩邊樹木急速地向後掠，看看離開已遠便道：「多謝大師相救，請放下在下，救命之恩感激不盡！」

閑雲和尚沉聲道：「少說話，尚未離開險境！」他撮唇一哨，只見一匹黑馬迎面跑了過來，閑雲拉着岑三郎躍上馬鞍，那馬洒開四蹄向前急馳。

岑三郎鼻端忽然嗅到一股熟悉的體臭，吃驚地道：「你，你是老頭子？」

閑雲哈哈笑道：「不錯！老夫的易容技術又有進步了吧？連你也瞞過！」原來他根本就是鐵羅漢所假扮的！

岑三郎如陷落萬丈深淵，料不到自己還是翻不出鐵羅漢的掌心，鐵羅漢冷冷地道：「老三，你準備如何報答老夫救命之恩？唉，看來你還是離不開老夫，就像魚離不開水般！」

岑三郎道：「不管如何，我都不再幹殺手了！」鐵羅漢忽然一撥馬首，馳進一座樹林，跳落地上，岑三郎亦慢慢跳落地。「上次在黑松林……」

他話說至一半，忽然止住，原來他想起昨夜刁蟬的一句話：「三哥，讓小妹大胆妄猜，假扮蔣肖龍的是……」他心忖刁蟬還認識誰？這剎那，岑三郎一顆心忽然狂跳起來。

鐵羅漢見他臉色不對，問道：「什麼事？爲何不說下去？」

岑三郎大叫一聲：「不錯一定是你！是你假扮蔣肖龍的！我眞傻，到如今才勘破！」

鐵羅漢臉色一變，道：「你胡說什麼？」

岑三郎連聲音也變了。「難道蔣肖龍才四十餘歲竟會自稱老夫，難怪他事先會在貼身穿了防針的皮衣，此人不是你還有誰！」

鐵羅漢忽然大笑起來，半晌才道：「天下間上了年紀的人，自稱老夫的何只千萬，你就憑此認定是老夫假扮的，老夫若要害你，爲何剛才又要救你？」

岑三郎厲聲道：「許巧娘一家五口也是你殺的是不是？你有種的便別否認！」

鐵羅漢鐵青着臉道：「老三，你越說越離譜了，你我雖非父子，但你却是老夫一手養大的，你竟然用這種態度跟老夫說話，良心何在？」

岑三郎悲笑一聲，道：「良心，你幾時有良心？我們自小便接受你的教導，除了天地之外，只有銀子！你今日居然講起良心來，豈不好笑？」

鐵羅漢踏前一步，語氣陰森地道：「你還有什麼廢話未說？」

岑三郎似乎沒將他放在眼內，急道：「我記起了，那次將張五郎吊在樹上的也是你，你本想殺他，料不到我會突然出現去救他，所以臨時改變主意！我要求脫離，故此你設計殺我，想不到我命大，遇到貴人，你更想不到我會遇到眞正的蔣肖龍！」

鐵羅漢呵呵笑問道：「是眞正的蔣肖龍告訴你，假的蔣肖龍是老夫扮的？」

「他當然不知道，但却証明了一件事，在黑松林出現的那一個是假的！你故意讓我在那裡等了幾天幾夜，消耗了我不少體力，然後才出現，你的心好毒！」

鐵羅漢臉上的怒氣倏地消失，含笑問道：「殺人總要有動機，老夫爲何要殺你這個養子？」

岑三郎皺眉思索了一陣，結結巴巴地道：「你要永遠控制我！」

「這句話說對了一半！」鐵羅漢又踏前一步，道：「讓老夫告訴你吧！」

這句話無疑是承認了一切，岑三郎雖然已猜到，但聽了此話仍然退後兩步。

「你們都是老夫培養的，亦是一手撫養成人的，換言之，老夫培養了你們，也可以毀滅你們，而且一定要由老夫動手，在老夫心目中，你們死在我手中才是天公地道的！」

岑三郎身子忽然顫抖起來，他不是怕死，而是恐懼，一種腐心蝕骨的恐懼！岑三郎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却覺得鐵羅漢是個瘋子！

鐵羅漢桀桀地笑道：「如今你都明白了沒有？」

岑三郎道：「八妹也是你殺的？」

「不是，所以老夫十分遺憾，也因此設計殺老五，誰知讓你破壞了，你說你該不該死？」

岑三郎罵道：「你簡直是畜生！」

「老夫是畜生，你却是畜生養的！」鐵羅漢毫不生氣地道：「你準備好了沒有，老夫要動手了！」

岑三郎一手將刀拔了出來，道：「你還要遺憾一次！」他自知不敵，又不想讓鐵羅漢得逞，因此居然舉刀自刎，鐵羅漢料不到他有此一着，要阻擋已不及！

眼看岑三郎即將濺血斷氣，冷不防一柄飛刀自後飛來，射在刀刃上，「噹」的聲，鋼刀跌開，耳畔又聞到一個煞氣的聲音：「三哥，小妹來了！」

岑三郎轉頭一望，見刁蟬如乳燕般投林飛來，大喜過望，環臂輕摟她的小蠻腰，「蟬妹，你怎會來此？」

刁蟬輕輕推開他，道：「先對付了强敵再說，你怎會這般傻，居然要自刎！」

鐵羅漢笑道：「對呀！男子漢大丈夫舉刀自刎成何體統？來來，讓老夫成全你倆，做對同命鴛鴦！」

岑三郎精神陡增，道：「蟬妹，不管今日是勝是負，愚兄已再無遺憾！」

刁蟬道：「不許你說喪氣的話，今日若敗在這老匹夫手中，那就要遺憾終生！」

鐵羅漢怒道：「不知死活的丫頭，既

然沒有遺言，老夫便不客氣了！」他抽出刀來，首先向刁蟬砍去，刀到中途，見岑三郎飛來，突然翻腕改劈岑三郎。

岑三郎及時沉刀擋架，但鐵羅漢一振腕，又攻了三招，一刀比一刀快，迫得岑三郎手忙脚亂，刁蟬見狀揮劍刺鐵羅漢後背！

鐵羅漢也厲害，半轉身讓過長劍，左掌暴長，急印刁蟬脅下要害，手中寶刀仍將岑三郎迫得喘不過氣來。

岑三郎越鬥越是心驚，怒道：「原來你以前故意對咱們隱瞞了實力，眞是可恥！」

鐵羅漢哈哈笑道：「傻子，老夫若不預留幾手，豈可安枕無憂？你認命吧！哼，想跟老夫鬥法，你還是差得遠呢！」

岑三郎猛吸一口氣，不再哼聲，咬牙急攻，他立定主意，就算今晚死在此處，也得在鐵羅漢身上砍一刀，才能瞑目。刁蟬愛郎心切，亦豁了命死鬥，鐵羅漢輸了氣勢，雙方的形勢才比較平均。

三人鬥了百多回合，鐵羅漢越來越穩，而岑三郎與刁蟬氣力稍衰，又讓對方佔了上風。

就在此刻，忽然樹後走出一個幪面黑衣人來，冷冷地道：「澹台鵬，你一把年紀還欺侮兩個小輩，算得什麼好漢？」

鐵羅漢身子一抖，脫口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你管不着，你不停手，姑奶奶便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如何？老夫還在乎多你一個人麼？」

話音剛落，幪面黑衣人已抽出長劍來，加入戰圈，鐵羅漢首先揮刀向她攻去，幪面黑衣人長劍守時縝密，攻時詭異多變，鐵羅漢一連七招都被她封住，如此一來，岑三郎和刁蟬一刀一劍立即突圍而出，再不受鐵羅漢牽制，一個攻鐵羅漢之側，一個攻其背後，饒得鐵羅漢功夫了得，此時也陷於險境。

鐵羅漢忽然大喝一聲：「停手！」

黑衣人跳後一步，岑三郎和刁蟬亦同時收勢。黑衣人問道：「事到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鐵羅漢道：「你是曉君？」

黑衣人身子無風自動，叱道：「你既然知道，還有臉問我？澹台鵬，今日姑奶奶非殺了你這負心郎不可！」言畢又猱身撲上，長劍如毒蛇吐信，急刺鐵羅漢胸膛！

鐵羅漢一刀將劍架住，道：「曉君，有話好說！」

「你我之間的恩義十八年前已一筆勾銷！嘿嘿，你那頭狐狸精呢？她不是與你夫唱婦隨麼？」

鐵羅漢澀聲道：「老夫早已跟她分手了！」

黑衣人怪笑一聲，道：「當年你不是說，不能沒有她麼？不是說一日沒有她，你也活不成麼？爲何你到如今還未死？」

這幾句話說明他們不但是舊相識，而且有一段恩怨。岑三郎驚訝之極！

只聽刁蟬驚呼一聲：「娘，他到底是誰？」

「一頭披着人皮的野獸！」

鐵羅漢身子又是一抖，澀聲問道：「曉君，她喚你娘，她到底是……」

黑衣人便是刁蟬的母親，她一手扯下幪面巾，喝道：「咱母女與你無關！」

「她、她可是老夫的骨肉？」

刁蟬與母親余曉君嬌軀齊顫。余曉君道：「姑奶奶這張臉孔不會找不到男人！」

澹台鵬(鐵羅漢)轉頭問刁蟬：「姑娘，你貴姓名，今年貴庚？」

余曉君厲聲道：「蟬兒，不許你答一句腔！」

澹台鵬長笑道：「如此說來她是老夫的骨肉了！曉君，多謝你！」

刁蟬呸了一聲：「你胡說！我那有這種狠心狗肺的父親！」

余曉君怪笑道：「罵得好，罵得好！」稍頓又道：「你那狐狸精『花容蛇心』韓明是著名的殺手，敢情她是被人殺死的！想不到你竟然繼承其衣缽！」

澹台鵬道：「她未死老夫便開始訓練一批殺手！這位便是老夫的得意弟子！」言畢伸手指一指岑三郎。

余曉君問道：「是誰殺死她的？姑奶奶倒該謝謝他！」

「她是死在她手下手中的，老夫已替她報了仇，用不着你動手！」

余曉君聽得妒火中燒，怒道：「好恩愛呀！蟬兒，咱母女今夜便殺了他！」

刁蟬不由有點猶疑，結結巴巴地道：「娘……您……他到底是誰？」

「娘早已說過，他是位披着人皮的野獸！」余曉君道：「娘爲何不讓你洗手？就是要你助娘殺死他！」

刁蟬道：「那也犯不着要女兒當殺手！」

澹台鵬訝道：「曉君，你要女兒當殺手？你瘋了麼？這是什麼原因？」

「不但她是殺手，姑奶奶也是！」余曉君狂笑起來。做殺手有何不好？不但可以賺錢，還可以搶人家的丈夫！姑奶奶還要做得比韓明那狐狸精更加出色！」

到此，岑三郎已將他倆的關係料到幾分。澹台鵬與余曉君若無夫妻之名，亦有夫妻之實，而刁蟬便是他倆的女兒，大概十八年前，澹台鵬另外結識了一名叫韓明的女殺手，因而拋妻棄女，移情別戀。

澹台鵬忽然大笑起來，久久不止。余曉君冷冷地道：「你可知道姑奶奶找你多少年麼？想不到我女兒遇到你徒弟，姑奶奶由你徒弟的刀法上看出蹊蹺，因此暗中跟踪他，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我找到你，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有！」澹台鵬笑容一斂，正容地道：「曉君，咱們年紀都已不少，不如重修舊好吧？」

這次輪到余曉君大笑。「姑奶奶的心，十八年前便已死了，何況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寢你的皮，你少做夢吧！」

「老夫知道你還愛我的，因爲你還在呷醋！」澹台鵬柔聲道：「曉君，你何苦讓女兒沒有父親？你到如今還不肯原諒我？」

余曉君怒道：「她父親早已死了，看劍！」她不想再說，以免洩底，是以標前幾步，長劍展開急攻，同時道：「蟬兒，你站在那裡作甚？」

刁蟬轉頭望向岑三郎，只見他渾渾噩噩，不知心裡想些什麼，便走前輕輕握住他的手，柔聲道：「三哥，娘要小妹下場，你呢？」她希望岑三郎能助拳，搏取母親的好感，換取自由。

岑三郎吶吶地道：「他到底是我養父……蟬妹，他亦可能是你爹爹……」

語未說畢，已聽余曉君罵道：「臭小子，你們師徒同出一轍，你胡說什麼？蟬兒，你不來，以後便別認我作娘！」

澹台鵬邊抵擋邊道：「曉君，你何必迫她上演骨肉相殘？老三，你勸住蟬兒，老夫與你之間的恩怨便一筆勾銷！」

岑三郎十分矛盾，痛苦地道：「你倆的恩怨何必連累到下一代？一個爲了得到女人的歡心，不惜當殺手，一個爲了與另一個女人爭長短，亦不惜當殺手，不知要用多少條人命作陪葬品！你們兩個都不是人！」

刁蟬吃驚地道：「三哥，你，你連我娘也罵上了！」

「蟬妹，愚兄只說實話，事實上令堂根本不值得你尊敬，更不值得你孝順，因爲她從來都沒有愛過你！她只將你當作工具，一件爭奪愛情的工具！你父親更是喪心病狂，連無拳無勇的許巧娘一家五口都殺了！許巧娘犯着他什麼？」

澹台鵬大聲道：「若非那婆娘從中作梗，你又怎會萌退隱之念？老夫爲何殺不得她？」

「蟬妹，你已聽到了！你動手助母親殺父親，固然不合，站在這裡觀戲，又不能見諒於母親，不如咱們離開吧！我寧願與你藉藉無聞過一生，只要能永遠平安快樂，夫復何求！」

他說得十分誠懇，刁蟬十分感動，緊緊抓住岑三郎的手，道：「三哥，說得是，咱們走吧！娘，請恕女兒不孝，不能伺候你了！」

「蟬兒！」余曉君嘶聲道：「岑老三，你勾引我女兒，姑奶奶不將你碎屍萬段，怎能甘心！」岑三郎與刁蟬此刻心目中只有對方，余曉君說什麼根本聽不進耳，攜手出林而去。

＊　＊　＊

兩人剛走到樹林邊緣，黑暗中忽然「畢啪」一聲响，一道長鞭由樹上抽了下來，岑三郎反應較快，一把拉着刁蟬向後跳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樹上跳下幾個人來，爲首那個正是公孫隱！

岑三郎怒道：「公孫隱，你寃魂不散地纏着咱們作甚？」

公孫隱沉聲道：「莫忘記，你們在南陽暗殺老夫，難道便不許老夫報仇？」

岑三郎道：「蟬妹刺了你一劍，你已在咱們身上抽了幾鞭，還有什麼仇恨？」

公孫隱道：「像你們這種人還配說這種話？」

慕容鑑冷笑道：「公孫兄說得是，這種毫無人性的凉血殺手，人人得而誅之，何須講條件？」

白松道人道：「先將他們迫回去，與澹台鵬一併處理！」

旁邊一位頭髮和鬚子都灰白的長者道：「小伙子你倆不可用强，先回林內再作理會！」

語音剛落，便聽余曉君道：「誰人敢欺侮我女兒？」言畢只見她與澹台鵬携手出來。

澹台鵬故作驚奇地道：「咦，公孫先生因何來此？噢噢，這位不是『不老神』麼？」

灰白鬚子的老者道：「不老神三字只是江湖朋友的錯愛，老朽王布衣，閣下高姓大名？」

澹台鵬哈哈笑道：「你連我也不認識，當眞令人遺憾！」

白松道：「澹台鵬，彼此是明白人，何必再裝模作樣！」

澹台鵬訕訕笑道：「牛鼻子眞是個明白人！」

慕容鑑道：「江湖上人人均謂大名鼎鼎的『玉面刀神』澹台鵬已死，誰知他不但未死，而且還自甘墮落，當了殺手頭子！嘿嘿，佩服佩服！」與王布衣同來的還有三四個人，當下已悄悄繞路過去，截住澹台鵬等人的退路，將其圍在核心。

澹台鵬怒道：「老夫當殺手頭子也强過你姓慕的，靠祖上留下來的田產過日子！」

公孫隱一揚手中鞭，道：「少廢話，今日你休想離開此處一步！」

王布衣道：「公孫先生且慢。」他轉頭向余曉君。「這位莫非是澹台鵬夫人余氏曉君，夫人當年艷滿武林，不想廿年以後，朱顏猶未改，實乃可賀之事！廿年來未聞夫人消息，未悉……」

余曉君截口道：「老匹夫不必多言，今日要殺要剮，但憑本領，放馬過來吧！」

王布衣搖頭嘆息道：「賢伉儷執迷不悟，老朽亦無話可說！」

公孫隱冷哼一聲：「王兄佛口慈心對着這種人，猶如對牛彈琴，根本就不值得多說，併肩上！」

余曉君道：「蟬兒，你過來！」

岑三郎一把將刁蟬拉住，冷冷地道：「事到如今你還要女兒作陪葬品！你良心何在？簡直枉爲人母！」

余曉君忽然一劍向岑三郎刺去，一面向澹台鵬罵道：「老沒良心的，你是如何教徒弟的？」

岑三郎一手抽刀抵擋，另一手仍然緊緊抓住刁蟬的手不放。刁蟬急道：「娘，千萬莫殺三哥，女兒已決定與他生死與共！」

「放屁，男人都不是東西，怎值得你如此爲他犧牲，快擊其肋下！」

王布衣忽然滑步標前，雙袖一捲，擊余曉君顏面，一擊捲其劍。澹台鵬喝道：「老匹夫休傷吾妻！」揮刀側擊其後背，不料斜刺裏伸來一把松紋古劍，將其刀擋開，正是白松！

澹台鵬雙眼通紅，叫道：「好呀，你們一齊上吧！」

公孫隱以長鞭回答他，與白松雙雙鬥澹台鵬，慕容鑑手中一對判官筆，攔住岑三郎和刁蟬，另一名叫傳振名的漢子使一條鋼鞭，亦由側攻上來，王布衣獨鬥余曉君綽綽有餘，幾個人分成三組鏖戰，餘下的三名漢子，各爲一組押陣。

澹台鵬武功雖然了得，但力鬥兩名高

手，亦力有未逮，所幸他深諳一夫拚命，萬夫難當之理，捨命相搏，居然讓他爭得不少攻勢，不過余曉君則萬萬不是王布衣的對手。

岑三郎與刁蟬合鬥慕容鑑和傅振名，亦稍遜一籌，幸好兩人深愛對方，每逢對方有危險時，都能捨命相救，是以尚能抵擋。但不管如何，失敗的終是殺手！

剃人眼眉者，人亦剃之，殺人者人亦殺之，此乃天公地道之事，何況雙方人數懸殊，雖未分出勝負，但結果已人人知道。

樹林裏，叮叮噹噹的兵刄聲响個不絕，加上掌風拳風，呼呼作响，好不熱鬧。激烈中，忽聞余曉君驚呼一聲，左臂回收稍慢，前臂被王布衣衣袖拂中，五指一麻，長劍已脫手飛出！

王布衣右袖得手，左袖順勢向余曉君腰側掃去！余曉君輕功了得，一偏身，堪堪讓過，不料王布衣右臂已至，手掌穿袖而出，五指如鈎，向其肩膊抓去。

余曉君未及換氣，又再閃身，但王布衣一袖一手始終不離其左右，余曉君連換幾種身法，都未能擺脫得開，忽然叫道：「停手，我有話說！」

公孫隱在旁聞得，急道：「王兄千萬莫信，這婆娘狡猾得很！」

王布衣將攻勢稍爲放緩，道：「夫人有話請快說！」

余曉君道：「你放過他們兩個吧！他倆是被咱們逼的！」

王布衣沉吟道：「但那兩個孩子已殺過不少無妄的人，放了他倆只怕難平衆怒！」

余曉君道：「救人不如教人，教好一個人，他還可以爲大衆辦事，將功贖罪，不是更好麼？你老人家沒有發現他倆早有改過自新之意？」

王布衣看了岑三郎和刁蟬一眼，終於點頭道：「好吧，老夫答應你留下他們的生命！」

「不行，還得留下他們的身體和武功！要不你老人家故意看走眼，讓人砍下他倆四肢，或者廢了武功，可不是『功德無量』？」

王布衣只好道：「若他倆的確有改過自新之心，老朽最多將他倆帶在身邊！」

余曉君悽然一笑，道：「有你這句話姑奶奶便放心了！」言畢忽然倒握長劍，向自己心窩插去！

澹台鵰大叫一聲：「曉君！」

王布衣急道：「請諸位暫停！」

「娘！」刁蟬與澹台鵰一起向余曉君跑去。公孫隱等人仍將他們圍住，提防他們乘機溜掉。

澹台鵰握住余曉君的手，問道：「曉君，蟬兒是不是我的女兒！」

余曉君臉色一變，喘着氣道：「沒良心的，姑奶奶這一生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男人，你沒……」

澹台鵰大喜叫道：「曉君你眞好！」轉頭道：「蟬兒，爹對不起你，希望能用我的血，保留你的生命！」刁蟬已哭得似個淚人。

澹台鵰又大聲叫道：「岑三郎，你過來！」岑三郎木無表情地走過去，心頭空盪盪的，雙脚虛虛晃晃，搖擺不定地站在澹台鵰面前。

澹台鵰厲聲道：「三郎，不管你對老夫的印象如何，但老夫却要求你一件事，你能答應老夫麼？」

岑三郎似恢復了點精神，急吸一口氣問道：「除了殺人放火傷天害理的事之外，我都可以答應你！」

「你是不是喜歡我女兒，我要你娶她爲妻！」

岑三郎毫不猶疑地道：「就算你不求我，我也要娶蟬妹爲妻！」

「但你要記住一件事！老夫不許你有第二個女人，老夫和『蟬她娘』會有今日，就是因爲在我倆之間，多了一個人，結果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也許你以前曾有許多疑團，但到如今，你已應該明白，希望你以我爲鑑！」

岑三郎猛吸一口氣，沉重地道：「我墮入愛河時日並不久，已得嘗男女情愛之苦與樂，我絕不會有第二個女人！」

澹台鵰微微一笑，道：「在我衆多弟子中，老夫一直最看得起你，希望你不會令老夫失望！我不希望你多情，只希望你做個有情人！」他自懷中掏出一疊銀票來，道：「王兄，這是某家得來之不義之財，希望你代老夫周濟給有需要的人。」

王布衣一手接過，道：「閣下能夠幡悟，實在值得恭喜！一個人如果沒有牽掛，將是一件快樂的事！」

澹台鵰語氣十分平靜。「某家亦希望王兄實行諾言！」言畢將余曉君抱緊，低聲道：「曉君，你還未去吧？」

余曉君臉色青白如紙，顫聲道：「姑奶奶很快樂……你肯跟我在一起麼？」

「肯肯！曉君，這許多年你還不肯叫我的名？」

「鵰哥，我不行了，快快……」

話音未落，澹台鵰右手騰了出來，快捷無比地抽出插在余曉君胸膛上的長劍，一股鮮血立即濺滿了他一身，澹台鵰反手將劍插進自己的胸膛，連續幾下，叫道：「曉君，你等等我……咱們永遠走在一起，你看咱們的血已混在一起……」

刁蟬被這情景嚇住了，岑三郎恐她受不住刺激，雙手緊緊抓住刁蟬，只見澹台鵰霍地倒下，余曉君突然將他緊緊攬着，生恐他死後還會離開自己般。

王布衣道：「希望你倆痛改前非，爲武林爲百姓多做好事，否則也不會有結果！」

岑三郎抬頭望着漆黑的夜空，眸子閃閃生輝，語氣堅定地道：「在下若不這樣做，自己亦難以心安，今生亦無快樂可言，前輩大可放心！」

公孫隱冷冷地道：「王兄，你說過看住他們倆的，否則他倆若然冥頑不靈，責任該由誰負？」

岑三郎道：「只要王前輩肯提携，晚輩兩人願附驥尾！」

王布衣輕嘆道：「如此走吧！」

刁蟬忽然道：「且慢，請讓晚輩安葬了父母，然後才走！」奇怪，她語氣出奇地平靜，身體也不顫抖了，眉宇間的抑鬱反而不見了。

難道她已找尋到快樂的泉源？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二

高石 · 編繪

鬧江州（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9　二人正說得興高采烈，忽聽樓下喧嚷起來。戴宗問起酒保，酒保說是常跟戴宗在一起的那鐵牛大哥在下邊吵鬧。戴宗便下樓去喚他。



50　不一會，戴宗引了一個黑凜凜大漢上來。那人一見宋江就問是誰。戴宗先向宋江道了歉，說出這大漢是沂州人氏，名喚李逵，綽號"黑旋風"。鄉裏人們又叫他李鐵牛，現在江州做一名小牢子。



51　戴宗叫李逵拜見宋江。李逵說："若是'及時雨'黑宋江我便下拜，若是別人，我拜個啥？"宋江說："我正是黑宋江"李逵一聽，撲倒便拜。



52　宋江問他爲何與人爭吵。李逵說他有一錠大銀押在別人處，要向店主人借十両小銀，去贖大銀，主人不肯，因此吵鬧起來。宋江聽了，忙取十両銀子給李逵，李逵接過銀子，歡歡喜喜地下樓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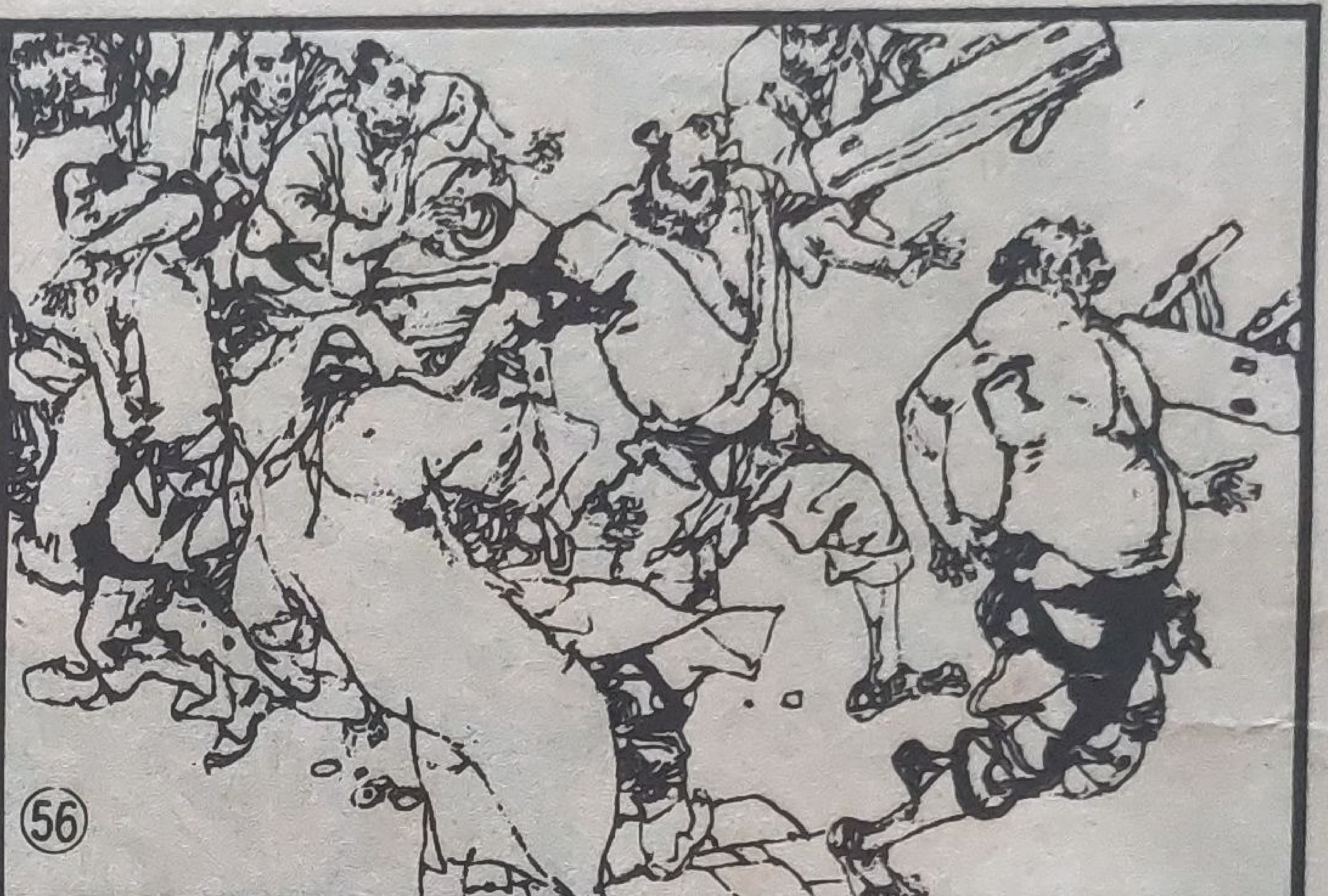
53　李逵邊走邊想，宋江果然爲人慷慨，只是這幾天賭輸了，沒錢請他，不如拿這十両銀子再去賭，如果贏得銀子，也好請他一請。便到城外張小乙賭房來。



54　李逵進了賭房，把五両銀子做一注，連賭兩次都輸了，眼看着張小乙把銀子拿了過去。李逵急了，說："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張小乙說："是誰的也不濟事了。"



55　李逵向張小乙暫借，張小乙不肯。李逵一把搶過銀子，放在兜內就要走。



56　張小乙和十二三個賭客，一齊上來奪那銀子，被李逵左推右擁，打得跌跤爬滾。李逵一脚踢開門，閃身走了。那伙人隨後趕來，却沒一個敢上前。



57　李逵正走着，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他的肩膀說："你這廝如何搶別人財物？"李逵一邊說："干你甚麼事？"一邊回過臉來看時，却正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



58　李逵羞愧滿面，連說："哥哥休怪，平常鐵牛賭得最爽直，今天因輸了哥哥銀兩，一時急了，才做出這不爽直的事來……"宋江大笑，忙叫李逵把銀子還給人家，以後若要銀子用，只管向他來討。



59　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銀子交給宋江。宋江叫他將銀子全數還給了張小乙。宋江又邀李逵、戴宗同去吃酒。戴宗說靠江有座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迹，在亭上飲酒，又可觀看江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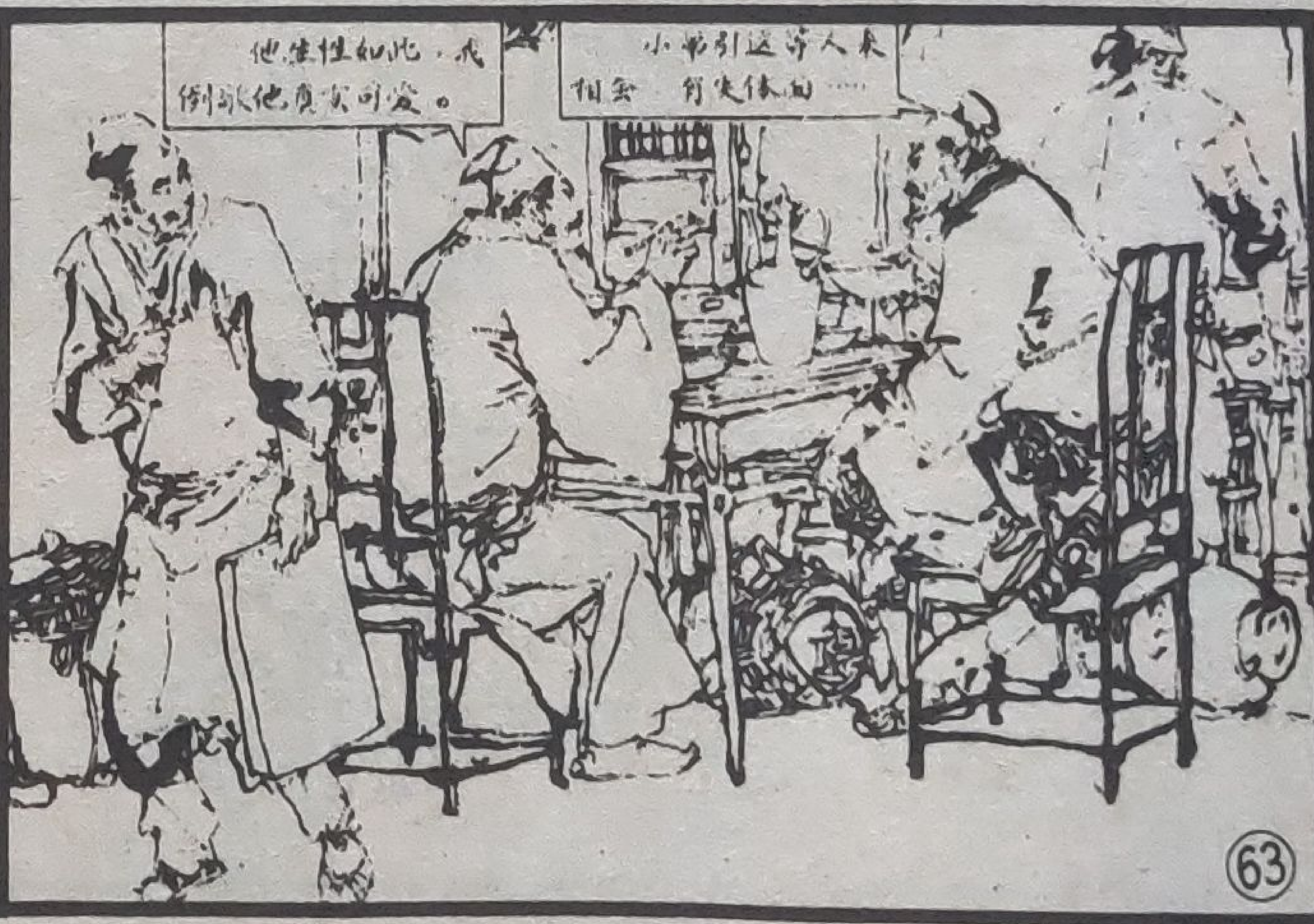
60　三人來到琵琶亭，檢一副乾凈座頭坐了。酒保送來上等好酒。宋江叫酒保放一隻大碗在李逵跟前。李逵笑道："眞是個好哥哥，知道兄弟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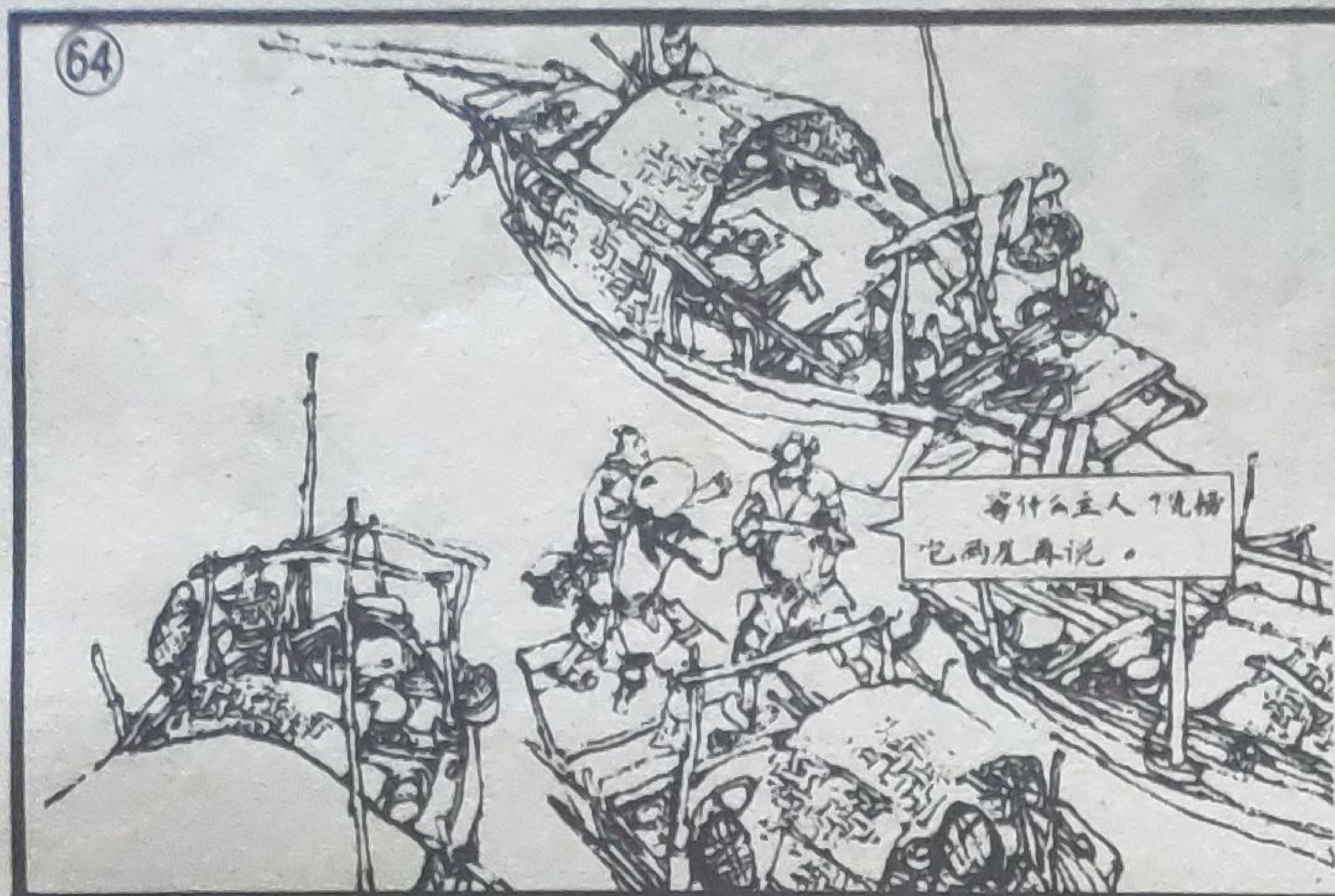
61 宋江因見了他們兩人，十分歡喜，吃了幾杯酒，心想要吃新鮮辣魚湯，便問戴宗此處可有鮮魚賣。戴宗喚過酒保吩咐做三份辣魚醒酒湯來。不一刻酒保將湯送上。



62 李逵不使筷子，伸手到碗裏去撈魚，連骨頭都嚼吃了。宋江和戴宗喝了幾口湯，因魚味不鮮，都放下筷子不吃了。李逵見他二人不吃，又伸手到他二人碗中去撈，滴滴點點淋了一桌子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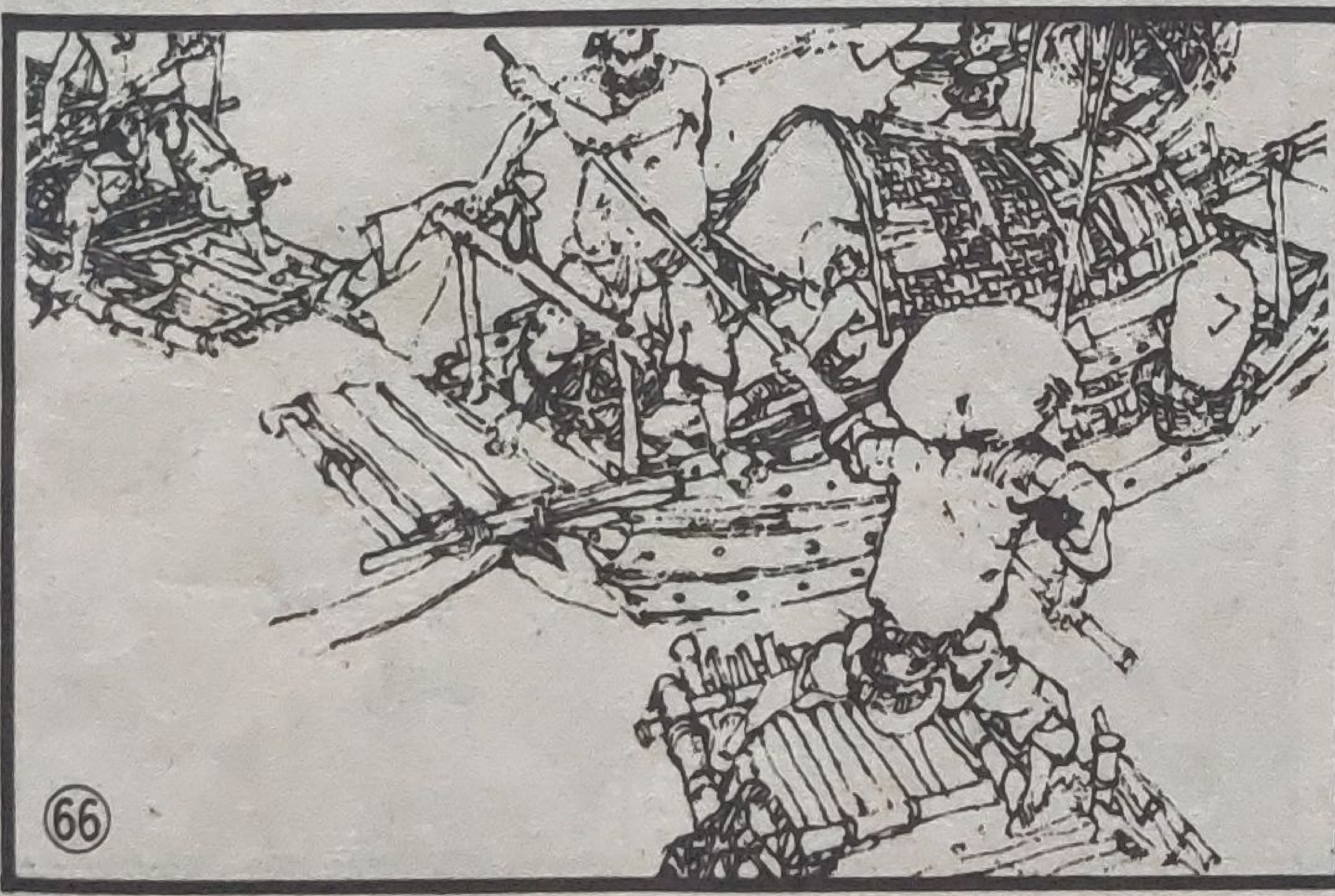
63 戴宗喚過酒保，問他是否還有好的鮮魚。酒保說，活魚都在船艙裏，因漁牙主人還未到，漁戶不敢賣。李逵跳起來說："我去討兩尾來與哥哥吃。"戴宗攔擋不住，李逵徑直去了。



64 李逵走到江邊，見八九十隻漁船一字兒排着。李逵喝叫漁戶快送兩尾鮮魚來。衆漁戶說漁牙主人還沒來，不敢開艙。李逵罵了一聲，跳上一隻船，就來拔竹笆篾。衆漁戶哪裏攔擋得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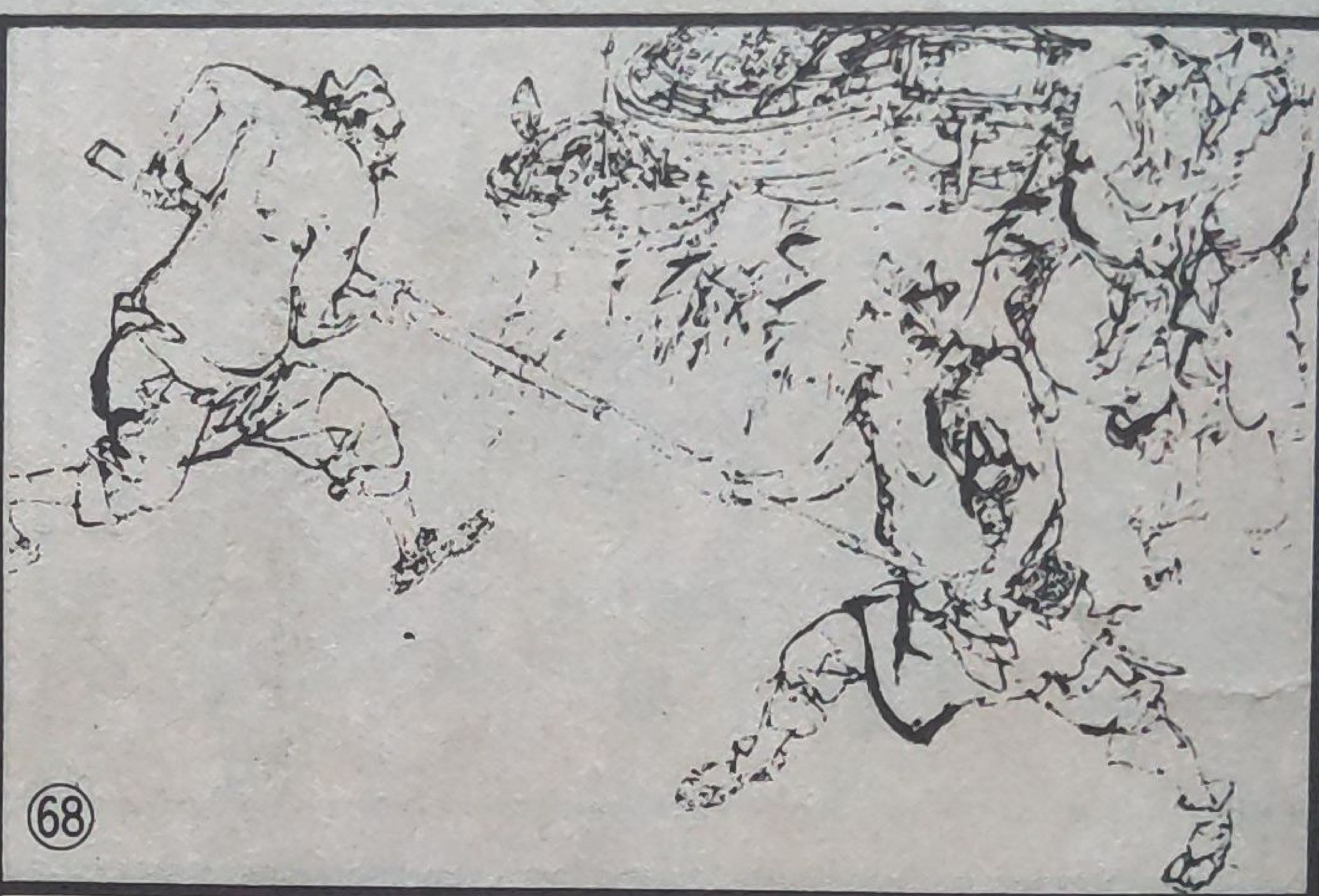
65 原來這江上漁船，艙尾開着半截孔放江水出入，又用笆篾攔着，艙裏養着活魚。李逵哪裏懂得船上事情，他把竹笆篾一拔，再用手去艙板下摸時，哪有一條魚在裏面！魚都叫他放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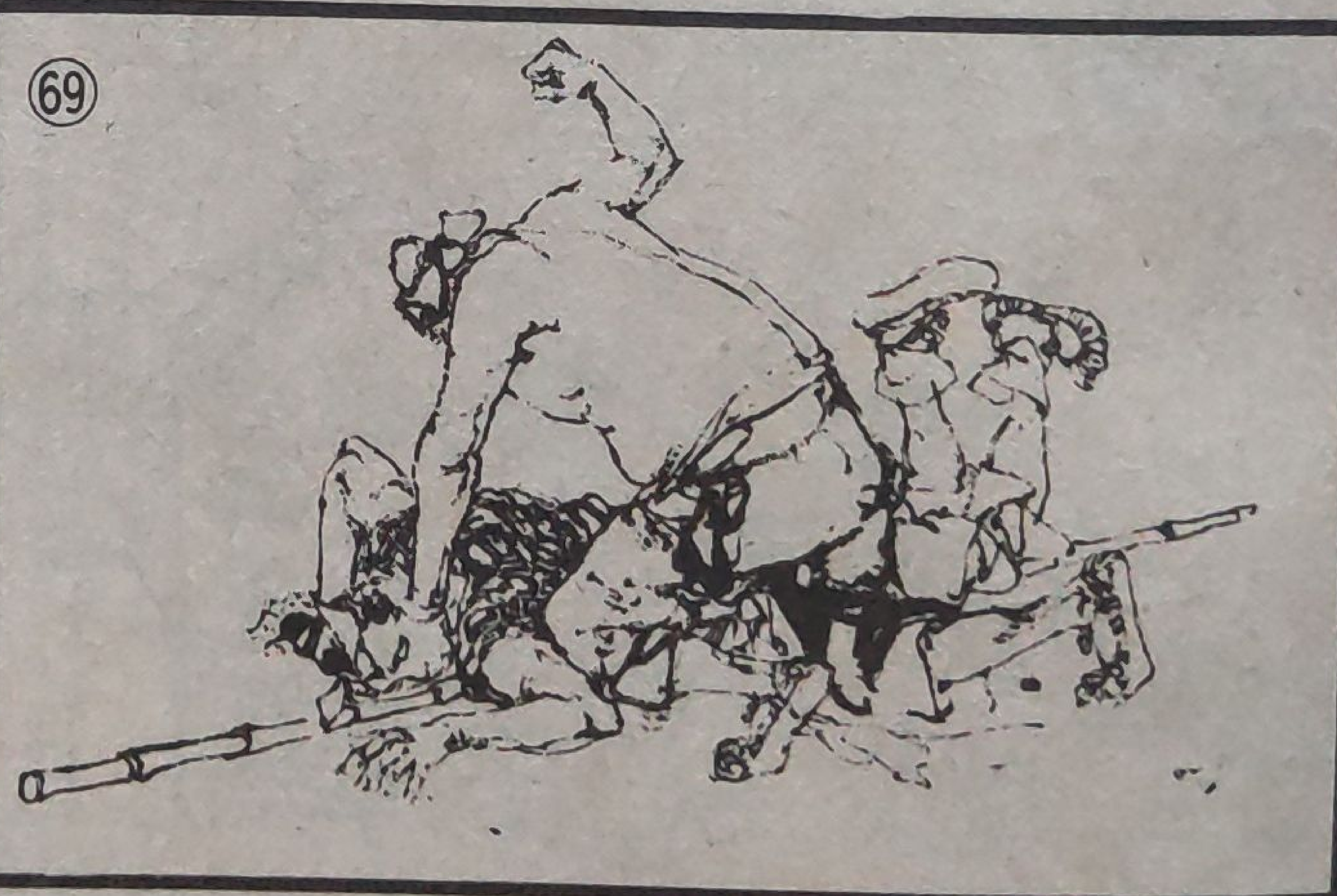
66 李逵又跳過另一隻船去拔竹笆篾，那七八十個漁人見了，一起用竹篙來打李逵。李逵大怒，脫下布衫，就和衆人厮打。



67　李逵見那亂篙打來，雙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竹篙在手裏，好像扭葱一般扭斷了。衆人吃了一驚，唿哨一聲，把船都撐開了。李逵大怒，拿了竹篙上岸趕打行販。



68　正打得熱鬧，只見一人從小路走來。衆人叫道："好了，主人來了！"那人來到跟前說："誰在這裏胡鬧？"李逵也不答話，搶起竹篙便打。那人上前一把奪了竹篙。



69　李逵早伸手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路，飛起脚來踢。那人怎敵得李逵水牛般力氣，近不得身，反被李逵抓住。李逵將那人的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錘般拳頭，在那人的脊梁上擂鼓似的打。



70　李逵正打着，忽然被身後一人攔腰抱住。李逵回頭看時，却是戴宗；宋江也在一旁攔他。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烟走了。



71　戴宗和宋江拖李逵回去，走不到十餘步，聽得背後有人叫罵。李逵回頭看時，只見那人脫得赤條條地，露出一身白肉，獨自撐着一隻漁船，趕了上來。



72　李逵大吼一聲，撇了布衫，跳上船去。那人誘得李逵上船，把竹篙一點，雙脚一蹬，那條船便像箭一般劃到江心去了。



73　原來李逵水上功夫不高。那人且不斷打，兩隻脚把船隻一晃，船底朝天，兩人都翻到水裏。那人把李逵提起來又放下去，用水灌他。在那清波碧浪中間，一個渾身黑肉，一個遍體霜膚，絞做一團。岸上看的人直喝采。



74　宋江和戴宗在岸上看見這情景，忙向別人打聽那人是誰，想求人上前去救。有認得的告訴宋江，那人便是魚牙主人浪裏白條張順。



75　戴宗在岸上叫了兩聲，那張順才把李逵放了，自己浮上岸來，拜見戴宗。



76　戴宗央求張順再去水裏將李逵救出。張順跳下水去，抓住李逵一隻手，自己用兩條腿踏着水浪，把李逵直托上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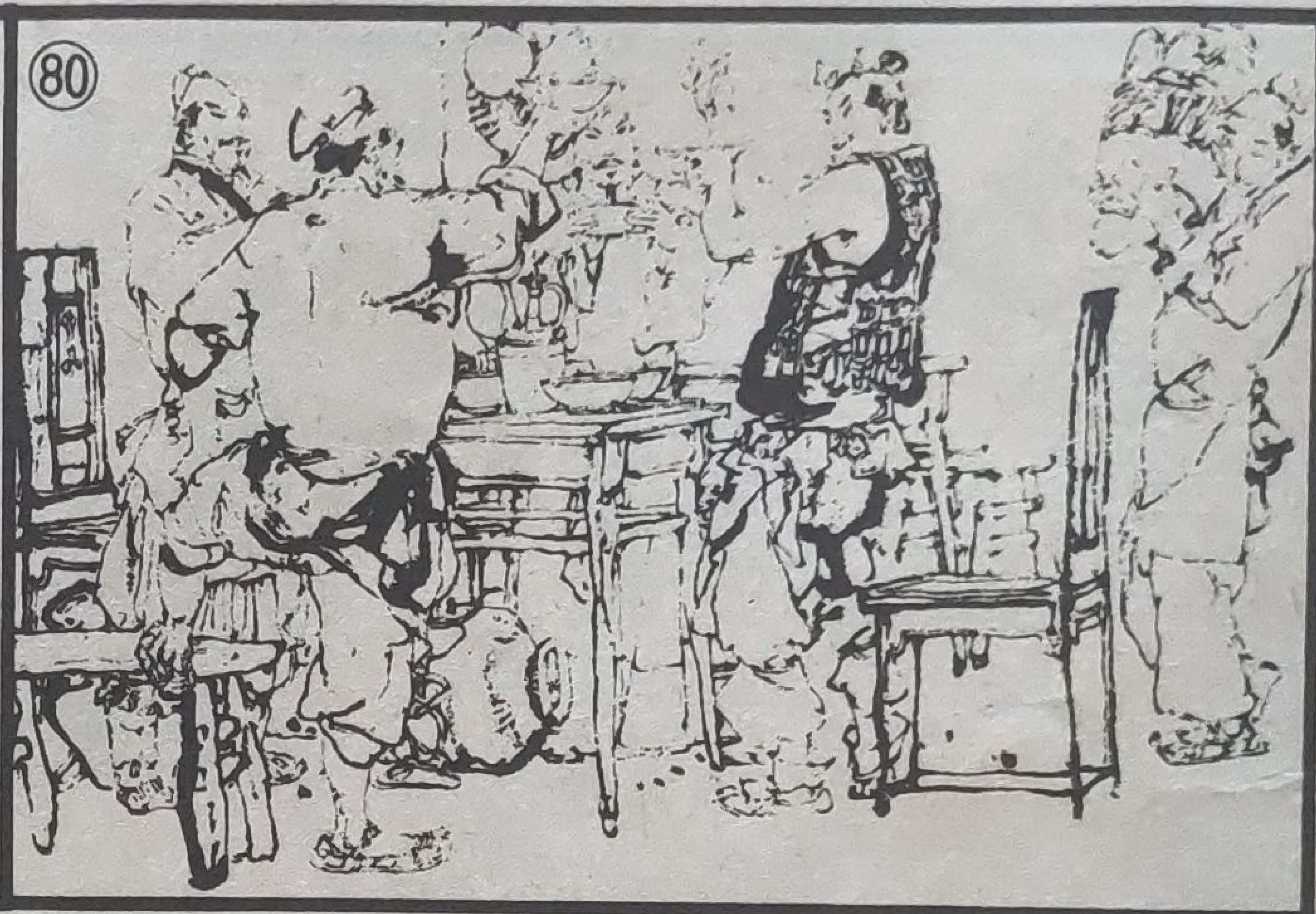
77　李逵上了岸，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歇息了一回，兩人都穿上布衫，和宋江、戴宗一同回到了琵琶亭上。



78　戴宗、李逵和張順攀談起來，原來三人彼此都知名，只是沒在一處敘談過。如今不打不成相識，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79　戴宗又指着宋江向張順作了介紹。張順聞說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立即下拜。宋江連忙答禮，又告知張順，他認識張橫並帶有他的書信。張順聽了，滿心歡喜。



80　張順知道宋江愛吃鮮魚，拉了李逵同去取魚，霎時間取來四尾金色大鯉魚。張順吩咐酒保拿去切燴。四人飲酒中間，各訴胸中之事，好不暢快，直吃到天色向晚才散。



81　一日，宋江在抄事房悶坐無事，便入城來訪戴宗，不料未遇着；又去訪李逵和張順，都不在家。宋江悶悶不樂，便一人走到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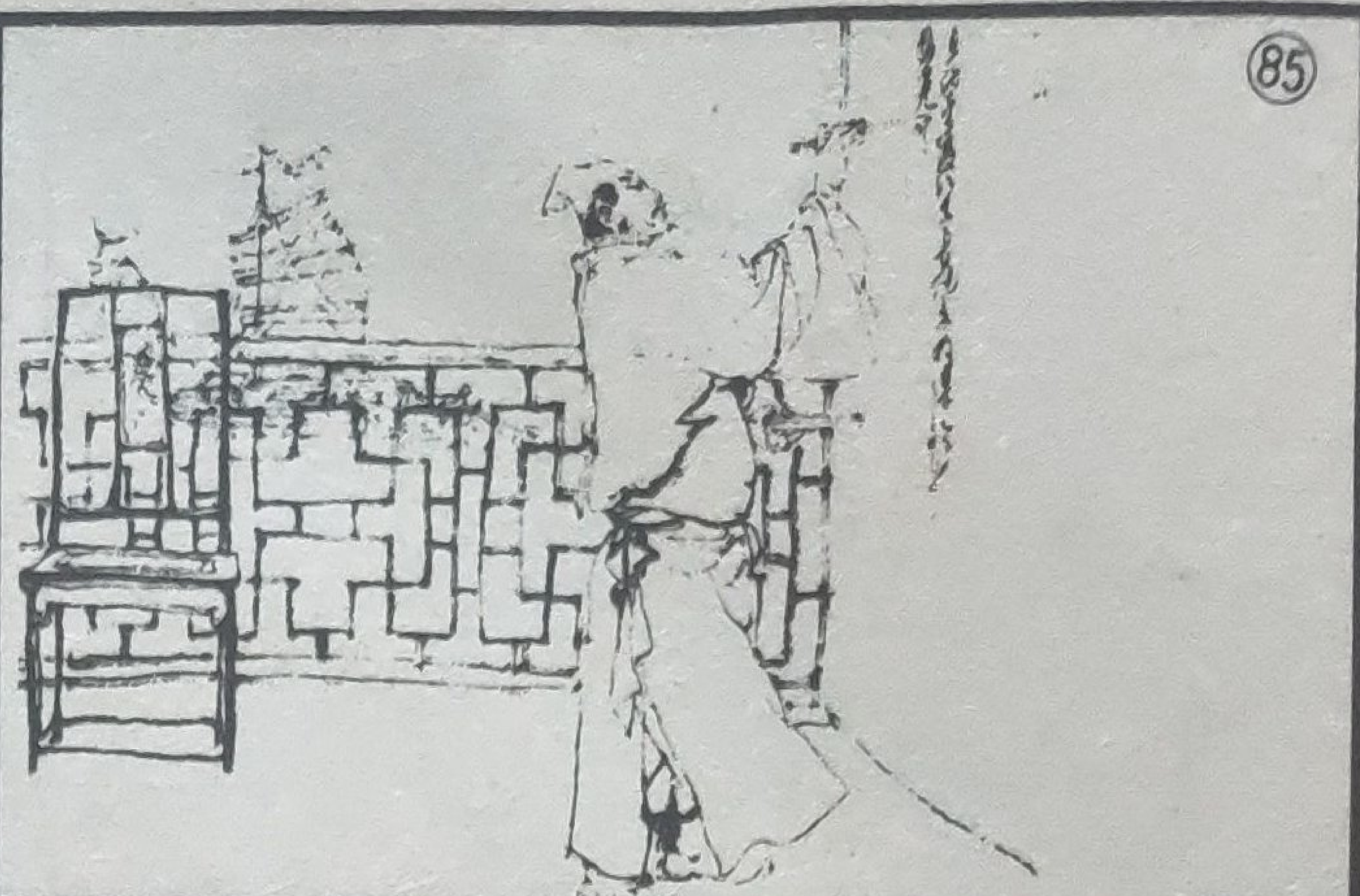
82　宋江信步走去，一路觀看江景，不知不覺走到一座酒樓前面。他仰面看時，見上面一塊匾額是蘇東坡寫的〝潯陽樓〞三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是：〝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



83　宋江大喜，走上樓來，檢了靠江一座閣子裏坐下，憑欄眺望，喝采不已。少時酒保送上酒菜，宋江見菜餚整潔，器皿精緻，心下歡喜，便一個人開懷暢飲起來。



84　宋江獨自倚欄暢飲，不覺沉醉，猛然觸動心事，想起自己年過三十，還是一事無成，倒被刺了雙頰，發配在這裏；不禁感恨傷懷，潸然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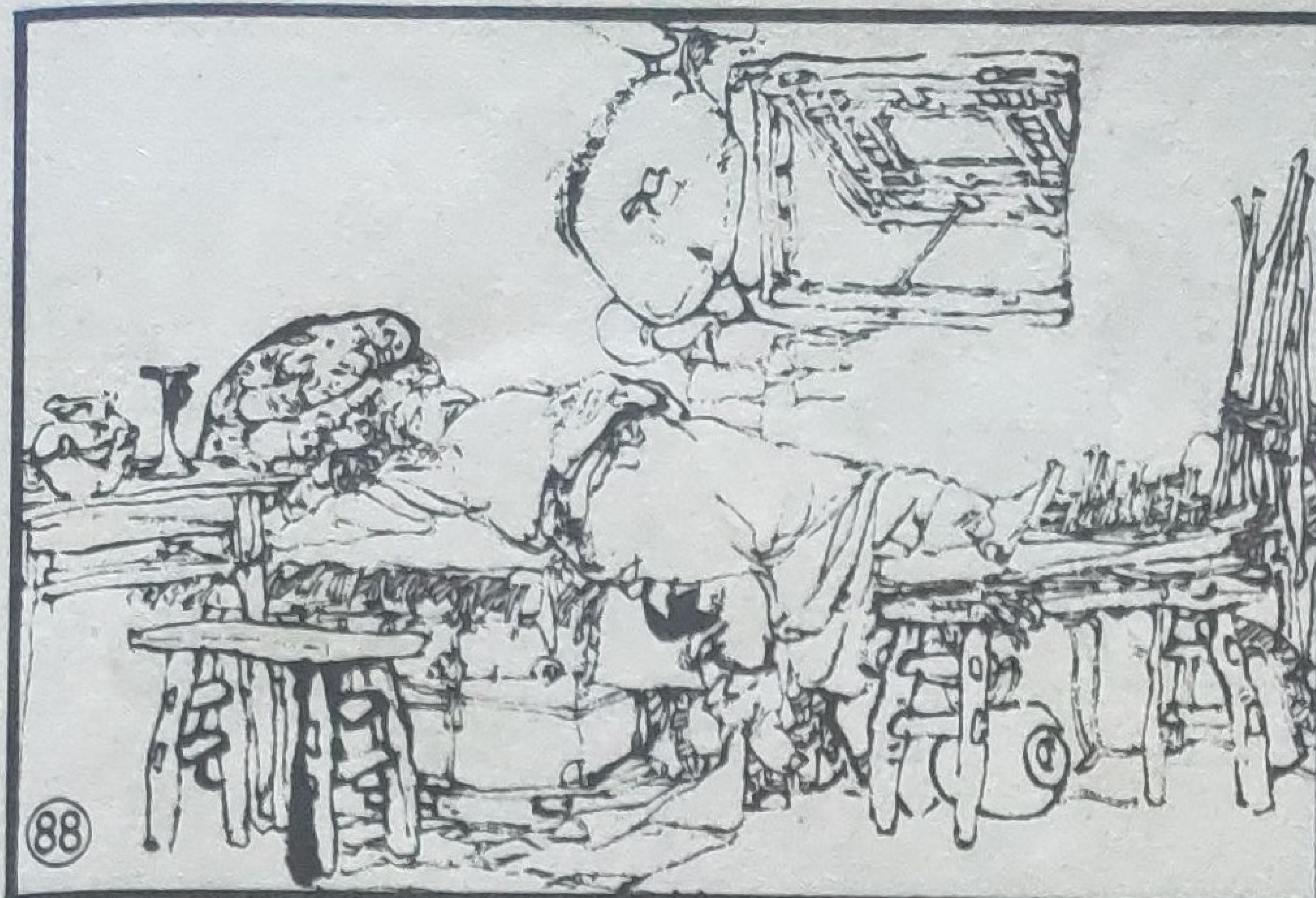
85　宋江感嘆了一陣，便寫成一首《西江月》詞。他抬頭見白粉牆上有有先人題咏，便向酒保借了筆硯，乘着酒興，將詞寫在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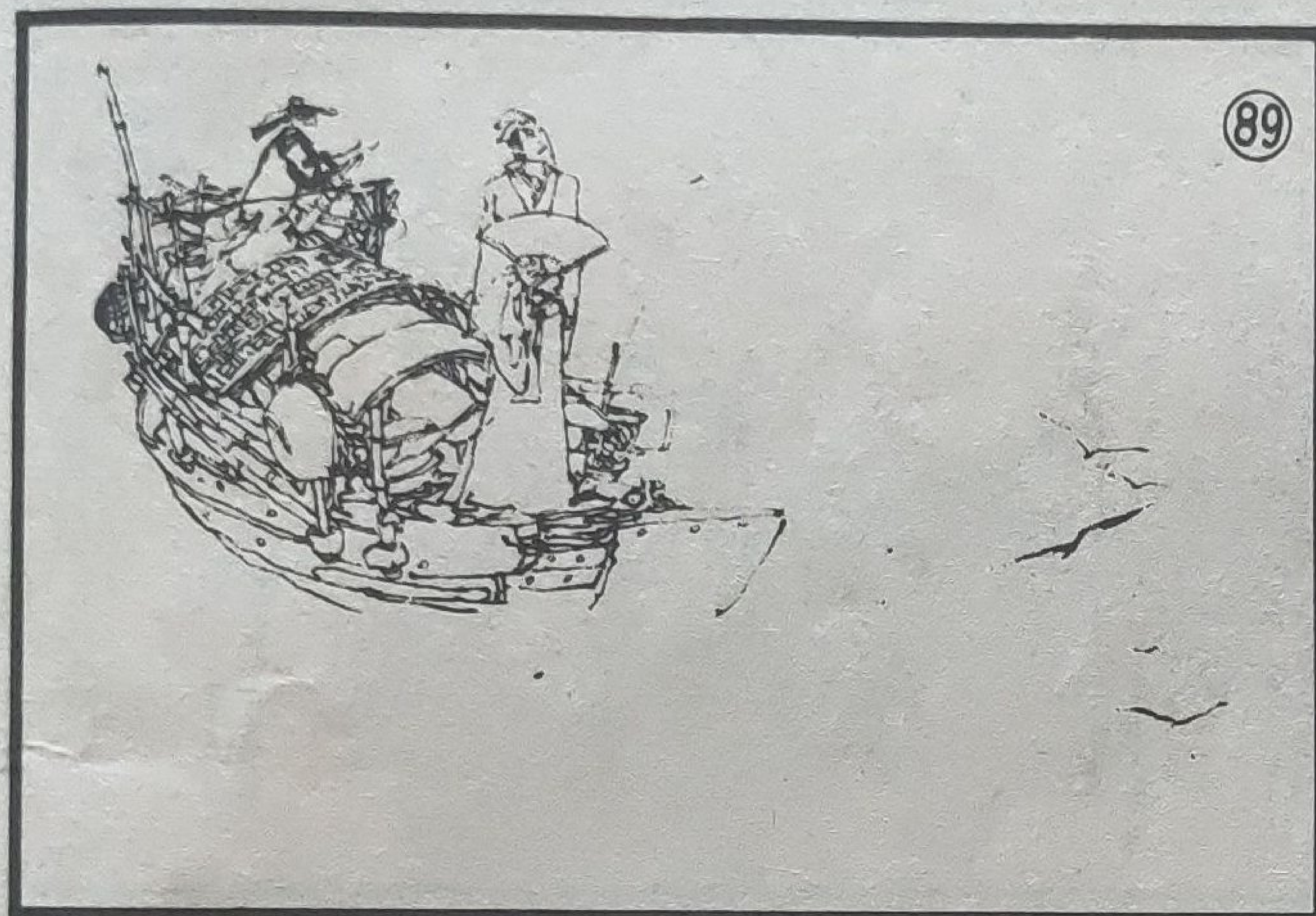
86　宋江寫罷，自己看了大笑，又飲了幾杯酒，興猶未盡；又拿起筆來，在旁邊寫上四句詩，還在後面題上五個大字："鄆城宋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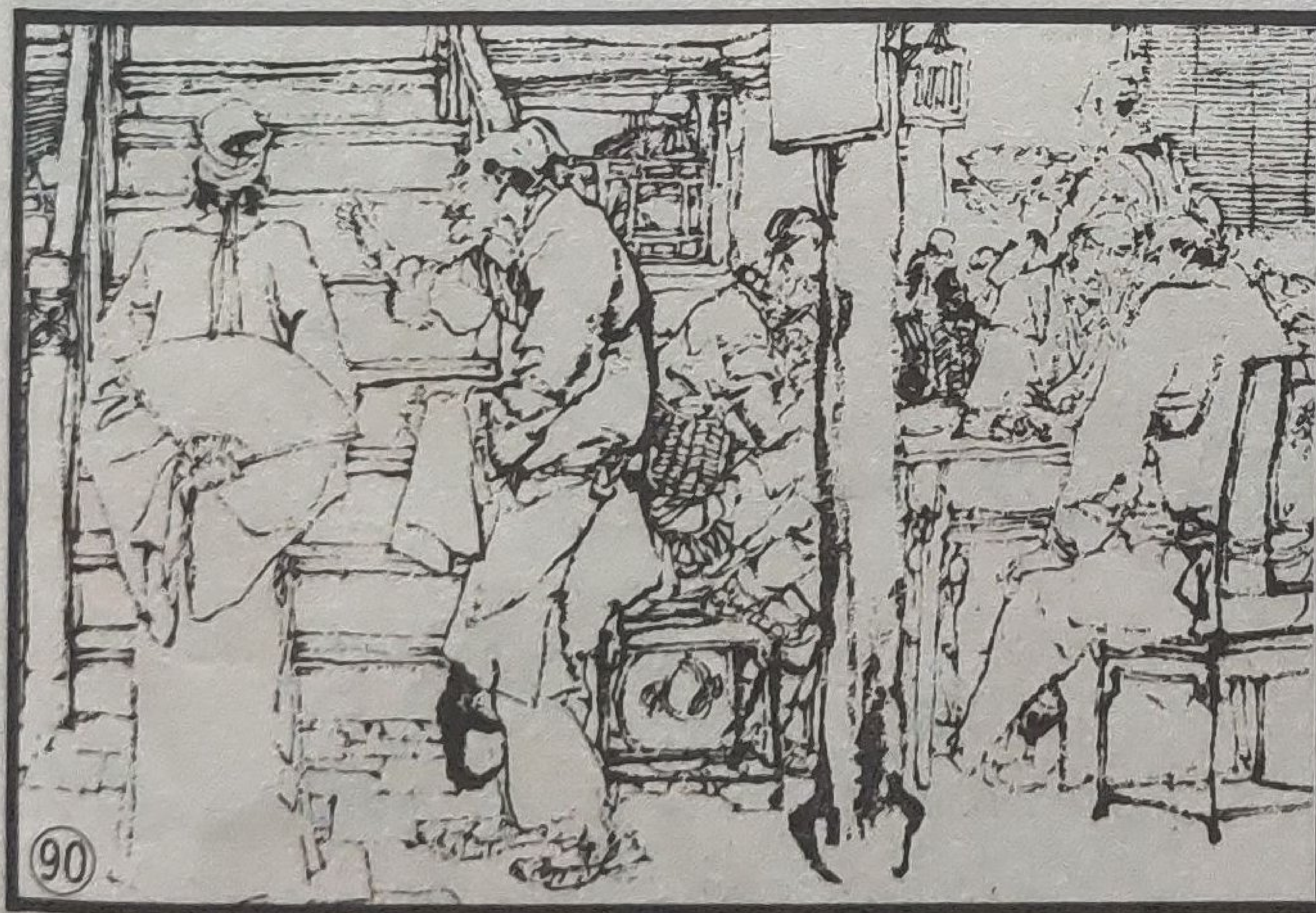
87　寫罷，歌唱了一回，又飲了幾杯，越發醉了，便喚酒保算了酒錢，拂袖下樓，踉踉蹌蹌回牢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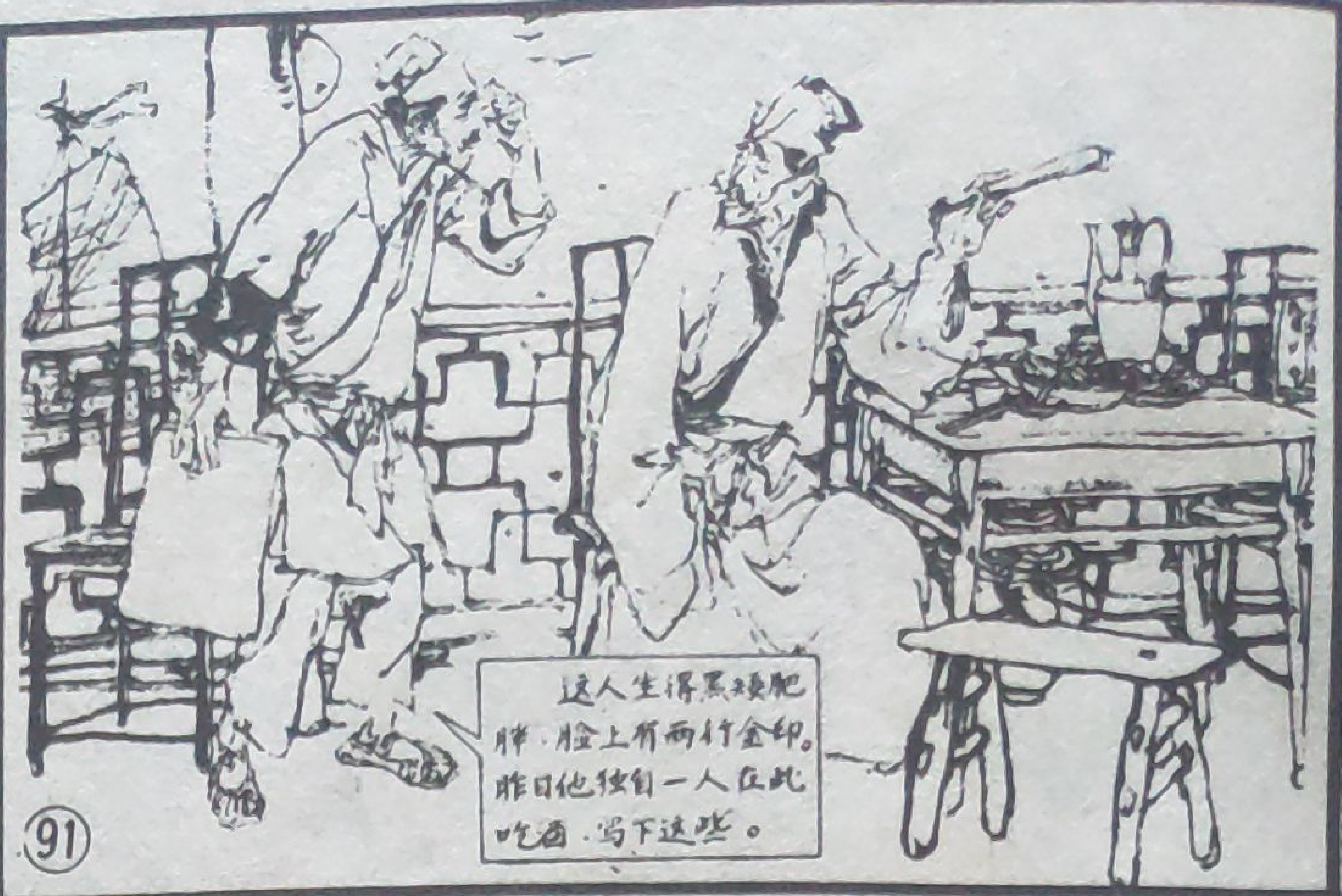
88　宋江回到牢營，開了房門，一頭倒在床上，直睡到次日清晨，全然不記得昨日在酒樓題詩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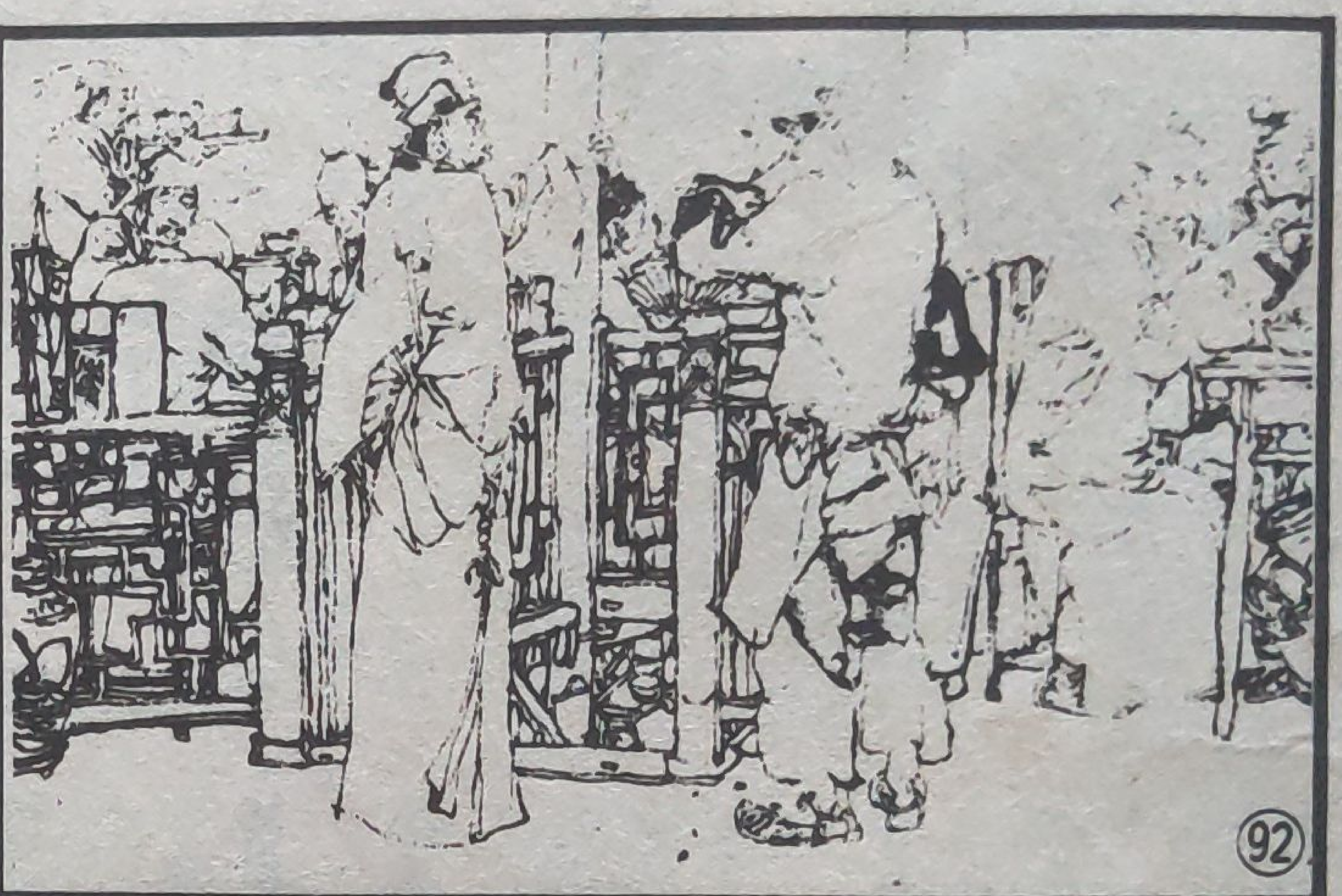
89　却說這江州對岸，有座城叫做無爲軍。城中有個在閒通判，名喚黃文炳，是個嫉賢妒能阿諛諂佞之徒，人稱他作"黃蜂刺"。他一心盼望蔡九知府引薦他作官，因此時常過到知府衙門逢迎蔡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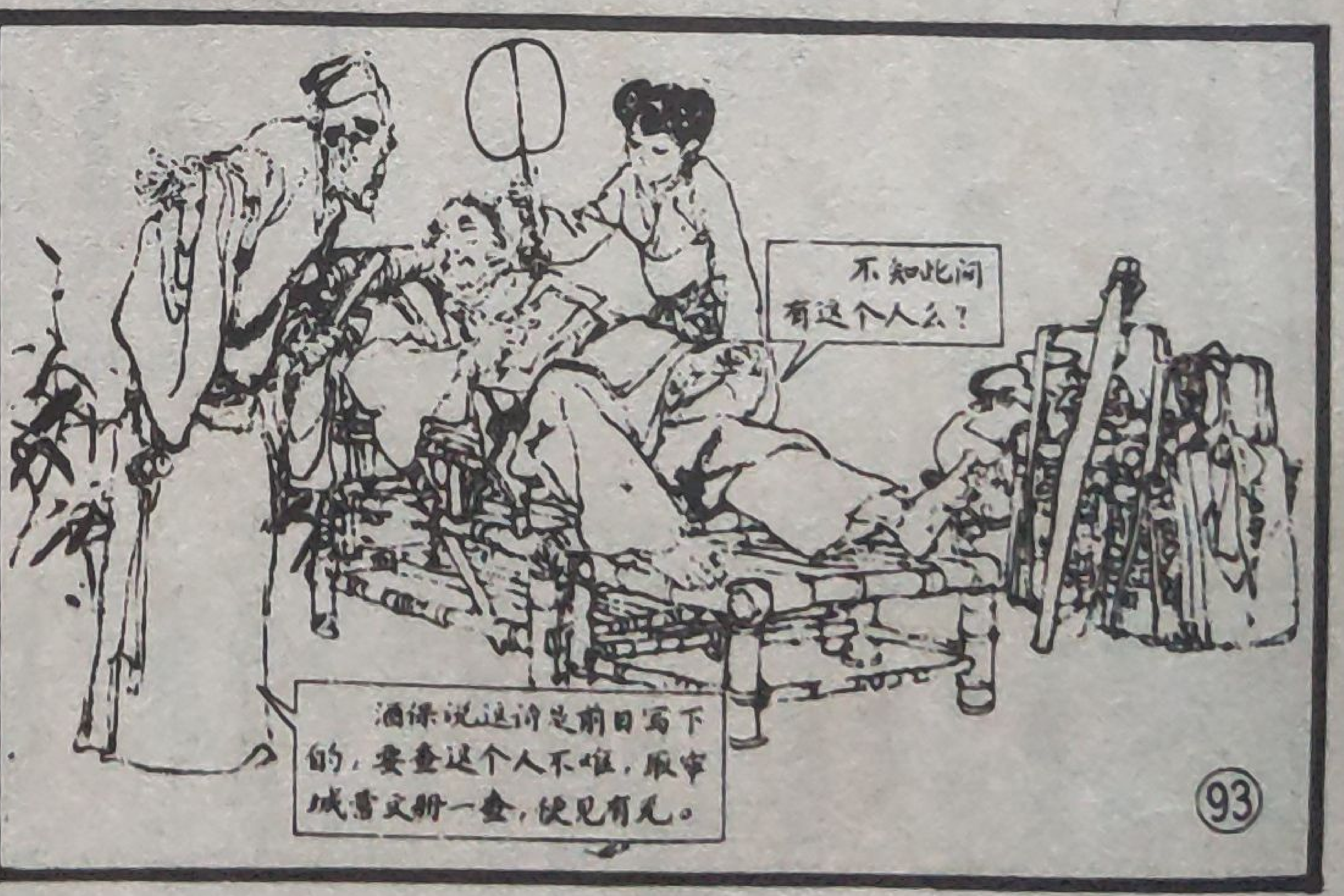
90　這日黃文炳帶了禮物和兩名僕人，又到知府衙門。誰知正好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只好回船。恰好僕人將船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見天氣炎熱，便上樓閒玩一回。



91　黃文炳見樓上題詩很多，便一一觀賞起來。他見有兩首詩詞，墨迹還新，後面題着"鄆城宋江作"，便逐句讀下去。讀罷暗想，這詩內明明有謀反之意，這名字也好像聽見過，便喚過酒保，問是什麼人在此題下這詩詞。



92　黃文炳好像得了寶貝似的，急忙要過筆硯，將詩抄了藏在身邊；吩咐酒保，這詩詞休要刮去。說罷便起身下樓去了。



93　黃文炳回到船上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命僕人挑了禮物，又到府衙來。他見了蔡九寒暄幾句，便從袖中取出所抄詩句獻與蔡九；並將潯陽樓看見反詩及酒保所說宋江的長相向蔡九說了。



94　蔡九叫人取牢城營囚犯名册來看，果然上面有新到囚徒鄆城宋江的名字。黃文炳乘機獻策，教知府速將宋江捉拿，下在牢裏，如若遲緩，只怕走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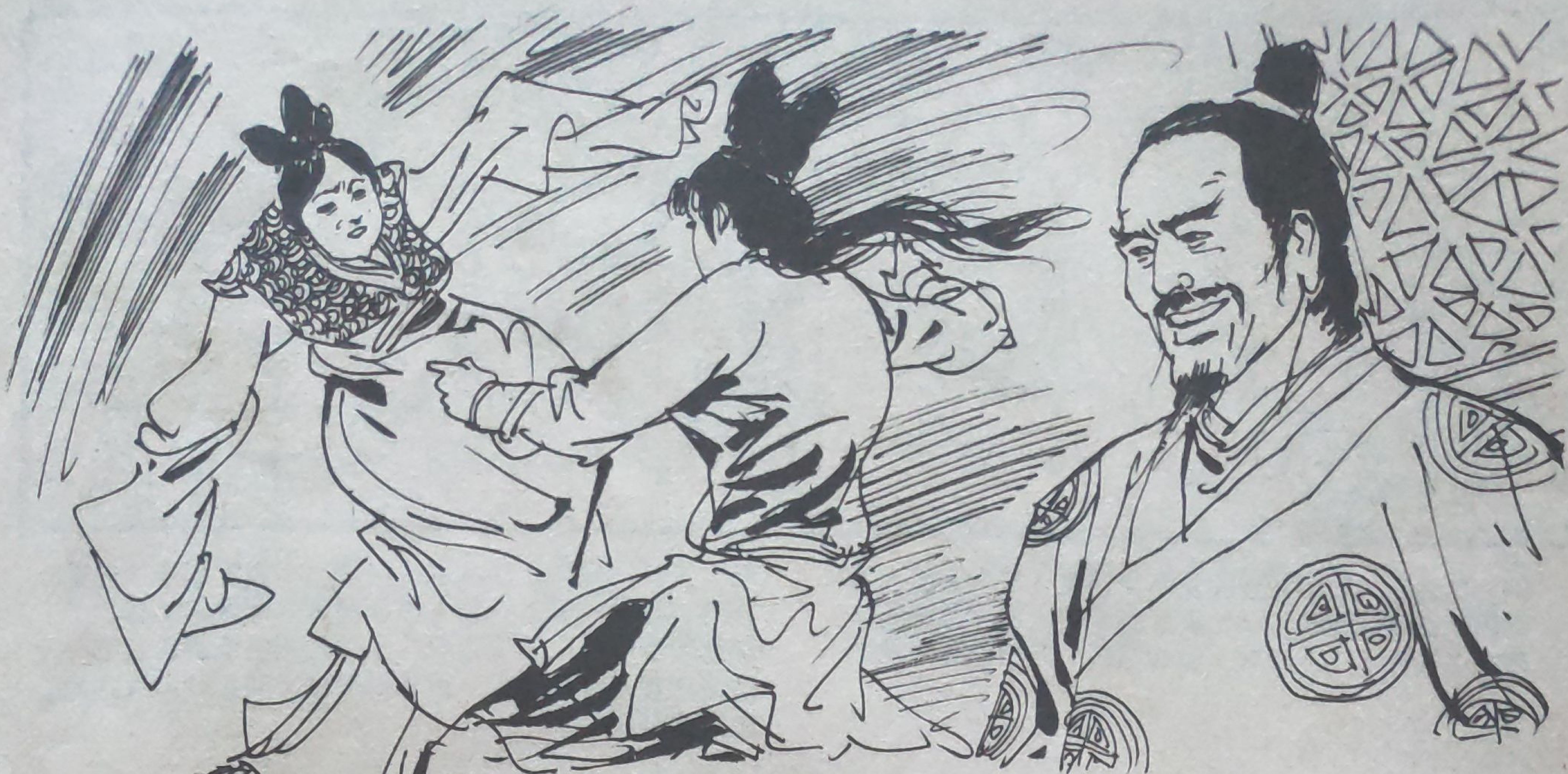


95　蔡九隨即升廳，一疊連聲喚兩院節級戴宗，叫他速帶公差，下牢城營捉拿潯陽樓題反詩的犯人宋江，不得有誤。戴宗心裏暗暗叫苦。



96　戴宗點了衆節級牢子，教他們到城隍廟聚齊；自己却先行快步奔到牢營，見了宋江，說了蔡九因他題反詩立刻要求捉拿他的事。宋江一聽，嚇得呆了。

（待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一）

喬裝周家媳婦　深入大羅山莊

狂風呼嘯，山雨欲來，黃塵暴捲，大地和蒼穹一片茫茫，籠罩着雄峙武林的大羅山莊，有如末日來臨。

此刻，一乘四人小轎，在狂風中有如行雲流水，向大羅山莊馳來。

驀地——

大羅山莊門樓上一聲大喝「住轎」！

四個窮文士打扮的轎夫聞聲止住脚步，但並未放下轎子，僅以冷靜的神態，注視著由大門中躍出的那個護莊大漢。

只見那大漢虎背熊腰，虬筋栗肉，太陽穴高高賁起，看來絕非泛泛之輩，他沈喝一聲，道：「轎中何人？」

爲首的轎夫朗聲道：「貴莊少莊主周一東的新夫人！」

大漢不由微微一怔，道：「怎麼？又是一位少奶奶？」

轎夫並未搭腔，大漢却濃眉深鎖，略一盤算，沈聲問道：「請問這位少奶奶何時與少莊主成婚的？」

轎夫冷冷地道：「去年七月七日，屈指算來，半年有餘！」

大漢猶疑了一下，道：「可否請少奶奶出轎讓在下看一看？」

爲首的轎夫冷哼一聲道：「尊駕何人？竟敢對少奶奶如此無禮！」

大漢微微一窘，朗聲道：「在下職責在身，勢在必看——」

轎夫厲聲道：「你可知少奶奶願不願見你？」

大漢不由一震道：「少莊主周一東，武功雖無驚人之處，但因風流成性，終日在外拈花惹草，朝秦暮楚，已不止三妻四妾。」他搔搔腦袋，鄭重的說：「近日莊主叮囑護莊，非本莊之人，一律從嚴盤詰，如果不看一看轎中之人，怎能讓她輕易入莊！」

他心念電轉，又沈聲道：「在下如不能親見少奶奶一面，實難——」

突然一聲冷哂來自轎中，道：「落轎！」

四個窮文士打扮的轎夫，立即放下彩轎，垂手侍立四角。

轎中之人沈聲道：「尊駕既然要看，就過來看吧！」聲調之冷，令人寒意陡生。

那大漢猶疑了一下，終於大步走到轎前，但他並未掀開轎幃，僅是面對彩轎肅容而立。

突聞轎中叱道：「看哪！爲什麼不掀開轎幃？」

大漢道：「掀開轎幃實有不便，還請少奶奶移玉轎外——」

驀地——

轎幃啟處，人影倏現，「拍」地一聲，那大漢被一記耳光打了一個跟蹌，口角鮮血直流。而彩轎之前，却俏然地站著一位大腹便便，美麗懾人，却又略帶煞氣的年輕少婦。

大漢竟像被打昏了頭，垂首肅立再也不敢多看一眼。

少婦沈聲道：「看夠了沒有？」

大漢微微一震，道：「少奶奶千萬多多包涵，小的守莊有責，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大腹少婦退入轎中，沈聲道：「帶

路！」

那大漢如獲大赦，慌不迭地顚著屁股，道：「請隨在下入莊！」

四個窮士打扮的轎夫相視一笑，立即抬起轎子，緊隨大漢走進莊中。

此刻，轎中那位大腹便便的少婦，一摸肚皮，俊面上泛出不可言狀的苦笑，聳聳肩，自轎幃縫隙中向外窺視，只見大羅山莊佔地極廣，曲廊廻欄，氣派之大，即帝王宮殿也不過如此。

莊中表面平靜如常，但在這位少婦看來，却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心道：「大羅山莊中，果然步步殺機，寸寸驚險！」

小轎穿過數道屋廊，來到一座拱門之前，一個垂髫少女一閃而出。

大漢對少女低言數語轉身走出，小轎便由少女引導前進！

拱門中是一個風景清幽的大花園，花園中央，有一座翠樓，翠樓四周，遍植垂柳，當眞是苔痕上階，草色入簾，樓門上有一小巧匾額，上書「挹翠樓」三個金字。

彩轎停在「挹翠樓」前，少婦立即走出轎來。

垂髫少女微微一震，道：「原來少奶奶已經——」

少婦赧然一笑，道：「不錯！本少奶奶已經懷了七個月的身孕了！」

「少奶奶貴姓？」

「高添香！金陵人氏！」

「少莊主沒有和少奶奶一塊回莊？」

「沒有，他說一兩個月內不能返莊！」

垂髫少女斂衽施禮，道：「少奶奶請先在小姐樓上等一等，因爲今天是本莊莊主六十大壽，全莊上下都在忙碌，此刻小姐到夫人房中去了，待婢子去請她來！」

說畢，打發轎夫離去，將少奶奶讓到樓上，到前面去了。

那少奶奶悶坐了一會，自繡墩上緩緩站起，打量這座繡樓，原來是一明兩暗，自外間向裏望去，可以看到內間的雕花牙床和絳色羅帳，以及豪華陳設。

他微微一嘆，搖了搖頭，心道：「我南宮白不男不女，弄成這模樣，唉，眞是渾身不對勁兒！」

他語音略頓，劍眉一挑，心道：「南宮白呀，南宮白！剛入虎口，你就有點不耐煩了！臨行時『神手狀元』尙鳳池前輩們一再叮囑：此番行事，千萬要有耐心，更要處處小心，萬一得不到『天魔傘』，或者被人看出破綻時，絕不能逞匹夫之勇，以卵擊石，應當設法脫離險境暫保活命，才能另覓時機，湔雪師父的血仇大恨！」

他一想起師父的慘死，不由慘笑了下，乍看是笑，但他那一臉狠毒之色，却蘊藏著無限的創痛、辛酸和悲憤。

他坐了一會，小姐仍未回來，便不知不覺地踱進內間之中，一陣如蘭似麝的幽香，令人陶然欲醉。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大的古銅鏡，他對鏡而立，一看自己的大肚皮，不禁大搖其頭，神態至爲尷尬。

轉目掃視，只見床前放著一雙綠絨拖鞋，小巧玲瓏，就憑這一雙拖鞋即可猜出這位絕非庸粉俗脂。

他自幼跟師父居住深山，鮮有人跡，終年與松風明月、虎鹿猿猴爲伍，乍入香艷，再看到這雙拖鞋，難免涉入遐思。

他陡然想起此行的重任，立即面色一肅，毅然轉身，俊臉上肅煞之氣再次凝重。

突然，他的目光凝注在牆壁上的一張少女畫像之上。

「啊！」

他微微退了半步，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少女美絕人寰，清秀絕俗，宛如西子再世，玉女臨凡，令人……

當眞是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美是美到極點，但她的眉黛之間，却有一種英爽挺秀之氣。

南宮白喃喃地道：「這一定就是小姐了！想不到一個黑道巨擘，竟有個天仙似的女兒！」他看得入神，不由搖頭晃腦，暗自讚賞不已！

驀地——一陣清脆而又略帶冷漠之聲來自門口，道：「美麼？少奶奶！」

南宮白悚然轉身，放下背負的雙手，只見一位美艷絕倫，却又凜若冰霜的少女，俏生生地站在門口。

他定一定神，斂衽一禮，道：「高添香見過大小姐！」

大小姐一雙美眸在南宮白一雙大脚及大肚皮上掃了一眼，嘴角上掠過一絲冷笑，道：「免禮！」

語音冷漠，有如嚼着脆碎的冰塊，根本不像小姑對嫂嫂的口吻。

「是誰叫你來的？」

「少莊主周一東！」

「來此作甚？」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小女子已是少莊主的人了，遲早要返莊的，這次自是爲了返莊待產！」

他說到「待產」兩字，不禁霞飛雙頰，滿面羞赧之色，聲音低微得幾乎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到。

小姐臉上掠過一絲揶揄的冷笑，道：「家兄是甚麼樣子妳還記得麼？」

南宮白悚然一震，强作鎮靜，並作不解之色，道：「小姐何出此言？小女子與一東乃是夫妻，怎能不知他是甚麼樣子？」

「妳且說說看！」

南宮白暗叫一聲「僥倖」！立即正容道：「一東兩耳招風，人中奇短，且身材頎高——」

「這就足以證明是家兄？」

南宮白暗罵一聲：「好厲害的丫頭！」忖道：「若非『神手狀元』尙鳳池前輩殺死周一東之後，在他屍體上仔細察看了一遍，且記下了特徵，這番非當場現眼不可！」

他立即答道：「他左脚心有一顆紅痣！」

小姐微微一怔，似乎大出意料，冷漠地道：「對了，妳可知道本姑娘爲甚麼要問得這般詳細？」

南宮白道：「小女子不知！」

小姐道：「昨天也有一乘花轎來莊，轎中也是一個腹大便便的孕婦，聲言是少莊主的妻妾，奉命回莊待產！」

南宮白不由暗自一驚，心道：「『神手狀元』名列三窮之首，一向做事謹愼，此

番殺死周一東，事先曾經周密計劃，利用他風流成性，在外面的妻妾不可勝數，才叫自己冒充周一東的妻妾，以返莊待產爲由，混入此莊，以便設法盜取武林至寶——「天魔傘」爲師報仇，想不到竟有人先我而來，而且採取的方法竟不謀而合，這——」

小姐冷笑一聲，道：「家兄風流成性，誰也不知他在外面到底有多少女人，不過，他能允許妳回莊待產，也足以表示他對妳頗爲寵愛！」

南宮白道：「小姐剛才的話還未說完，妳問小女子這般詳細，且說昨天也有一個孕婦返莊待產，不知是甚麼意思？」

小姐美目在他的大肚皮上掃了一眼，並未答覆南宮白的問話，却哼了一聲，道：「你既然與家兄成婚達半年之久，總該知道本姑娘的名字吧？」

南宮白不由暗叫一聲「糟！」他萬沒想到此女如此厲害，臨行時，「神手狀元」雖會告訴他有關大羅山莊及莊主周至剛的相貌、武功，却未告訴他小姐的名字！

情勢越來越險惡，分明此女已經犯了疑心，他此時已經豁出去了，反而十分鎮靜。暗中却將全部功力提聚兩臂，微微一笑，道：「小姐眞會開玩笑，那有嫂嫂不知小姑名字的道理！」

他口中說著，心中却萬分焦急，一雙俊目不由向四下掃視。

他電目四掃，並非想在房中找到小姐的名字，而是想在一擊成功後，怎樣離開此處。

突然，他的目光又落在牆壁上那一張畫像的下端，只見下端有一橫紙條，上面寫了一行草書：「辣手書生」司馬英淨手敬寫，茜茜小姐惠存。十七個頗爲挺秀的字。

他不由心花怒放，好像一個瀕臨渴死邊緣的沙漠旅者找到了甘泉。

他趕緊收回目光，又微微一笑，道：「小姐何必開我的玩笑！」

周茜茜嘴角掛著冷峻的笑意，道：「如果妳說不出本姑娘的名字，就該知道誰在開玩笑了，告訴妳吧！昨天那個自稱返莊待產的孕婦，乃是一個冒牌貨！」

這句話在南宮白意料之中，但他不得不故作驚奇之色，道：「甚麼？冒牌貨？不知她冒充少奶奶的用意何在？」

周茜茜厲聲道：「先別打岔，妳還沒有回答本姑娘的問題呢。」

南宮白正色答道：「茜姑娘何必疾言厲色，小女子初來大羅山莊，人地兩生，還望茜妹多加指點！」

他說得不卑不亢，委婉中肯，好像根本沒把對方懷疑他這件事放在心上。

周茜茜微噫一聲，不由又是一怔，但她一雙美目在南宮白一雙大脚和肚皮上一掃，臉上又現出冷哂之意，道：「妳該知道昨天那個冒牌貨的用意何在？」

南宮白心頭一凜，蓄力待發，却又故作驚奇之狀，道：「茜妹這句話嫂嫂不懂！」

周茜茜冷笑道：「由於連番有人甘冒殺身之禍，混入大羅山莊，本姑娘可以猜想得到，可能家兄已遭毒手！」

此言一出，南宮白心頭大震，不禁爲之變色。

周茜茜冷笑道：「妳先別怕，這不過是本姑娘猜測之詞！」她的語氣先緊而後鬆，好像在吊南宮白的胃口。

南宮白暗罵一聲：「好刁滑的丫頭！」故作焦急的道：「茜妹妳是說一東他已不在人世了？」

他想流下兩點眼淚來配合這貓哭耗子的表情，然而，他哭不出來，因爲周一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淫賊，近年來糟蹋的良家婦女，數字當在百人以上。

周茜茜冷笑道：「妳自己心裏清楚！」

南宮白茫然地道：「姑娘的話，使嫂嫂越聽越糊塗了！」

周茜茜輕移蓮步，負手踱踱，哈哈大笑一陣，她想極力裝出男兒之態，却又不太像，那是她笑聲脆如銀鈴，以致與她負手踱踱的男子動作無法配合。

她踱到窗前，面向窗外，道：「妳懷孕幾個月了？」

「大約七個月左右！」

「有甚麼感覺麼？」

「當然，行動十分不便！」

周茜茜聳聳肩，道：「行動不便那是必然的，因爲突然加上一個累贅，當然有點不勝負荷，並且提心吊膽，惟恐掉了下來！」

南宮白又是一震，只感她這句話，妙語雙關，語中有刺，分明說他的肚子是假的！

周茜茜續道：「我是問你有沒有反常的感覺？」

這一下可難住南宮白了，他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年，連孕婦這個名詞，都不甚了了，那會知道一個孕婦在懷孕期間的感受？

但他知道不回答不行，他硬著頭皮道：「有時感覺頭昏！」

「咭……」周茜茜狂笑一陣，道：「孕婦頭昏，這倒是少有的現象，大概你的身子太弱了吧？」

南宮白瞠目不知所答，力貫兩臂，即待出手。

周茜茜冷靜地道：「別緊張，你此刻的情形，已犯了兵家大忌，那樣很容易使人懷疑你！」

「懷疑我甚麼？」

「懷疑你是冒牌貨！」

南宮白暴退三步，道：「茜妹……妳……妳……」

周茜茜泰然地道：「還要裝下去麼？可惜你的喬裝之術太差了！」

南宮白驚呼一聲，再次暴退三步，兩掌提至胸前，即待推出。

周茜茜視若無睹，但從她那美極而又略帶男子之風的神態來看，却好像在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是一個冒牌貨！

周茜茜微微一笑，道：「早在你見到本姑娘之先，我就看出你是假的，以後又有四點破綻證實了本姑娘的猜測！」

她微微一頓，道：「第一，你剛才坐在外面繡墩上，兩腿大開，搓手及搔後腦的動作，與女子大相逕庭——」

「啊！」

南宮白暗罵自己「好糊塗！」這些動作早就學習過，想不到無意中洩露了出來。

周茜茜續道：「第二，你剛才在本姑娘房中負手踱來踱去，完全是男子作風——」

南宮白又是一嘆，沒有搭腔。

「第三，你剛才看到本姑娘的綠絨拖鞋以及畫像，兩眼發直，雖然眸子正而不邪，却不是一個女子應有的現象。」

她說到此處，笑靨生花，似乎甚感得意。

南宮白俊面一紅，避開她銳利的目光。

「第四，本姑娘問起我的名字，你臉上已經現出震驚惶急之色，這已經表示你事先連這一點準備也沒有，雖然你故作鎮靜，却瞞不了本姑娘。當你發現了那畫像下端的小字時，又不禁喜形於色！哈哈……你到底是誰？」

她說到最後一句，已是聲色俱厲。

南宮白知道事已敗露，當務之急是如何離開大羅山莊，他不敢怠慢，全力推出一招絕學「天梭手」。

周茜茜冷笑一聲，不退反進，施出「大羅山莊」的絕技「無極黑風爪」，一時五指勁風大作，黑氣氤氳，疾襲南宮白的腹部。

南宮白全力施出那招「天梭手」。

驀地——周茜茜右手已綴到了他自己的左腰，只感眼前一花，「嘶」地一聲，南宮白腰間之物，已經蕩然無存！

周茜茜手中多了一個大包袱，站在三步之外，冷冷看著南宮白。

事已至此，已無可挽回之餘地，南宮白厲喝一聲，身隨聲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全力施出「天梭手」中最後一招「怒投天梭」。

只聽風聲霍霍，勢若奔雷，綿密的掌影像雨點罩向對方週身要穴！

「天梭手」是他師父「逍遙先生」一生苦研的絕學，威力非同小可，周茜茜雖然家學淵源，也不敢稍存大意，急忙斜閃三步避過！

周茜茜一向自負放縱，被南宮白迫閃三步，認為是畢生奇恥大辱，盛怒之下，欺身逾電，又是一式「無極黑風爪」，疾抓南宮白的頭頂。

南宮白最後一式「天梭手」未能傷得對方，已知凶多吉少，此刻爪風砭骨生寒，相距頭頂已不足半尺。

情急拚命，不避不閃，一式「日月如梭」，猛戳周茜茜的「肩井穴」。

這完全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但周茜茜豈肯與他同歸於盡！蓮步輕移，一扭一閃，讓過來招，抓勢不變，「嘶」地一聲，南宮白頭上的假髮已被她抓到手中，疾退五步，哈哈冷笑。

「啊！」

這一次驚呼的可不是南宮白，而是佔了上風的周茜茜。

因為南宮白被揭去長髮，本來面目已一覽無遺，只見他劍眉鳳目，隆準豐頤，英挺俊拔，有如玉樹臨風。

但他眉宇間那股懾人的煞氣，却使周茜茜打心底昇起陣陣寒意。

周茜茜虛度了一十七歲，不知見過多少英俊瀟洒的少年人，然而，和南宮白相比之下，自是相形見拙，他們所缺乏的，就是南宮白獨具懾人的風儀之中，還有一種凜然正氣。

在這剎那之間，南宮白在她心目之中，有如九天皓月，他那高貴的氣質和卓越不羣的風範，使她那少女的心扉已經開啟。

「你……你到底是誰？」

這位艷如桃李，冷似冰霜却又有男子風度的大小姐，芳心怦然而動，眼花撩亂之下，竟有點木訥之感。

南宮白脫下已被撕裂的女人衣衫，甩在一邊，冷漠地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

周茜茜從小被嬌縱慣了，在大羅山莊，說一不二，連莊主及夫人也得讓她三分，想不到一個武功平平的少年，竟敢對她如此無禮。

她氣得粉面鐵青，厲聲道：「你以為還能活著離開大羅山莊？」

南宮白夷然不懼地道：「這是在下的事，不勞姑娘過問！」

「哈哈……」

周茜茜大笑一陣，一雙美目凝住在南宮白臉上一瞬不瞬，簡直不像目光，而是兩道利刃，假如目光也能殺人的話，南宮白早已被碎屍萬段了。

南宮白身世不明，連自己的父母是誰都不知道，自幼被師父「逍遙先生」所收養，每問及身世，師父總說是時機未到，因而使他養成了孤僻冷漠的個性。

師父的慘死，使他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也離他而去，滿腔仇火，使他對本身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獰視著周茜茜，與她的目光糾結在一起。

「嗨！」這是一聲怒極、無奈、傷心和委曲的喟嘆！

但她畢竟是一個任性的姑娘，只感在南宮白面前不忍也不敢撒野，越是如此，更覺得受了畢生最大的委曲。

她忍無可忍，銀牙一咬，皓腕倏伸，翠袖中湧出五道黑風，挾著「嘶嘶」的嘯聲，疾襲而出！

五道黑風相距一尺，南宮白已感寒氣懾人，冷激心脾，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南宮白雖然自知不敵，但他乃是寧折不彎的個性，再集全部功力，推出一招「天梭手」。

「蓬」地一聲，南宮白的身子竟向門外倒去。

周茜茜兩手齊伸，一抓一收，十道無窮的吸引之力，立將南宮白飛出的身子吸回，向她胸前衝去。

周茜茜未想到南宮白內腑已經受傷，立即輕托他的兩肘，然而，南宮白這一衝之力奇大無比，「卜」地一聲，他的兩掌不偏不倚，按在兩團肉球之上。

「啊！」她發出一聲尖叫！

周茜茜如被蛇咬一般，氣得嬌軀猛顫，玉手疾揚，「啪啪」兩聲，南宮白踉蹌退了五步，口角鮮血直淌。

「你……你這下流胚子——」

南宮白見她未施辣手，却侮辱於他，不由暴怒，厲聲道：「少爺與妳拚了——」

了字未落，連人帶掌猛撲而上。

周茜茜不由恨聲道：「世上那有這種渾人，出手輕薄女人，還要惱羞成怒—

」

她越講越氣，冷哼一聲，「無極黑風爪」再次出手，一道黑氣有如毒蛇一般，逕奔南宮白的前胸。

悶哼聲中，南宮白噴出一道血箭，身形側飛而出，不偏不倚，落在絳帳之中的雕花牙床之上。

剎那之間，錦衾繡褥，一片血污。

周茜茜怔了一怔，心中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氣恚與悔恨使她遲疑了片刻，正待上前察看他的傷勢，只見南宮白又顫巍巍地爬了起來，一抹口角的血漬，集殘餘眞力，一掌向周茜茜劈去。

周茜茜被他纏出眞火，翠袖齊揮，南宮白又被震回床上，身形彈了兩下，便寂然不動。

她幽幽地嘆了口氣，這是她以前從未有過的現象，今天為什麼會如此？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由這些類似下意識的動作與表情看來，她已經變了……

她走到床前，一試南宮白的脈搏，雖然受傷，還不太嚴重。

突然，南宮白厲喝一聲，甩手之下，「蓬」地一聲，又打在她左邊肉球之上。同時他又顫巍巍地站了起來。

他厲聲道：「來來……來……我和妳……拚……了——」連人帶掌，又向周茜茜撞去。

周茜茜不禁感慨萬千，愣在那裏，他深深感到這少年又可恨又可愛，簡直令人毫無辦法。

她輕描淡寫地抓住南宮白的脈門，順便點了他的麻、啞二穴，將他放在床上。

此刻，她反而沒了主意，心中反復地唸著——怎麼辦？

「甘冒生命危險，混進大羅山莊來，顯然不懷好意，理應交給爹爹處理！」但當她的目光停留在南宮白的臉上時，又逐漸柔和起來。

他雙目緊閉，劍眉微蹙，挺秀的鼻子和緊抿的嘴唇以及口角兩道不太明顯的弧線，每一樣都顯示他是一個光明磊落，寧折不彎的有為青年。

這是少女的偶像，任何一個少女，乍見這樣英氣逼人，瀟洒不羣，混身都充滿男性魅力的少年人，都會「怦」然心動。

周茜茜嘴角泛起一絲苦笑，喃喃地道：「渾人，也許我周茜茜上輩子欠你的，唉！你……你叫我怎麼辦？」

她取出羅帕，為南宮白擦去口角的血漬，但另一隻玉手，却不由自主地撫摸著他的面頰。

驀地——一聲嬌呼自樓下傳來：「大姐，妳在樓上麼？」

周茜茜悚然一驚，急得雙手直搓，團團亂轉，但她畢竟是一個頗工心計的少女，急忙撿起地上的假髮，罩在南宮白頭上，又替他蓋上一床錦被。

她長長地吁了口氣，好像做了件虧心事似地，故作鎮靜，站在門口等候。

「蹬蹬蹬」一陣樓梯聲音，走上一個少女。

此女看樣子不過十五六歲，美艷不下於周茜茜，只是較為溫柔，稚氣未改，與周茜茜的男子風度迥然不同。

「姐姐，妳躲在樓上幹甚麼？」

這句話若在平時說出，本就不算甚麼，但此刻周茜茜心中有事，做賊心虛，乍聽起來非常刺耳。

「姐姐，妳的臉色不對嘛！」

周茜茜心中一跳，幾乎急出了一頭大汗，她此刻眞是恨透了自己，為甚麼恁般無用！她定一定神，道：「薏文，妳別疑神疑鬼好不好？」

周薏文雖然與周茜茜不是一母所生，感情却十分投契，此刻周薏文側身進入房中，立即驚呼一聲，道：「姊姊，妳床上是誰？怎地血漬斑斑？」

周茜茜素來非但口齒伶俐，且極為冷靜，今天却為了一個南宮白，弄得芳心大亂，竟有些呆板，她略一籌思，道：「還不是這位要命的新嫂子！」

周薏文瞪著一雙大眼睛，道：「她就是返莊待產的少奶奶？」

「嗯！」

「她躺在姊姊床上作甚？」

「不舒服嘛！」

「聽說她已經懷有身孕了？」

「妹妹，妳怎地也顛三倒四地，不是懷有身孕，怎會返莊待產，唉！哥哥也眞是的，整天在外邊胡來，如此下去，不知是何了局！」

周薏文走到床前，道：「這位少奶奶也夠可憐的，竟然嫁給哥哥這種人，唉，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

突然，周薏文一指地上的大布包，道：「姊姊，那是甚麼？」

周茜茜悚然一震，吶吶地道：

「這……這是姊姊……的……」

周薏文道：「不對嘛，我從未見過姊姊有這樣的包袱！」

周茜茜忙不迭地改口道：「不……不！那是新嫂嫂帶來的隨身衣物！」

周薏文看了周茜茜一眼，道：「姊姊，妳今天確是有點失常！」

周茜茜笑罵道：「小鬼，妳看姊姊還不是老樣子！」

「看妳說話神不守舍的樣子，和往常爽朗之態完全不同！」

「這……還不是為了新嫂嫂。」

周薏文道：「她不是已經有了六七個月的身孕了麼？怎地肚子未見隆起？」小妮子說到此處，也不由紅暈上頰，粉頸低垂。

周茜茜暗叫一聲「糟」！暗忖：「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如果面前不是妹妹，換上一個有經驗之人，恐怕早就露出馬脚來了！

她嘆了一口氣道：「妹妹，姐姐差點鑄成大錯，遺憾終生！」

周薏文見她答非所問，不由茫然道：「姐姐做錯了甚麼事？」

周茜茜道：「姊姊鑑於昨天有人冒充新嫂子混入來莊，所以對這位少奶奶也犯了疑心，出手相試之下——」

「她不是妳的敵手？」

「不，她根本不會武功。」

「啊，所以她被妳打傷了？無怪床下有血漬呢。」

周茜茜暗叫一聲「好險！」道：「受傷還是小事，最遺憾的是她……」

周茜茜粉面黯然，盈盈欲淚，她本不

萱切伲作態，此刻不知怎地，一想起南宮白被她震傷內腑，即不免悲從中來。

周萱文是個天眞爛漫的小姑娘，那裏想到其中另有文章，立即問道：「姊姊快說呀，妳遺憾甚麼？」

周茜茜幽幽地道：「差點一屍兩命，她……她流產了……」

「啊！」

周萱文驚呼一聲，她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對於這些事似懂非懂，她只知道流產是一件危險而且痛苦之事。

小妮子立即生出同情之心，伸手就要揭開南宮白身上的錦被，道：「讓小妹看看這位可憐的新嫂子——」

「不行——」

周茜茜慌了手脚，幾乎跳了起來，疾抓周萱文的玉手，道：「妹妹……她流產了……動不得的！」

周萱文怔了一下，道：「看妳嚇成這個樣子，好像妹妹要搶妳的寶貝似的！」

周茜茜心頭大震，她深知這是妹妹無心之言，若換別人，她恐怕要立下毒手了。

「姊姊，妳在發抖！」

周茜茜道：「沒有……嗯！姊姊對她深感內疚！」

是的，這句話並未說錯，只是周萱文不知她是妙語雙關而已！

周萱文道：「姊姊，今天全家上下都忙得不可開交，媽媽剛才還問過妳呢！」

周茜茜道：「妹妹代姊姊轉告媽媽，就說我要在這裏陪陪新嫂子，晚上我一定陪她一起給爹爹拜壽！」

周萱文走了之後，周茜茜頹然坐在床沿上，她看到昏迷不醒的南宮白，心中不知是「恨」是「愛」？

她呆坐良久，終於決定——先把南宮白的傷治好再說。

約一個時辰，南宮白才悠悠醒來，睜眼一看，不由大惑不解，他眞未想到這位曾經出手傷他的少女，竟會親手爲他療傷。

他此刻頭腦已經冷靜，心想：「爲了自己不明的身世，和師門血仇，也只有暫受婦人之恩了！」想到這裏，他立即行功導引，運行十二週天。

又是一個時辰過去，天已近午，才行功完畢。

周茜茜汗透羅衫，玉容憔悴，自行運功調息。

南宮白雖未完全復原，却已無大碍，他凝視著這位冷艷而有男人之風的少女，心中七上八下，說不出是甚麼滋味。

約半個時辰，周茜茜才行功完畢，南宮白乃恩怨分明之人，立即下床兜頭一揖，道：「謝謝小姐救命之恩！」

周茜茜白了他一眼，獨自下床對鏡整衣；南宮白不由一怔，心想：「莫非她因爲我把床鋪弄髒了，在生我的氣？」

他立即又是一揖到地，道：「謝謝小姐救命之恩！」

周茜茜冷冷地道：「不敢當！別和本姑娘拚命就感激不盡了！」

南宮白不由臉一紅，道：「南宮白一時莽撞，還望小姐海涵——」

「甚麼？你叫南宮白？」

「不錯！」

「你是『風雷客』南宮柳的甚麼人？」

「南宮柳其人在下不識！」

「你的師父是……」

「『逍遙先生』呂逸民！」

「啊！聽說呂逸民已經被害？」

南宮白俊目中煞氣懾人，道：「不錯！這正是在下此來的目的！」

周茜茜不由一怔，道：「難道家父與你有仇？」

「沒有！」

「家兄與你有仇？」

「也沒有！」

「那麼你的目的是……」

「恕難奉告！」

周茜茜美目一轉，冷哂一聲，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是爲了『天魔傘』而來。」

南宮白驚噫一聲，道：「妳……妳，怎知道？」

周茜茜道：「其實覬覦『天魔傘』的何止你一個人，昨天那個冒牌少奶奶也是爲了『天魔傘』死在家父手下！」

南宮白道：「『天魔傘』確在令尊手中？」

「大概不會錯！」

「在下不惜任何犧牲，一定要取得此寶！」

「就憑你的身手，也想覬覦『天魔傘』？」

「不錯，除了武功身手，還要加上『智慧』——」

「哈哈……不提智慧也罷！」

「妳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你不配談『智慧』！」

「妳不服氣是不是？」

「當然不服！」周茜茜續道：「如果你有『智慧』，絕不會來此半天就露出馬脚！」

「這只能說在下時運不濟！」

「有『智慧』的人，越是時運不濟越能表現出來，即使沒有昨天那個冒牌貨連累於你，你也逃不過本姑娘的眼睛！」

「哼，妳最大的毛病就是自負，如果妳站在我的立場，恐怕連我也不如！」

周茜茜一揮手道：「咱們別談這個，我且問你，你想用甚麼方法取得『天魔傘』？」

南宮白道：「這要看妳能否爲在下保密了！」

「你以爲本姑娘會告發你？」

「按理說有此可能！」

「錯了，傻子，我要幫助你！」

「怎麼？妳敢和妳的爹爹作對，向著外人？」

周茜茜深意地看了他一眼，南宮白如果稍有經驗，應該看出她美目中所縕藏的深意，是何等迫切與眞摯，然而，南宮白一點也未看出。

周茜茜嘆了口氣，道：「把髮戴上，讓我再找一件衣衫給你換上——」

「怎麼？妳還要我扮成女人？」

周茜茜沈聲道：「要想獲得『天魔傘』，就得在本莊暫住些時候，要想住下，就得扮成女人的，否則，如果被人發現，叫我如何作人？」

南宮白道：「我看妳不在乎這個！」

周茜茜指著他的鼻子，氣極敗壞地道：「你……你想死麼？」

「現在還不想死，事實上妳本來就不像個女人，處處都像男人！」

周茜茜咬著牙在他額上戳了一戳，道：「我今生第一次服了一個人！」

南宮白悠閑地踱著方步，道：「希望不是我！」

周茜茜厲聲道：「你再頂撞我，我就殺了你！」

南宮白聳聳肩，道：「在下相信妳沒有這份膽氣！」

周茜茜氣極而笑，道：「渾人，我服了你好不好，快戴上髮髻，把這套衣衫換上，記住！在別人面前，儘量少講話，一切有我！」

南宮白戴好髮髻，換上衣衫，道：「有一件事妳就未必能幫我的忙！」

「甚麼事？」

「『天魔傘』！」

周茜茜道：「那要看你的表現如何。」

南宮白道：「我對妳不錯呀！」

「你那裏對我好？」

「如果妳能幫我取得『天魔傘』報了師仇，我永遠忘不了妳！」

周茜茜幽幽一嘆，一副纖弱無比令人憐惜的表情，喃喃地道：「但願你心中如一，我等著你就是了！」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妳等我做甚？小姐妳遲早要嫁人的！」

周茜茜凝視著他，恨不得咬他兩口，道：「渾人，你是眞不懂還是裝傻？」

南宮白大聲道：「妳又罵我渾人，我看妳是一個不男不女的怪物！」

周茜茜幽幽地道：「我希望你別忘了我，因爲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嫁人了！」

南宮白又是一怔，道：「怎麼？妳不願嫁人？那就乾脆去當尼姑算了！」

「你若能當和尚，我當尼姑也無不可！」

南宮白道：「師仇未報，身世未明，那容我有出家之想！而且尼姑和尚，也不能同在一個廟呀！」

周茜茜氣得花容失色，負手踱了幾步，她平時十分豪邁，從未服輸過，沒想到今天在南宮白面前，竟一籌莫展。

「啪！」

南宮白又挨了一記耳光。

南宮白不由大怒，道：「妳又打人！妳……妳簡直是……」

周茜茜狠狠地道：「不錯！我是個怪物，至少我哥哥背後曾這樣罵我，但他當面卻不敢，想不到今天却栽在你的手裏！唉……我們吃飯吧！飯後還要給爹爹拜壽呢！」

她叫侍女將菜飯搬入房中，又將門掩上，南宮白早就餓了，當下也不客氣，鯨吸牛飲，狼吞虎嚥，周茜茜還未吃飽，他已將酒菜一掃而光。

周茜茜美目中盪漾著喜悅的光芒，却笑罵道：「你文雅一點好不好！誰家少奶奶如此吃法？」

南宮白摸一摸肚皮，道：「這少奶奶在下早就當夠了，我且問妳，妳爲甚麼要和妳父親作對？」

周茜茜微微一怔，道：「不是作對，而是爲他好！」

「爲他好，幫著外人盜取他的『天魔傘』是爲他好？」

周茜茜冷哂一聲，道：「你知道甚麼？家父名列四富之首，武功僅次於『武林當鋪』主人，但『武林當鋪』主人能否接得下我父母聯手一擊還大有問題！」

「怎麼？令堂也會武功？」

「豈至會，她的『通天一柱香』絕學，猶在家父的『無極黑風爪』之上！因此，家父母即使沒有『天魔傘』！也不懼『武林當鋪』主人，況且，『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寶在家父手中終是危險——」

南宮白道：「如此說來，此寶到了在下手中就不危險了？」

南宮白爲人憨直，他那裏知道周茜茜這一篇道理，不過是自圓其說，無非是想成全他，事實上周至剛對此寶珍逾拱璧，一旦失去，也絕不會善罷甘休，但南宮白却未領悟到她的一番深意。

周茜茜道：「你得到此寶當然沒有危險，第一，你藉藉無名，誰也不相信你能得到此寶。第二，你得到此寶之後，一定要覓一隱秘之地潛修上面的絕學，試想有甚麼危險？」

南宮白不解地道：「令尊既然已獲得此寶，爲甚麼還不研習上面的絕技？」

周茜茜道：「你怎知他沒有研習？」

南宮白倏地抓住她的雙臂，用力搖撼，激動地道：「妳眞能幫我取得『天魔傘』？」

周茜茜對他這種粗獷的動作，非但未感到不快，反而在心田中泛起一股說不出的喜意！

她認爲這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男子漢，他的粗獷和憨直，所給她的印象是無限的安全感。

當然，她不明白，像南宮白這樣聰明的人，活了一十七歲，怎會不解風情！

事實上他自幼入山跟師父在一起，終年與松風明月爲伴，不但沒有女人，即男人也僅有他與師父一人。

周茜茜睨著他那英氣逼人却又稚氣未除的面孔，只感他兩臂似鐵，一股男子身上獨有的氣味陣陣衝入鼻端。

她立即溫順得有如一頭羔羊，長長的睫毛跳了幾下，噘起小嘴，緩緩閉上美目。

南宮白看得入神，只見她楚腰纖纖，雖然略嫌清瘦了些，但像她這種飛燕型的美人，再肥一分就足以破壞她的完整了。

一陣陣幽香，中人欲醉，雙峯微微起伏，呼吸之聲隱隱可聞，甚至於連「卜卜」心跳之聲也可以聽到。

南宮白見她閉上秀目，並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大聲道：「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答，怎地想睡覺了？」

周茜茜恨得牙根發癢，心道：「我周茜茜今天當眞是遇上鬼了！一般年輕人要想一親芳澤還不可得，難道你能置之不顧？哼！我非試試你不可！」

人，就是奇怪又矛盾的動物，越是不容易得到的東西，越有興趣，且非得到它不可，此刻周茜茜正是發揮了人的特性。

她美目微閉，隨著南宮白搖撼之力，嬌軀向前一栽，「嘖」地一聲，四片火辣辣的嘴唇相接，來了一個短吻。

南宮白斗然一震，暴退三步，一臉驚惶之色。

周茜茜雖然心願已達，但她畢竟是一個黃花少女，兩手掩著面孔，心中狂跳不已。

她痴長了一十七歲，何曾主動挑逗過一個年輕人！那嬌靨上的彩霞，立即紅到耳根了。

她停了一會，見毫無動靜，不由大感奇怪，星眸微睜，從指縫中向南宮白望去。

只見南宮白長嘆一聲，一臉羞慚之色，悻悻地掉身整理他的行囊。

周茜茜素以心機自負，今天可栽到底了，她深信自己無法了解這個英氣逼人，純潔憨直，心地光明得有如一張白紙的年輕人。

她心中一酸，不由淚光閃閃道：「你……你要幹甚麼？」

南宮白震顫了一下，道：「我要走了！」

周茜茜有如冷水澆頭，不解地道：「什麼？你要走了？」

「是的！不過……」

「不過怎樣？」

南宮白慚愧地道：「不過……我希望妳能想開一點，千萬不要自尋短見！」

周茜茜大感迷惘，大聲道：「我爲什麼要尋短見？」

南宮白道：「我已經錯了，難道妳就不能原諒我嗎？我不是有意的呀！」

周茜茜大搖其頭，長嘆一聲，恨聲道：「你甚麼地方錯了？」

南宮白道：「在下雖然自幼生長在荒山之中，與世隔絕，但却讀過聖賢之書，深知『暗室不欺』的道理，剛才我……我親了妳一下，這……」

南宮白的幼稚和憨直之態，有如一杯醇醪，使周茜茜陶醉，她深深相信，這才是她終身可托之人。

她狠狠地白了南宮白一眼，走到他面前柔聲道：「渾人，你把書都讀死了，男女相悅，貴相知心，聖人尚有『發乎情止乎禮』的格言，只要不及於亂，怕甚麼蜚短流長……」

說著，又將兩片火紅的嘴唇緩緩送了上去。

南宮白如被蛇咬似的退兩步，肅容道：「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妳……妳不要陷人入罪呀！」

周茜茜恨得渾身發抖，但她生性倔強，對於任何辣手之事，不達目的死不罷休。

她美眸連轉，玉容一肅，道：「走吧！走得越遠越好！我早就看出你是一個不忠不孝而且意志不堅之人！哼！當今之世，除了能獲得『天魔傘』練成絕技之外，恐怕只有一個奇人能爲你復仇——」

南宮白悚然一震，大聲道：「妳別信口開河！我怎會是不忠不孝之人？」

周茜茜冷笑一聲，道：「令師慘死，迄今連兇手是誰都不知道，你不能忍辱負重，設法取得『天魔傘』爲師報仇，數典忘祖，是爲不忠，你身世不明，父母是否健

在毫無所悉，天下父母，無不望子成龍，而你絕技未成，却又虎頭蛇尾，自暴自棄，是爲不孝；你想想看，小妹信口開問麼？」

南宮白登時汗流浹背，兜頭一揖，道：「茜妹金玉良言，啓我茅塞，小兄感激不盡，妳說除了獲得『天魔傘』之外，仍有一位奇人能爲小兄報仇，不知此人是誰？」

周茜茜背轉身去，緩緩說道：「小妹不過是臆測而已，事實上這位奇人的武功到底高到如何程度，誰也不知道！況且他一生愛財逾命，錙銖必較，照你目前的景況——」

「他到底是誰？」

周茜茜道：「武林中有幾位頂尖人物，那就是『三窮四富，一家當鋪』，家父爲四富之首，令師雖非這八位頂尖人物，但武功也不在三窮之下，且武功自成一家，但較之『武林當鋪』主人，却不啻霄壤，小妹所說之人，就是『武林當鋪』主人！」

「『武林當鋪』主人沒有名字？」

「是人就有名字！但當今之世，知他名字之人，恐怕沒有幾人！」

「爲甚麼叫『武林當鋪』呢？」

周茜茜道：「這個『武林當鋪』與一般市井之當鋪大不相同，第一，非天材地寶不當，第二，非知名武林之士的人頭不當；當自己的人頭亦可，當別人的人頭亦可，但必須是名噪一時的人物，或者必須押出武林至寶和價值連城的東西！」

南宮白茫然地道：「我還是不大懂！」

周茜茜白了他一眼，道：「你是一個渾人，當然不懂了，告訴你吧：譬如說，你自信無力爲師報仇，可以到『武林當鋪』押出奇珍異寶，他若認爲價值相當，有利可圖，自能爲你報仇，但利息奇高，如果你不能在短期內贖出奇珍異寶，限期一到就死當了！」

南宮白道：「眞是聞所未聞！」

「如果你要當自己的人頭去換仇人的人頭，利息更大，動軌就是萬兩紋銀，當然也要看你這顆人頭值不值得！」

南宮白不由愕住，他早就聽說過「三窮四富一家當鋪」之事，但却不知「武林當鋪」如此神秘和恐怖。

南宮白恚聲道：「小兄以爲這位當鋪主人，必非善良之輩！」

周茜茜道：「俗語說：開當鋪三年，殺頭有餘。誰說他是善良之輩！」

南宮白道：「即使此人能爲小兄報仇，小兄也不屑假手於他！此人開當鋪的目的，難道就是爲了富甲天下？」

周茜茜道：「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小妹却不敢苟同！」

「茜妹認爲他的目的何在？」

「雄心勃勃想獨霸武林！」

「開當鋪也能獨霸武林？」

周茜茜冷哂一聲，道：「怎麼不能！他以雄厚的資本，可以買動天下無數高手爲他效命，況且，他最終的目的乃是爲了武林至寶——『天魔傘』！」

「啊！他也覬覦『天魔傘』？」

「當然！凡是獲得『天魔傘』之人，即可號令天下！那個不想！」

南宮白不解地道：「既然他的武功高不可測，且武林中人已知『天魔傘』在令尊手中，他爲何不出手搶奪？」

周茜茜輕哼一聲道：「問得好！不過，如果事情這樣簡單，大羅山莊也枉爲四富之首了！」

南宮白道：「茜妹，請道其詳！」

周茜茜道：「武林當鋪主人雖然厲害，但他却不願與大羅山莊正面爲敵，因本莊高手如雲，就是他全力以赴，也要付出相當代價，即使到手，也必暴露他的身份，這就是本莊迄今仍能平安的主要原因！」她掠掠雲鬢，接著道：「其次，武林中近來死了三位高手，令師尚未包括在內，誰也不知兇手是誰，但當鋪主人却發下豪語，要想查出眞兇，報仇雪恨，非他不可，要想談這筆交易，非『武林至寶』不談！」

南宮白道：「甚麼武林至寶？」

「你想想看！」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難道是『天魔傘』？」

周茜茜微微一笑，道：「對了！所以說取得『天魔傘』是他的第一步計劃，獨霸武林，這才是他最終的目的！」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如果有人獲得『天魔傘』而不願與他交易，又當如何？」

周茜茜道：「不願和他交易之人，就沒有資格取得『天魔傘』！只有一個人例外——」

「誰？」

「一個裝聾作啞，知恩不報之人！」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妳是說我？」

「嗯！」

南宮白吶吶地道：「我……我喜歡妳……却……又怕……」

周茜茜皓腕倏伸，抓住南宮白的手臂一帶，兩人立即倒在床上，四片嘴唇有如烙鐵一般貼在一起，他們只感身子在飄，好像在雲端之上。

空間逐漸縮小，時間也已經停止，只有兩顆心在跳，在彼此呼應，甚至於外面鑼鼓喧天之聲，也充耳不聞。

他們盡情溫存、慰撫、擁抱，直到日影消失，夜色來臨，周茜茜才醉眼惺忪，推開南宮白到古銅鏡前整理衣衫。

周茜茜道：「待會下去拜壽，千萬小心！拜壽完畢，就是餘興節目，有啖火及女樂，你以少奶奶的身份入莊，說不得也要陪陪公婆，屆時要少說話，一切由我回答，以免露出馬脚！」

南宮白道：「遵命！」

兩人計議一番，聯袂下樓，來到一座大廳之中。

這座大廳，方圓不下數十丈，正中壁上掛着一個奇大的壽屏，兩支三尺長兒臂粗的巨燭，正熊熊燃燒著。

壽屏巨案之前的太師椅上，端坐著三位中年男女，正中的男人年約四旬，虎目劍眉，目中神光如電，頷下無鬚。

左右兩位夫人，年齡都在三十五六以上，俱都美艷絕倫，右邊那位，面貌極像周茜茜，知道那正是周茜茜之母，中央是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右邊乃是他的如夫人，也就是周蕙文之母。三人之後侍立著七位美艷少婦，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此刻大廳中賓客不下數百，且酒席已經擺好，南宮白何曾見過這等場面，不由心中狂跳不已，他深知倘若一旦事敗，插翅也飛不出這大羅山莊了。

突然一聲嬌呼，周薏文像一隻燕子似的飄了過來，一拉南宮白的手，「嘖嘖」連聲，道：「新嫂子眞美！就是……」

周茜茜道：「就是脚大了一點是不是？哼！人家第一次和妳見面，妳就挑起毛病來了！」

周薏文扮了個鬼臉道：「新嫂子不會怪我吧！其實我姐姐的脚也不小呢！」

南宮白向她微微一禮，低聲道：「文妹取笑了……」

南宮白說著話，却向莊主周至剛望去，恰巧周至剛一雙電目也向他射來，南宮白不由一震，連忙低下了頭，他心頭一震，忖道：「今日既爲周至剛六十大壽，怎地看來才四旬年紀？」

周茜茜和周薏文一邊一個扶著南宮白向周至剛走去，大廳中千百雙眼睛都傾注在南宮白臉上。

他此刻面含羞態，這種羞態可不是女人的羞態，而是一個男人喬裝之後的一種不安感覺。

有人在低低讚美，道：「這位少奶奶美是美極，就是身材略高了一點！」

另一個也湊趣道：「如果身材不高一點，怎能配上那雙九寸金蓮？」

周薏文「咭」地一聲笑了起來，其實南宮白和周茜茜也差點忍俊不禁。

周薏文爲了掩飾剛才的失態，立即向周至剛大聲道：「爹爹！新嫂子給您拜壽來了！」說著三人同時拜了下來。

周至剛看了南宮白一眼，立即站起應酬客人入席，那位大夫人——周茜茜之母，立即拉著南宮白之手道：「眞難爲妳！聽說茜兒出手誤傷了妳，以致流產！嗨，老身一天到晚想抱孫子，沒想到——」

她說到這裏，在周茜茜額上輕輕戳了一指，道：「都是妳這個丫頭把孫子給糟蹋了——」

剎那間那七個美婦一齊擁了上來，評頭論足，交相讚譽。當然，他們對南宮白那雙大脚，也不免多看了幾眼。

客人都入了席，南宮白和兩女參加了周至剛夫婦這一桌。七個少奶奶一桌，却緊挨著周至剛這一桌。

周茜茜拿起酒壺，道：「新嫂子，妳先敬爹媽一杯，以後由小妹代勞好了，妳此刻身子虛弱，若不能久坐就早說！爹娘不會怪妳的！」

南宮白拿起酒壺，走到周至剛身旁爲三人斟完了酒，也爲周茜茜和周薏文滿上，才回到座位上，他低著頭，却隱隱覺得周至剛一雙虎目總是在注視他，不由心中忐忑不已。

周至剛向大夫人一使眼色，大夫人立即向七個少奶奶之中一個點點頭，那個少奶奶年紀較大，可能是周一東的原配，此刻端起酒杯，離席到周至剛身邊敬了公婆一杯酒，然後又走到南宮白身旁，道：「姊姊，小妹敬妳一杯！」

周茜茜心裏有數，不由一皺眉頭，道：「新嫂子剛剛流產，大嫂還是免了吧！」

那位少奶奶道：「大妹偏心，想當初嫂嫂過門之時，大妹可沒有對我這樣好！」說著在南宮白杯上碰了一下，接著一飲而盡。

南宮白只感到酒杯奇熱，且杯身直欲脫手飛去，深知是試探於他，同時周茜茜深深地望著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說：不要輕舉妄動！

這僅是眨眼工夫之事，南宮白驚呼一聲，故作驚惶之狀，手中酒杯立即撒手。

在這剎那之間，周至剛和兩位夫人的目光，由銳利變爲柔和，周茜茜也暗嘆一聲：「好險！」出手逾電，接住了酒杯。那位少奶奶連連道歉，回到座位上去了。

一幕驚險的場面，就在南宮白粉頸低垂，和周茜茜責備大嫂之下，輕描淡寫地瞞了過去。

壽筵完畢，周至剛率領家人及數百賀客，來到一片寬敞的草坪上。

草坪上搭了一個戲台，那是女樂表演的舞台（清代中葉稱戲班爲女樂），戲台對面是一個小型彩台，那是壽翁全家的看台，小型彩台兩側，各有一個大看棚，看棚中桌椅井然，茶點俱備；賓主就坐，戲台之後一根巨杆之上，立即爆起一溜火花，原來煙火開始了。

火花一熄，接著「刷」地一聲，立即幻出黃白藍紫「壽比南山」四個大字。剎那間掌聲雷動，接著花樣百出，唐明皇遊月宮啦，八仙過海啦，蔴姑獻壽啦……等等無不兼具。

煙火繼續了半個時辰才告完畢，接著戲台上人影交錯，燈光大盛，文武場已紛紛就位，女樂即將開始。

此刻戲台對面小型彩台之上，周至剛居中而坐，兩位夫人分坐左右，周茜茜坐在大夫人身邊，周薏文則坐在二夫人身旁。加上南宮白是八位少奶奶，併肩坐在後面，而南宮白恰坐在周茜茜背後。

南宮白自幼久居深山，可沒見過這等場面，當然更未見過女樂。

只見戲台上貼著三個戲目，第一齣是「三岔口」；第二齣是「金錢豹」；第三齣是「鳳儀亭」。

兩個武生年齡不大，皆生得虎背熊腰，目光灼灼，分明內功有些根底。

周至剛似乎對兩個武生十分注意，但南宮白却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

此刻，周至剛突然與大夫人低低說了幾句話，大夫人向戲台上注視了一刻，微微點頭，並未表示意見。

周茜茜斜倚在大夫人懷中，低聲道：「媽，爹爹剛剛和妳說甚麼話來？」

大夫人道：「你爹爹說這兩個武生絕非泛泛的女樂，可能大有來歷！」兩人說話聲音雖低，南宮白在她的身後，却聽得清清楚楚。

周茜茜道：「爹爹的意思是說這些女樂混入本莊企圖不軌？」

大夫人道：「那等於飛蛾撲火，自速其死！但也並非沒有可能！」

周茜茜微微一哂，道：「大羅山莊不亞龍潭虎穴，那一個敢來虎口捋鬚！」

大夫人道：「妳以爲當今之世，除了『武林當鋪』主人，就沒有高過爹爹的『無極黑風爪』麼？」

周茜茜道：「眼前就有一位！」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青山鏢局却來了一批殺手，爲首的是仇十洲，柳花花料不到是自己的患難朋友，做了販毒殺手，而且心狠手辣，爲了滅口，把朱媚的姑姑朱海靈和關山月都殺了，柳花花逼於無奈只好親手將仇十洲殺掉，販毒集團的殺手也死傷慘重，淸點傷亡結果：鏢局死二十八人，對方殺手死四十九名，五十八人中毒昏迷……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奢談人生處世　預料頑敵重來

「不是你，」獨孤美語音轉冷：「世上很多人討厭殺人，很多人不喜歡殺人，我也一樣。」

她忽然拔出了劍，慢慢的走向那些躺在地下昏迷的殺手……

「妳想幹什麼？」柳花花吃驚的望住她。

獨孤美頭也不回，冷冷的說了兩個字：「殺人！」

猛然，她一劍刺向一名黑衣殺手的心臟！

血，標起了半天來高，噴到了獨孤美的手上、身、以及臉上！

獨孤美殺人了！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

而且，居然殺的毫是無還手之力的人。

她這種行爲，對不對？

——世上有什麼絕對對的事，或是絕對錯的事？有嗎？

獨孤美認爲沒有。

她認爲那些敵人應該殺，所以她就殺了。

她殺得很絕決。

甚至殘忍。

柳花花想攔阻她。

但是他却沒有走上去。

因爲，朱媚也拔出了劍，而且也步上獨孤美的後塵，一劍紮向敵人的咽喉！

馬連艮也跟著走了上去……

那些劫後餘生的鏢師與趙子手們，也紛紛圍攏了上去……

屠殺！

這是一場可怕的屠殺！

柳花花想嘔吐。

也想哭。

他忽然覺得好憎惡獨孤美。

他一直以爲她是個善良的女人。

方才，她一直要殺仇十洲。

現在，她又要他殺無抵抗能力的敵人。

多殘忍呵！

柳花花憤怒的轉過頭去。

但是獨孤美走到了他面前，她定定的注視著他，語音冰冷：「你其實心裏很淸楚，敵人一定會捲土再來，而且一定是在短時間內再來；當然，你也更清楚，敵人的攻擊力勢必是一波比一波强，我們要生存的機會非常渺茫。此時此刻，你認爲我們應該對敵人慈悲嗎？對敵人慈善，就是挖自己的墳墓，難道你忘了仇十洲的例子？難道你忘了他說的『除惡務盡』？」

柳花花啞口無言。

「好，」獨孤美渾身浴血，可是她却不肯去擦拭，她冷冷的瞪視著柳花花：「既然你如此婦人之仁，我們也不想寄望你了。」

一頓，她轉身對馬連艮道：「馬總鏢頭，敵人一定很快再會來攻擊，請你下令，將婦孺先行疏散至安全地方，以免遭敵人蹂躪。」

馬連艮一聽敵人還會再來，不由得呆了一呆，「獨孤姑娘，妳爲何肯定敵人還會再來？」

朱媚的心裏也涼了半截：「不會吧，敵人既已殺了李穆張快，奪去了物証，又

殺了關山月，毀去了人証，敵人的目的豈非已達到？」

「妳想，」獨孤美持不同看法：「我和柳花花今番前來青山鎮祕密調查，敵人居然能識破，而且半路截殺李穩張快，可怕的是，竟還能順利的殺死關山月，從這幾點來看，敵人的勢力無疑大得嚇人，顯然是個非常有實力與效率的組織。」

獨孤美頓了一下：「雖然他們又毀去了物証與人証，但是還不夠，因為我們心理已有數，岳光輝絕對脫不了關係，只要我們活著，必然會針對他繼續追查下去，對岳光輝來說，顯然是極為不利之事，所以我認為他一定會趁我們仍未與飛鷹堡連繫上的時候，傾其全力殲滅我們，那麼他們便可高枕無憂了，妳不認為是？」

朱媚答不上話來。

馬連艮臉色蒼白。

「我同意她的看法，」柳花花面色沈重的歎了一口氣：「如無意外，敵人應該很快就會發動第二次攻擊，第二次攻擊當然比第一次厲害，大家心裏應該有個預先準備，免得到時慌亂。」

獨孤美沒有看他，她鎮定異常，儼如發號施令的主帥：「現在，我想敵人一定在暗中監視著我們，就算我們想逃只怕也來不及了，因此我們只剩一條路可走：與敵人拚到底！」

她望住馬連艮：「馬總鏢頭，你現在立刻帶一半人將局裏的婦孺老弱，以最快的速度，悄悄的從後門疏散到後山坡的竹林裏去，覓個安全的藏身之處。」

「我即刻就去。」馬連艮立刻帶了十幾名弟兄匆匆而去。

「剩下的弟兄們，」獨孤美掃了其餘的人一眼：「請你們即刻將外面我們傷亡的弟兄屍身拖進裏面來，然後將裏面敵人的屍體搬到外面去，之後把他們的頭顱全部砍下來，整整齊齊的排在門牆外……」

朱媚忍不住插咀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攻心。」獨孤美回答：「兩兵交接，誰狠誰生存，這是致勝的不二法門。先前，敵人自斷手掌，以示紀律嚴謹，實則乃收心之效。咱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我們弟兄的屍體藏起，然後將敵人的屍體丟在外面，再將他們的頭顱割下排列好，敵人一看，肯定會起戰慄之心，認為我們勇猛無敵，士氣多多少少會受到打擊而生怯意，懂了麼？」

「懂。」朱媚目露歎服之色。

「好，」獨孤美望住她：「這件事就交給妳帶領著弟兄們去做，愈快愈好，然後把大門關好，知道了麼？」

「知道了。」朱媚立刻帶著那班人出去了。

獨孤美提著劍向裏面走去……

柳花花追了上去：「獨孤美，我呢？」

「你什麼？」獨孤美看也不看他，也不停脚，冷冷的哼了哼。

「有沒有要我做的事？」柳花花問。

獨孤美倏然轉身，冷漠的睨視著他：「既然你這麼清高仁慈，怕殺人，你為什麼不走呢？憑你的身手，要突圍好像不是太難的事，不是嗎？」

柳花花苦笑：「其實剛才那一仗，我不也殺了很多敵人麼？」

「我知道，」獨孤美面無表情：「但是在你殺了仇十洲之後，你已心生後悔，你此刻心中毫無鬥志，你只想逃避……」

「我逃避什麼？」柳花花嚅著咀問。

「你要我說出來？」獨孤美忽然停下了脚步。

柳花花望了望她，忽又垂下眸光……

他始終以為獨孤美只是個溫柔可人，刁鑽精靈的女人，現在，他才感覺得出來，她其實也有威嚴的一面。

威嚴得像個大將軍。

柳花花居然有不敢仰視她的感覺。

他從沒有碰過這種女人。

她本來是個連死人都不敢看的膽小女人，現在居然鎮定如山，指揮得頭頭是道，彷彿是久歷沙場陣仗的老將，令人不敢小覷。

她為什麼變得這麼快？

她眞是個領悟力特强的女人。

每當緊要關頭的時候，她總是能把特有的潛在力發揮出來。

柳花花覺得，自己居然有點「怕」她。

獨孤美淡淡的瞧住他，眼神頗為怪異：「其實，當我們確定這件失鏢案轉為藏毒案的時候，你的內心裏便非常矛盾，你一直在想逃避，因為這件事如果一直追查下去，勢必要牽涉到一個你不想牽涉的人。」

柳花花沈默。

不過，他還是抬眸問了一聲：「誰？」

獨孤美緩緩說了三個字：

「皇甫霏。」

柳花花蒼白的臉色倏然更加蒼白。

他痛苦的垂下頭去。

是的，這件大麻毒案肯定會牽連到「快樂山莊」的女主人皇甫霏。

因為她就是「收鏢人」。

收鏢人其實也就是「收毒人」。

皇甫霏無論如何脫不了關係。

這一點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皇甫霏是柳花花生命裏的第一個女人。

雖然，她因受不了窮困而絕情的離柳花花而去，但是在柳花花的內心深處，他其實一直對她難以忘懷。

所以當他確實那車鏢銀實際上是在銀子裏面藏有大麻的時候，他開始徬徨。

如果揭發出去，皇甫霏自然難逃罪責。

他曾有想將這件事壓下來的念頭。

但是他又不敢。

或許，因為有獨孤美在身邊的關係。

或許，這件事實在非同小可，如果自己因私情而隱忍不發，只怕心中難安。

畢竟，大麻是人類的「公敵」，柳花花若强行壓下，那麼他這輩子肯定完了。

雖然，他在江湖上不曾以「俠」自許，但是江湖中人對他的尊敬與喜愛，遠遠超過什麼大俠小俠的。

人人都說他是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大家都把他視為傳奇的人物。

因此柳花花實在不敢冒大不韙將這件事悄悄私了。

所以他痛苦。

所以他想逃避。

現在，獨孤美說出來了。

柳花花苦澀一笑：「原來妳早已知道我的心事，妳為何一直都沒有說呢？」

「我了解你的心態：」獨孤美語音平靜：「人，都是有感情的，換做是我，也許我會比你更加痛苦，更加想逃避，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這件事誰也幫不了你，特別是我，我更愛莫能助。於公，皇甫霏是該受到懲罰的；於私，我和她的關係很微妙，站在人性自私的立場，我當然不願見到她與你重拾舊歡，這是無可置疑的，畢竟我也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我不願失去我喜歡的男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緘默，以免人家，特別是你，認為我獨孤美假公濟私，明的是想除大麻這個『公害』，實則是想毀了皇甫霏……」

柳花花忍不住歎了一口氣：「我知道妳不是那種女人。」

「所以我只能讓你靜靜的作出抉擇，」獨孤美灼灼的注視著他：「其實，無論你做任何種抉擇，我想，我都會支持你的，如果當時我們一發現那銀子裏面藏有大麻時，你若敢為了私情而將這件事壓下來，我必也無異議，我也一定循私支持你……」

柳花花心中陡然一陣激動，他忍不住想衝上去抱着她……

他這時候終於知道，獨孤美的確是個肯為他犧牲一切的女人。

獨孤美緩緩接道：「但是，如果現在你想私了或是逃避的話，我不再會支持你了。」

「為什麼？」柳花花望住她。

「因為，」獨孤美抵咀道：「李穩與張快死了；朱海靈與關山月死了；還有馬連良也死了二十八名弟兄。他們，本來都可以不死的，只因為我們強行揭發大麻事件，所以他們才會慘遭橫死，難道，你不認為他們是因為我們而死的麼？我們如果循私逃避，請問，你能心安嗎？你能理得嗎？」

「我知道，仇十洲的死，對你來說是個打擊，是個傷害，但是……」獨孤美驀然咆哮了起來：「李穩張快呢，朱海靈與關山月呢？青山鏢局的二十八名弟兄呢？他們不也一樣是人麼？他們都是該死的嗎？他們的命比不上仇十洲值錢嗎？你難過仇十洲之死，他們呢？他們的親人不也難過痛苦嗎？你想逃避，為什麼不乾脆去做個懦夫，索性也去抽大麻好了！」

獨孤美很激動。

她咆哮怒吼。

她淚水狂奔。

柳花花也很激動。

他也眼梢含淚。

但他却啞口無言。

因為，他慚愧。

他忽然覺得自己好渺小，好卑鄙。

他忽然也覺得獨孤美不是個文弱的女人。

她好強壯。

她好勇敢。

柳花花有自慚形穢的感覺。

他始終自以為是個既強壯又瀟灑的男人。

原來，他不是。

他也有軟弱的一面。

甚至，醜陋的一面。

——任何人，即使是所謂的「聖人」也必然有他軟弱與醜陋的一面，這就是所謂的「人性」。

柳花花是人，而且還是個很有人性的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

世上，有一種人，而這種人我們幾乎到處可見——當他明知道自己陷入「軟弱與醜陋」的一面時，他非但死不認錯，而且還會竭盡所能的去掩飾自己的錯誤。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就是我我沒錯；千對萬對，別人都不對，就是我一個人對。

這種人，無以名之，只好姑稱為「死不認錯」型。

這種人，當然是最令人可憎的了，即使他長得冠艷天下，你都會覺得他面目可憎，令你有見到他吃不下飯的感覺。

柳花花是不是這種人？

不是。

應該不是。

因為他已經準備向獨孤美認錯道歉。

遺憾的是，獨孤美不肯給他機會。

——她已掉頭而去。

＊　＊　＊

獨孤美走得很快。

當她發現柳花花跟上來之時，忍不住回首冷冷瞪視著他問：「你跟著我幹什麼？」

柳花花不說話。

獨孤美皺著眉尖：「你怎麼不說話？」

「因為，」柳花花低聲下氣：「妳這麼兇，所以我不敢說話。」

獨孤美板著臉，但還是忍不住破咀而笑。

柳花花透了一口氣，煞有介事的說：「小的一時糊塗，犯了滔天大罪，今特來向妳老人家請罪，懇請獨孤美大人姑念小的實屬初犯，且素行不惡，盼能高抬貴手，網開一面……」

獨孤美咬著下唇，睨著他：「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願罰。」柳花花一本正經。

「好，」獨孤美也正經八百的說：「轉過身去。」

柳花花依言轉過身去……

他剛一轉身，獨孤美居然舉起劍鞘用力打去。

「哎唷！」柳花花不妨有此，著實挨了一屁股，痛得叫救命。

抬眼，却見朱媚帶著一班人遠遠走來，柳花花連忙肅容收聲。

「獨孤美，」柳花花壓低著嗓子：「我既已知錯，妳就饒了我吧，快把劍給我。」

獨孤美總算露出笑容，把劍交給他……

「獨孤美，」朱媚走到前來說：「外面都搞好了，現在呢？」

「你們的動作好快，」獨孤美說：「現在當然是等敵人來了，不過我們還須做一件事，大家跟我來。」

＊　＊　＊

獨孤美帶大家到後院柴房。

她說：「現在，大家把柴房裏的柴木

都搬到外面去。」

「幹嘛?」柳花花不明白她的用意。

「自然是有用，」獨孤美胸有成竹的說:「敵人不來則已，一來必然是兇悍無比，我們若一味力敵只怕不是對手，所以咱們必須智取……」

「如何智取?」朱媚問。

獨孤美說:「敵人的數量肯定要多過我們，硬拚硬打，我們勢必要吃虧，所以我打算要用『毒攻』……」

「毒攻?」朱媚很好奇:「如何毒攻?」

「無毒不丈夫，」獨孤美含笑道:「毒攻，當然就是用毒瓦解敵人的攻擊力啦，就像方才我用『送做堆』迷倒了敵人一樣。」

「幹嘛要把木柴搬到外面去?」朱媚又問:「這和妳放毒有關係嗎?」

「自然是有，」獨孤美回答:「由於上一批敵人已經知道我會放毒，這次前來的敵人必會有防備，他們一聞到有異味時，一定會停止呼吸，運功抗毒，要迷倒他們只怕不容易，所以我這次改變方式，不能再用順風放毒法，改用『燃薪放毒法』……」

「燃薪放毒法?」有一個鏢師聽都沒有聽說過:「什麼叫燃薪放毒法?」

朱媚眨著眼:「我也從未聽說過這種放毒方法，燃薪如何放毒啊?」

柳花花也一臉疑惑。

「所謂燃薪放毒法，毒經上並有這一條，這不過是我自創的:」獨孤美說:「就是把迷藥放在柴薪裏一起燒，迷藥藉薪火之煙擴散，敵人對薪火之煙必無防備，很容易便中毒而昏迷……」

「好方法!」朱媚拍股叫絕。

「但是，」柳花花想到了一個問題:「燃薪放毒法還是要靠方向風呀，不是嗎?」

「當然是，」獨孤美點頭道:「不過這一點容易克服，大家在與敵交鋒的時候，繞著薪火轉，引誘敵人前來，那麼不管風向是吹那方，敵人非中毒不可。」

朱媚也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照著是這個方法，那我方弟兄豈非也跟著中毒?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停止呼吸太久啊，不是嗎?」

「這個我知道，」獨孤美從容道:「有毒就有解，我自然會讓大家先服下解藥，不就得了嗎?」

「如果，」柳花花一臉愼重:「萬一敵人已經知道妳獨孤美擅於放毒而先行服下解藥，那怎辦?」

「放心，」獨孤美淡淡道:「方才我說過，燃薪放毒法是我獨孤美自創的，自然毒藥與解藥也是我獨孤美獨家專有，任何解藥都不管用。」

柳花花眨眨眼，歎氣道:「最毒女人心，一點也不錯啊。」

「去你的。」獨孤美嬌嗔的瞪了他一眼。

大家都笑了起來。

——此時此刻，大家居然還笑得出來，顯然對獨孤美很有信心。

但是獨孤美却提醒大家:「我的燃薪放毒法雖是天下獨創，保証收效，可是如果敵人像上次那麼多的話，我的迷藥充其量只能迷倒半數敵人，因爲我從沒想到我會介身這種大仗陣，所製的燃薪放毒不多，隨身携帶的當然也更少，因此大家心理上絕不能完全依靠我的迷藥，這一點我必須特別提醒大家。」

一頓，獨孤美掃了大家一眼:「諸位還有其他問題嗎?」

大家都搖頭。

「好，」獨孤美說:「那麼我們現在先把所有的柴木搬到外面去。」

* * *

馬連艮帶著一班弟兄回來了，他們也加入了佈置「燃薪放毒」的工作。

此時此刻是性命交關、生死關頭的時刻，因此大家格外盡力做好防敵的工作。

盞茶工夫，大家便在前院廣場上佈置好了十個薪火柴堆。

獨孤美說:「我們總共有三十個人，正好三人一組負責一個火堆，迷藥我已經放妥了，解藥我也分發給大家了，從現在開始，大家分組睡在柴堆旁邊，敵人一來的時候，大家第一件事便是服下解藥，第二件事便是立刻燃起火堆，大家都懂了麼?」

「懂了。」衆人齊聲一諾。

柳花花補充說:「無論敵人用何種方式攻擊我們，大家都不要離開火堆，死也要死在那，只要我們能先聲奪人，敵人必有怯意，那麼，我們求生的機會肯定會多出很多了。」

* * *

青山鏢局佔地頗大，而且又位於青山鎭入口處，遠離市中心，加諸山城的人生活較純樸，所有的人都睡了，因此青山鏢局雖曾發生一場慘酷的血鬥，並未引起全鎭人的注意與驚慌。

其實，就算有人看到，誰也不敢過問，肯定是拔腿而逃，免遭池魚之災;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鏢局吃的是江湖飯，江湖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永遠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扯不清的，誰也不想過問。

因此，青山鏢局只能靠這三十個人面對强悍的敵人了。

現在，月已逐漸偏西。

連馬連艮算進去，青山鏢局的人馬共剩二十七人，正好九組人，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恰好湊上一組;九組人皆枕刀席地睡了，柳花花這組人則負責看哨。

本來，馬連艮要派手下守哨，柳花花爲了愼重起見，堅持由自己一個人放哨，而獨孤美與朱媚無論如何睡不慣地下，因此也就陪著柳花花巡守夜了。

他們三人是藏身於正堂的屋頂上，居高眺望，可以看得很遠，若有大隊敵人前來，一眼便可以看到;而且他們伏身於屋頂的另一側，敵人不容易發現他們，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示警的。

山城的夏夜其實相當美。

柳花花他們當然無心欣賞。

無論如何現在不是賞月的時候。

大家凝神貫注的注視著遠處的隘口。

誰都沒有說話。

「獨孤美!」朱媚首先打破沉默。

「嗯?」獨孤美輕聲應著。

「你爲什麼不說話?」朱媚問。

「妳要我說什麼?」

「隨便!」朱媚說:「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向來都是嘻嘻哈哈的，突然不說話好不習慣，妳不覺得?」

獨孤美緩緩透了一口氣，「此時此刻，說話對消除緊張是有點幫助的。」

柳花花也開口了:「其實妳不應該在這裡的，妳為什麼不肯到後山竹林去躲起來?」

朱媚也說:「是呀，動腦筋的確須要妳這個奸鬼幫忙，殺人，妳就不行了，不是嗎?」

獨孤美笑笑:「我知道我武功不行，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多一人總是多一分力量，充個人場也好，對士氣總是有點幫助的……」

朱媚望著她，眼裡有讚服之意:「上伏，妳救了那些弟兄，今伏，妳又佈置了這個奇陣待敵，他們都對妳極具信心。與敵搏殺時，如果有妳在場，對他們的士氣與鬥志，無疑能起一定程度的激勵作用。」

她輕歎了一口氣，續道:「說眞的，連我都對妳信心十足了。」

獨孤美笑笑，眉宇間閃漾起令人肅然起敬的勇氣，與令人心折的機智。

柳花花望住她，不覺看得出神了……

獨孤美瞟了他一眼:「你幹嘛?」

「我在想，」柳花花表情認眞:「幸好你武功不好，否則，嘖嘖……」

「什麼意思?」獨孤美眼波流轉。

「沒什麼，」柳花花却又不言。

「你幾時變得這麼阿婆阿媽的了?」獨孤美紅唇微翹。

「他的意思，」朱媚抿咀而笑:「如果妳的武功也像妳的腦筋一樣出來的話，只怕……妳這輩子很難找到老公了。」

「為什麼?」獨孤美大感意外。

「因為，」朱媚半開玩笑式的說:「一般男人不太喜歡娶能力過强的女人當老婆。」

獨孤美傻眼:「誰說的?」

「不是我說的，」朱媚輕嘆了一口氣:「難道妳沒聽過我們偉大的古聖先賢說過一句話，什麼『女人無才便是德』嗎?」

「屁話!」獨孤美嗤了一聲:「世上最臭的一句屁話!」

閑聊著，的確能消除緊張的情緒。

但是他們可也不敢鬆懈注意力，始終或慎或懼的注視著半里外的山隘出入處。

敵人仍沒有來。

敵人會不會來?

人生的旅程上，做很多事都會碰到「等」，等機會、等就業、等及第、等情人……

等敵人呢?

那是一種什麼滋味?

特別是等兇惡而强悍的敵人，那種滋味只怕不是親臨其境的人可以體會出來的。

——緊張，除了緊張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更適當的字眼可供形容呢?

當然，難免還會有幾絲恐懼的。

畢竟，這很可能是一場殊死戰哪!

因此，他們三人希望藉閑聊來鬆馳自己。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大家以後還能不能在一起聊天哪。

所以他們很珍惜這次的閑聊。

話題也就「百無禁忌」了。

「敵人到底會不會來?」朱媚說。

「會的，一定會的，」獨孤美語氣肯定:「敵人只要能消滅我們，那麼大麻醜聞便可以壓了下來，如果是妳，妳會輕易放過我們嗎?」

「當然不會，」朱媚點點頭:「我一定會趁你們未與飛鷹堡連絡上以前，傾力撲救你們。」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獨孤美說:「敵人明知道對手是名動江湖的花花大少，要殺他絕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他們勢必會傾全力孤注一擲……先前的第一次敵人，看似是先殺關山月滅口，其實是打擊我們的士氣，讓我們受到重創，如果失敗了，讓我們誤以為他們的目的只是殺關山月滅口而已，令我們誤以為他們不會再來，而疏於防範，然後猝然一擊，將我們撲殺於措手不及間。」

「這麼說，」朱媚面色沉重:「我們要活著離開這裡只怕很難了?」

「那是一定的。」獨孤美苦笑了一下，忽又問:「妳不怕死?」

朱媚反問:「妳呢，妳怕不怕?」

「為什麼不怕?」獨孤美聳聳肩:「我一向最怕死，我還這麼年輕，大好人生沒享受到，而且……」

「而且怎樣?」朱媚覺得她好可愛。

「而且，」獨孤美側首瞥了一眼身旁凝神傾聽的柳花花:「我已經是個二十出頭的大女人了，連跟男人上床的滋味都沒嚐過，如果這樣就死了，豈非白來人世間一趟?妳說我怎麼不怕死?」

「是啊，」朱媚吃吃地笑:「我也和妳一樣，要不是那個花花公子，我連吻的滋味如何也無從知道哪。我同意妳的說法，媽的，我從來都沒想過死的問題，經妳這麼一說，我也怕死起來了。」

柳花花笑著湊上嘴:「通常，怕死的人總是死得最快的。」

「那也未必，」獨孤美掠了一下被風吹亂的鬢絲:「怕死的人，也就是不願意死，這種人求生慾望與意志比不怕死的人都要强，怎會死得最快?」

柳花花打趣道:「如果萬一妳死了，有沒有什麼要我替妳做的?」

「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還有什麼要做的?」獨孤美笑著說:「不過，如果我幸運不死的話，我倒想趕快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朱媚笑問:「是不是拜謝祖宗積德，還是拜謝神佛保佑?」

「這年頭，誰還信那個?」獨孤美輕笑了起來:「如果照通俗的宿命論來看，既然生死有命，又何必拜祖先、拜神佛?該死就是該死，拜什麼都沒用的。人啊，說起來眞可笑，一方面自詡自己是萬物之靈，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偉大的動物，一方面又偏偏迷信作古的老祖宗，以及虛無縹緲的神佛，最矛盾的動物大概就是人了，我獨孤美才不會那麼蠢……」

「那妳到底想做那一件事嘛?」朱媚忍不住插嘴問道。

「就是那件事啊，上床啦。」獨孤美一本正經的補上一句：「我如果能逃過這次大難的話，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個男人上床，研究『做人的道理』……」

朱媚格格笑了起來。

柳花花傻眼。

「怎麼？」獨孤美眨眨眼：「很大逆不道麼？」

「可惜我不是個男人。」朱媚笑得眼淚溢了滿眶，吞笑道：「否則我一定會達成妳的願望。」

她用手肘頂了一下柳花花：「喂，你怎麼好像臉紅起來了？奇怪，我眞懷疑你這『花花大少』的外號是怎麼得來的？怎麼一點也不像？」

柳花花捂咀輕咳了一聲，苦笑道：「時代眞的不同了，如果眞有再世的話，那麼下輩子我希望能轉世爲女人。」

「那，」獨孤美立刻應道：「那我就轉世爲男人，讓你來追求我。」

朱媚掩唇嬌笑：「做人這麼痛苦，我下世人才不願意做人哪。」

「那妳想做什麼？」獨孤美笑問。

「隨便，」朱媚一臉認眞：「無論做什麼總好過做人。」

柳花花瞇眼望着她：「妳出身這麼好的家世，世上有幾個人能跟妳比？」

朱媚忽然眼圈一紅：「是我害死了我姑姑……」

「傻丫頭，」柳花花立刻攬住她的香肩：「快別這麼說，如果妳姑姑泉下有知的話，見到妳如此自責，只怕不能心安。」

獨孤美一心要說些輕鬆的話題緩和大家的情緒，不想勾起了朱媚的愁懷，連忙又說：「既然妳認爲做人這麼痛苦，那妳姑姑死了何必這麼難過？依照妳的理論，早死早解脫，妳應該爲她高興才對哪。」

柳花花覺得獨孤美這句話說得太離譜，忍不住盯了她一眼，正想數落她兩句，誰知朱媚忽然拭淚而笑，居然應道：「說得是，人生無常，生死有命，做人實在應該看開一點。生、未必是禍。獨孤美，我的人生觀的確不如妳。」

一頓，目光一轉，望住柳花花，居然說：「獨孤美說得有理，做人要自己盡量尋找快樂，那麼人生就不會這麼痛苦了。我想，如果我也很幸運能逃過今晚的話，那麼我就鄭重邀請你跟我上床，共同研究『做人的道理』，你肯賞光麼？」

柳花花呆住。

獨孤美噴笑。

「你幾時變成了啞巴？」朱媚忍笑。

柳花花搖搖頭，嘆氣道：「很高興妳邀請我，不過我想我大概不會答應妳。」

「爲什麼？」獨孤美問。

「因爲，」柳花花一臉認眞：「我有一個預感，我只怕活不過今晚，妳們幾時見過死人會陪女人上床的，有嗎？」

「如果你眞死的話，」朱媚嘆了一口氣：「我想我會爲你流一滴淚的，畢竟，你不是個令人討厭的男人……」

獨孤美却說：「我才不會流淚。」

「爲什麼？」柳花花問：「妳這麼討厭我？」

「不是這個意思，」獨孤美眨眨眼：「像你武功這麼强的人都死了，我獨孤美雞手鴨脚，肯定比你死得快，你幾時見過會流淚的死人？」

「我武功也不如他，」朱媚笑說：「那我也一定比他先死了。」

「那也未必，」柳花花說：「善泳者易溺，同一道理，武功强的人死得最快，不是嗎？」

三個人居然在大談「死經」。

此時此刻講這種話，豈非不吉利得很？

說死就會死麼？

很多人每天求神拜佛，算命改名，大修風水，每天都講吉利話，不也很多人突遭橫死麼？

迷信，實在是人類最可笑復可悲的無知行爲！

——神，不足敬；鬼，不足畏。

——只有，人，才是最可敬而又最可畏的「東西」！

就拿柳花花他們來說，他們的命運是操在自己與敵人的手裡。

戰勝敵人，就可以活下去；戰敗了，當然也就死定啦。

跟鬼、跟神，一點關係也沒有。

——事實上，世上根本就沒有鬼神，就算有，他們爲什麼要理你？

——如果你不信，夠胆的話，隨便挑間鬼神廟放把火，看看到底是人還是鬼神出來救火？

獨孤美、朱媚、柳花花，他們都不是迷信之人。

迷信之人一定是蠢人。

他們不蠢，所以他們不迷信。

也因爲如此，他們才能在這種生死關頭談笑風生，百無禁忌。

成敗不足以論英雄。

單憑這一點，他們或許還不能稱得上英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他們絕不是狗熊。

等，無論你在等什麼，總是覺得時間過得特別緩慢。

柳花花他們却沒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們等的是敵人。

可怕的敵人。

當然是愈慢來愈好。

最好是不要來。

再加上，他們百無禁忌的東拉西扯，儘是說些冬瓜豆腐，居然說到上床與死亡之事，所以他們更不覺得時間過得慢了。

他們反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什麼時候月已偏西，隱隱有早雞唱鳴聲。

「都快五更天了，敵人爲什麼還不出現？」朱媚忍不住說。

「通常，」獨孤美說：「人最愛睏的時候是天將亮未亮之際，或許敵人想來個拂曉突擊也說不定。」

朱媚又問：「如果一直到天亮敵人都不來，我們怎麼辦？」

「那還用說，」獨孤美回答：「咱們自然要盡快離開這裡，趕去飛鷹堡呀。」

「如果，」柳花花突然說：「敵人在半路上截擊呢？」

「是呀，」朱媚立刻接口：「如果是這樣，豈非更加危險？」

「不，敵人一定會在天亮以前發動攻擊的。」獨孤美堅持她的看法。

柳花花想了想，說：「常理判斷，敵人是應該會不遺餘力的消滅我們，但是也有可能他們因人手一時間來不及召集，而無法發動攻擊也說不定哪。」

一頓，又說：「還有一種可能，也許敵人算準我們料到他會捲土重來，而有所防備，因而故意按兵不動，等我們疲憊鬆怠的時候才發動攻擊……」

「那我們就處在被動挨打的處境了，」朱媚說：「如果敵人一時人馬來不及集結，那我們何不來個突圍行動？」

「突圍？」柳花花沉思。

「是啊，」朱媚眨著大眼睛：「如果突圍成功，那我們便可討救兵，回頭再來與敵人幹……」

「如果不成功呢？」獨孤美問。

「總好過在這裡等死呀。」

「我倒有一個法子，」柳花花忽然說：「如果敵人是因為尚未集結好，或是故意按兵不動，突圍倒是個好主意……」

「為什麼？」

「妳想，」柳花花對獨孤美說：「敵人未集結好，我們發動突圍，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對我們的士氣與鬥志是敵消我長，取勝的機會相對增加，如果敵人是按兵不動，則我們的突圍行動能引發他們提早攻擊，破壞敵人圍困消耗我們的計劃……」

獨孤美沈思：「如果敵人未集結好，說不定只有第一次的殘兵敗將，突圍無疑是上上之策；但如果敵人是按兵不動，蓄勢待發，則我們的突圍行動無異是燈蛾撲火，自投羅網，那才慘哪。」

「說的是，」朱媚點點頭：「若敵人早已集結好，我們貿然撞去，簡直就是自找死路。」

想了想，又說：「但是萬一他們人馬未到齊，則我們豈非坐失良機？」

獨孤美與柳花花同意她的說法。

突圍，是上策也是下策。

——關鍵在於敵人是否已經集結好。

敵人到底已經集結好了沒有？

獨孤美與柳花花雖然聰明過人，畢竟不是活神仙，他們沒有超凡入聖，未卜先知的本領，自然無從知曉。不過，柳花花却想到一個折衷的方法，他說：「我倒有個主意，不如我前去查看，自然就知道敵人究竟是否已經集結好，如果是未集結好，我們便突圍，反之，那就只好等著挨打了。」

「這當然是個好方法。」獨孤美望住他：「你一個人去？」

「妳不放心？」柳花花笑笑：「妳對我的武功沒信心？」

「話不是這麼說，」獨孤美正色道：「對你的武功我自然是放一萬個心，有道是猛虎難敵猴羣，單手難敵雙掌，萬一你被敵人發現，隻身陷虎穴，想脫身只怕不容易了……」

「放心，」柳花花攔嘴說：「我雖然沒幹過小偷，不過查探敵情我可是一流的，絕不會被敵人發現；就算不幸被發現，憑我的輕功，逃跑是一流的，保証敵人抓不到我。」

「太危險了，」獨孤美不肯答應：「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此時此刻，」柳花花淡淡道：「為了大家的生存，冒點險算什麼？」

「不如這樣好了，」朱媚突然說：「讓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妳跟我去？」

「是啊，我的功夫雖然不如你，但總也還過得去，多我一人也就多我一分力量。」朱媚望向獨孤美：「這樣妳總可以放心吧。」

「這樣不好，」柳花花說：「又不是去跟敵人拚命，只不過是一窺敵人虛實，多了妳一個人也就多了一分被發現的危險……」

「不，」獨孤美打斷他的話：「朱媚輕功不錯，有她去對你是有幫助的，再說你已受了點傷，武功多少打點折扣，無論如何她同去我比較放心……」

獨孤美接着說：「凡事不能光往好的一面想，有時也該做最壞的打算，萬一你行踪被敵人發現，有朱媚在身邊，那麼就有個照應。」

柳花花張嘴欲言，獨孤美又說：「如果你反對的話，那乾脆就別去了，在這裏等安全些。」

柳花花只好住口不言。

他開始覺得，自己慢慢的很服從她了。

「那我們走吧。」朱媚用手肘頂了頂柳花花一下：「你先走，我跟住你。」

「等一等。」獨孤美拉住她。

「還有什麼事？」朱媚回首問。

「千萬記住，」獨孤美叮囑道：「若敵人已集結好人馬，你們當然要立刻趕回來；倘若尚未集結好，也要立刻趕回來，大伙兒一起突圍。千萬不能逞強，與敵人硬拚，懂麼？」

「懂，」朱媚朝她作了鬼臉：「妳放心，我們才不會這麼笨，憑兩人之力與敵人搏殺，妳以為我們兩個是齊天大聖啊？」

獨孤美瞪了他一眼：「只怕你們兩個是豬八戒穿花袍，硬充好漢哪。」

柳花花與朱媚正要翻下屋脊之時，獨孤美又拉住柳花花的手說：「喂，花花柳，老實告訴你，我實在不願意見到你比我先死，我不喜歡哭死人，懂麼？」

「放心，」柳花花朝他擠眉弄眼：「世界變得這麼美好，有這麼多女人想找男人上床，妳說，我怎會捨得死哪？」

獨孤美俏臉一紅，粉拳用力擊去，柳花花却早已竊笑著躍到地面去了……

＊　＊　＊

從青山鏢局的大門口到山隘口，約莫有半里路的路程。

半里，當然是個短路程，憑柳花花與朱媚的輕功，只怕打了幾個呵欠就到了。

問題是，此時此刻，他們當然不能全力施展輕功，只能小小心心，偷偷摸摸的，像賊般的向隘口摸去，所以半里路也就顯得格外長了。

這半里路，左邊是小山坡，坡上除了岩石嶙峋之外，童山濯濯，一毛不長，任何人走在上面，在月光的照耀下，很快就會被發現。

右邊則是兩人高的斷崖，崖下有一條小溪，沿着小溪走，當然要比在小山坡上走隱密得多了。

（未完・十五）

忍辱事仇

李藝・文
可飛・圖



清代道光年間，廣西大饑，盜賊蠭起，洪秀全糾合饑民在桂平縣金田村起事，自稱是上帝的次子，部衆皆蓄長髮，著明代衣冠，展開大規模的抗清運動。

咸豐元年陷永安，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次年突入湖南，繼而連取漢陽、武昌，沿江東下，三年後進據江寧，改稱「天京」，分遣兩路大軍，一路北上，攻入直隸，直逼天津，一路由安徽西上，沿江重鎮均次第陷落，一時清廷形勢極爲危殆。

八旗滿兵與綠營漢兵皆不足恃，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奉命督辦團練卓然有成，咸豐四年「湘軍」出境作戰，太平軍開始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而北上的太平軍也爲清將僧格林沁所破，至此雙方乃成形勢均力敵的狀況。

洪秀全漸趨淫奢，大權落於楊秀清之手，洪天王憤恨楊秀清之跋扈，乃與韋昌輝共謀，襲殺楊秀清，既而洪秀全又殺了韋昌輝，這是咸豐三年的事；其後石達開率軍出走，太平天國全賴後起之驍將陳玉成與李秀成支撐局面。

陳玉成驍勇善戰，合肥一戰，曾把清將勝保的三萬精銳騎兵打得落花流水，被洪秀全封爲英王，眼下有雙疤，軍中威稱其爲「四眼狗」，每出戰輒奮勇當先，親妄矢石，且富於謀略，因而所向奏功，與湘軍相持數年，曾國藩尚視其爲勁敵也。

當陳玉成轉戰大江南北時，常僱舟運輸軍需給養，有紅兒者船家女也，愛著水紅衫褲，雖然生長在水上人家，但却出落得水葱兒似的，高挑的身材，秀媚的面龐，穎敏的個性，特別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機智思維，在在都贏得了陳玉成的傾心，遂納爲妾室，隨侍軍中，照應生活起居之餘，並以其慧黠的見地參與機要，陳玉成每有疑慮不決之事，紅兒輒爲其仔細剖斷，每能撥雲見日，迅速找出一條至當的途徑，久之漸倚之爲左右手，牀頭人不啻是一員運籌帷幄的軍帥矣！

一夕，陳玉成宿帳中，沉沉睡去，鼾聲如雷，一刺客趁夜暗潛入，正欲下手之際，刀甫出鞘，忽見帳門遽啓，一紅妝女子自帳中飛出，手執一條紅綾羅帕，向刺客頸項一繞，刺客立足不穩遂踉蹌仆地，陳玉成聞聲一躍而起，遂將刺客制服，假若不是紅兒的機警應變恐怕早已身首異處矣！從此更加寵愛倍至。

由於太平天國內訌迭起而元氣大傷，後期全賴李秀成與陳玉成構成犄角之勢苟延殘喘。陳玉成以百戰經營之安慶，終於抵擋不住湘楚大軍，桂車河一戰，陳玉成精銳盡失，安慶爲湘軍所得，妻孥僕嫗數十口俱爲俘虜；陳玉成痛不欲生，正欲拔出佩刀自刎，忽然紅兒適時而至，看見平日不可一世的良人，此刻失魂落魄的情狀，乃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善敗者不亡，將軍何遽爾輕生乎？」

陳玉成猶自頹唐不已的說：「全家都成俘虜，偷生何爲？」紅兒不以爲然的辯道：「保家事小，保國事大，大王當爲國死，毋徒爲家殉也。」陳玉成聞紅兒言之成理，不覺大恚，轉而撫紅兒肩道：「有卿在，吾何必死！」

在當時赫赫有名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經此大創已經潰不成軍，經過一番收攬與整頓，聲勢已經大不如前，而湘軍乘勝屢克名城進而直逼天京，陳玉成進退維谷，且無險可守，不得已只好向壽州轉進，冀望藉苗沛霖之力謀東山再起。

苗沛霖原是安徽團總，曾受太平天國之封，是個翻雲覆雨的人物，此時見洪秀全衰敗，於是又與清軍暗通款曲，陳玉成猶未知也。

眼看往日的驕兵悍將，如今却恍如喪家之犬，苗沛霖不禁暗暗的打下了主意，表面上十分熱絡的大事歡迎，骨子裡則周密的設下了陷阱，座上之談未竟，帳外之劍戟已鳴，落魄孤王，一鼓就縛，紅兒亦受到覊囚，陳玉成屢顧紅兒，狀至依依難捨，紅兒高呼道：「王勿憂妾，妾必有以報王也。」

這時是咸豐十一年的秋天，曾國荃業已於夏秋之交收復了安慶，彭玉麟收復了無湖，多隆阿收復了廬州，逼處秦州的苗

沛霖，大有岌岌可危之勢。

湘軍獻捷，陳玉成留在安慶的正室陳美鳳，已入清將勝保手中，勝保涎陳婦美豔，遂攫爲己有，寵愛無比，苗沛霖也如法炮製，把陳玉成送往勝保營中，却把紅兒留充下陳，紅兒意有所屬，乃屈身受辱，婉轉承歡，苗沛霖大爲欣喜，以爲從此佳人在抱，今後當其樂無窮也。殊不知這個小婦女一心要湔雪她的國仇家恨，不惜以身爲餌，初事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如今又甘心向苗沛霖投懷送抱，乍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其實却大謬不然，實乃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一個船家女子，而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就已經頗不尋常了，更且知書達禮，見解不凡，還有一身深藏不露的武藝，怕不就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才有這樣的氣候嗎？果不其然，紅兒的曾祖父任職鄂省道台，風骨嶙峋，頗著政聲，以查奸究私而開罪了朝廷大員，因而以莫須有的罪名參劾罷官，罷官頂多是丟掉前程返鄉而已，但是對方却不肯善罷干休，竟至瑯璫入獄，寃死獄中，家屬趁昏夜逃出家鄉，從此隱姓埋名，以船爲家，時光荏苒，轉瞬十多年過去了，紅兒也已經由呀呀學語的嬰兒，變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自幼灌輸了滿腦子報仇雪恨的念頭，又跟隨一女尼學成了一些武技，遇到了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便死心塌地的委身相侍，希望藉其勢力，湔雪國仇家恨，如今陳玉成被逮，審時度勢，只好先抓牢苗沛霖再作計較了。

陳玉成被繩綑索綁至勝保營中，勝保踞坐傲視，陳玉成叱道：「爾乃我手下敗將，何竟向我作態，曾記合肥官亭一戰，爾部下騎兵三萬，有一生還者乎？」

看到陳玉成聲色俱厲的模樣，雖然已成爲階下囚，但雄風仍未稍減，勝保不禁爲之驚咋不已，乃命人予以酒食，勸其投降大清皇朝，陳玉成仰天狂笑道：「吾今日自投羅網，恨自己有眼無珠，一死而已，不必饒舌作無益之言也。」生怕夜長夢多，陳玉成遂被就地正法，死時年僅二十六歲，李秀成聞其死，呼天搶地的嘆息：「吾無助矣！」從此天京的態勢，已直接暴露在攻擊的矛頭之下矣！

清文宗咸豐帝駕崩，結束了他多災多難的一生，單祗是他稱孤道寡的十一年之中，太平天國之興起，騷亂十餘省，且一度遍及京畿之南；捻匪復騷擾於魯、豫、皖、鄂間，官兵束手無策；英法聯軍，兩陷廣州，且竟入京城，使帝蒙塵西奔熱河行宮，屈訂城下之盟，其喪權辱國，更倍於鴉片之戰。

清穆宗即位，改元同治，尚是年僅六齡的懵懂稚子，時太平天國未平，捻匪又猖獗。

英法聯軍善後問題亦十分棘手，慈安太后與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命令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欽差大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校，巡撫以下各官，悉歸其節制，全力進剿太平天國，各軍並進逼天京。

陳玉成梟首之耗傳來，苗沛霖叛清之幟又舉，既然眼見太平天國之氣勢已衰而歸順滿清，何以反旋踵又改弦更張的走回頭路呢？原因是紅兒日夜在耳畔勸誘，說什麼如今洪天王祗剩下了一個李秀成在江南疲於奔命，倘若能有人在江北支撐局面，封個什麼王自屬意料中事，待至江南兩敗俱傷，未嘗不可以獨樹一幟，與西上的石達開遙相呼應，將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呢！

聽到紅兒描繪的遠景，苗沛霖不覺大爲心動，於是率衆渡過淮河，北向中原，意欲結合捻匪以圖大舉，殊不料滿兵遏其前，楚軍又襲其後，腹背受敵，戰輒不利，至此叛清之氣燄稍衰，降清之議又起。紅兒學漢高祖當年與楚霸王對峙時之艱困局面，勸其勉力支持，必能否極泰來。苗沛霖著急道：「此非婦人女子所能知也，若長此抗清，恐將蹈四眼狗陳玉成之覆轍耳！」

紅兒眼看目前的狀況難以挽回，乃使出女性的看家本領，終日啼泣不止，苗沛霖大爲不忍，姑慰之道：「此事務必要從長計議，不必急於一時。」但紅兒已認定眼前這個虎首鼠尾的人，實在是一個窩囊廢，自悔失身於他，心中遂有另外一股意念油然而生。

有高天海者，陳玉成麾下之健將也，陳玉成誤中苗沛霖圈套被俘致死，其部屬均爲苗沛霖所得，高天海篤念故主之恩，每每痛哭流涕不已，紅兒知之大爲感動，因而對他常有一份特殊的好感，不時於枕邊細語中，對高天海多所獎飾，苗沛霖深嬖紅兒，因之也對高天海青睞有加，有所犒賜，必優於常人。

一日，苗沛霖出巡所部，紅兒密召高天海來見，摒退衆人，壓低了嗓音問道：「將軍曾憶英王否？」

高天海默默的點了點頭，紅兒又問：「既憶之，亦知故主之志否？」

高天海淚流滿面的答：「故主忠於天國耳！」

紅兒亦垂淚有頃徐謂：「英王忠於天國，功未成而身先死，妾之所以屈身事仇者，非甘心背叛故主也，將欲藉其力以覆滿清，先雪公憤，後報私仇，庶幾心跡可明，有以對故主於地下矣！而今態勢驟變，苗某已隱懷疑心，公憤不能雪，私仇不得報，妾一婦人不足當此任，將軍豪俠之士，豈可因循蹉跎乎？」

高天海沉吟良久，遽云：「吾非不欲手刃此獠，但尚無可乘之隙耳！」

紅兒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以故主之恩，打動了高天海的心，更以眼前的情況加以譬解，以堅其志，陳玉成的舊部在苗沛霖軍中者尚有千人，大可趁其出巡時加以糾合，更剖析稱：「苗賊性好猜疑，未嘗不忌將軍，將軍之得有今日，實因妾從中斡旋而成，現彼已心懷二志，妾又無能爲力，他日出賣將軍以博清軍之歡心者亦大有可能，將軍如不先下手爲強，恐後患無窮矣！」

左一個將軍，右一個將軍，使高天海昏陶陶的，而且揆諸利害關係，也實在是大有考慮的餘地，而且衡量如今自身的處境，高天海不禁瞿然而驚，遂唯唯受教，抱著一顆沉重的心情，趨出秘密連絡舊部，準備在苗沛霖返寨時，一舉而襲殺之。

翌日苗沛霖未歸，高天海再入見紅兒

，告以一切準備妥當，只待苗賊授首，紅兒一再告誡務須愼重行事，保持高度秘密，倘若洩漏，後果不堪設想。並謂：「事成之後，九泉之人亦將感激不盡，妾身那就更不用說了。」

高天海睨視紅兒，但見雲髻高聳，鬢鳳低垂，清麗媚艷不亞於秋水芙蓉，不覺爲之怦然心動，囁嚅而言道：「爲故主復仇，固然是義無反顧，然吾以安然無恙之身，冒死而爲此事，不知夫人何以報我？」

紅兒愕然謂：「敢問將軍之意何屬？」

高天海未便明言，但作獰笑狀，目眈眈視紅兒秀靨久之，紅兒感慨萬千，心緒起伏難以平復，但她畢竟是見過大陣仗的女子，迅速穩定了自己的情緒，昂然答稱：「事成之後，此身但憑將軍。」

高天海大喜過望離去，是夕苗沛霖回寨，甫至帳外，高天海出迎，遽爾抽出佩刀，對準其心窩刺去，苗賊墜落馬下，繼而手起刀落，割下苗沛霖的首級，高聲謂衆人道：「苗賊反覆無常，倏忽事清，倏忽叛清，以吾輩性命供其玩弄，故誅之，今後我輩究竟事清乎？抑叛清乎？還請大家共抒高見！」

衆人爲眼前的情況嚇得目瞪口呆，無敢發表議論者，高天海再度徵詢大家意見，爲首數人道：「方今清軍勢銳，洪氏將滅，吾等所部不過數千人，若與清軍爲敵，猶之乎螳臂之擋車也，識時務者爲俊傑，還請將軍三思。」

高天海不假思索的聲言：「吾從衆，此後不可再持異議。」於是派人把苗沛霖的首級送往清營，清帥驗訖無誤，亦遣使者至，命高天海暫統所部，俟奏明朝廷後再候旨定奪。

清同治三年李鴻章所召募之淮勇已大成氣候，底定上海、克服蘇州、廓清常州，左宗棠亦已撫平浙江，曾國荃進逼太平天國之天京；在這種狀況之下，高天海決定了降清大計，自以爲十分聰明，乃入見紅兒道：「苗賊早已授首，夫人諒必聞之，爲了安撫軍心，處理必要事端，是以遲遲來見，前有盟約，應無反悔才是。」

不料紅兒却冷冷的說：「苗賊已誅甚佳，然汝爲何決計降清？」

高天海詫異道：「清軍四處得手，且已直迫金陵城下，洪氏將滅矣！吾安能挈孤軍以抗清哉？況衆志如此，倘吾不欲降清必勢成孤立，徒自掘墳墓耳！」

紅兒不答，怒容滿面，高天海繼慰之云：「吾受命爲本部統領，將以誥封屬夫人，夫人今日嫁我，明日即爲命婦矣，爲夫人計，未始非得志始也。」

紅兒怒目圓睜，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予不願受胡虜封。」

高天海不解道：「天猶不欲亡清，而今其再振，豈夫人獨能違天乎？況人生苦短，務必要及時行樂，何必拘執若是。吾自問亦小有才情，得貌美如夫人者爲偶，正所謂郎才女貌，天賜良緣，幸勿辜負吾之一片癡情。」說著便挨近了紅兒，作勢欲攬其入懷，紅兒輕捷的一閃身，退後數步，豎柳眉，睜鳳目，指著高天海說：「你把我當成了什麼樣的人？爾欲違前約，亦須禱告神明，款宴賓客，鼓樂綵輿迎我入門，雙雙當衆行大禮才是，豈能草率苟合！」

於是選就了黃道吉日，淮上軍轅中張燈結綵，殺豬宰羊，海陸雜陳，綺筵盛開，佳賓滿座，咸謂：「降將高天海娶親也。」夜幕低垂，衆儀從簇擁著花轎進了轅門，繡簾揭處，紅兒赫然出現，珠光釵影，炫人心目，座中客皆嘖嘖稱賞，譽爲天仙下凡不過如此。

忽見此一天仙美女，高揚翠袖揭去了紅綾蓋頭，以柔荑之手指著高天海厲聲道：「英王爲人所陷，汝受恩深重，理應報答知遇之情，何竟欲得其未亡人耶？若是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況更屈膝事胡虜耶？」

言訖拔下頭上金釵，颼的一聲射入高天海雙眉之中，登時倒地斃矣！紅兒則一躍而起，高數丈，口噴鮮血如落雨，繼而仆地，亦斃矣！

一場花好月圓的嘉禮，頓時化爲飛砂走石的噩夢，衆賓客四散奔逃，擾攘多年的苗沛霖亦就此土崩瓦解矣！是夕湘軍一鼓作氣攻克了金陵，洪秀全先已自殺，其子福瑱與李秀成逃走，均被擒獲，這是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的事。之後閩粵太平軍殘餘悉平，持續達十五年之久，戰禍遍十八省的一次大變亂，至此得以敉平。

紅兒爲報國仇家恨，追隨英王陳玉成，抒謀獻策，侍奉巾櫛，成爲其得力的助手，及英王罹難，復忍辱偷生，以身作餌，希望能夠在苗沛霖身上重整旗鼓，等到她對苗沛霖徹底失望之後，又把滿腔的希望寄託在高天海身上，詎料高天海更不爭氣，至此紅兒已精疲力竭，肝臟俱裂，了無生趣，乃與之同歸於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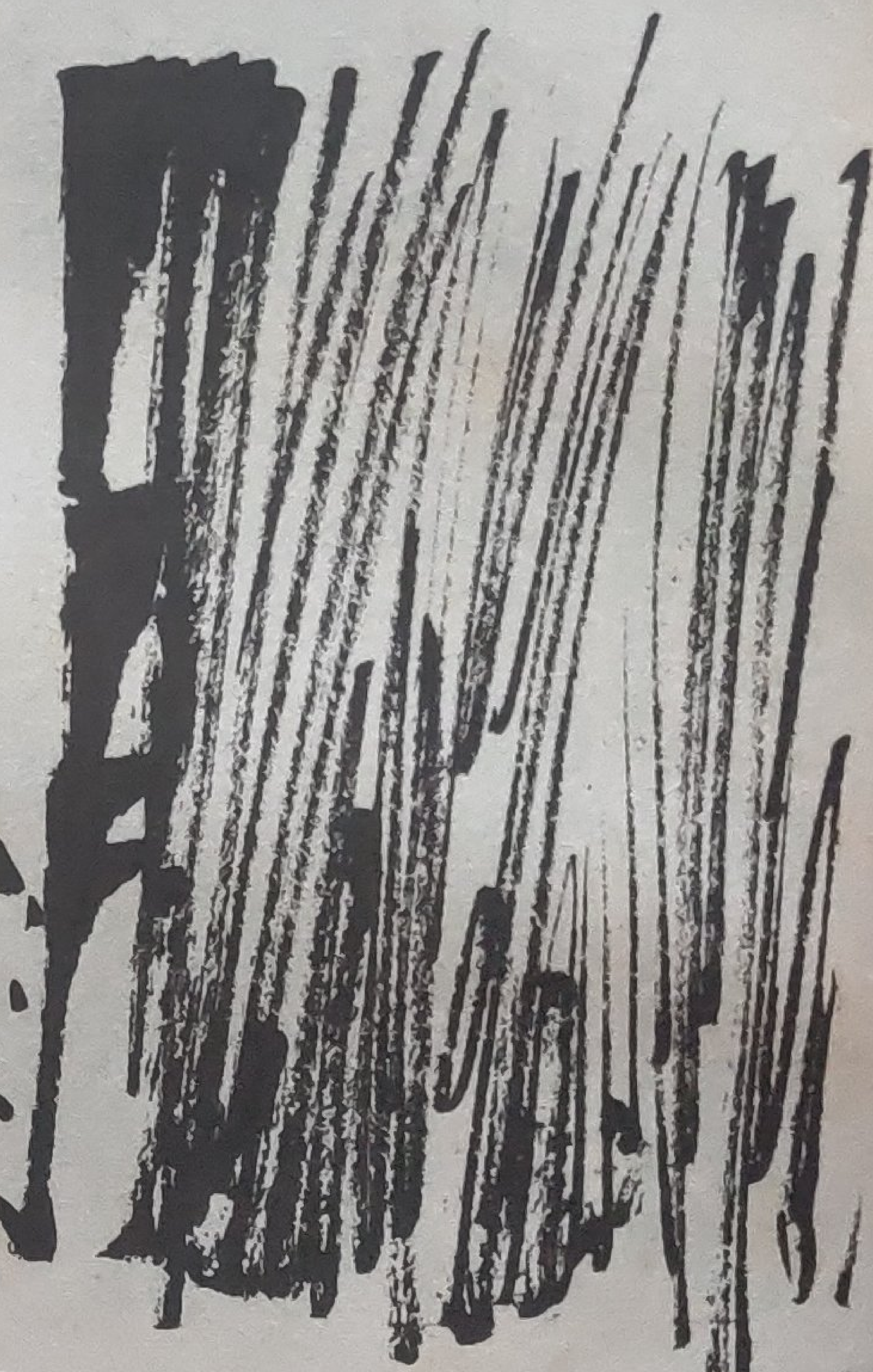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之亂，留下了許多故事，以上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完）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老二按照張道士的辦法躲入和尚寺，避開借屍還魂的雷老大，方老頭的屍體，被雷老大的靈魂附上了軀殼，合二而一，正是「行屍走魂」活生生是一個人，而且還有影子，張道士的茅山還魂術似乎成功了一半，可惜後半截被花老二、馬老三破壞，未能完成，而雷老大的幽靈也將他們二人恨透，神智並不自痴，思維力很正常，苦苦追着花老二和馬老三，見二人一個躲避在寺門、一個躲入衙門，自己對這些地方仍是諱忌，現在只有折回方家，對付方鵬，以父親身份來折磨兒子，以報被殺之仇，方鵬當然不知個中奧妙，以爲方老頭未死……

作法自擾

「我？」老鼠兩條腿發軟。

方老頭壓低嗓子。「先拿好東西來祭祭我的五臟廟。」

老鼠鬆一口氣，急急退下，方鵬一聲：「我也去——」正要退下，方老頭已一聲大喝，手一指：「你——」

「我去替爹你拿好酒來——」方鵬嬉皮笑臉的。

「跪下——」方老頭再一聲大喝。

方鵬只好跪下，方老頭看着心中大樂，棒拿起，想想。「一下子打殺他，那是便宜他，怎也要折磨一個狠狠的。」

想到興奮的地方，他不由掩嘴失笑。

方鵬看在眼內，只感覺方老頭笑來很奸；心裏却只有歎氣的份兒。

方老頭再舉起手中大棒，看看，反手丟在後面，對着雙手呵一口氣，互搓幾下，目注方鵬。「伏在爹的膝上，把屁股翹起來。」

「哎唷，小兒遊戲。」方鵬半身一轉，便要開溜，已被方老頭一把抓住，按在

惡鬼糾纏

膝上，使勁的一掌接一掌往屁股上狂打，一面罵：「畜牲，畜牲——」

他越打越高興，大笑不已，血壓也隨着上升，面色突然一變，停下手，不住的喘氣。

方鵬急忙爬起來，一面捧着屁股猛跳腳，一面恐嚇。「爹你有心臟病的，別這麼興奮，沒有好處的。」

「心臟病？」方老頭伸手掩住心窩，「別忘了還有風濕。」

「什麼？」方老頭立時感覺腰酸背痛，混身的不舒服。

「今天晚上，到此爲止的了。」

「你當然想。」方老頭冷笑。

方鵬突然有所覺。「爹，你的聲音怎樣了？」

方老頭出口的是雷老大的聲音，與方老頭原來的聲音的確有分別。

方老頭一聽不由伸手掩着嘴巴。

「着涼了？」方鵬有些關心的問。

方老頭打蛇隨棍上，故意乾咳一聲，



壓着嗓子。「都是你這個畜牲。」

「好好的歇歇便會康復的了，最要緊的是別再胡亂動氣。」方鵬只想找機會開溜。

方老頭心頭一動，暗忖：「好，今天晚上好好的歇歇，養足精神，明天才對付你。」

方鵬看見他不作聲，連忙抽脚開溜，那知道脚步才移動，一聲大喝便傳來：「站着——」

「看着我，你吃喝也不舒服呢。」方鵬只好來這一個藉口。

方老頭一想也是，點點頭道：「有道理——」

方鵬連忙往外溜。

× × ×

老鼠安排好酒菜，亦溜出院子，看見方鵬仍然揉着屁股，在院子打轉。

「少爺，沒事吧？」他担心的上前。

方鵬搖頭。「難怪以前犯人拉進衙門，動不動先打屁股，原來眞的不好受。」

「老爺打你的屁股？」老鼠很奇怪。

「除了他，難道還有別個？」

「以前可沒有這樣的。」

「有經驗我怎會白挨，最低限度也穿上五條褲子，早作準備。」

老鼠想想，突然問：「你可是發覺老爺跟以前有些不同？」

「你怎麽這樣說？」

「來——」老鼠突然招手，跳着脚步往大堂那邊走去。

隔着窗花內望，只見方老頭一手抓着酒杯，一手抓着一條鷄腿在堂內狼吞虎嚥，一雙脚半蹲在椅子上。

「你可曾見過老爺這樣吃東西，看，活脫脫餓鬼投胎的。」老鼠壓着聲音。

「他死而復生，我們燒的元寶蠟燭他吃不得，又怎會不餓得要命？」方鵬有些同情的。

話才說完，那邊方老頭已將鷄腿吃完，反手將鷄骨頭拋掉。

方鵬呆一呆，方老頭接一口痰吐在地上。

「隨地吐痰。」方鵬搖搖頭。

老鼠接上口。「老爺平日有潔癖，不是這樣的。」

那邊方老頭隨又將手擦在衣服上，將油膩擦掉，一面仰首將酒倒進嘴巴，一陣「骨都」聲之後，便將酒喝盡，把杯往桌上一拋，雙手往肚子上一揉再揉的，飽得要命的。

「這個姿勢也是前所未見。」方鵬喃喃一聲。

方老頭雙脚接往桌上一架，身子順勢搖動起來，搖着搖着，冷不防用力過度，一失重心，便連人帶椅倒翻開去。

方鵬老鼠看在眼內，忍不住失笑，總算手快，及時掩住了嘴巴。

那邊方老頭地上一個翻滾爬起來，一脚將櫈子踢飛，也同時踢痛了脚，雙手抱着，一跳再跳，一面呼痛，一面粗言穢語，破口大罵。

方鵬老鼠聽着不禁又傻了臉，在他們的印象中，方老頭一向自命清高，從來就不會說粗言穢語。

當然，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方老頭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軀殼，靈魂是雷老大的靈魂。

× × ×

酒餘飯後，回到房間，方老頭一面脫衣服，一面吹着口哨，輕鬆快活的。

在方鵬老鼠來說，這也是前所未見，所以由窗外探頭往房間內一望，又是齊皆一呆。

老鼠一個不小心，弄翻了旁邊一個花瓶，方鵬發覺的時候已來不及搶救，眼急手快，一把抓住了旁邊經過的一頭花貓

方老頭入耳回頭，走過去推窗一望，看不見躲在窗下的方鵬老鼠，只見一頭花貓在花盆那邊打滾。

「他媽的——」他破口罵一句，抓起窗旁的一個花瓶朝那頭花貓扔去，反手將門關上。

花貓總算沒有給花瓶扔中，再打一個滾，一溜烟的往外開溜。

方鵬老鼠一伸舌頭，慌忙一旁躲開，轉過走廊，老鼠才鬆一口氣。「老爺以前不錯脾氣不大好，也不是這麼壞。」

方鵬苦笑一下。「幸好我眼快手急，否則那個花瓶便得扔在我們身上。」

老鼠抓抓頭說道：「少爺，你看到的了。」

「怎會變成這個樣子？」方鵬大惑不解。

「我看是一定撞邪。」

「撞邪？」

「即是鬼上身」老鼠話出口 機伶伶先打一個寒噤。

「那有這種事？」方鵬搖頭。

老鼠道：「要是沒有，也不會有這種傳說，你想清楚，聲音變了，言談舉止完全是另一個人的，除了鬼上身，還會是什麼原因？」

方鵬沉吟不語。

老鼠看看方鵬，話接上。「還有，他被釘在棺材裏，即使心臟回復正常，是金手指判斷錯誤，醒來了，又如何從棺材內跑出來？」

「以你看？」

「一定是有一條猛鬼在旁邊看準了，進了他的身子，力大無窮。」老鼠說得很認真。「話也有說，鬼一樣強勁，鬼一樣威猛。」

方鵬打一個寒噤。

「現在，可是鬼那麼兇，鬼那麼討人厭。」

「而且鬼那麼恐怖。」方鵬亦打一個寒噤。

「少爺，以你看，我們該怎樣？」

「以你看？」方鵬反問。

「聽說，遇上這種情形，一定要找一個法力高強的茅山道士，驅邪捉鬼。」

「茅山道士？」方鵬有些意外，老鼠的思想有時的確大出他意料之外。

× × ×

有綠帽子保護，張道士胆子也逐漸大起來，每天都在小酒家中喝酒。

他也是閒着無聊，對方老頭雷老大那件事既想罷休，又想弄一個清楚明白；心情也實在有些矛盾。

這所以他仍然留在這個地方。

店小二招呼了其他客人，回到張道士身旁，忍不住又問：「道長，綠帽還未能脫啊？」

張道士搖搖頭。「還要戴上好一段日子。」

「這我替你難過了。」

「我也不知道多麼快活。」

「快活？」店小二呆一呆。

「你不明白的了。」張道士眼珠子一轉，突然間頭一縮，雙手緊抓着那頂綠帽子。

方老頭正從門外經過，探頭內望，在他的眼中，只見店小二在對着空氣說話，看不見戴着綠帽的張道士。

他沒有在意，只因為日光一轉，他又看見了一樣更吸引的東西。

那是萬人迷，扭着纖腰迎面而來。

「萬人迷——」雷老大這個方老頭立時一雙眼發亮。

好像萬人迷這種妖女雷老大又怎會不認識，又怎會不感興趣。

「萬人迷啊。」他立即打一個招呼。

萬人迷也還一個招呼，心裏一句：「老鬼——」

兩人交錯而過，萬人迷沒有再理會，方老頭却忍不住探手一把摸在萬人迷的屁股上。

「喲——！」萬人迷知道是什麼回事，嬌呼一聲，回頭瞟一眼，心底却暗罵。「老淫蟲——！」

「有空嗎？萬人迷——！」方老頭按問道。

「他怎麼認識我的？」萬人迷心裏奇怪，也沒有問方老頭到底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會經碰面。

在她來說，人盡可夫，平生到底有多少個男人，到現在可以說是沒有一千，也有八百，要每一個都有印象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她只是應一句：「有錢便有空的了。」

方老頭腰囊一料，裏頭的銀両叮噹作响，萬人迷一聽眉飛色舞，半身一轉。「到我的農場去怎樣？」

「好極了——」方老頭兩條眉毛一揚，手撫着萬人迷的屁股往前行。

那邊方鵬老鼠即時從巷子裏鑽出來，方鵬大搖其頭。「我這個爹爹自從我媽媽去世，一直都是守身如玉的，是不是？」

「簡直可以立貞節牌坊呢！」老鼠大歎一聲。「現在可是色情狂一樣。」

「完了——！」方鵬亦歎一口氣。

「別管這些了，我跟在後面，看他們到那兒去，少爺你趕快去找一個茅山道士回來。」老鼠說着三步併作兩步，追在方老頭萬人迷身後。

他有時也有些小聰明，知道追踪方老頭萬人迷要比找茅山道士容易，當然是選擇容易的來幹。

「茅山道士——！」方鵬目送老鼠消失，抓着頭，一時間也實在不知道該從何着手。

× × ×

張道士酒喝下來，終於有幾分醉意，手抓綠帽，一面輕拍着一面得意洋洋的吹噓：「別看輕這頂綠帽子，戴着它，可是什麼鬼也看不見你。」

店小二一旁聽着應一聲：「眞的有鬼啊？」

「看不見你當然不相信。」

「你怎麽會看見？」

「那是我練成了一雙鬼眼。」

「豈非時刻見鬼？」

「知道厲害了？」張道士打着酒呃。「還有更厲害的呢，你別以爲我初出道，說到法力，可是認了第二，沒有人敢稱第一。」

店小二唯唯喏喏，突見方鵬一旁聽着，向方鵬一笑道：「這個老小子的腦袋應該大有問題，喝多了兩杯，更加就語無倫次。」

方鵬笑笑，張道士這時候又已飲多兩杯，醉意多了兩成，繼續誇口：「我姓張，張天師是我的祖宗。」

「道長——」方鵬忍不住問：「你可懂得驅邪捉鬼？」

張道士回頭看一眼，醉眼惺忪，根本認不得方鵬，應聲大笑：「捉鬼，算是什麽？別人可要設壇什麽，我啊，只要隨便畫一張靈符，穿在桃木劍上左一轉右一轉，那些什麽鬼什麽怪便要倒下。」

張道士說着搖頭擺腦的，一陣酒意冲上腦門，一頭便撞向桌子，方鵬及時一把扶住。「這太好了，你跟我走一趟。」

「到那兒？」

「到我家裏捉鬼。」

「眞的要我捉鬼？」張道士看似又有些清醒。

「你不是口說一套，其實不成的吧？」方鵬有些懷疑。

張道士的胸膛馬上挺起來。「那有這種事，我們走！」一下子站起身子，搖搖晃晃的往外走，但仍然不忘雙手扶着那頂芭蕉綠帽。

×　×　×

到了方家，張道士還是醉得可以，戴着那頂綠帽子在大堂中轉來轉去，脚步踉蹌，隨時都會倒在地上的。

他眼中所見一片模糊，連環境也看不清楚，幾個轉身下來，連聲問：「鬼呢？鬼在什麽地方？」

「等一會，很快便回來的了。」方鵬這句話出口，已聽到外面一陣嘈雜聲。

「來了來了。」方鵬一下子緊張起來。「快準備靈符。」

張道士連忙從身上孭着的八寶袋中拿出一疊靈符，一張一張的移到眼前來翻看，終於找到了一張符，手一揚：「是這種了！」

語聲未已，老鼠已被方老頭一巴掌從大堂外打的飛仆進來。

方老頭一步跨進，又是一巴掌。

老鼠捧着臉，連聲：「眞的不干我的事，是眞的。」

「跟踪我啊，是不是那個畜牲的主意。」方老頭喝罵着再跨前一步。

張道士立時感覺一團陰氣湧來，不由得打一個冷顫，清醒了三分。

「陰氣這麽重，可是惡鬼來了。」他慌忙從懷中取出另一道靈符。「要加料才成。」

方老頭這時候亦已看見方鵬，却看不見站在方鵬旁邊的張道士。

綠帽有時候果然是不怕戴的。

「畜牲——」方老頭隨即手一指方鵬。「這一次有你好看的了。」

方鵬不由身子一閃，躲到道士的後面，方老頭同時衝上前來。

張道士只覺得寒氣迫近，馬上舉起手中靈符，大喝一聲：「大胆惡鬼，快來受死——」

方老頭看不見張道士，却聽到張道士的聲音，呆一呆。「那一個，怎麽聲音這麽熟？」

他左望右望，看不見有其他人，與張道士的距離這時候已不到三尺。

寒氣更強烈，張道士的視綫由模糊而清晰，終於看清楚那方老頭的面目，酒意立時全消，張大了嘴巴，却是發不出聲音來。

他當然知道這並非什麽惡鬼，仍是半人半鬼的東西，手中靈符起不了作用，不由自主噙在口中，也就噙着靈符，翹起脚尖開溜。

方老頭目光一轉，回到方鵬面上，一聲「畜牲」，一巴掌摑去。

這一巴掌，正好摑在張道士的面上，將張道士打得飛開，綠帽亦滾跌下來，沒有了綠帽，張道士立時無所遁形，出現在方老頭眼前。

「是你——」方老頭怒從心上起。「看你能够跑到那兒去？」隨即撲上，探手抓向張道士。

張道士一個閃避不及，被方老頭一把抓住，跟着連吃幾掌，不由叫苦連天。

方老頭接一脚將張道士踢翻地上，探手抓住了椅旁的那條大木棒，亂棒打去。

張道士連聲叫「救命——」連滾帶爬，閃開了幾棒，走到方鵬身後，方鵬眼快，連忙轉回張道士身後，兩個人團團轉，亂做一堆。

「連你這個小畜牲也打殺了。」方老頭大喝着揮棒掃去。

張道士方鵬仍然糾纏不清，一閃之下，變作滾地葫蘆，也總算讓開了那一棒。

張道士一急之下，大聲叫道：「幹掉他——」

方鵬地上一滾身。「幹掉他？」

「你不幹掉他，我們便得死在一塊兒。」張道士聲嘶力竭的。

說話間，兩人仍然糾纏一起，一面躲閃着方老頭擊來的大棒，狼狽萬分。

「你忘了他是我爹爹？」方鵬脫口叫出來。

「他是雷老大——」張道士大叫。

方鵬一呆，立時挨一棒，與張道士滾翻開去。

「你說什麽？」方鵬接問。

「他是雷老大，雷老大的鬼魂進了你爹體內！」張道士一再大叫。

「胡說八道——」方鵬當然不相信，但心念一轉，不由叫出來。「他的聲音眞的像雷老大的聲音。」

方老頭大棒這時候又殺到，方鵬張道士各吃一棒，大叫大喝。

亂棒跟着打來，張道士再吃兩棒，大叫：「還手吧——」

「不可以的——」方鵬搖頭。

兩人隨又吃幾棒，方老頭打得性起，

不防心臟病又發作，半身一弓，木棒支在地上，喘氣不已。

張道士把握機會，立即拔脚逃跑。

方鵬不由追在後面。

方老頭喘過氣，追前，那邊老鼠眼看不對頭，連忙躲在柱後。

× × ×

張道士方鵬那邊小巷轉，從相反的方向轉進大街來。

方老頭沒有看見方鵬張道士，一步步走向方家，雙拳緊握，面露殺機，口中發出一陣陣怪異的「呵呵」聲響。

× × ×

跑到了荒郊，張道士才停下來，脚步一下收不住，滾翻地上。

方鵬緊接追上，一把抓住張道士，張道士驚弓之鳥，大叫一聲，回頭看見方鵬，才鬆一口氣，連忙搖手。「不干我事，我也是被迫的。」

方鵬抓住張道士的胸口。「你說清楚，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張道士喘着氣，尚未開口，方鵬已急不及待的一揮拳。「說——」

「我說我說——」張道士連連搖手。

到他將整件事說清楚，已滿頭大汗，酒意一些也沒有的了。

方鵬呆呆的看着他，一會才嘟喃着。「聽下來我實在有些生氣，但想下來可又難怪你，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想知道所學的是否實用。」

張道士歎一口氣。「不錯是我不好，什麽也不學，學這種旁門左道。」

「這種東西——！」方鵬沒有說下去，眉頭打結。

張道士歎一口氣道：「我也知道很難令人入信，但你可以問花老二馬老三。」

方鵬點點頭。

× × ×

方老頭氣喘喘的追到門外，左右一看不見方鵬張道士的踪影，想想，終於回頭走，一面破口大罵：「畜牲，除非不回來，否則先打斷你的兩條腿。」

他這邊走向大堂，那邊老鼠便從花叢中冒出頭來，混身發抖，兩條腿却發軟。

「糟，那個張道士一定會將秘密說出來。」方老頭脚步一頓，隨又失笑。「這種事又有那一個會相信？」

他笑着走進大堂。

老鼠這才從花木叢中溜出來，翹着脚尖往外溜，才轉過花叢，便發覺有人擋住去路。

「老爺——」他大吃一驚。

來人冷笑，老鼠抬頭一看，才發覺擋在面前的是殺手冷血。

「鬼——」老鼠沒有忘記冷血已然被方鵬擊殺，一聲驚呼出口，轉身要走，冷血已一把抓住，一拳接擊至。

他出拳如閃電，又快又狠，接連七拳，活生生將老鼠打殺，一口接咬在老鼠的咽喉上。

老鼠的面色一下煞白，混身鮮血那利那已然被冷血吸一個乾淨。

方老頭聽得聲响，從堂內走出，只見冷血俯伏在老鼠的身上，呆一呆，脫口問：「那一個——！」

冷血回過頭來，嘴角淌血，面寒如冰，殺氣迫人。

「冷血！——」方老頭大驚。

方老頭搖手。「我，我不是……」

「我今天要你方家鷄犬不留！」冷血怪叫一聲，將老鼠的屍體擲出。

屍體一飛三丈，撞在牆壁上，爛泥般倒下。

方老頭一見大驚失聲：「老兄，你殺錯人了。」

「你殺了我爹爹！」

「沒有啊——」

「化灰我也認得出來。」冷血咬牙切齒的迫前。

「哎喲——」方老頭慌忙搖手。「這全都是誤會，全都是誤會。」

冷血不管，繼續迫近，方老頭忙又叫：「你先讓我解釋。」

冷血一聲不發，揮拳擊去，方老頭連忙招架，兩招不到，正要閃避。

冷血拳勢更急勁，迎上他拳頭的東西全都碎裂，只看這來勢，方老頭已心驚胆跳，越打便越慌，由閃而避，由避而逃，冷血追着他滿院子跑，喊殺連天。

方老頭連滾帶爬，狼狽之極，好容易滾開幾丈，連忙奪門逃命。

冷血緊追出去。

方老頭發狂的逃跑，一面解釋，一口氣跑到義莊，這一次性命攸關，連心臟也強起來了。

他逃入義莊，自然繞着棺材東躲西避，終於被冷血抓住了衣衫，他大驚掙扎，裂帛一聲，衣衫被撕下，露出了上半身。

他也就光着上半身逃到一具棺材後而，目光一落，不由伸手按在胸膛那三枚的釘子上，呆一呆，立即叫起來：「喂，你看：我這兒不是釘着三枚釘子。」

冷血一躍翻過棺材，揮拳正要擊下，目光及處，拳頭停在半空。

方老頭喘着氣，接下去：「喏，你再聽清楚，我聲音是不是雷老大的聲音。」

那天晚上在義莊張道士誤將冷血當做屍體，要替雷老大借屍還魂，雷老大說話實在不少，冷血多少當然也有些印象，這時候細聽清楚，不由又一呆。「聽來又實在有些像。」

方老頭大大的喘一口氣。「你也知道的，我曾經在這兒要借屍還魂，張道士以爲你是屍體，結果兩次要進入你的身子都不成。」

冷血目光一亮。「你說得出這件事，不由我不信的了，那個張道士果眞有此本領，懂得借屍還魂？」

「這可是事實。」方老頭鬆一口氣。

冷血盯着他，沒有作聲，這種事在他這種人來說並不難接受。

× × ×

方鵬與張道士一番打探下來，終於找到了花老二的屋子，來到大門前，方鵬不由得怔住。

他當然不會這麽快便忘記他是將花鳳送到這兒來。

「花老二到底是花鳳的什麽人？」方鵬呆呆的想着。

張道士可不管那許多，上前拍門。

花鳳應聲將門打開，目光都是落在方鵬面上，以爲方鵬是來找自己，一張臉不

由羞紅起來。

方鵬呆望着花鳳，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

張道士看在眼內，亦怔住，一會才問：「你們是認識的？」

方鵬没有理會，只是問花鳳：「令尊是花老二？」

花鳳點點頭，奇怪的問：「你是來找家父的，你認識他？」

「這說來可眞話長了。」方鵬嘆一口氣。

長話短說，也花了不少時候，話在路上說完，方鵬花鳳走在前面，張道士跟在二人後面，連說話的機會也没有，當然是很没趣。

花鳳聽到最後，垂下頭，有些難過，「我也知道爹爹平日跟壞人走在一起，可是想不到那麽壞。」

方鵬連忙安慰她，「我看他也是被迫，雷老大有名的兇惡。」

張道士終於忍不住插口：「這倒是不錯。」

方鵬白了張道士一眼：「你却是替這種壞蛋借屍還魂，唯恐天下不亂。」

張道士没趣的垂下頭。

方鵬回顧花鳳，隨又安慰：「令尊若是壞人，佛門地方也不會讓他留下來。」

花鳳想想，展顏一笑。

× × ×

花老二當然不太壞，可是也不是什麽好人，安定下來，壞主意便湧上心頭。

那邊寺堂梵音不絕，他這邊却對着一條黑狗不住的吹口哨，一心要將那條黑狗誘到牆邊去。

黑狗開始的時候没有反應，過了一會還是被他誘過去，他身後已經準備好了一條大棒。

這一棒擊下，黑狗那裏還有命。

× × ×

花老二絕無疑問是有心人，早已以磚塊砌成了一個灶，瓦煲調味品也經已準備妥當，狗肉一下鍋，馬上便可以生火。

這鍋狗肉燒下來，蓋子雖然没有打開，花老二已經爲之垂涎三尺，到蓋子打開，熱氣騰騰，肉香撲鼻，不由得花老二眉飛色舞。

他拿起竹筷子，往鍋裏插下，翻動幾次，肉香更濃，嗅着連鼻子也動起來，脫口大讚。「眞是狗肉滾三滾，神仙也站不穩。」

他隨即挾起一塊狗肉，入口咬幾下，不禁又搖頭擺腦。「色香味，有什麽可以比得上，靑菜豆腐，要我怎樣吃？」

他第二塊狗肉入口，一聲佛號便從身後傳來，回頭一看，老主持赫然站在他身後。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老主持雙掌合十，搖頭歎一口氣。

花老二心裏一慌，那塊狗肉便在咽喉裏打滾，好容易嚥下，回聲：「主持。」

他雖然不是什麽好人，此情此景，亦難免有些尷尬。

老主持又歎一口氣，「花施主，你實在太過份了。」

花老二目光一轉。「這條狗可是大有問題，這樣吃掉總好過看着牠浪費。」

老主持搖頭。「佛門淸淨地，如何容得下你這般殺生的人，請你馬上離開。」

花老二馬上搖手。「我怎也不離開的了。」

「馬上滾！—」老主持再喝一聲，探手抓住了花老二的衣領，用力一揮，花老二便飛起丈高，飛過圍牆，摔落在外面的草地上。

也幸虧是草地，再加上他皮堅肉厚，並没有受傷，只是一陣疼痛。

老主持看來非獨是練家子，而且內力深厚，才能夠這麽容易將花老二拋出去。

花老二身子着地，還是不由自主脫口大叫一聲，一聲「爹」同時傳來。

花老二應聲一望，只見花鳳就站在他身後，大感奇怪。「阿鳳，怎麽你跑到這兒來。」

然後他突然看見方鵬，驚叫一聲，一下子爬起來，雙手亂擺。「小子，你別要胡來。」

花鳳看看方鵬，方鵬只好一攤雙手。

「爹，他不會傷害你的。」花鳳一把扶住花老二，再看方鵬一眼。

方鵬只好硬着頭皮走上前來。「世伯，我不會對你老人家放肆的。」

「世伯？」花老二呆一呆，目注花鳳，再看方鵬。「你們是認識的。」

「是啊——」花鳳硬着頭皮承認，含羞答答的垂下頭。

「怎麽我不知道？」花老二盯着花鳳說。

花鳳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解釋，頭不覺更低垂。

花老二也不知想到那兒去，呆一呆，一聲：「完了——」

突然跳起來，大喝一聲：「小子，我警告你，以後要對我尊重一些，否則我禁止阿鳳跟你來往。」

方鵬只有苦笑。

張道士可不管那許多，看看他們，手指由方鵬轉向花老二，「喏，你問他，再有問題可以找馬老二對證。」

「問我什麽？」花老二盯着方鵬。

「借屍還魂的事。」方鵬面對這一個世伯，語聲也不由低下來。

「若不是你這個道士，我也不致跑到這個寺院來。」花老二不由叫起來。

張道士苦笑。「事實證明寺院的確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花老二不能不同意，心念一轉。「馬老二可不知弄成怎樣了？」

「他現在在什麽地方？」方鵬追問。

「監牢——」

× × ×

馬老三仍然在監牢內，已經被那四個囚犯以布條在柱子上綑縛起來，人憔悴之極，雙眼浮現大黑圈，一個身子就像蝦米般彎起來。

他的口塞着布團，要呼救也發不出聲音。

四個囚犯在馬老三四周，色瞇瞇的怪笑，看樣子每一個都很滿足。

這一番折磨也實在夠馬老三受的了，馬老三已倦得要命，聽得這種怪笑聲，立時又清醒過來，目光及處，慌忙掙扎。

（未完・六）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浪子劉三與鹵蛋發現兩丐幫弟子與九州一霸司徒鷙勾結；而丐幫長老何志因不肯歸順而遭三名蠓面人殺害，浪子只得出手救走少幫主丁當，正在此時，邋遢公子却又從浪子劉三手中挾走了丁當……由於九州一霸司徒鷙與八荒神君上官嵩正各自拓展勢力，是以丐幫集結雙槐莊內舉行緊急會議，表決維持傳統或是依附他人，此時丐幫已分成兩派，但九大長老各具投票權，投票結果是……是晚，浪子終於揭開邋遢公子身世之謎，此小子正是司徒鷙之徒弟，浪子的紅顏知己，佟玲是也，她何以作此打扮？

靈堂多怪異　活捉鬼頭仔

浪子劉三的右手放在冬冬頭上，左手緊握住她的左手，儘量壓抑住心內的悲憤，道：「這兩個畜牲是誰？」

冬冬戚然道：「我不知道。」

「難道連一點印象也沒有？」

「在昏迷前的那一剎那，曾極力試圖看清楚來人的面貌，僅知不是三哥，也不是石頭，却未能看清楚究竟是何許人，在我的印象中，只不過是兩個模糊的影子吧了。」

「是老的？還是少的？」

「似乎是年輕人。」

「冬冬，妳被強暴的地方，我去過，就是在那裏被捕的，但不知在我關在牢裏的那段日子，妳是怎麽過的？爲什麽不跟鹵蛋、鐵牛、小猴子他們打個照面？」

「三哥，不瞞你說，最初我想死，也的確死過兩次，一次上吊，被路人救下，一次跳水，又被漁夫救活。後來聽說你判了死刑，突然想要見你最後一面，等替你收屍後，我再自殺在三哥棺材裏，同葬一穴，那知，當見你被押赴刑場時，又改變主意，想刦刑場救你，做夢也沒有想到，王鐵漢會弄一個替死鬼去。」

「冬冬，我一直很納悶，妳怎知那個替死鬼不是咱家？」

「道理很簡單，我們相處日久，相知甚深，可以騙得了別人，怎能騙得了我，一眼就認出絕非三哥本人，也因而使我決定，要堅強的活下去，以邋遢公子的身份，在暗中助你，將第三勢力建立起來，與司徒、上官二世家一決高下，没料到，邋遢公子的壽命何其短暫，一時大意，竟在雙槐莊被你們識破行藏。」

浪子劉三眼中忽然閃出一抹堅毅的神采，道：「鹵蛋，去，找楚雲長老討一對大紅蠟燭來。」

這話太突然，鹵蛋不明所以，愕然道：「老大，發什麽神經，又不是辦喜事，要紅蠟燭幹嘛？」

浪子劉三一本正經的道：「正是要辦喜事。」

鹵蛋喜孜孜的道：「老大要和冬冬姐結婚？」

浪子劉三啐道：「傻蛋，難不成我們兩個會走進禮堂？」

鹵蛋喜得跳了起來，直呼：「萬歲！萬歲！」

這話的衝擊性太大，冬冬也被驚得從床上坐起來。

經過一陣痛哭，又是伏在床上，冬冬臉上的油垢污漬，早已被淚水與床單冲洗擦拭乾淨，又恢復她往日俏麗嬌美的模樣兒。

梨花帶雨，曾經「雲雨」滋潤的佟玲，更具女性的成熟美，嬌媚欲滴，艷若桃李，眞是我見猶憐。

劉三的眼睛都看直了，忍不住讚了一句：「冬冬，你好漂亮！」

鹵蛋的話十分誇張：「哇啦！美極了！簡直美得冒泡，一定會氣死西施，醋死王嬙，楊玉環非上吊不可！」

劉三道：「鹵蛋，別再胡鬧，快去找紅蠟燭。」

冬冬連忙阻止道「別麻煩，用不到紅蠟燭，我們也不會結婚。」

浪子劉三愕然一楞，道：「冬冬，妳不願意嫁給我？」

佟玲肅容滿面的道：「不是不願，而是不能。」

「爲什麼？」

「這還用問，小妹——」

「我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人之相交，貴相知心，肉體的缺陷微不足道。」

「愛情的最高境界是靈慾合一，而且要完整無缺。」

「冬冬，妳是無辜的，是被迫的，我不計較這些。」

「三哥，我計較，我已經沒有與你同衾共枕的資格。」

「不，我一定要娶妳！」

「這是同情！」

「我愛妳！」

「這是憐憫！」

「冬冬，妳——」

「三哥，孽是那兩個混蛋造的，我不能讓你收拾殘局，你不必挑這個痛苦的担子。」

「我願意，我心甘情願！」

「我不願意，你應該娶一個白璧無瑕，像朱雅蘭那樣的女子，免得將來悔恨終身。」

「我知道自己的決定是什麼，海可枯，石可爛，此心不變。」

佟玲聽到這裏，已是淚下如雨，泣不成聲的道：「三哥，你這是可憐我，同情我！」

浪子劉三同樣也哭出聲來，聲嘶力竭的道：「這不是同情，不是憐憫，是愛！我要娶妳，一定要娶妳！」

說話中，本欲將冬冬死命的擁入懷中，佟玲却堅決不肯，躲開來，溜下了床，淚流滿面的道：「我不能答應你，不能嫁給你，不能害你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鹵蛋哭得比他們還傷心，抽抽噎噎的，像一個淚人兒似的，嗚嗚咽咽的，感同身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道：「老大，冬冬姐，你們都不要哭，這樣吧，如果你們眞的無法結合，就讓冬冬姐嫁給我好啦，由我鹵蛋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其情可嘉，其心可感，可惜表達的方式太拙劣，一句「爛攤子」，惹惱了浪子劉三，臭罵道：「渾小子，你在胡說些什麼，這種事也想插一手！」

盛怒之下，出手甚重，一脚便將鹵蛋踢飛，栽倒在牆脚下。

冬冬道：「鹵蛋也是一片好意，三哥何必責怪他。」

劉三事後亦甚覺歉然，忙將鹵蛋拉起來，道：「冬冬，不管妳怎麼想，反正我決定的事絕不更改，咱們今天晚上就正式結婚，請鹵蛋做見證人。」

鹵蛋撫摸着受傷的屁股，破涕爲笑道：「好啊，當主婚人也沒有關係，你們睡床上，我睡床下。」

浪子劉三怒道：「他媽的，蟲就是蟲，永遠也成不了龍，憑你也配當主婚人，睡到門外去，洞房之內，豈容他人在旁窺視！」

冬冬斷然決然的道：「三哥，不要這樣說，我不能嫁給你。」

浪子劉三也堅決的說：「不，我一定要娶妳。」

「你這是意氣用事。」

「事實是愛情專一。」

「你我今生無緣，來生再締鴛盟。」

「今生才最重要，要把握住現在。」

「三哥，請不要逼我。」

「冬冬，請不要讓我太失望，我們應該甘苦與共。」

「不！你有你美好的前程，我也有我自己未走完的坷坎路，待尋得色魔，報了此仇後，將會落髮爲尼，終生常伴青燈古佛。」

「冬冬，我不許妳這樣說，絕對不可以出家當尼姑。」

「我心已決，任何人也無法改變。」

「我要妳改變，嫁給我，嫁給我，嫁給我！」

「這是不可能的事，三哥，請保重，再見！」

佟玲慘遭強暴，已是殘花敗柳之身，此刻恨痛心頭，痛不欲生，再也無法接受浪子劉三的愛，但不願再繼續待下去，免得自陷泥中，加深痛楚，晃字一出口，拾起氈帽，便頭也不回的奪門而去。

「冬冬，妳幹什麼？妳不要走，不要走！」

劉三睹狀大急，吼喊聲中也隨後追出去。

× × ×

沒有追到佟玲，無意之中，浪子劉三却發現，從雙槐莊內竄出來一條人影，就在自己的左前方不遠，身着夜行衣，時隱時現，走走停停，極其神秘鬼祟，待其確定無人跟踪時，這才施展開絕頂輕功，撲向東南方。

劉三不遑多想，咬着尾巴追下去，打算一窺究竟。

夜行人速度好快，如奔馬，似飄電，穿小徑，上山崗，不多一會工夫，一頭闖進一座破舊的小山神廟。

山神廟的一旁有一棵參天大樹，浪子劉三一彈身，飛上樹去，悄沒聲息的躲藏在茂密的枝葉深處。

天上無雲，有月。

可惜不是圓月，不太亮。

而且夜行人乃背向而立，根本看不清此人的耳目面貌，只能概略確定，是個男的，年歲已經不小。

山神廟裏空蕩蕩的，只有他單獨一個，亦未再發現其他的人。

夜行人左右掃視一下，忽將雙手圍成筒狀，放在口邊，低沉的聲音呼喚道：「司徒大俠，司徒大俠。」

四下寂然，並無任何動靜。

却在突然之間，在山神廟門口，仿若幽靈鬼魅般的冒出一個人來，不論是夜行人，或是浪子劉三，事先均毫無所覺，不由皆打了一個寒噤。

是九州一霸司徒鰲。

大概只有像司徒鰲這樣的人，才具備有這樣敏捷的身手，浪子劉三自我安慰的想道：「幸好是他，不然咱家的臉可丟盡了。」

只聽九州一霸司徒鰲沉聲說道：「事情進行的怎麼樣了？」

夜行人恭謹的說：「很糟，唐威親自投票，將議案否決。」

「你們可有應變之策？」

「正想請教司徒大俠。」

「沒有關係，明爭不成，就用暗鬥，老夫早有成計在胸。」

「請司徒大俠示下。」

「你且附耳過來。」

糟糕，司徒鰲咬着那夜行人說悄悄話，劉三一句也聽不見，急得五內如焚，却只有乾瞪眼，莫法度。

聽完司徒鰲的指示，夜行人沙啞的聲音道：「好極了，此計妙絕，定可扳回頹勢，扭轉乾坤。」

司徒鰲取出一個巴掌大的錦包來，交給那夜行人，道：「所需要的東西全部在裏面，行事務必小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事成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要迅速控制全局，千萬不能給上官嵩有任何可乘之機。」

夜行人道：「丐帮的弟子，我們收買不少，但上官老兒也在進行同樣的工作，效忠唐威的人數亦不少，萬一局面無法徹底控制，司徒大俠可有應變的準備？」

九州一霸司徒鰲說道：「無妨，在張家口附近，老夫早已部署好三百名能征慣戰的一流高手，一旦事急，隨時都可以快馬支援，錦包之內有兩枚信號彈，紅色表示大事已成，老夫按兵不動，藍色表示事情危急，咱會即刻發兵，老夫言盡於此，你……」

言猶未盡，乍然目注劉三棲身大樹，暴喝一聲：「什麼人？」

隨着這一聲暴喝，人已騰空而起，同時雙掌齊揮，發出驚天動地的雷霆一擊。

司徒鰲是何等人物，這一擊果然剛猛無匹，掌風其熱如火，掌浪一片血紅，正是司徒鰲的看家本領「烈陽掌」。

劉三睹狀大駭，不敢硬接，却又不甘心屈居人下，急切間，運足「浩然正氣功」，全力迎戰，但在招式遞滿之後，便即彈身退走。

饒是如此，依然險象環生，司徒鰲力猛如山，震倒了半棵樹，枝葉紛飛，也將劉三震飛到三丈以外的另一株大樹上，暈頭轉向，血氣翻湧，差點站不穩栽下去。

劉三嚇出一身冷汗，心忖：「媽的！司徒鰲這老小子好厲害，看來想要跟他爭強鬥勝，絕非易事，張老頭好奸，專門給咱家出難題。」

但，一轉念間，豪情大發，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只要功夫到，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心想：「奶奶的，老子就不信邪，憑我這塊天才料子，將來一定會成大器，總有一天會拳打司徒鰲，脚踢上官嵩，給老頭一點顏色看看。」

心念間，猛聽司徒鰲吼聲如雷的道：「是何方鼠輩？竟敢在此偷窺，敢是不要命了！」

招隨話發，人隨掌進，宛若一股狂飈旋風，又向浪子劉三藏身的大樹攻上來。

劉三心知要糟，想逃走已經來不及，方欲拚足全力，決一死戰，豈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在他的頭頂，傳來一聲輕喝：「看打！」

說打眞打，立見無數的樹葉，當作暗器，蜂羣蝗陣般破空而出。

緊接着，從劉三的上方，射出一條人影，向無盡的灌木叢中瀉去。

劉三看得清楚，是冬冬，又已恢復了邋遢公子的模樣，去勢極快，瞬間便消失不見。

「不要跑！」

躲過樹葉，繞過大樹，九州一霸司徒鰲不明就裏，緊咬着自己徒兒的尾巴追下去。

那位夜行人深恐機密外洩，必欲置偷窺者於死地而後已，與司徒鰲相互呼應，從另一個方向包抄過去。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浪子劉三怕冬冬吃虧，就緊跟在他們二人的身後。

× × ×

一場追逐戰，毫無結果，浪子劉三又回到雙槐莊。

本想將耳聞目見之事告訴唐帮主，怎奈夜色已深，雙槐莊上的人俱已入睡，又不知道神丐唐威睡在何處，只得留待明天再作打算，逕往宿處去睡覺。

這一覺睡得好沉，直睡到太陽已經照到屁股，聽到一陣急促的叩門聲才醒轉過來。

鹵蛋的動作不慢，眼睛尚未睜開，褲子亦未完全穿好，人已下床去，自言自語道：「一定是老大回來了，也不知道找到冬冬沒有？」

浪子劉三就在他身後，一面穿衣服，一面說道：「鹵蛋，你在說夢話，大概還沒有睡醒吧？」

鹵蛋嚇一跳，轉身道：「咦，老大，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三更以後。」

「找到冬冬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找遍了雙槐莊方圓十里以內的地方，毫無所獲，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才回到這裏，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心裏邊老是想着冬冬姐，一夜沒睡好。」

「哼，鹵蛋，咱家今天才發現，你也是個天才，說謊的天才，反正吹牛皮不犯死罪，騙死人也不用償命，媽的，告訴你，咱家回來的時候，你睡得跟死豬一樣，最少已經睡了一個時辰以上。」

鹵蛋傻笑一下，道：「老大，你怎麽知道？」

浪子劉三道：「你吃幾碗飯，是個什麽東西，咱家清楚得很。」

鹵蛋舉起雙手，道：「但是，我發誓，曾經出去找過你們。」

「時間絕對沒有那麽久，也沒有那麽遠？」

「天黑，心裏直發毛，人又睏，沒法度，只好轉回來，一上床就被周公請走啦，嘻嘻。」

「現在還睏不睏？」

「不啦。」

「醒了沒有？」

「醒啦。」

「那就快去開門吧！」

「是！」

鹵蛋領首應是，「篤！篤！篤！」敲門之聲又起，忙上前將門打開，門外站着一人，浪子劉三認得是丐帮的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當即道了一聲：「早！」

燕青的神色顯得甚是惶急，沒有寒暄，也沒有客套，劈面就說：「快，我們少帮主請三位馬上過去一下。」

鹵蛋道：「我們這裏只有兩個，沒有三位。」

燕青伸手作勢道：「兩位也一樣，有請兩位！」

浪子劉三一楞，道：「貴帮好像發生了某種重大事故？」

「事實確是如此。」

「到底發生何事？」

「等一下我們少帮主自會向兩位當面言明。」

「小叮噹現在何處？」

「就是在兩位昨天去過的那棟大樓之內。」

「好，你忙你的，我們自己會去。」

× × ×

的確，雙槐莊上的情況很不尋常。

浪子劉三發現，丐帮弟子不是慌亂、焦急、憂傷，就是匆忙、緊張、凝重！

有的人慌慌張張，忙裏忙外，進進出出，一時一刻也靜不下來。

有的人三三兩兩，成羣結隊，鬼頭鬼腦的聚在一起竊竊私語。

有人憂心忡忡。

有人喜形於色。

有人暗中飲泣。

有人暗中竊笑。

整個雙槐莊上的氣氛，呈現一種極不調和，對比強烈的怪異現象。

鹵蛋被這種反常的現象給弄糊塗了，道：「老大，怎麽搞的，一夜之隔，丐帮的人好像都得了神經病。」

浪子劉三沒有理他，放開大步，直往前行，老遠就看到，小叮噹就站在大樓門口，似已候駕多時。

緊走幾步，來至切近時，鹵蛋張口就說：「小叮噹，貴帮好像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小丐丁當未語淚先流，憂戚不已的道：「是發生了駭人的橫禍。」

浪子劉三追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小叮噹忍不住掩面而泣：「請兩位大哥到裏面來看吧。」

經過一夜的休養，丁當已可勉強行走，領着鹵蛋、劉三，走進大樓去。

大樓內有一羣人正圍在一起，吵吵鬧鬧的爭論不休，是丐帮的副帮主九指丐紀東陽、長老王老五、尤松，以及帮中的幾位執事，都是位居要津的高級幹部。

人羣裏面躺着四個人，依次是帮主神丐唐威、醉丐長老、殘七長老、與早已遇害的長老何志。

除何志長老外，其餘三人的面部皆呈黑色，僵直的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浪子劉三的反應好快，道：「這是中毒！」

九指丐紀東陽點頭道：「少俠所言不差，正是中毒。」

鹵蛋氣忿忿的道：「可知下毒的人是那個混蛋？」

紀東陽面無表情的道：「目前正在徹查。」

長老王老五粗聲大氣的道：「這時候查有個屁用，兇手可能早已遠走高飛。」

鹵蛋怒視着身邊羣丐，道：「未見得，也許就近在眼前。」

羣丐面面相覷，各懷鬼胎，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劉三俯下身去，探一下三人的脈搏、鼻息，愁眉悄悄一展，道：「如今一息尚存。」

長老尤松冷聲道：「一息尚存也無補於事，大家皆束手無策。」

浪子劉三驚問道：「到現在你們還不知道所中何毒？」

副帮主紀東陽喟然道：「就是因爲查不出所中何毒，所以才無從下手。」

「貴帮人才濟濟，應該有精通醫理的人吧？」

「殘七精擅岐黃，惜已中毒在此。」

「難道再無別人？」

「一知半解，未敢草率行事。」

「起碼得火速去請個大夫前來，及時解救！」

「不勞少俠操心，早已派人去請。」

浪子劉三眉頭一皺，忽然改口說道：「既然如此，諸位在此也帮不上忙，就請到外面歇着吧。」

王老五聞言大爲光火，怒不可當的道：「小子，你說什麽？想和尚趕廟公，喧賓奪主？」

劉三籠着一臉寒霜，道：「坦白說，咱家懷疑下毒的人就在你們當中，爲防萬一，必須即刻封鎖現場，將傷者隔離。」

鹵蛋補充道：「換句話說，自動離開的人，或許清白無辜，賴着不走的人，嫌疑可就大啦，你們自己估量着辦吧。」

此話果然奏效，有人自動離去，但多數人仍持觀望態度，尤松、王老五等人更是激烈反對，九指丐紀東陽及時說道：「兩位少俠純出一片善意，咱們且先出去一下，待大夫到時再作計較。」

紀東陽身份不同，羣丐未再爭辯，儘

管心裏不舒坦，還是乖乖的跟着九指丐，相繼魚貫而出。

浪子劉三目送他們遠遠離去後，對小丐丁當道：「小叮噹，令師他們是如何中毒的。」

小叮噹道：「大家都懷疑，毛病是出在早餐的稀飯裏。」

鹵蛋道：「你吃了沒有？」

丁當道：「昨夜小弟睡得很早，今早起來也遲，一碗稀飯仍放在屋裏，還沒有來得及吃，家師他們便已毒發。」

浪子劉三道：「快把這碗稀飯取來一觀。」

丁當滿口答應，轉身去取，返轉時正巧有一隻狗跟進來，劉三腦中靈光一閃，當機立斷，將碗放下給狗吃。

小狗僅僅吃了兩三口，便「汪！汪！汪！」大叫不止。

接着，躺下去，在地上亂滾，滾不到幾下，便翻白眼，口吐白沫，伸出一條發黑的舌頭來，靜止不動了。

鹵蛋驚叫道：「乖乖，好毒的毒藥，幸好小叮噹沒有吃，不然也準會像這小狗一樣！」

浪子劉三道：「知道毒藥下在那裏就好辦，不難循綫將兇手揪出來。」

小丐丁當還沒有來得及追問如何緝兇，雙槐莊的主人，淨衣丐楚雲長老放步闖進來，鹵蛋毫不容情，上前將他截住，很不客氣的說：「你來幹什麼？」

楚雲長老面不改色的道：「楚某人是來看看帮主他們的情况有無變化。」

鹵蛋硬是將楚雲長老擱住，不准他走過去，道：「還是老樣子，一息尚存，危在旦夕，你可以走啦，不要往自己身上兜嫌疑。」

這話似嫌太重，楚雲長老怒眉雙挑的道：「娃兒，你不要忘記，這雙槐莊是老夫的產業。」

鹵蛋不甘示弱，立即大聲吼道：「是你家嫌疑更大，下毒的機會比別人多。」

「哼！」

楚雲氣得雙眼發直，正要發作，劉三說道：「童言無忌，請楚長老不要當眞，咱家想請教，唐帮主他們所吃的稀飯，是何人所做？」

雙槐莊主楚雲道：「本帮所有與會的餐飯，全部由我雙槐莊負責供應。」

「可有大鍋飯小鍋飯之分？」

「有，長老以上的吃小鍋飯，其餘的人吃大鍋飯。」

「中毒者除殘七、醉丐、唐帮主外，是否還有他人？」

「沒有。」

「如此說來，問題是出在小鍋飯？」

「應該是的。」

「可是，楚長老，爲何除唐帮主等三人外，其他的長老，還有紀副帮主，怎會平安無事？」

「據我所知，是帮主他們先吃，旁的人尚未進食便出事了。」

小丐丁當臉色陰沉沉的道：「楚長老也沒有吃？」

鹵蛋口沒遮攔的道：「有毒的東西，當然不敢吃啦，又不是白痴。」

楚雲強自壓住上升的怒氣，道：「老夫身爲地主，忙裏忙外，根本尚沒有時間進食。」

劉三望着躺在地上的小狗，道：「紀副帮主、王老五長老他們二人又何以能逃過此刦？」

「有的事忙，有的貪睡，有的因故外出，情形不盡相同。」

「楚長老，咱家斗胆建議，最好將煮小鍋飯的負責人抓起來。」

「事實上已經全部監禁，包括給少帮主送飯的小厮。」

「可曾問出口供來？」

「皆矢口否認是下毒的人。」

「這是殺頭的事，誰也不會輕易承認，必須用點手段才行。」

「楚某知道，有必要另起爐灶，謝謝少俠提醒，告辭。」

不等鹵蛋再出言趕他，拱一拱手，立即掉頭離開。

小叮噹凄苦不勝的道：「兩位大哥可有救我師父的奇策妙計？」

浪子劉三道：「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要查清楚所中何毒，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如果冬冬在的話，相信一定可以查出一個頭緒來。」

小丐丁當道：「誰是冬冬？對這方面有研究？那位無名氏大哥又到那裏去了，怎麽久久未見到來？」

鹵蛋道：「冬冬就是——」

言猶未盡，突聞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截口說道：「鹵蛋，別饒舌，冬冬授權本公子，誰要是在背後說她的壞話，就割誰的舌頭。」

話落人現，是冬冬，不過，此刻是邋遢公子的打扮，連聲音都改變，與以前一般無二。

浪子劉三大喜，鹵蛋張口欲言，冬冬冷峻的眸光在二人臉上一掃，一語雙關的道：「兩位最好不要亂說話，否則這就是咱們最後的一次會面。」

劉三當然明白，冬冬是不許他們拆穿她的身份，不然會掉頭就走，永不相見，當下點個頭，表示同意，急聲道：「快看看唐帮主他們吧。」

這話等於是多餘，事實上冬冬已俯下身去，正在仔細查看唐帮主，小狗，以及那半碗稀飯！

鹵蛋故意找機會報復：「喂，不乾淨的，怎麽樣，能不能看出一點名堂來？」

半晌之後，佟玲始直起身來說道：「是『五毒絕命散』！」

浪子劉三的臉都嚇白了，道：「什麽？是『五毒絕命散』？武林三老之一的五毒叟黃泉的獨門毒藥？」

邋遢公子冬冬斬釘截鐵的道：「不錯，正是五毒叟黃泉的獨門毒藥『五毒絕命散』，沾口即死，藥到命除！」

小叮噹道：「可是，師父他老人家一息尚存——」

冬冬打斷他的話，道：「這主要是由於唐帮主他們內力深厚，故而尚有一絲脈息存留，換了旁人，早已魂飛天外，命歸地府。」

× × ×

冬冬未能救活唐威，殘七、醉丐。

隨後請到了三位大夫，也同樣回天乏

術。

延至近午時分，丐帮的這三位首腦卒告氣息全斷，結伴進了鬼門關。

死訊係由請來的三位大夫共同宣佈的，任何人皆無可置疑。

雙槐莊上敲起喪鐘，旗桿上飄起了黑色的布條，這是丐帮的傳統規矩。

不管是眞是假，所有的人皆戚容滿面，哭喪着一張臉，每一個人的臂上都繫上一塊黑布，大家更加忙碌，整個雙槐莊，好像一鍋正在大火上炒的豆子，畢畢卜卜，跳動不止！

帮不可一日無主，九指丐紀東陽很順利的登上了帮主的寶座。

接下來才是置棺收殮，準備喪葬之事，直到傍晚時分，始一切就緒，將神丐唐威、殘七、醉丐，何志長老的棺木，一字排開，停放在雙槐莊的一間佛堂內。

當天夜裏，白燭高挑，還點亮四盞琉璃燈，剛出爐走馬上任的丐帮帮主九指丐紀東陽，依據該帮的帮規，親率碩果僅存的楚雲、尤松、王老五、崔生、侯進、以及歐洋等六位長老，齊集在靈堂之內，集體爲死去的帮主，長老守靈。

也不知過了多久，正當大家都精神疲憊，昏昏欲睡的時候，猛可間，頭頂之上，傳來嘭！嘭！嘭！嘭！四聲清脆而又巨大的響聲。

是爆炸！

無緣無故的，四盞琉璃燈在同一個時間之內，突然炸裂開來。

碎玻璃四散紛飛，羣丐慌忙走避！

與此同時，八支白蠟燭，好似遇上鬼手，吹到鬼風，也一齊熄滅。

代之而起的是鬼火，藍汪汪的，碧森森的，不大，但很多，棺上棺下，棺前棺後，牆上地下，甚至屋頂上，到處都有，而且飄來飄去，游移不定，整座佛堂，霎時間變成了幽冥地獄。

胆子再大的人也會被這種陰森恐怖的景象嚇壞。

「哎呀，我的媽！」

「嚇死人啦，嚇死人啦！」

「快逃命啊，快逃命啊！」

人人驚惶，個個駭怕，皆手脚發冷，頭皮發炸，爭先恐後的往門外衝。

怪事，眞是怪事，牆上出現四支碧綠色的刀。

沒有人，只有刀！

但却會動，速度很快，刷！一聲，便四刀相交，將門口封死，還聽到，「鏘啷啷」的撞擊聲，濺起了無數火花。

禍不單行，怪事尚非只此一端，棺材裏面有了動靜，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喊冤，隱隱約約，飄飄忽忽，如泣如訴，似有似無，令人毛骨悚然。

棺材本身也在響，吱吱呀呀的，也在動，左擺右搖。

似乎，四口棺材隨時都可能爆炸！

似乎，四個死人隨時都會破棺而出。

「有鬼！」

「有鬼！」

大家再一次衝向門口。

又再一次被鬼刀擋回來！

「咔嚓」一聲，神丐唐威的棺材裂開了。

嚴格的說，不是裂開，是被巳死的唐帮主的頭撞破的，撞得好玄好妙，只有頭大的一個洞，頭冒出來了，棺材板還頂在頭上！

面前正巧有一盞鬼火，唐威的臉一片碧綠，鼻歪嘴斜，雙目暴凸，散發着綠色的光焰，陰森恐怖已極。

邪門，鬼還會說話，生硬，怪異，面又刻板，好像是方外鬼怪，慢吞吞的說道：「不要跑，不要跑，想跑的人準會挨鬼刀！」

羣丐嚇得魂飛天外，齊又退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嘭！又是一聲，棺材蓋又被撞破一個洞，冒出來的是殘七的頭，幽幽怨怨的道：「說，是誰下的毒？是誰吃裏扒外，勾結他人？誰坦白招認，就放誰離開，不然就要抓到陰曹地府去，好等他上刀山，下油鍋！」

鬼刀在動，就在羣丐的頭頂，飄來飄去！

又加了一條綠色的鐵鍊，叮叮噹噹，也在晃來晃去，彷彿，隨時隨地都準備拿人到森羅殿去。

羣丐個個心驚，人人自危，雙手抱頭，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嘭！第三口棺材也破了，醉丐張開血盆大口道：「小鬼，他們不肯招認，就開始行動，反正閻羅王那裏的資料齊全，誰是叛徒，誰是兇手，皆有案可查，一個也跑不了。」

「鏘啷啷」鐵鍊抖得厲害，落在尤松長老的頭上，尤松嚇得魂不附體，驚惶萬狀的道：「我招，我招，我承認背叛了丐帮，是一個叛徒。」

神丐唐威道：「尤松，快說出你的主子是誰？」

尤松長老惶驚的回答道：「是……是上官嵩。」

「他給了多少好處？」

「金錢，美女，華屋，很多很多。」

「毒可是你下的？」

「不是，絕對不是。」

「可究是誰的傑作？」

「不知道。」

「追殺何長老及丁當的是你吧？」

「是有我的份。」

「還有誰？」

「這——」

嘭！第四口棺材也及時破裂，何志長老披頭散髮的道：「你最好實話實說，你的那兩位同伴是誰？是誰殺死本長老的？只要說出實話，馬上放你走。」

鬼刀、鐵鍊當頭，尤松那還有時間考慮，指着崔生長老道：「何長老，請饒命，殺死你的是崔生長老，另外一位同伴是本帮的一名分舵主。」

神丐唐威道：「好，肯招供就放你走，請吧！」

尤松如獲大赦，連滾帶爬的衝向外面去。

鬼刀果然未有再加攔阻，放他離開了佛堂。

崔生長老也想跟在尤松後面溜，神丐唐威喝了一聲：「殺！」

怪哉，怪哉，鬼刀眞的會殺人，崔生

行没三步，鬼刀便砍將下來，刀落人亡，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直滾出一丈三四。

殘七長老道：「各位，事實擺在眼前，招者活命，不招者亡魂，跟司徒鰲那個老匹夫掛鈎的是那幾位？」

王老五全身發抖，軟得像是煮熟了的麵條，結結巴巴的顫聲道：「是我，王老五。」

神丐唐威道：「王長老，想必在宣化百里香接受司徒鰲的賄賂、招待的就是你了？」

「是有我在內。」

「昨夜在山神廟裏，單獨會見那個老匹夫的又是何人？」

「也是我。」

「那麽，毫無疑問，你就是那個下毒的兇手。」

「這是事實。」

「你還有一位合夥人呢？」

「是——」

剛說了一個是字，尚未指明是誰，侯進倉惶的搶先說道：「是我，是我。」

神丐唐威道：「難得你倆如此坦白，本帮主言而有信，不跟你們算鬼帳，快滾吧！」

王老五和侯進大喜過望，抱頭鼠竄。

醉丐陰森森的聲音道：「投票的時候，一共有五張反對票，除去尤松、崔生、王老五、侯進外，還有誰？大概是紀副帮主，不，是紀帮主吧？」

九指丐紀東陽搖頭擺手否認道：「不，不是我，絕對不是我！」

神丐唐威的頭突然升高一些，連脖子也露出來了，以鬼魅般地語調道：「不對吧，紀帮主，你好像跟司徒鰲，上官嵩都保持接觸，都有相當的交情？」

九指丐紀東陽道：「接觸是有，交情談不上。」

「難道不曾收受他們的好處？」

「他們是有這個意思，但紀某並未收受，而且，有些事在帮主生前亦曾當面報告過。」

「但是，有些事你却避而不談？」

「那是因爲問題的本身太敏感，爲了避嫌，只好略去。」

「都有那些敏感問題？」

「譬如司徒鰲曾開出條件，願送我白銀十萬，美女十名，外加華屋一棟，上官嵩的條件更優厚，白銀、美女、華屋之外，還有一筆不小的養老金。」

「你收下了？」

「沒有。」

「這麽好的條件，爲何往門外推？」

「紀東陽生爲丐帮之人，死爲丐帮之鬼。」

「這話可當眞？」

「帮主可以到閻王爺那裏去查。」

「你不是尤松、崔生他們一夥的？」

「不是。」

「不是王老五，侯進的同路人？」

「不是。」

「難道你不會投下反對票，意欲賣身投靠？」

「事實確是如此。」

殘七大聲嚷嚷道：「那門，那門，第五張反對票難不成是鬼投的？小鬼們，別客氣，還剩下三個人，將紀東陽、楚雲、歐洋一起抓到森羅殿上，請閻王爺慢慢審問吧。」

「是！」

嘿！是四個小鬼的和音，聞其聲，未見其人，空際平空又多出兩條鍊子來，就停留在紀東陽、楚雲、歐洋長老的頭上。

歐洋長老嚇慘了，迫不及待的道：「是我，是我，第五張反對票是我投的，但是絕對沒有跟司徒鰲、上官嵩，或是尤松、王老五有任何瓜葛，也沒有接受別人的絲毫好處，純粹是覺得本帮目前處境難危，依附一方，或許可以渡過此一難關災厄而已。」

猛聽浪子劉三的聲音哈哈笑道：「嗯，很好，四名叛徒，五張反對票，俱已查得一清二楚，這一場戲總算沒有白演！」

隨着這一陣話語，佛堂之内登時亮起了十盞明燈，照耀的如同白晝一般，大家有目共睹，劉三、冬冬、滷蛋，每人手裏面拿着一把刀，一條鍊子，小叮噹的手裏只有一把刀，不論是刀或鍊子，上面都塗有燐粉，四人身上穿的全是黑衣，是以黑暗之中，刀鍊皆閃閃發光，却不見人影，如同鬼刀鬼鍊一般，實則始終握在他們四人的手中。

那到處飛舞的鬼火更絕，原來只是無數塗上燐粉的厚紙片。

自然，琉璃燈、白蠟燭都是他們破壞的，殘七、醉丐、唐帮主也並沒有死，眞正死去的只有何長老一人，係由飛毛腿燕青臨時喬裝來演這場戲。

這場戲的導演是浪子劉三，跑到門外去的尤松、王老五、侯進早已砂安排在門外的伏兵生擒活捉。

不止此也，劉三還從王老五的身上搜出紅色的信號彈（實際上只是一支大號冲天炮而已）當場施放，將司徒鰲穩住，免得他發兵前來，造成流血衝突。

而這一場戲的大功臣則是冬冬。

冬冬是九州一霸司徒鰲的徒弟，司徒鰲是五毒叟黃泉的弟子，九州一霸欲以「五毒絕命散」將丐帮長老以上的高手一網打盡，碰巧佟玲的身上正好有這種解藥，使唐帮主他們得以死裏逃生。

也因此而觸發了浪子劉三的靈感，定下了這「瞞天過海」之計，宣佈死訊，辦理喪葬，假藉鬼神之名，迫使叛徒自投網羅。

妙計得售，狡賊在擒，連夜嚴查緊追，立將所有的內奸全部清理的清潔溜溜，使丐帮又恢復了原來的風貌。

× × ×

旭日東升。

雙槐莊上一片光明。

昨夜的愁雲慘霧早已一掃而空。

浪子劉三與滷蛋，邁着輕快的步伐，來到神丐唐威的居處。

一照面，唐帮主便十分激動的說：「眞是謝謝你們，沒有三位少俠的大力鼎助，丐帮恐怕是在劫難逃，大恩不敢言謝，老叫化有生之年，都是感激的日子。」

浪子劉三淡淡一笑，道：「那裏，唐帮主太客氣了，些微小事，又何足掛齒，此乃俠義道當爲應爲之事，千萬別放在心上。」

鹵蛋道：「就是嘛，小事一樁，不必牽腸掛肚，不要忘記就可以了，將來我們老大若是遇上什麼麻煩事，只要丐帮不袖手旁觀，肯拚死拚活的出力賣命，彼此就扯平了。」

劉三聽他說得語無倫次，甚覺惱火，正要開口罵人，神丐唐威笑容滿面的搶先道：「少俠之言甚是，從今以後，凡是三位少俠的事，就是我們丐帮的事，不論水裏火裏，都絕不會袖手旁觀，一定全力以赴。」

說到這裏，才發現一直未見邋遢公子到來，驚「咦」一聲，又道：「咦，那位無名氏公子呢？」

浪子劉三道：「走了，因爲有急事，昨夜便離開雙槐莊。」

神丐唐威道：「這位公子的醫術眞是神乎其技，若無此人，丐帮必將陷入萬刼不復之地，可惜始終自秘身份，不肯道出師承來歷，使老叫化欲報無門。」

鹵蛋自以爲是的道：「一瓶不響，半瓶晃盪，爲善不欲人知，有眞才實學的人，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吧。」

浪子劉三不願將話題扯遠，當下便道：「唐帮主，貴帮的內奸，想必業已料理了吧？」

神丐唐威忙回答道：「差不多已經徹查完畢，能赦則赦，不能赦的則按帮規論處。」

「不知王老五、尤松、侯進這三名元兇主犯是如何處置的？」

「這三個叛徒，直接受命於司徒鰲，上官嵩，證據確鑿，罪孽深重，論罪理當五馬分屍，挫骨揚灰，但恐上官、司徒老兒巧辯狡賴，故暫且留爾等狗命，以備作爲他日算此血債之憑據，自今日始，凡我丐帮弟子，不再坐而言，要起而行，與司徒、上官二世家勢不兩立，一定要爭鬥到底！」

這正是浪子劉三企盼之事，馬上慷慨激昂的道：「唐帮主既有此除暴之心，在下亦去惡不落人後，今後不論大事小事，務請知會一聲，咱家雖然力量微薄，必將傾力以赴。」

鹵蛋是個燒包，不懂得謙虛爲何物，自吹自擂的道：「其實我們老大的力量也不小，九千歲冷九手下的弟兄，翠雲山上的英雄好漢，再加上原有的基本伙伴，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只要我們老大登高一呼，必然羣起響應，萬衆一心，保證會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打得他們落花流水，屁滾尿流。」

唐帮主笑道：「少俠在北京的所作所爲，老叫化早已有個耳聞，智謀百出，勇猛過人，術德兼備，文武全才，令唐某佩服得很，但不知眞實的身份究竟是劉二還是劉三？尚祈明示一言。」

浪子劉三遲疑再三，終於心意轉而決，將文儀公主如何設計救人，自已如何臨危受命，如何由一個江湖小混混，一躍而成爲皇上的密使，答應爲朱雅蘭籌建第三勢力，欲將劉瑾、司徒鰲，與胡太師、上官嵩所領導的兩股惡勢力，徹底剿滅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最後，爲了取信於人，還將御賜金牌拿出來。

金牌到處，如皇上親臨，神丐唐威一點也不敢怠慢，立即跪倒在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浪子劉三忙將他扶了起來，收起金牌，嘻笑自若道：「江湖兒女不作興這一套，唐帮主以後切勿如此多禮。」

神丐唐威却恭謹如故，一點也不敢馬虎，肅容滿面的道：「不知是欽差大人駕到，甚是輕慢，望乞恕罪，今後凡我丐帮弟子，願無條件的供大人驅策，雖刀山劍林，亦萬死不辭。」

浪子劉三道：「唐帮主快別這樣說，一切仍應以前輩馬首是瞻！」

唐威怎肯受命，忙道：「不敢，不敢，唐威願聽欽差大人將令。」

鹵蛋口不擇言的道：「唐帮主，我們老大是密使，執行的是秘密任務，見不得人，在別人的面前，千萬不能公開，現在還是絲綢大王劉二的身份，倘若消息一旦外洩，傳入那一羣狐羣狗黨的耳中，可是一件天大地大的麻煩事。」

神丐唐威躬身道：「是，是，老叫化自當謹言愼行，密而不宣，有關今後行止，尚請密使示下。」

浪子劉三想了想，道：「好說，可將貴帮的主力，集中在京城內外，全面監視奸黨的一舉一動，若遇疑難之事，可求見公主，請她指示機宜，如能再抽出一點餘暇，教導一下翠雲山上的弟兄，就再好不過了。」

唐帮主忙頷首應諾道：「是！唐威遵命！」

任務已畢，劉三收獲多多，第三勢力至此可謂已經羽毛豐滿，他決定要到大同調兵遣將去，遂道：「如此甚善，能得唐帮主臂助，足抵十萬雄兵，是咱家該告辭的時候了。」

話畢，當即舉步向外行去。

唐威挽留無效，消息不脛而走，紀東陽、楚雲、醉丐、殘七、歐洋、小叮噹等均是來送行，場面十分熱烈感人，大家皆視劉三與鹵蛋爲丐帮起死回生的大恩人，大英雄。

對九指丐紀東陽，劉三一直甚覺內疚，拍一下他的臂膊，道：「眞是抱歉，咱家一時失察，在私底下將副帮主當作是奸黨的同路人，幸勿見怪才好。」

紀東陽哈哈一笑，道：「少俠快別這樣說，怪只怪紀某自已的行爲有欠檢點，未與老魔劃清界綫，有所接觸，事後又顧慮太多，未能將實情向帮主提出全盤報告，以致誤會叢生，應該說抱歉的是東陽自己，並願向帮主自請處分。」

數日相處，彼此的感情已經濃得化不開，小叮噹緊拉着劉三、鹵蛋的手，一面話別，一面相送，直送到雙槐莊外老遠，始依依而別。

× × ×

大同。

天興樓。

午膳時分。

浪子劉三跟鹵蛋，一踏進天興樓的大門，便遇上了一位熟人。

是八荒神君上官嵩的掌上明珠上官小雲姑娘。

豪門巨室之家的兒女，好大的派頭，

就只她一人獨食，卻叫了滿滿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兩旁還有三男三女在小心侍候着。

上官小雲的眼睛好尖，性子尤其豪爽，不讓鬚眉，鹵蛋、劉三甫選好一個位子，屁股才沾到櫈子，便聽她親切的招呼道：「那邊的兩位朋友不是劉二哥和鹵蛋嗎，快請過來一起坐，我請客！」

浪子劉三一楞，拱手道：「謝謝，不敢有勞上官姑娘破費，我們會自己叫東西吃。」

上官小雲不肯就此罷手，對身旁的一男一女道：「去，把客人給我請過來！」

「是，姑奶奶！」

男僕女婢不敢躭擱，立即來到劉三座前。

那男僕低沉的聲音道：「兩位公子快請過去吧，能夠被我家小姐看重，成爲姑奶奶的座上客，可是莫大的榮幸。」

浪子劉三依然端坐如故，愛理不理的道：「咱家說過，謝了。」

鹵蛋配合得很好，故意想消遣一下上官小雲，道：「你們小姐的架子太大，咱們不想敬陪末座，當『酒家男』。」

女婢馬上堆下來的一張苦瓜臉，低聲下氣的道：「拜託，拜託，請幫幫忙，兩位公子若是不肯過去，我們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男僕亦道：「凡是我們小姐想要做的事，就非要做到不可，請不到兩位公子，後果嚴重，輕則臭罵一頓，重則會挨鞭子，務請兩位高抬貴足，過去陪陪我們的姑奶奶。」

眞是奇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請客也要哀求，請不到還要打人，恐怕也只有豪門富戶之家的大小姐，才會有這種怪異的行徑。

「媽的，什麽玩意兒，請客也用強迫手段，眞正豈有此理，莫名其妙！」

劉三心裏雖然這樣說，但繼而一想，看在石頭的面子上，彼此又是熟人，也委實不好意思給上官小雲太下不了台，於是，給了男僕女婢一個順水人情，與鹵蛋落坐在她的對面，道：「上官姑娘，咱家本意是想隨便吃一點東西就走，不想打攪，却又不忍拂逆姑娘的盛意，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上官小雲好爽的性子，也好好的酒量，道：「過來就好，別再婆婆媽媽，本姑娘娘平生最討厭忸忸怩怩的男人，來，喝酒，我敬你三杯，還有鹵蛋，大家一起過來吧。」

鹵蛋賊眼一飛，說道：「要敬就一個一個的來敬，好馬不配雙鞍，好女不敬二男。」

上官小雲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一瞪，道：「哼，亂用成語，沒有學問，一個一個的來，就一個一個的來，誰怕誰呀。」

早有兩名女婢在一旁提壺侍候，喝了一杯再一杯，連乾六杯酒，沒有皺一下眉頭，只不過在眉角粉頰之上，略添些些許紅暈，益增三分嬌媚而已。

浪子劉三忍不住讚道：「姑娘好酒量，性子又爽，堪稱女中丈夫，比妳那兩位兄長更有男子氣慨。」

十個女人九個俏，就怕男人不開竅，直讚得上官小雲心花怒放，眉開眼笑，嬌滴滴的道：「彼此，彼此，你也不錯哩，比起你那一位砍了頭的寶貝弟弟要風趣得多。」

浪子劉三一怔神，道：「舍弟怎麽樣了？」

上官小雲呶起櫻桃小嘴道：「哼，他不解風情！」

「不會吧？」

「怎麽不會，你那位老弟是塊木頭，人家對他千好百好，他就是裝糊塗，愛理不理，拒人於千里之外，心目中只有一個冬冬。」

「這叫做愛情專一，也沒有什麽不對，大概是你們相逢恨晚！」

「才不是呢，我們相識的時間都差不多。」

「許是妳年紀太小。」

「小什麽小，她十六、我也十六，都是二八年華，她年頭，我年尾，相差不到十個月，是你那位老弟死腦筋，不開竅，被那個狐狸精迷死了，事實上冬冬懂得的事我也懂得，冬冬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這個丫頭眞是大方得可以，就差沒有說，她可以上床我也可以，她可以生孩子我也會。

浪子劉三心忖：「奶奶的，咱家倒疏忽了，還不曉得有人在爲我害單相思。」

當下自我解嘲的苦笑一下，道：「如今舍弟已經死去，希望上官姑娘勿再記恨劉三。」

上官小雲從鼻孔眼裏哼了一聲，道：「放心，就算浪子仍活在地上，我也沒有再記恨他的必要了。」

「這是爲何？」

「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佟玲已是殘花敗柳，二手貨，相信劉三不會再去檢破爛，穿破鞋。」

「第二呢？」

「因爲我已經有了新對象。」

「是誰？」

「就是你。」

「什麽，是我？」

「不錯，是你，劉二！你比你老弟更可愛。」

一個姑娘家，這種話居然敢赤裸裸的說出口，着實令浪子大吃一驚，不禁心頭猛地一震，一時間瞠目結舌，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也不知是先來，還是後到，這時候劉三才發現，隔隣一張桌上，邋遢公子冬冬正在吃排骨麵，突然大大方方的走過來，對劉三說道：「有美人垂青，是艷福，發什麽楞，還不快回敬人家三杯酒，以示接受。」

受字出口，人已轉身離開，眨眼便消失在大門口。

劉三自知追已無及，只好作罷。

弄得上官小雲滿頭霧水的道：「這個骯髒小子是劉二哥的朋友？」

浪子劉三漫應道：「大概是個瘋子吧。」

鹵蛋捉狹道：「也可能是神仙，月下老人。」

上官小雲道：「嗯，一定是月下老人，嘴好甜，二哥，聽神仙的話，敬人家酒

呀。」

赫！進展好快，由公子而劉二哥，現在連姓也去掉了，改成二哥，劉三簡直是受寵若驚，有點飄飄然，暗罵了一聲：「這女人發神經！」勉爲其難的敬了她三杯酒。

鹵蛋也回敬三杯，希望將她灌醉，也好及早脫身去辦正事。

詎料，上官小雲的酒量却大得很，醉意全無，而且話很多，詢長問短道：「二哥來大同是探親，訪友？還是別的？」

浪子劉三瞎編道：「是來做生意。」

「哦，本姑娘忘了，你是絲綢大王，商場大亨。」

「客氣，不能跟上官世家相提並論，還沒有請教上官姑娘來大同作甚？」

「小妹是跟家父來的，就住在這家天興樓，包下一層。」

「怎未見妳老爸一起進餐？」

「啊，是赴宴去了，大同總兵康正請客。」

此話一出，劉三和鹵蛋俱都嚇了一大跳，他們此行前來的目的，就是要找康總兵調兵遣將，想不到，上官嵩會跑在前面，在一起吃飯不算，康正居然是作東請客的人。

鹵蛋心忖：「慘啦，慘啦，姓康的必是已經被上官嵩收買，背叛了朝廷。」

浪子劉三心道：「媽的，倘若康正當眞賣身投靠，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尋思間，劉三急急追問道：「妳老爸跟康總兵是舊識？」

上官小雲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咦，你問這些幹嘛？」

「沒有什麽，咱家的意思是想瞭解，我們兄弟的好朋友石頭，是否跟在妳的老爸身邊。」

「這怎麽可能，我爹說石哥是個死人，是個鬼，只能窩在家裏，見不得人，絕對不能公開露面。」

「說的也是，他已經死了，戶籍也被註銷，不能到處亂跑，一旦被司徒世家的人撞上，就會惹出風波來。」

「別光顧着說話，吃菜呀，涼了就不好吃啦。」

「謝謝，咱家已經酒足飯飽，想就此告辭，去談一筆生意。」

儘管上官小雲不情願放他走，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只好說：「二哥，請速去速回，談完生意後，咱們同住天興樓，晚上再好好的聊天。」

上官小雲熱情如火，擺明了要搶冬冬的意中人，鹵蛋大爲不快，故意氣她，順口開河道：「會的，生意一談完，我們盡可能馬上回來，長夜漫漫，妳高興幹什麽都可以，不過，商務上陋規很多，十之八九會被人拖去吃花酒，逛窰子，至甚去看妖精打架。」

吃花酒，逛窰子，上官小雲懂，什麽叫妖精打架，她却不懂，望着劉三遠去的背影，問身邊的男僕女婢：「你們說，妖精打架是什麽？」

男僕女婢，面面相覷，個個掩面而笑，誰也不敢將那檔子齷齪事說出來。

×　×　×

總兵府。

府內一間總兵大人專用的客廳裏。

浪子劉三與鹵蛋，被人引來此地，正在這裏候着。

大同總兵康正未到，門口倒有兩個手握大刀的衞兵好像在看管犯人。

二人已經等了好一陣工夫，始終未見總兵大人到來，不免心裏有點發毛，犯嘀咕。

鹵蛋道：「老大，我看情勢不妙，咱們可能已經被人軟禁，這一次準會上斷頭台。」

浪子劉三道：「混蛋，少說喪氣話，咱家福大命大，誰敢把我怎麽樣。」

「少吹牛，這是康總兵的地盤，有千軍萬馬，他要是想殺人，咱們是絕對跑不了的。」

「放屁，咱家要是想走，再多的兵馬也攔不住，走不了的是你，不是我。」

鹵蛋一聽此言，嚇得面無人色，惶聲道：「老大，求求你，你可要講道義，不能放鴿子扔下我一個人不管。」

劉三冷笑道：「算了吧，大難臨頭，只得各奔西東，道義多少錢一斤，怕死就趕快禱告，祈求玉皇大帝，別教姓康的變節背叛。」

鹵蛋信以爲眞，傻呼呼的，當眞雙掌合十的禱告起來，什麽玉皇大帝，觀音菩薩，關聖帝君，媽祖娘娘，濟公活佛等等皆唸遍唸透了。

最後還是被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打斷，走進來一位三十多歲的將軍，仔細的打量一下二人，道：「你們要見我們將軍康總兵？」

浪子劉三道：「是呀，請問尊駕是何人？」

來人笑道：「末將是康大人的副將，請問兩位小友究竟有何貴事？」

浪子劉三心裏有數，知道他未將自己放在眼內，詭笑道：「不是貴事，是急事，也是國家大事。」

鹵蛋加強語氣道：「沒錯，正是十萬火急的國家大事，更是萬分重要的機密大事。」

副將愕然道：「可否請兩位說清楚一點？」

浪子劉三道：「不行，你還不夠資格哩。」

鹵蛋道：「你的官還不夠大，不夠看的。」

副將微怒道：「什麽樣的官兒你們才肯說？」

劉三指名道姓的道：「大同總兵康正可也。」

副將爲難道：「這可能有困難。」

劉三道：「有什麽困難，可是康大人擅離職守，到外面去吃花酒未歸？」

副將面露駭異之色，微頓始道：「康將軍身爲二十萬大軍的統帥，除非確有重大事故，否則，豈會隨便接見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兒。」

劉三一想也是，隨即計上心來，說道：「你去告訴他，在京城裏，有一位雅蘭姑娘，託我們帶來一封信，必須親手交給他。」

副將半信半疑的道：「這位雅蘭姑娘是幹什麽的？」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馬嘯風把聽到有關「統一盟」要攻打杜家莊的事告知盛雷、盛雷立派盛虎急赴杜家莊相告，杜知天聞訊立即準備應戰，而盛虎也留下相助……「統一盟」突夜襲，杜家莊毀於一旦，而杜知天、杜知地也因戰敗而自戕，景況十分慘烈……「統一盟」堂主鄒永勝率衆到四劍島，逼展劭等人入伙，展劭等力戰羣醜……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斷腸人自卸面紗　發重誓方道眞名

「但假如統一盟以爲咱們已因海鯊幫被搗毀而被殺，換言之，對統一盟有苦勞，料他們不會難爲我妻兒，說不定爲了收買人心，還會放了他們！」

「那你爲何不贊成咱們攻進去？」

「因爲裡面的高手雖然不多，但港灣河道密佈，地形複雜，加上機關重重，憑你們幾個人，絕不容易成功，何況這次是遠征失敗，他們必有所準備！」

展劭微微一笑。「天下間沒有絕對的難事！」

景開恩嘆息道：「即使你們把海鯊幫的人殺盡又如何？過幾天統一盟還不是又會派人來？除非你們能夠消滅統一盟！不過難呀！」

「統一盟那七大魔頭也是人，有何困難？」

景開恩忽然哈哈笑道：「因爲黑道上的人在唯我尊（唯四海後來改名唯我尊）的淫威之下，空前團結，而正道上的人，却有如一盤散沙！又缺乏德高望重的人，登高振臂一呼！被統一盟逐個擊破之後，實力削弱更非其敵手！少俠認爲在下是否危言聳聽？」

展劭不由默然，半晌才道：「你稍候，待在下取藥來替你接好腿骨！」

景開恩感激地道：「少俠如此大量，如果你們要攻打葫蘆島，在下願意效勞！」

*　　*　　*

島上驟然多了幾十張嘴吃飯，而且竹舍已被毁，未被燒毀的糧食，本就不多，因此，劍仙與展劭等不由到山上商量。

劍心看了谷中的人幾眼，道：「此乃非清靜之地，咱們換個地方吧！」

劍痴道：「清理過後，還可以住人！」

劍狂接道：「除非能消滅海鯊幫，否則日後他們必來報仇！」

劍痴道：「老三你害怕？」

劍狂怒道：「你這痴人，他們只須封鎖附近的水域，咱們便得活活餓死！」

劍心頷首道：「老三說得有理，最根本的辦法便是掃蕩海鯊幫，如今一定可以盤問出他們總舵的地點，不愁找不到！」

展劭忙將剛才景開恩所說的複述了一遍，「三位師父，劭兒認爲他說得有理，咱們去葫蘆島，也是白費氣力！」

劍狂道：「難道要咱們登高一呼不行？你三位師父都不理世事！統一盟攪起一片腥風血雨，與咱們何關？只要他們不來……」

展劭截口道：「但他們已經來了！」

劍痴道：「咱們去南海吧！二十多年前，我曾去過南海，那裡有座小島，名喚仙人島，島上的人很少，都是些土著，只因離岸遙遠，陸上的也沒人遷居，但各方面的條件都不亞於咱們這四劍島，而且面積有三四倍此島之大，料統一盟去不到那裡！」

劍狂道：「那倒也不錯！這就去吧！」

劍心忽然吸了一口氣，道：「兩位賢弟都知道先師是被司馬長勝害死的，這個仇我不能不報……所以我想上岸先去一趟，你們先去仙人島，事後再來接我！」

劍狂道：「不行，咱們素來是三位一體，老大不去，咱也不去！」

劍心也知道兩位把弟的脾性，當下道：「這樣吧，咱們先回中原，再作打算如何？」

劍狂道：「要走就走，今晚就出海！海鯊幫後山還有一艘船，正可利用！」

莫紫薇道：「船讓咱們開走，這些人不是要活活被餓死麼？」

劍狂冷冷地道：「那是活該！」

展砌道：「帶景開恩上船，另外砌兒再挑幾個精壯老實的嘍囉！」

＊　＊　＊

大船在黑夜中航行，憑藉天上的星星，辨認方向，倒也不慮會走錯航道。船上的海鯊幫旗幟，仍然高懸，在海風中招展。

景開恩被藏在艙裡養傷，甲板上只有展砌和劍狂兩人，在監視海鯊幫的五個嘍囉，事實上他們也不想反抗。

一夜順風順水，天微亮，劍痴和莫紫薇上甲板替換。展砌正想下艙休息，忽然一個水手叫道：「快看，前面有船！」

展砌順手望去，果見遠處有一大一小的船正駛了過來，看其形式正似是海鯊幫的戰船，是以問道：「這是你們的船？」

一個水手道：「應該沒錯！」

劍狂道：「向他們駛過去！」海鯊幫的嘍囉都有點猶疑，劍狂道：「咱們就算不駛上去，他們也會發現！」

那些水手們只好轉舵，迎面駛去。劍痴道：「叫那姓景的上來！」

展砌道：「用不着，他不方便露面！」他大聲道：「你們都過來……等下他們問起，你們便如此回答……」他聲音越說越低，只見那幾個水手頻頻點頭。

劍狂跟展砌等人便匿了起來，大約過了半炷香工夫，那兩艘船已經駛過，對面有個人喝問道：「你們是誰的下屬，這船不是去攻打四劍島的麼？」

水手道：「啓稟樊堂主，咱們全軍盡墨了……」

樊堂主大吼一聲：「只你們幾個人逃出來？其他人呢？都死了不成？」

「是的……不知道……可能還未死！」

樊堂主道：「操你娘的，你到底說些甚麼？鈎鐮手，把船鈎住！」對面幾個鈎鐮手將這邊的船鈎住，樊堂主帶着幾個親信過來，喝道：「他們如果都死了，你們還有臉逃回來？」

話音剛落，劍痴忽然在桅杆及麻繩堆後現身，上身一俯，手指已在他腰上戳了兩記！這姓樊的武功雖然不低，但為人魯莽大意，一個失算便被制了麻穴！

劍痴長劍架在他脖子上，冷冷地道：「因為他們是被迫送咱們上岸的！」

姓樊的色厲內荏地道：「你們還不放下老爺！海鯊幫豈是好惹的！」

「老子比你們更加難惹，乖乖聽話，還有活命之機，否則老子抛你下海餵王八！」

樊堂主看不到背後，問道：「你……閣下是誰？」

「四劍島二島主！」

樊堂主登時啞了嘴，半晌才道：「你們以為殺死老子還能夠逃得掉麼？」

旁邊那兩艘船的甲板上，登時出現十多個弓箭手來，展砌這邊一早已備了好些兵劍弓箭，當他們船靠近，便早已準備好了！此際展砌首先發難，「颼」的一聲，長箭離弦射出，一個弓箭手應聲落水！

劍狂和莫紫薇亦發箭，同時射倒對方兩個弓箭手。劍痴大聲叫道：「你們有胆的便射這姓樊的吧！」

樊堂主喊道：「飯桶，還不停止！」弓箭手立即放下弓箭，樊堂主又道：「退後！」

展砌怕他們又會效法上次，下水鑿船，便叫道：「叫所有的人，全部上甲板！」

樊堂主不敢不依，利那間，甲板站滿了人，劍痴問道：「除了你之外，尚有誰是堂主？」

樊堂主猶疑了一下才道：「只有兩個副堂主！」

「叫他們出來！」

樊堂主垂頭喪氣地道：「請龔副堂主和戴副堂主出來！」兩個中年漢子排衆而出，分站在兩艘船的最前面。

展砌問道：「你們是去支援魯知潮的麼？」

龔副堂主訥訥道：「是的……」

「不用再去了，他們都死了！還準備去攻打何處？」

樊堂主道：「尚未接到命令！」

「葫蘆島上尚有多少人？」

樊堂主囁嚅地道：「樊某……剛來海鯊幫不久……還未弄清楚！」

忽然船上有人叫道：「等等咱們！」原來是樊堂主帶來的人，發現那兩艘船正在向後退，所以驚呼起來！

話音剛落，兩艘船又射來一批長箭，展砌喝道：「開船！」他抽劍保護水手，而莫紫薇則伏在隱蔽物後射箭還擊！劍狂和劍心更是箭無虛發！對方人手雖多，弓箭亦多，但連死數人，心胆均寒，亡命開船而逃。

樊堂主驚道：「操你娘的蛋！連老子也不顧了，回去教你們吃不着兜去！」

劍痴冷笑一聲：「你還想回去？夢還沒醒？」他忽然伸手在他臉上摑了一巴掌！

此際，那兩艘船已退開將近二十丈，弓箭已無能為力，展砌這艘因順水的關係，畢直前進，去勢甚速！那兩艘船，根本不想追趕，因此雙方距離越拉越大，那些海鯊幫的水手才噓了一口氣。以後的遭遇如何難以預測，但起碼如今是免了箭矢加身之厄！

劍痴將樊堂主弄倒在甲板上，又在他雙腿上戮了幾記，坐在甲板上吹風，根本不理會他。

劍狂道：「小砌子，咱們下艙休息！」

中午，莫紫薇煮好了飯才下艙喚醒劍狂展砌。他們先吃飽了飯，方讓水手們吃，唯獨樊堂主沒飯吃，看他的表情似乎十分難過。至晚飯時便忍耐不住道：「喂，俺再不吃飯，就會餓死！」

展砌道：「那會這般快？起碼還可以抵受得十天八天！」

樊堂主道：「別人可以，俺可不行，我餓得一天半日，便像失了半條命，你不給俺吃飯，不如殺了我！」

「我為何要殺你？」展砌故意在他面前喝酒吃肉，只見樊堂主喉頭上下不斷地聳

動着，腹鳴如雷。

展劭心頭一動，問道：「你在統一盟裡是幾級的堂主?」

樊堂主看了他一眼，似乎因爲他知道統一盟的編制，而感到奇怪。半晌才道：「三級。」

「統一盟的總舵在那裡?」

樊堂主道：「這要一級或准一級堂主才能知道!」

「一級堂主有多少個?」

「俺不知道。」

「統一盟最近有甚麼行動?」

「今春消滅了華山派!」

莫紫薇吃了一驚，脫口問道：「眞的?」

樊堂主傲然道：「你們不相信的話，只須上岸問一問就知道!小兄弟，你放了俺，可有好處?」

展劭哈哈笑道：「你跟咱們合作反而有好處，最低限度也不會變成餓鬼!我再問你，統一盟下一步，準備攻擊那一個門派?」

樊堂主道：「俺告訴你們，你可得讓俺吃飯!」

「好，我答應你!不但有飯還有酒!」

樊堂主吸了一口氣，道：「下一個目標是太湖的昆仲帮，帮主叫做萬鵬程!」

莫紫薇又脫口驚呼一聲，展劭叱道：「胡說!爲何咱問譚延奐、魯知潮他們，都沒一個人知道?分明是騙食!」

樊堂主道：「眞的!俺沒騙你，他們出發之後，總舵才有命令到，要調些精於水性的弟兄去太湖，所以咱們才來支援魯副帮主，假如攻不下的話，便先收隊，日後再想辦法……這是厲帮主的主意。」

展劭估計他沒說謊，便道：「紫薇，先請他喝杯酒!」他頓了一頓續問：「攻打昆仲幫的日期訂了沒有?」

「初步時間是訂在四月中!因爲木劍副盟主認爲昆仲幫比華山派扎手，所以要好好籌備一下!」

「籌備些甚麼?」

「不清楚……大概是找些精於水性的人，和準備船隻人力!」樊堂主道：「俺只知道這些，快給飯我吃!」

展劭叫一個嘍囉盛一碗飯餵他，莫紫薇道：「展大哥，萬鵬程是小妹的大師兄!」

「我記得，你上次向我提過!」展劭想了一下，又問：「姓樊的，我再問你，司馬長勝會不會去攻打昆仲帮?」

樊堂主嘴巴滿是飯粒，含糊地道：「不知道，信上沒有寫，但木劍盟主一定會去，因爲他親自來敝帮送信，還閉門跟厲帮主商量了一個多時辰才離開!」

莫紫薇低聲道：「展大哥，小妹想去昆仲帮報個訊，好讓大師兄有個準備!」

展劭道：「莫說他是你的大師兄，就算是別人，只要咱們知道，也該走一趟，有機會還要帮他却敵!」他轉頭望向劍心。

劍心道：「你知道我素不管閒事，除非司馬長勝會去……不過爲師也不會阻擋你們!」

劍狂道：「我也贊成你們走一趟，上岸之後再約定見面的時間地點!」

由於海鯊幫既忙着支援統一盟攻打昆仲帮，又在四劍島折損了好些人，因此一路到岸，都不再遇上他們的船隻。

船靠在三門灣，劍心廢了樊堂主的武功，只帶景開恩上岸，臨行又令水手鑿穿船隻，約了見面的地點之後，便分道揚鑣。展劭和莫紫薇買了兩匹快馬，直奔昆仲帮。

＊　＊　＊

秦君燕獨自一人在洞宮山上練武，他練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克苦，皇天不負有心人，在他精心鑽研之下，果然讓他找到括蒼劍法中的一些破綻，並作了些修改。

光陰荏苒，眨眼間已是歲晚，秦君燕以爲「斷腸人」必會回來渡新春，不料她竟似黃鶴，一去不返。

秦君燕起初有點焦慮，後來回心一想，乾娘武功高強，武林中能勝得她的，寥寥可數，便又安心下來。

山上的生活十分單調平靜，與山林爲鄰，禽獸爲伍，倒也賞心樂事，只是心中還忘不了小師妹!

他每隔一段時間便得下山購買食物，每次他都有心躲避，又因不修篇幅，滿臉鬍鬚因此也無人認得他。統一盟雖然攪得滿城風雨，他亦一無所知!

自從莫紫薇「死後」，秦君燕唯一的希望便是練好武功，一則爲師妹報仇，二則光大門戶，領袖羣倫。

元月已過，山上的草已長得十分青翠，「斷腸人」依然未回來。秦君燕再也忍耐不住，便寫了一封信留下，鎖好門，取了長劍下山去。

秦君燕下山之後，首先取道閩北，去臨海斷崖找尋「斷腸人」，因爲他估計「斷腸人」必去那裡等候郭丹青。

不料，他在那裡候了七日，仍不見「斷腸人」的踪影，在附近的漁村又打聽不到消息，只好北上準備返回洞宮山，暗中希望「斷腸人」會在自己離開時返回竹舍。

到山下，秦君燕依舊買了些白米、醃菜、咸魚之類的食物，慢慢挑上山。走了一程，忽然發現路旁草叢有一路血跡，他心頭一跳，忖道：「這是人血還是獸血?」

這是從未遇過的，秦君燕不由動了好奇心，先找了個隱蔽的地方，藏好了食物，然後沿血跡追前。走了大半里路，秦君燕發現草上的血液鮮艷了許多，似是剛染上的，連忙加快步伐，果然轉過一塊岩石，便見地上倒伏着一個人!

那人頭面雖然伏在地上，但從其身上的衣服却可斷定是個女子，秦君燕心頭忽然升起一絲不祥之念，連忙快步走前，彎腰將其扶起。低頭一望，可不正是乾娘「斷腸人」?

秦君燕伸手搭脈，脈博似有若無，但尚幸還有鼻息，秦君燕輕輕搖動，喚道：「乾娘，乾娘!」

半晌「斷腸人」雙眼只微微一閃動，便又再暈死過去。秦君燕轉頭向四周看了幾眼，急忙抱起「斷腸人」向竹舍奔去。

竹舍一切如前，只是傢具多了些塵。秦君燕把「斷腸人」輕輕放在竹榻上，隨即替她推血過宮，又運起內功注入「斷腸人」體內。

由於「斷腸人」氣息太弱，秦君燕不能

急，只能一絲一絲渡氣過穴，是以累得他滿身大汗，所喜「斷腸人」終於再度甦醒。她艱辛地道：「水，水……」

秦君燕放下她，舉袖拭一拭汗水，道：「乾娘，您等等！」他不敢用水缸裡的水，拿了個竹水勺，跑到山溪處取水，慢慢餵「斷腸人」喝。

「斷腸人」喝了一勺水，精神似有好轉，眼皮不時跳動着，秦君燕直至此刻才有時間打量乾娘，只見她衣袖及褲管都染滿了血，不由問道：「乾娘，您傷在何處？」

「斷腸人」輕輕喘息着，眼角忽然沁下兩滴清淚，輕聲道：「櫃內有藥……」

秦君燕打開竹櫃，取出一個鐵盒來，裡面放着好幾種藥。「斷腸人」又道：「小的藥丸內服……外敷的用黃色藥散……快……」

秦君燕忙又去取水來，先跟她服下藥丸，再用剪刀剪掉她的衣袖，原來她左臂骨已斷，秦君燕先替她續好臂骨，再敷上藥。最後再檢視她他處的傷口，原來「斷腸人」的後背和大腿都有多處的刀傷！

秦君燕咬牙罵道：「是那個天殺的這般狠毒？」他弄了半天才算將血止住，又得下山挑回食物，再挑水、打掃最後才燒飯。他熬了一小鍋肉粥，還炒了一碟鷄蛋，喚醒「斷腸人」，慢慢餵她吃了一碗粥。

「斷腸人」吃了又暈睡過去，秦君燕自己亦十分疲倦，却坐在榻前守着她。半夜，「斷腸人」忽然輕輕叫道：「琴……在那裡？」

秦君燕抬頭望一望掛在牆上的瑤琴，心中道：「乾娘傷得這般重還能彈琴麼？」正想問她，又見她打着鼻鼾，這才醒覺她在說囈語。

次日，「斷腸人」依然昏昏沉沉，不時發出囈語，秦君燕餵她服藥之後才去煮早飯，餵她吃了粥之後，拿了銀子，奔下山，一口氣走到雲和鎮才買到點人參，他在鎮上又買了兩隻鷄和一些食物，然後又匆匆回山。

返回竹舍已是下午，幸而「斷腸人」病情沒有變化，只見下裳尿濕了，秦君燕頗覺爲難，雖說已經結誼，但到底男女有別，他猶疑了一下，只替她換藥，便回炊房把早上的粥弄熱，先餵了她，自己才飽餐一番。

秦君燕接着又宰鷄又弄肉，和人參燉之，最後才跑到山澗處，洗了一個澡！

「斷腸人」服了兩盅人參鷄湯之後，第四天，精神才稍好，臉龐也有了點血色，她清醒之後，喘着氣道：「燕兒，這幾天辛苦你了！」

秦君燕忙道：「這是孩兒應份做的！」

「斷腸人」鼻翼翕動，微弱地道：「這是甚麼味兒？」

秦君燕結結巴巴地道：「孩兒因男女有別，未敢替乾娘更換衣裙……」

「斷腸人」額上一片嫣紅，道：「拿盆水進來，順便替我把乾淨的衣服拿進來！」

秦君燕自然照做，「斷腸人」道：「先替乾娘洗個臉……」她說話還有點氣喘。

秦君燕詫異地道：「乾娘，你不怕孩兒看到你的容顏麼？」

「斷腸人」目光露出一絲笑意。「原來，你還未看過……很好……既然你是我的乾兒子，也不是外人，就替乾娘拿下紗巾吧……這布發臭了，也得洗一洗……」

秦君燕應了一聲，走到床前，心中想道：「乾娘一直以紗布蒙臉，若非天生醜陋，必然是毀了容！」他想保留一點美好的印象，不由猶疑起來。

「斷腸人」訝言道：「燕兒……你不是一直想看乾娘的容顏麼？」

秦君燕吸了一口氣，快手將紗巾擱下，偷眼一看，不由驚啊一聲，只見她面白如雪，令人目眩，她本就肌膚勝雪，又因臉部長期不見陽光之故，令人奇怪的是她不但貌美如花，而且臉上沒有一絲皺紋，望之猶如三十許人！

「斷腸人」喘息道：「乾娘嚇壞了你？這幾天一定很難看了……」

秦君燕呆了一呆，喃喃地道：「孩兒實在想不通，他爲何會捨得離開妳！」

「斷腸人」臉有不快之色，道：「快洗……」

「是！」秦君燕擰了毛巾，替她洗了臉，再擰乾毛巾，連衣服放在床頭，然後出房，順手將門拉上。

過了好一陣，才聽見「斷腸人」在裡面道：「燕兒……進來！」

秦君燕進房，見她躺在床上不斷喘氣，料剛才費了她不少氣力。秦君燕將血衣跟水拿出去，「斷腸人」又道：「這些衣服染了血……洗不掉……不要了！」

秦君燕見她病情已有好轉，放心了不少，又抽空下山買了些補氣血的藥材回山燉與「斷腸人」服食。如此又過了三天，雖然還不能下床，但精神顯然好多了，說話也不再斷斷續續。

這天中午，秦君燕餵她吃了飯，「斷腸人」深有感觸地道：「這些天幸虧有了你，否則乾娘就算不死，也不知要多受幾多活罪！」

「乾娘再這樣說，孩兒便要不高興了！」

「可惜琴兒……」

「斷腸人」欲言又止，秦君燕問道：「乾娘，琴兒是誰？」

「沒有，對啦！我記得你曾經提過，你有個師兄叫萬鵬程是不是，他是否昆仲帮之主？」

秦君燕訝然問道：「正是，乾娘爲何提及家師兄？」

「乾娘聽到一個消息，統一盟要攻打昆仲帮，日期是下月中旬！」

「哦？」秦君燕忙問：「統一盟是些甚麼人的組織？哎，莫非便是上次鬼秀才和風五娘所提及的！」

「不錯，正是那七大魔頭！乾娘便是爲了打聽這個消息，所以才會被打傷的！」

秦君燕急問：「是誰將乾娘打傷的？」

「便是寶杖法王那賊禿！那天我在客棧裡見到賊禿跟幾個人相聚，聽賊禿對他們說的，大概是下命令吧！」斷腸人道：「我爲了聽清楚一點，將靠近他們，結果被他們發現……唉，若不是我機警，且戰且走，最後將他們撇掉，只怕不能回來了！」

「那賊禿實在可惡，先後傷乾娘跟孩

兒，這筆仇一定要報！」

「斷腸人」喘了一口氣，道：「燕兒，過兩天你快下山去太湖報訊吧！照我看令師兄實非統一盟之敵，不宜硬拼，勸他早作準備！」

秦君燕道：「乾娘身上有傷，孩兒豈能離開，且待乾娘傷勢好了再說吧！何況時間尚充裕，不怕來不及的！」頓了一頓又道：「家師兄恐怕不會躲避……」

「斷腸人」問道：「燕兒，你認爲乾娘武功如何？」

秦君燕沉吟道：「乾娘武功堪稱一流，武林中能勝得您者，寥寥可數！」

「斷腸人」嘆息道：「但乾娘却不敵寶杖法王那賊禿！令師兄在武林中的地位不高，他還能邀到甚麼高手？不管令師兄聽不聽你之勸告，這一趟你總是該去的！」

「是的，孩兒當去！」

「不過乾娘要你記住，不能逞匹夫之勇，我要你活下去，爲乾娘報仇！」

秦君燕暗道：「假如大師兄不退，我又豈能獨善其身？大丈夫死則死矣，焉能忍辱偷生！」

「斷腸人」見他不答，又道：「如今武林高手已死得夠多，你人既聰明，天資又高，又肯鑽研，將來消滅統一盟的重任，一定會落在你身上，須好自爲之！」

秦君燕身子一震，急道：「乾娘太抬舉孩兒了，孩兒從未敢有此妄想！」

「斷腸人」冷笑道：「你不是口口聲聲要光大你們括蒼派門楣麼？難道練好武功，便可光大門楣？」秦君燕不由默然。

「斷腸人」忽又嘆了一口氣：「你以爲乾娘拍你的馬屁麼？唉，可惜可惜……」

「乾娘你覺得可惜？」

「可惜你不肯學郭郎的武功，否則何懼七大魔頭！」

秦君燕身子又是一震，「斷腸人」知他一時難以改變，也不多勸，忽又問道：「燕兒，你可知乾娘的姓名？我可告訴你，但你得先發個重誓，未得我之同意，不許將我的名字，以及與我之關係洩漏半句！」

秦君燕依言發下重誓，「斷腸人」道：「乾娘姓盧，名雪練。」

秦君燕輕輕唸了幾遍，覺得甚是陌生，盧雪練道：「你不用打聽我的來歷，該說時，我自會告訴你！」

「是。乾娘，待孩兒替你換藥！」

＊ ＊ ＊

半個月後，盧雪練已可下床，腿上和後腰的傷口都已合攏，而臂骨亦已續上生肌，如果沒有敵人來犯，料無大碍，她又催促秦君燕下山報訊。

秦君燕又下了一趟山，辦了好些食物，又將竹舍打掃一番，水缸裡都裝滿了水，然後取劍告別盧雪練下山。

盧雪練拄拐送至竹林外，臨別千叮萬囑，都勸秦君燕不可逞一時之勇。兩人相處日子雖不長，但情義頗深，都覺難捨。

秦君燕下山之後，立即買了兩套文士服和帽冠，也不乘馬，只乘馬車，直放太湖。

＊ ＊ ＊

莫紫薇聽秦君燕提過，知昆仲帮在太湖東山，也就是太湖之東面。她與展劭趕了一天路，到黃昏便找了家乾淨的客棧投宿。

兩人先洗掉一身之風塵，再到樓下之酒家吃晚飯，忽聞旁邊一張桌子，坐着兩個漢子正在低頭聊起武林近況，兩人因離中原已久，是故點了菜之後，便凝神靜聽。那兩個漢子所說的盡是某地某人被統一盟的甚麼人殺死，或者某人平日話說得慷慨，如今却投降統一盟了。

忽然一個漢子站了起來，拱手道：「這位兄台可是名震閩北的『刀拐駝神』安源安大俠麼？」

莫紫薇和展劭齊轉頭望向門口，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貌似農夫，皮膚黃黑，後背駝起的中年漢來。那漢子惘然地看了這邊一下，找了個座位坐下，喚了一碗鹵麵。

這邊的另一位漢子低聲道：「黃兄，你敢情認錯了人，他若是安大俠，出遠門怎會不帶兵刃？」

剛才站起來的那個姓蘇的大漢，抓抓頭皮，尷尬地坐下，喃喃地道：「俺閩北老爺子的壽筵上見過他一面，應該不會認錯！」

「哈哈，黃兄你瞧他，那裡有一絲大俠的樣子？倒像個村夫！」

「蔣兄千萬莫大聲說，免得人家聽見不好意思！安大俠相貌確似農夫，但所謂人不可相貌也，據說他是八閩有數的高手！」

展劭以箸醮茶在桌上道：「那駝漢武功甚高！」

莫紫薇也瞧出他步履沉穩，雙眼閃動間，偶爾會露出凌厲的神光，也依樣葫蘆在桌上寫道：「此人是高手！」兩人見酒店裡龍蛇混雜，不敢多逗留，匆匆吃飽便回房休息。

次日一早，兩人盥洗之後，又到酒樓吃點心，還買了些乾糧，然後到櫃台算帳，却又看到那駝漢剛好會了帳出店而去。

出店後，莫紫薇道：「大哥，這鎮子十分繁盛，咱先買點手信，好作見面禮！」

「說得也是！」展劭拉馬跟在她背後，兩人在街上逛了下，結果買了點土產，便上馬出鎮。

剛出鎮不久，便見昨晚那兩個大漢攔住駝漢，只聽駝漢冷冷地道：「兩位不讓我過去是何道理？難道要收買路錢？」

那姓黃的忙道：「你必是安大俠，何必否認？咱們要去昆仲幫，何不一道去？」

駝漢手上拿着一隻大布袋，道：「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何須道？」

姓蔣的道：「如此說來，你眞的是安大俠了？」

駝漢嘆了一口氣，道：「兩位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舉？再說路上不方便，請勿多言！」

姓黃的冷笑道：「想不到安大俠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安源冷哼一聲：「你們再嚷出去，若讓統一盟的耳目聽見，迫他們提早行動，對兩位自無影響，但對萬大俠等人，說不定有莫大的影響！」

這幾句話說得那兩個漢子，如被臭泥

封嘴，一時之間都傻了眼，安源趁此，在他倆中間快步穿過！

展砏向莫紫薇打了個眼色，兩人催馬追前，安源大概聽見馬蹄聲，立即轉身，把布袋提起橫在胸前，如臨大敵。展砏抱拳道：「閣下誤會了，在下展砏並無惡意，且咱們也是要去昆仲帮！」

安源臉上毫無表情，莫紫薇道：「小妹莫紫薇，敝大師兄正是萬鵬程！安大俠古道熱腸，何不同道而行？」

安源臉色稍霽，道：「兩位先走一步吧，在下兩條腿，趕不上四條腿的！」

展砏知道武林多異人，也不再勸，抱拳道：「如此到昆仲帮再相見吧！」他雙腿一挾，馬兒洒開四蹄急馳！

兩人馬快，沿途又不敢多躭誤，第三天黃昏便至昆仲帮。只見大門外，許多帮徒荷槍來回巡邏，甚是森嚴。

莫紫薇連忙滾下鞍，道：「小妹莫紫薇欲見貴帮主，請代通報！」

那幾個帮徒未聞伊名，上下看了她幾眼，問道：「女俠從何處而來？」

「小妹乃括蒼派第十代弟子，貴帮主萬鵬程正是敝大師兄！」如此一說，那些人態度登時改變。

其中一個似頭目的，道：「原來女俠是帮主的師妹，請恕眼拙，失敬之處，尚請包涵，兩位請跟小的進寨！」一肅手作請狀，卻當先進去，另一個帮徒，已快步入內先行通報了。

到大廳，裡面有幾個人已在座，其中一個鳳鷲眼，蓄短髯的中年漢子長身問道：「王三，這兩位是誰？」

那叫王三的頭目道：「啟稟白副帮主，這位女俠自稱是萬帮主的師妹，這位少俠……尚未請教！」

展砏抱拳道：「末學後進拜見白副帮主！」

「展砏？可是與秦兄弟被人合稱爲『武林雙秀』的展砏？」

展砏忙道：「秦大哥高風亮節，武功又高，在下沾光了！」

「好好，英雄出少年！」白光遠轉首道：「這位敢情是莫師妹了？」他因與萬鵬程結拜，是故亦稱師妹。

「小妹正是莫紫薇！」

白光遠大喜，道：「王三，還不快去請帮主和蒲副帮主！」王三去後，他又忙請他倆坐下。「敝帮得兩位光臨，實在蓬蓽生輝！」

莫紫薇道：「副帮主，小妹今日登門乃因打聽到統一盟欲在四月中旬攻打貴帮，恐貴帮尚未知情，是以前來報訊！」

白光遠臉色一變，廳裡的漢子也全都聳然動容。「眞有此事？」

剛說到這裡，萬鵬程和蒲環已聞訊迎出廳來，萬鵬程喜道：「小師妹，想不到你會來探訪愚兄！」

莫紫薇忙上前向萬鵬程和蒲環行禮，道：「這位必是我的大師嫂了！」

蒲環一笑將她扶起，輕聲問道：「小師妹，那位青年少俠可是展砏？」

莫紫薇粉臉升起雙團紅暈，輕輕點頭，蒲環走前大方地道：「歡迎展少俠蒞臨敝帮，請多多指教！」

展砏急道：「嫂夫人客氣，在下乃初出茅蘆的後生小子，甚麼都不懂，正要請諸位先賢指教！」

萬鵬程道：「少俠年紀輕輕，即揚名江湖，黃山一役，名動武林，令人欽佩！唉，眞是英雄出少年！」

寒暄間，下人送上香茗，白光遠趁此向萬鵬程耳語，只見萬鵬程臉色一變，問道：「小師妹，你怎知道統一盟要來攻打敝帮？」

莫紫薇便將聽到的消息複述一遍。「招供的此人乃統一盟的三級堂主，又接木劍道人的命令，料不是虛言！」

萬鵬程略一沉吟，忽向妻子打了個眼色，蒲環含笑道：「師妹，展少俠，咱們到內堂坐談！」她又向廳上衆漢子告罪一聲，然後才帶莫紫薇和展砏進入內堂。

萬小龍正在房裡玩耍，蒲環忙道：「小龍，快喚姑姑和展叔叔！」

萬小龍瞪着一對大眼睛，望着莫紫薇道：「娘，她便是姑姑？」

「除了她那還有位姑姑？」

莫紫薇見他長得伶俐精乖，一把將他抱了起來，輕輕在他臉蛋上親了一下，道：「我就是莫姑姑！」

「姑姑，爹去年就說你要來看我，你現在才來！」

莫紫薇有點慚愧，大師兄成親了這許多年，孩子都已五六歲了，自己還未來看過他，的確有點說不過去，便道：「姑姑不對，你罰姑姑好不好？」

蒲環忙道：「小龍快下來，姑姑剛到累極了，快去告訴楊姐姐，請她多弄幾個小菜，說爹要請客！」

萬小龍在莫紫薇懷中溜下來，快步跑出去了，邊跑邊喚：「楊大姐，我姑姑來看我了……」

莫紫薇道：「侄兒眞乖巧！」

「請坐。」蒲環見她只跟展砏來，心中實有許多話要問，只是碍着展砏在旁，不便開腔，是以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着。

展砏反而忍不住先問：「夫人可有秦大哥的消息！」

蒲環微微一怔，看了莫紫薇一眼。「你問三師弟？哦，他不在括蒼山上麼？小師妹，你……」

莫紫薇乾咳一聲，道：「去年展大哥邀咱們出海去找他師父，不料中途遇到海盜幫來襲，船破之後，大家都落水了，小妹幸有展大哥搭救，所以拾回一條命………」

展砏接道：「在下四處找不到秦大哥，希望他吉人天相！嗯，未知去年夏天之後，他可曾來過？」

「自從前年他來報師父的死訊之後，便不曾再來！」蒲環臉色都變了，急問：「那三師弟到底是生是死？」

展砏滿含歉意地道：「咱也不知道……都是在下不好，若非我邀請他去見家師，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蒲環又問：「小師妹，你可有去括蒼找過他？」

莫紫薇粉臉微紅，道：「沒有……咱們一聽到統一盟要攻打貴帮的消息，便立即趕來了！嗯，不知二師兄情況如何？」

蒲環臉色一沉，道：「二師弟已不在平安鏢局了，也不知去向，聽說他連妻子

也休了！」

「這是甚麼原故？」

「不知道！」蒲環聲音凝住。「大概他找到新歡吧？」唉，希望三師弟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莫紫薇吶吶地道：「假如三師兄能上岸的……我以為他一定會來找你們……」

蒲環心頭一沉，心想當時的情況必定十分惡劣，暗道：「難怪她會移情別戀…：可惜三師弟如此短命！」當下問道：「未知展少俠尊師是那位高人？」

展昹道：「在下有三位師尊，他們合稱『海天三劍』，隱居孤島，不問世事，夫人料未聽有過耳聞！」

莫紫薇接道：「三位老人家對劍法研究極深，武功遠在九大門派掌門之上！」

蒲環心中又想道：「這姓展的條件也不錯！」當下道：「小師妹，有關三師弟之事，請暫勿告訴你大師兄！」

豈知話音剛落，門外已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環妹，你不許小師妹告訴我甚麼？」門帘一掀，只見萬鵬程抱着兒子走進來。

「沒有哇……」莫紫薇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萬小龍忽然問道：「姑姑，三師叔為何沒跟你一齊來？他說過要再來看我的！」

「他……忙嘛！」

萬鵬程道：「對啦，愚兄差點忘記問你，三師弟為何不一齊來？」

「三師兄……他留在山上練武！」

萬鵬程粗中有細，看了妻子一眼，沉聲問道：「那你為何不在山上陪他練武？你到底瞞騙我甚麼？」

莫紫薇對這位大師兄素來畏懼，聽他嚴詞責罵，眼圈兒不由一紅，岔開話題問道：「大師兄，你們商量應付的辦法否？」

萬鵬程臉色沉重地道：「統一盟的實力非同小可，幾句話豈可解決困難？」

「何不先避避鋒芒，日後再捲土重來？」

「你又不是不知道愚兄的脾氣？」萬鵬程哈哈一笑。「自統一盟出現之後，無一個實力較強的白道組織跟其硬拼，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

展昹訝然道：「帮主有制敵之把握？」

「沒有！」萬鵬程答得很乾脆。「敝帮只有把握給對方迎頭一擊，希望能激起同道的鬥志，跟對方周旋到底！假如能殺他們幾個主將，便能達到削弱其勢力的目的！敝帮上下都有與他們死戰的決心！」

展昹不由肅然起敬，道：「在下願意效勞，與貴帮同生共死！」

「少俠俠骨琴心，隆意厚情，令人敬佩，不過敝帮心領了，展少俠無須為敝帮犧牲？」

展昹反問：「難道帮主認為自己值得犧牲？」

「當然！少俠年紀尚輕，將來前途無限，說不定日後還得靠你負責消滅統一盟！」

「在下從未敢有此壯志，帮主太看得起在下了！」

「萬某主意已決，少俠不必多言，統一盟下月中旬來，假如你不嫌棄的話，使留至四月十日左右吧，超過此日，恕不招待！」萬鵬程頓了一頓，道：「不過萬某也有一事相託！」

展昹忙道：「帮主請說！」

「萬某想託兩位帶犬兒到括蒼山，將他交給敝帮師弟，請他代在下教導他，萬某不求他替父報仇，只望他不走邪路，於願已足！」

莫紫薇再也忍不住，垂淚道：「三師兄！……」

萬鵬程臉色一變，霍地長身問道：「三師弟他如何？」

蒲環忙道：「大哥且莫急……三師弟跌落海裏，不知生死，不過看他並非夭折之相，料可逢凶化吉！」

萬鵬程急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妹子你快告訴我！」

蒲環便將展昹，秦君燕和莫紫薇出海巧遇海鯊幫，雙方引起衝突，最後全部落水，失去秦君燕踪跡的事說了一遍。萬鵬程臉色十分難看，沉聲道：「想不到三師弟如此人才，竟然英年早逝！」說罷又嘆息不已。

莫紫薇已抽抽泣泣地哭了起來，展昹道：「萬幫主不用太悲觀，在下倒贊成夫人之見解，相信秦兄必能逢凶化吉！」

萬鵬程反問：「他若無事，為何不來找我，你倆可曾去過括蒼山找他？」

莫紫薇道：「沒有，咱們一聽到統一盟要攻打貴幫的消息，便立即趕來了！」

萬鵬程吸了一口氣，道：「三師弟的事，不談也罷。」他向妻子打了個眼色。「妹子請去看看楊大嬸煮的菜好了沒有，順便替我弄些酒來！」

蒲環抱着兒子出去，萬鵬程又道：「小師妹，展少俠，敝師弟既然……咳咳，犬子便請兩位代為管教，未知可否助我了却此心願否？」

莫紫薇道：「小龍是小妹的師侄，我豈有不管之理？只是……」

話音未落，萬鵬程已向他倆跪下，道：「如此兩位請先受愚兄一拜，養子之情，今生恐怕報不了，唯有來生結草銜環！」

莫紫薇和展昹連忙將之扶起，道：「大師兄這樣可要折殺咱們了！」

萬鵬程道：「咱們男人不喜歡這樣婆婆媽媽的，大恩不言謝，這筆恩情萬某夫婦記住就是！」

莫紫薇道：「大師兄請坐下！」

萬鵬程又嘆了一口氣：「二師兄下落不明，三師兄生死未卜，愚兄安危難測，今後括蒼一派，就靠師妹担負繼續光大本門的責任了！」

「小妹必盡自己的責任，但大師兄也未必……再說賊勢太盛，亦無必要跟他們硬碰！」

萬鵬程道：「敝幫上下鬥志如虹，人人均抱必死之心，愚兄心意已決，不必再勸！」說着蒲環已捧着酒菜進來，萬鵬程又道：「小師妹，展少俠請入席！」

蒲環頗有鬚眉作風，斟了四酒杯，大家舉杯就飲。莫紫薇問道：「怎不見侄兒？」

蒲環道：「楊大嬸餵他，他在此咱們說話不方便！」

展砀道：「萬幫主，統一盟野心極大，意欲統一武林之心，路人皆知，雖說咱們得悉他們欲在四月中旬動手，但亦須提防他們提前行動！」

萬鵬程道：「尚有半個多月，還來得及準備！不瞞你倆，咱們一直都在小心防備之中，因恐統一盟在太湖的爪牙來偷襲！再者，剛才愚兄跟白兄弟他們商量過，決定發帖邀請附近的俠義英雄拔刀相助！」

展砀道：「只怕時間倉猝，能趕來助拳的人不會多！」

萬鵬程笑道：「這也在咱們計算之中，總之咱們絕不退縮，決心殺至最後一人，即使事後全軍盡滅，也要大寒敵胆，教他們以後不敢小看咱們武林的俠義中人！」

展砀舉杯大聲道：「壯哉斯言，單憑萬幫主這幾句話，已足可得三大白。」

四人又喝了酒才動箸，蒲環低聲問道：「大哥，小龍的事，你跟師妹說過了？」

「說了，承師妹及展少俠大義答允，咱夫婦再無牽掛！」

蒲環又舉杯道：「愚夫婦無以為報，就以酒示意，再敬兩位一杯！」

莫紫薇酒量不好，兩杯下肚已早已頰生紅暈，是以道：「大師嫂不必容氣，此乃小妹應為之事。」

蒲環轉頭問道：「展少俠又認為如何？」

「在下亦必盡力！」

「好極，兩位請稍候！」蒲環走了出去，一忽再回來，手上拉着萬小龍，只聽她道：「小龍，爹娘替你找到一個師父，你快跪下拜師！」

萬鵬程大喜，亦道：「妹子好主意，小龍還不快跪下？」

萬小龍年紀尚小，不知父母此安排的用意，他長在這種地方，自小便好武，是以立即跪在展砀面前，恭恭敬敬叩了三個响頭。

展砀本還待謙拒之，但轉念一想，又覺得自己義不容辭，當下接受了他的大禮，然後一手將他抱起，道：「小龍，為師身上沒有禮物，以後再補一份給你！」

萬小龍道：「徒兒只要學本領，不要禮物！」

「你以後便要跟師父去學武，你捨得離開爹娘麼？」

萬小龍不覺有點遲疑，呆了一呆才問：「師父，徒兒要跟你去那裏學武？」

萬鵬程沉聲道：「小龍，你是男人，將來年紀大了，還要辦很多重要的事，大丈夫志在四方，學好武功才能成材，你害怕麼？」

萬小龍咬唇道：「小龍不怕，師父，徒兒要學幾年能成材？」

「短則五年，長則七八年，你吃得苦麼？」

萬小龍大聲道：「小龍才不怕吃苦，師父，你武功有多高？」

萬鵬程道：「師父武功比爹還高！」

萬小龍興奮地道：「眞的……我，我不相信，爹的武功天才是下第一！」

萬鵬程板着臉道：「誰說的？你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千名，你師父的武功比爹高多了，否則爹為何要你拜師？」

萬小龍這才有點相信，蒲環悄悄舉袖拭去淚水，道：「師父還未吃飯，快下來吧！」她接過小龍，將他提出去，半晌再回來，倆夫婦心情都有點沉重，展砀和莫紫薇又不知該如何勸解，四人低頭悶悶喝酒

良久，萬鵬程忽然强打一個哈哈，道：「怎地大家都不說話呢？今日小龍得拜名師，可是個大好日子，大家都應該高興才對啊！」可是，不管他如何製造氣氛，情況都無多大的改變。

飯後，萬鵬程道：「妹子，你先安排師妹他們的住宿，等下到大廳開會！」

這晚，昆仲幫主腦們，主要是商量安排婦孺撤退的問題，另外又選出一隊精銳人員，護送他們離開，最後才研究需要添置的武器及必需品，當萬鵬程夫婦回房歇息，已將近五更。

＊　＊　＊

三月底，午時，萬鵬程夫婦正與展砀及莫紫薇吃飯，忽然一個嘍囉走了進來報告：「幫主，秦少俠來了，白副幫主在廳裡接待他！」

萬鵬程一怔，問道：「那位秦少俠？」

「就是您那師弟呀，上次幫咱們破白虎寨和雙英寨的那一位少年英俠！」

萬鵬程擲碗大叫了起來：「秦君燕三師弟？哈哈，你還沒死！」話音未落，他已一陣風似的跑了出去。

展砀、蒲環和莫紫薇亦十分高興，但蒲環是過來人，首先發覺展砀的表情十分複雜，當下道：「兩位稍候！」

莫紫薇忙道：「大師嫂，小妹也出去迎接！」

展砀曾經答應秦君燕退出角逐莫紫薇的行列，後來以為秦君燕葬身怒海，是以感情放盡，如今與莫紫薇已至難分難捨之境，乍聽秦君燕「還陽」，心情之複雜可想而知，不過他亦不甘後人，跟着蒲環和莫紫薇背後步出大廳。

不想，他們三個只去到廳後便見到萬鵬程滿臉歡容，拉着秦君燕快步進來，他一見到妻子，便回頭道：「三師弟，剛才咱們還担你的生死哩，不想你從天飛來！」

秦君燕一眼瞥見莫紫薇，萬鵬程說什麼他都聽不見，雙眼只直勾勾地望着莫紫薇，心中不斷地喊道：「師妹沒死，皇天有眼，師妹沒死！」

莫紫薇驚喜交集地叫道：「三師兄！」兩人倏地奔前，四隻手掌握在一起，

「三師哥，你沒死？」

「小師妹……愚兄莫非在夢中麼？」

莫紫薇喜極而泣，秦君燕亦淸淚長流，蒲環見展砀站在旁邊，侷促不安，便道：「三師弟，小師妹，咱們到廳裏再談吧！」

展砀直至此刻才上前，道：「恭喜秦兄怒海餘生，脫險歸來！」

秦君燕一見到展砀，心頭便是一沉，但有外人在場，不敢有失禮儀，抱拳道：「在下亦恭喜展兄無恙，眞乃皇天有眼，敝師妹必得展兄照顧良多，在下謝了！」最後這句話，充滿酸味。

（未完・十）

上文提要：

任雲秋和𢊁一怪對招，任雲秋一下場就揭穿𢊁一怪是他手下敗將之事，把𢊁一怪激得性起，拚命搶攻，但他感覺得到自己不是任雲秋的對手，對任雲秋十分佩服，因此自動停手立即離場而去……紫沙三子以「三極陣」下場激鬥任雲秋、溫如風、定心大師，溫如風知道「三極陣」之厲害，提醒其他兩人小心應付……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三極咎由自取　黑衣教困獸猶鬥

定心大師懷抱禪杖，對方沒有出手，他也靜立不動。

任雲秋因紫雲子生得臉形瘦狹，目射兇光，嘴角之間還隱露不屑，那還忍耐得住，口中大喝一聲：「無知鼠輩，你們再不出手，任某耐心有限，要先出手了。」

正待舉掌拍出！只聽溫如風以「傳音入密」說道：「任兄不可，咱們只要一動，就被他們佔先了。」

任雲秋聽不懂他說的話，自己一出手，怎麼會被對方佔了先去？但他既然這麼說了，只好忍了下來，把舉起的手緩緩放下。

只見紫宸子高聲道：「玄陰一擧先天動。」高擧的鐵尺在上面劃了個圈，左脚倏地朝左跨出。

紫雲子接着道：「陰極之炁動地來。」鐵尺指地，劃了一個圓圈，左足急急跨出。

紫英仙子接道：「陰極之陣無古今。」鐵尺隨手亂揮，左足也急急跨出。

紫宸子緊接着大聲喝道：「天凍地寒皆寂滅……」

三個人隨着喝聲，圍着定心大師等三人外面，繞場行走起來。

他們這一繞圈走動，陣內三人登時可以感覺到從對方三人尺上放射出來的極寒之氣，隨着大盛，這股澈骨寒氣也隨着他們繞場飛旋，把一丈方圓，緊緊裹了起來。

這時定心大師和任雲秋才聽溫如風以「傳音入密」說道：「陰極陽生，大師、任兄，現在咱們可以出手了。」

嗆的一聲，從他右手大袖中飛出一柄兩尺三寸長的銀色短劍，朝前推出。

任雲秋早已忍耐不住，刷的一聲，軟劍漾起一道青虹，跟着朝前劈去。

「阿彌陀佛！」定心大師口中低喧一聲佛號，把禪杖往地上一插，合十雙手朝外推出。

三人這一發動，雖然只有一招，但這一招是他們凝蓄已久的功力，從劍、掌上發出，威力何等強大。

那知兩劍一掌朝前推出，圍着他們在外面繞場行走的三人連正眼也沒看他們一下，紫宸子依然右手當胸，左手高擧鐵尺，向上劃圈，紫雲子一樣把指地鐵尺不住的劃動，紫英仙子也一樣把當胸平擧的鐵尺一路向前方左右亂擺。

只是在定心大師三人攻出一招之時，三人身形稍微一晃，便自讓開，在這一瞬間，三人脚下突然加快，還是在繞機場疾走，當真是風起八步，凜然奇寒，愈來愈強，一丈方圓，天寒地凍，幾乎冷得令人血脈凝結，呼吸困難。

但在南北棚內的人，却並未看出有何異處？大家所能看到的，只是定心大師三人品字形站在中間發招，紫宸子等三人，搖着鐵尺繞場疾行而已，那知三極陣中已經佈滿了極寒的「陰極眞氣」，陣中三人如在冰窖之中。

不，比冰窖何止冷上千倍？此時如果雙方之中，有武功較差的人，只要闖了進來，只怕就會一凍倒地，從此再也起不來了。這一戰外人雖然看不出來，但場中三人却是艱苦無比，每人雖然神功護體，還



是凍得嘴唇發黑、手足發顫，和極陰極寒之氣苦拚。

定心大師連發了幾記劈空掌，掌風劈入飛旋的(對方三人在疾走)陰寒氣流之中，竟然毫無作用，好像泥牛入海，踪影全無，老和尚心知厲害，就不再劈掌，雙掌當胸合十，緩緩閉上了眼睛，好像入定一般。

他可並不是入定，而是在默默運起佛門「心燈禪功」點燃起心頭三昧神火，佈達全身，突然雙目乍睜，口中高誦一聲：「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是老和尚「獅吼神功」所發出，旁人聽來並不覺得異樣；但聽到三個正在施展「陰極尺」的人耳中，當眞有震聵驚聾之力，宛如平地焦雷，直震得三人心頭狂跳，膽顫心驚！就在此時，老和尚雙臂一振，露出一條骨瘦如柴的手臂，右手握拳，橫臂朝上揮出。

此時正當紫宸子疾步行來，左手高舉着鐵尺向空連圈動之際，但聽「呼」的一聲，一股力把他手中鐵尺震得刺空飛出。

這下突如其來的變故紫宸子那得不驚?脚下一停。

那站在三丈外掠陣的排教長老姬傳燈，左手捧着一盞半明不滅的古燈檠，眼看定心大師發出一聲「獅吼神功」之後，緊接着又是一記佛門「金剛杵」，把紫宸子手中鐵尺震飛，他知道「三極陣」以此人爲首，若能除去此人，正是自己在各大門派和天下武林同道面前露面的最好機會，這一良機，他豈肯放過，右手中指，迅聚功力，對準古燈檠上一點火頭彈去。

這是排教中最厲害的「火燄指」，上次和幾位掌門人圍獵桑老妖之時，他也曾經持燈守候，只是後來桑老妖被紅髮老祖救走，沒有機會展露。

這回他中指一揮，古燈檠上一點火燄，應指飛出，比閃電還快，朝紫宸子當胸射去。此時正當日直午時，麗日當空，這一點火燄，只有黃豆般大小，在太陽之下，也看不到火光，尤其快速如電，誰也沒去注意，紫宸子鐵尺被震，脚下方自一停，猛覺胸口如同火灼，口中大叫一聲，往後倒去。

定心大師這聲「獅子吼」原是三人約好的記號中吼聲方起，任雲秋、溫如風兩人也同時發動！

任雲秋口中大喝一聲，「九陽神功」和「九疑劍法」同時使出，脚下也隨着倏地跨上一步，一下攔住了紫英仙子喝道：「妖女，妳還往那裏走?」

他一步跨上，右腕連振，使出來的正是「九疑劍法」中最後一招「九九歸一」，九道劍光同時暴漲。有如九龍吸水，朝紫英仙子左右前後圍了上去。

九劍同發，已使紫英仙子無暇封架，何況這九道劍光之上，都佈滿了「九陽神功」，每一道劍光都炙熱如火，自己發出去的陰極尺寒氣，一照面就被破去，心頭又驚又急，急忙揮尺封出，但聽「嗆」的一聲，萬年寒鐵鑄成的鐵尺，立被削斷。

「我和你拚了！」右手突然振動，手中一串兩尺長的金連環，忽然之間，一個個脫出，化成十四枚金環，劈面朝任雲秋打去，但她右手往上一振之際，已被劍光掃

中，一條玉臂登時齊肩削落。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脫手飛出的十四枚金環，經劍光閃過，也被齊中削斷。

紫英仙子打出金連環，本待踴身後躍，但她一個人已被任雲秋九道劍光前後圍住，「九疑神劍」這招「九九歸一」，一共劈出九劍之多，每一劍都可以發出九道劍光，她被圍住在劍光之中，但見一道道劍光此滅彼生，那想衝得出？自然也不容妳後退。

劍光削斷金環，半空中就響起一片片洒洒之聲，宛如斜風細雨，洒落芭蕉，此時麗日當空，那來的細雨？那是從十四枚金環中洒出。

原來她金環中空，暗藏毒汁，只要你用兵刃一格，毒汁就會四散洒開；但這回任雲秋發劍之時，「九陽神功」同時迸發，等於有一道無形氣體擋在身前，十四枚金環中洒出的毒汁，經他眞氣一逼，全朝紫英仙子當頭洒落。

紫英仙子又被任雲秋劍光圈住，後退不得，但聽從九道夭矯如龍的劍光之中響起紫英仙子一聲淒厲的尖叫，就再也不聞其聲！

任雲秋趕忙收劍，但見地上冒出嫣嫣黃烟，紫英仙子一個人隨着黃烟，好像正在朝地下鑽了下去。看得不禁暗暗心驚：「化骨毒汁！好歹毒的東西！自己原意只是用劍光把她圈住，殺殺她的驕妄之氣，誰知她使用這等歹毒暗器，反而自食其果。」

和任雲秋同時出手的溫如風，右手銀劍臨風推出，這回是三人約好了的同時破陣，這一下推出的劍光，自然和普通出手大不相同，口發清叱，連人帶劍，化作一道耀目銀虹，暴長數丈，直向迎面而來的紫雲子激射過去。

溫如風一道人影也在這一瞬間忽然隱去，大家看到的只是一道强烈得令人無法睁目的銀虹，在日光下暴長而起！

紫雲子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急忙舉尺封架，已被銀虹繞身而過，斬作了兩段，手中一支鐵尺，也被劍光劈成了數截。

這一段話，分頭寫來，好像已有不少時間，實則在定心大師喝出一聲「獅子吼」之後，三人幾乎是同時發動，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結束。

「三極陣」破來並不容易，但却破得極快，紫沙島三個門下，同時死於非命。定心大師一手提起禪杖，口中連誦佛號不止。

溫如風銀劍已經收起，回頭朝任雲秋道：「任兄，古道長左肩被陰極尺陰寒之氣所傷，非你九陽神功無法祛除寒毒，你快去吧！」

任雲秋聞言回身入棚，葉菁菁迎着道：「任大哥，快來，古道長傷在左肩，只有你九陽神功可以替他消除寒氣，你快些給他運功了，有師父給你護法，我們要出動了呢！」

任雲秋脚下隨着她加快，一面問道：「出動？」

葉菁菁道：「是啊，出動就是大舉出擊，一舉撲滅黑衣教呀！」

說話之時，已經走到蘆棚裏面，只見古太希盤膝坐在地上，面上已現黑氣，身軀起着輕微的顫動，敢情他正以本身數十年修爲和入侵的陰寒之氣相抗。

他們下首席弟子祝子鈞和另三名年輕道人，肅立在他身後，面色都十分凝重。刀魔女就坐在不遠的木椅上。

葉菁菁把任雲秋領到古太希身邊道：「任大哥，你替古道長療傷，我要隨盟主出動啦！」說完，翩然朝外掠去。

原來紫沙三子恃强出頭，「三極陣」沒有支持多久，就烟消雲散，三子喪於非命，這下直看得北首棚中的人，莫不凜然失色，黑衣教主既驚又怒，口中厲笑一聲，霍然起立。

就在此時，南首棚中，盟主春申君陳春華也一下站了起來，朗朗一笑道：「黑衣教中，各位武林同道聽着，黑衣教主倡立黑衣教，和天下武林同道爲敵，自古以來，邪不勝正，兄弟所說的邪正，並不是門派有邪正之分，而是做人有正邪之別，黑衣教就是無惡不作的邪教，附和黑衣教的人，助紂爲虐，即是邪惡之徒。現在大家都看到了，紫沙三子，不辨是非，不明邪正，已經自食惡果，兄弟籲請諸位同道，此時回頭，時猶未晚，大家共同奮起，爲維護武林正義而努力，倡亂者滅，脅從者不究，陣前起義，幡然醒悟者有賞，擒得黑衣教主、總護法等一干匪酋者不論生死，均爲首功，甘心附賊，至死不悟者，格殺勿論……」

他聲音清朗，傳出老遠，這一番話，更聽得北首蘆棚中人人震動，黑衣教主和副教主閔長庚、總護法韓自元等人怒不可遏！

南首蘆棚中春申君話聲甫落，像鉗形的攻勢，已經全面發動。

從南棚左首出發，攻向黑衣教北棚右首的是由少林方丈定慧大師爲首，武功門全守仁、王三元、六合門徐子桐、少林定心、定善大師和少林羅漢堂十六名護法弟子。

由南棚右首出發，攻向黑衣教左首的是由武當紫陽道長爲首，九宮門李述祖、盛世民、白鶴門化鶴道長、阮省三、及武當門下弟子七名。

從南棚中間走出去的共四行，是武林聯盟盟主春申君陳春華爲首、衡山青雲道長、黃山萬鎭山、萬昌年、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鄷榮、溫如風、葉菁菁、及四莊武士各二十名。

稍右則是副盟主鳳簫女、殷長風、矮路神令狐宣、通臂猿侯通、桂大榮、包震海、以及冉嬤嬤、秋兒、雲兒、十六名提燈少女、二十四名甲冑武士，自成一行。

但前面有八名甲冑武士分兩行手持白綢大旗前導，旗上綉着黑字，左邊是「歡迎起義」，右邊是「幡然醒悟」，這八面白底黑字的大旗，臨風飄揚，十分醒目。

這是中間兩行，盟主右首還有一行由丐幫幫主向傳忠爲首，螳螂門宋人瑞、鷹爪門居思仁、大洪山郝飛虎，另由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率丐幫弟子二十名隨行。

鳳簫女左首也有一行人由洞庭青龍幫幫主李公健爲首，形意門戴龍江、于人杰、鄱陽鳳尾幫主霍行義、副當家霍惟武、排教姬傳燈、長老赤脚仙魯有脚、伏牛雙

雄吉元慶、吉元霸，由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白旗令主巢有木各率弟兄二十名，及鳳尾幫弟兄二十名隨行。

這六行人像扇面般朝北棚包圍過去，氣勢如虹，聲勢極盛。

北棚黑衣教方面，自從紅髮老祖、桑老妖、龍大海、麻一怪、祁連雙兇、邛崍老道、甄仙娘，以及紫雲三子等一干供奉堂老供奉，先後落敗，走的走，死的死，可說銳氣大傷，倚如靠山，終究並不是黑衣教的人。

原以為有這些人撐腰，足可對付武林聯盟，沒想到因為請來了這些三山五嶽的高人，也引出來了正派中久不出現的接引童子不老仙，和遊戲風塵的酒肉道士風半仙、邋遢和尚等幾個怪人，以致節節失利；但幸好的紅髮老祖、桑老妖等人一走一死之後，這幾位正派怪人也如神龍見首，不再出現。

幾個靠山縱然失利，不過僅是黑衣教供奉堂的供奉而已，對黑衣教數十年處心積慮，倡亂武林的真正本錢，卻並未動搖。（當然也動搖了一部份，像漆嘯天、雲千里等人，本是黑衣教的人，另外是閔長庚訓練的一批殺手，投向武林聯盟的有十餘人之多。）

黑衣教的精銳勁旅，全是由副教主閔長庚從容地羅致來的黑白兩道中人，本身武功原已極高，經迷失神志，再加以訓練，人數總在一百五十人左右。

尤其黑衣教和春申君幾次接觸，屢敗屢戰，有不少人投了過去，因此參加本日大會之前，為了防範再有人投向武林聯盟去，不但每人臉上都經過易容，也給所有殺手服下了啞藥，這些人不但失去理性，也無法開口說話，除了衝殺之外，已經什麼都不知道。

本來，黑衣教有了這批殺手，如果逐漸蠶食，向一、二個大門派下手，當真有如探囊取物，輕而易舉。

黑衣教主作夢也沒有想到因春申君區區四莊之衆，馳援衡山派，一舉成名，使得天下武林各大門派會趨於團結，今天拿這數十名殺手，和武林聯盟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勝雖不可預期，但也未必一定落敗。

黑衣教主早已氣瘋了心，眼看對方大舉逼來，朝身後一招，早有一名黑衣童子雙手捧上一柄四尺長的闊劍！

黑衣教主取劍在手，雙目兇光如電，厲笑一聲道：「閔副教主，你要大家分作四路迎敵，給我殺！」

閔長庚從身邊取出一面黑色三角小旗，向外連展，北首蘆棚中左右兩棚中同時站起一百四、五十名黑衣漢子，居然號令分明，絲毫不亂，各自亮出兵刃，分作四路，向廣場兩邊迎出。

黑衣教主身邊，左右兩排木椅上還有十餘名不穿黑衣的僧道和俗家裝束不等的人，也都紛紛跟着站起。

這些人在武林黑道上名頭雖不及紅髮老祖、桑老妖等人響亮，但他們也是供奉堂的供奉，能被黑衣教延攬到供奉堂的人物，絕不會是普通人物。

這些人自然隨着黑衣教從北棚正中間走出，正好迎向武林聯盟中間出來的兩行人。

黑衣教主仗劍在先，大步迎出，口中發出梟獍般尖厲怒笑，大聲道：「春申君，你是武林聯盟之主，也是普天之下第一個和本教作對的人，本教主今天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了。」

春申君大笑道：「很好，陳某正要向教主討教幾手，不過在沒有交手之前，陳某先想知道倡亂江湖，無惡不作的黑衣教罪魁禍首，究是何人？你怎不取下面具，面對天下英雄，說出你的姓名來？」

黑衣教主怒叱道：「不必。」

他只說了兩個字，右手抬處，闊劍一振，發出一聲輕嘯，一道匹練劍光已朝春申君當頭劈來。

光是第一劍劍風勁急，勢道之強，無與倫比，春申君不敢硬接，身形一動，向左閃出，右手長劍正待還擊。

黑衣教主厲笑一聲，劍光有如夭矯巨龍，隨着下劈之勢，輕輕帶轉，又向春申君攻到。

這時副教主閔長庚也手提長劍，迎上了鳳簫女。

閔長庚怒嘿道：「姓鳳的賤婢，妳吃裏扒外，還敢公然向本教挑戰，今天管教妳來得去不得。」

鳳簫女柳眉一挑，叱道：「閔長庚，今天是你惡貫滿盈之日。」手中鳳簫朝前點出。

閔長庚大笑一聲：「來得好。」舉劍迎出，兩人立時動上了手。

本來鳳簫女這一行人，是以招降黑衣教的人為主；黑衣教早有防範，除了供奉堂的人之外，只有教主、副教主、總護法、總管等少數人之外，全部被事先服了啞藥，沒有一個人不被迷失神志，也就沒有人會投降奔過來了。

這一來，鳳簫女率領的這一行人，無形中就和春申君這一行人，同樣成為對付黑衣教由中間出來的一行人了。

也幸得鳳簫女率領的這一批人，和盟主春申君這一行人距離最近，否則春申君這一行人就吃了大虧！

原來跟黑衣教主出來的供奉堂十幾個人，武功全都十分了得，他們在黑衣教主和春申君說話之時，就各拿兵刃，湧了上來。

衡山青雲道長、黃山萬鎮山、葉菁菁、溫如風、金贊廷、萬昌年、鄢榮等人，和鳳簫女那邊的矮路神令狐宣、殷長風、通臂猿侯通、桂大榮、包震海五人也一起迎了出去，正好敵住來人，一言不發的動上了手。

只有沈同、謝公愚兩人並未出手，他們是負責暗中保護春申君的，是以只是站在春申君邊上觀戰。

冉嬤嬤手持雙鐧，秋兒、雲兒也各持雙股劍，緊隨在冉嬤嬤身邊，替鳳簫女掠陣。十六名紅燈少女，二十四名甲冑武士，和跟着春申君出來的八十名四莊武士，未奉命令，全未出手，只是各自持劍抱刀，隨時待命出手。

對方跟隨黑衣人出來的也有總護法韓自元、總管皮延壽、但無忌等四人尚未出手。

這同時，除了雙方中間一路春申君和

黑衣教主、鳳簫女、閔長庚，在交手前還有幾聲厲聲叱喝，其餘黑衣教迎出來的四路殺手，都被迷失神志，又服啞藥，根本無法開口說話，見到人就像野獸一般野性突發，口發低嘯，衝殺過來。

武林盟四路人手急忙臺起抵抗，才算把四路殺手攔住，大家就這樣一言不發的白刃交接，拚搏起來

這眞是一場慘烈的搏殺，偌大一片廣場，在麗日當空之下，但見一片亂閃的精虹，一片盈耳刀劍交擊震撞之聲，大家在捨生忘死，死中爭生。

有的人爲着想獨霸江湖，必須剷除對手，才能遂他征服武林的野心；有的人爲了維護武林正義，必須消滅邪惡，正義始能屹立不搖。

這是兩種極端，也絕對無法並存的，你不殺他，他非殺你不可。

但這場爭殺中，還有一種人，是被迷失神志的殺手，他們並沒有野心，也是無辜的人，但他們身懷武功，手有利刄，他們殺人，更會瘋狂的和你拚命，被他殺死，死得豈不寃枉。

這是十分殘酷的事實，但除了江湖武林，天下不是仍然在動亂，仍然有人在遭受屠殺？殺人，雖然不是好事，但不消滅邪惡，何以保障善良？所以只有以殺止殺了。

却說黑衣教主和春申君見了面，眞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口中連聲大喝，一柄闊劍使得光華繚繞，劍氣大盛，從第一劍開始，就放手搶攻，一劍强過一劍，威勢之盛，無與倫比。

春申君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位使劍名家，但遇上黑衣教主這一輪大開大闔的攻勢，也就相形見拙，除了閃避，幾乎封架不住。

沈同看出情勢不對，悄聲對謝公愚說道：「謝兄，你在這裏掠陣，兄弟去助盟主一臂之力。」

話聲出口，身如流水，朝兩人劍光中欺去，長劍曲折如龍，已經投入戰圈，他明明這一劍是朝黑衣教主刺去的，但一入戰圈，就覺眼前劍光亂閃，不容你變招，已經成爲被攻擊的對象，心頭暗暗吃驚，口中大喝一聲，右腕連搖，三十六式「遊龍劍法」，一招接一招的出手。

黑衣教主果然不愧爲一教之主，手中一柄闊劍使得翻江倒海，劃空生嘯，春申君並沒有因遊龍沈同的加入，減輕壓力，遊龍沈同也只不過幾招工夫，漸漸感到壓力沉重，明明是他和春申君兩人正在全力跟黑衣教主拚搏；但在感受上，他好像只有一人單獨應戰，黑衣教主的一劍都朝他攻來的。

這情形站在觀戰的謝公愚自然看得出來，因爲沈同已被黑衣教主圈入一片劍光之中，縱然不見敗象，也極似受到了壓力，使得劍法無法盡情發揮。

謝公愚看得暗暗吃驚，黑衣教主竟然會有如此厲害，右手長劍一指，大笑道：「黑衣教主，謝某也想領教領教你的高招。」

韓自元冷喝道：「謝公愚，你們想倚多爲勝麼？」

黑衣教主力戰兩人，口中嘿然道：「總護法，讓他過來，本教主今天要給他們一個厲害，再多幾個人上來，本教主也不在乎。」

韓自元身爲黑衣教主總護法，甚至連教主的眞面目和他名號都不知道，他武功底細，自然更不清楚了，此時聽了教主的喝聲，果然立即依言退去。

謝公愚是個老成持重的人，絲毫不以爲狂，只是笑道：「黑衣教主果然武藝驚人，謝某那就不客氣了。」

口中說着，長劍左右一擺，使了一招「撥雲開路」，身隨劍進，堪堪逼近戰圈，長劍陡然翻起，瞬息之間，快速絕倫的劈出三劍，劍光紛披，急疾朝黑衣教主攻去。

黑衣教主不封不架，闊劍劃起一道尋丈長的匹練，由前而後，朝謝公愚身後圈到，這一劍，像是謝公愚進入劍圈之後，他重新把劍圈圍了起來，也有遮斷你退路之意，表示你進入劍圈，就不容你再退出去了。

不過片刻工夫，春申君、沈同、謝公愚三人已被逼得像走馬燈一般，團團亂轉。

鳳簫女的對手是黑衣教副教主閔長庚，他不但是黑衣教主的得力助手，也是黑衣教中眞正掌握着實權的人。

黑衣教有供奉堂，供奉是貴賓身份，貴賓當然不能算爲黑衣教的核心，黑衣教只是利用他們撐腰而已！再就是護法堂，羅致各地有名人士，名之曰護法，護法只是次一等撐腰的人，也只能算是外圍份子。只有閔長庚一手訓練的殺手，才是黑衣教的實力。

黑衣教野心勃勃，要橫掃江湖各大門派，閔長庚率領的殺手，可說是精銳之旅，閔長庚則是這精銳之旅的頭兒，鳳簫女心裏清楚，只有搏殺了閔長庚，黑衣教就會整個瓦解，百數十名殺手，也就成爲無頭之蛇。

閔長庚在黑衣教既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又豈是易與之人？

鳳簫女擔任黑衣教副教主有年，很少和閔長庚有過接觸，對他出身來歷，也一無所知，甚至連他這副面貌，是不是本來面目，都沒有人知道，武功如何，當然更不清楚了。

兩人這番動手，鳳簫女是下了決心，非把此人除去不可。閔長庚身爲副教主，隨同教主出棚，正好遇上鳳簫女，可說實逼處此，非動手不可，既然動手，自然全力以赴，先把鳳簫女搏殺了再說。

鳳簫女一支紫金鳳簫，揮洒開來，東指西劃，泛起重重簫影，使人有重重疊疊上瑤台之感，威勢之强，凌厲至極。

閔長庚一支長劍，凌空振腕，洒出點點寒星，密如驟雨，每一點寒星，都像彗星一般，後面拖着一縷縷銀芒，宛如萬箭攢動，大有乘隙即入之勢。

兩人這一戰，當眞風雲不變，暗啞色凜，整個一片大廣場上，此刻分散搏鬥，不下數百人，但雙方旗鼓相當，各竭所能，激戰之烈，就要算鳳簫女和閔長庚這一對了。

冉嬷嬷手持雙鐧，目光炯炯，看了一陣，覺得鳳姑娘雖然沒佔上風；但閔長庚

也絕不可能勝得了鳳姑娘，何況只要鳳姑娘發出一聲口令，「紅燈陣」立可圍了上去助陣，閔長庚就是再生上兩顆腦袋，長出幾條臂膀，變成三頭六臂，今天也休想逃得出鳳姑娘的手下。

再看盟主春申君、沈同、謝公愚三人，却被黑衣教主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似已有些施展不開手脚。

她是鳳姑娘的奶媽，從小伺候鳳姑娘長大的，鳳姑娘一向眼高於頂，對男人冷若冰霜，不屑一顧，但自從邂逅了春申君，她就像春風解凍，棄黑衣教副教主於不顧，毅然投向武林盟，這種種冉嬷嬷當然看得清楚。

憑良心鳳姑娘要嫁人，夫婿自然要出類拔萃的英雄人物，那麼除了盟主春申君，普天之下就找不到第二個人來。

因此在冉嬷嬷的心中，早已把春申君看作了姑爺，這時一見春申君等三人被困在黑衣教主劍光之中，那得不驚，回頭向秋兒、雲兒低低囑咐了兩句，雙手一擺，雙鐧一分，口中呷呷尖笑道：「黑衣教主，罪魁禍首，老婆子來也。」

她平日鼓詞兒聽多了，好像上場前就得掉幾句文，口中喝着，人已一晃直前，揮舞起雙鐧，殺了過去。

冉嬷嬷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名動黃河兩岸，一身武功，着實了得，這時白髮飛揚，殺奔過去，兩柄鋼鐧，舞起兩道如輪鐧影，確也銳不可擋。

黑衣教主闊劍揮風，對冉嬷嬷的衝殺上去，只是橫跨了一步，便自讓開，四尺闊劍揮起的一道道劍光，每一道都長逾尋丈，就像劍幕一般，把衝進來的人，一個個圈入其中。

他這一套劍法，好像專門為對付多人而設計，劍光不住的在擴大，多上一兩個人，他並不在乎，再多來幾個也不在乎，劍光雖然擴大了，但却絲毫不減它的威勢，依然那麼凌厲强勁。

這時最左首由少林定慧方丈率領的一行人，和黑衣教三十六名殺手相遇，當時殺手們形同瘋狂的攻勢，宛如捲起一陣狂飈，少林方丈定慧和定心、定善二位長老，武功門全守仁、王三元、六合門徐子桐幾乎以一敵六，自然大為吃緊。

但殺手們縱然勇往直前，捨生忘死，究竟神志受到迷失，心神不能專一，激戰中少林三位高僧連續施展佛門「彈指神通」，全守仁、王三元施展大擒拏拂穴手，徐子桐的「六合指」，不過片刻工夫，就連續制住了十名殺手。

定善大師禪杖向空一揮，十八名羅漢堂護從弟子即一衝而上，又把剩下的二十幾個殺手，衝散開來，有半數被圍入在「羅漢陣」中。

這一來陣外只剩了十來個人，那是定慧大師等人的對手，不過幾個回合，又全被制住了穴道。

經過這番激烈的搏鬥，現在總算已經控住形勢，「羅漢陣」中被困住的十幾名殺手，由羅漢堂首席長老定善大師一個人已足夠應付，他只要站在陣外，連續施展「彈指神通」，就可以把陣中殺手一個接一個的制住穴道。

方才這一陣激戰，雖然兇猛萬分，但值得少林方丈欣慰的是三十六名殺手，刀不血刃，就可以解決了。

定慧大師手持禪杖，朝全守仁、徐子桐等人急急說道：「此地可由定善長老主持，咱們得趕快接應向幫主才好。」

於是就由定慧大師為首，率同全守仁、王三元、定心大師幾人，朝他們右首丐幫一行人奔了過去。（武林盟出動的人手，由左向右，第一行為少林定慧大師，第二行丐幫幫主向傳忠，第三行春申君，第四行鳳簫女，中間的兩行，現在已併為一行，第五行青龍幫幫主李公健，第六行武當紫陽道長。）

衝向丐幫這一行的殺手，也是三十六名。丐幫幫主向傳忠、螳螂門宋人瑞、鷹爪門居思仁、大洪山郝飛虎、獨臂擒龍申萬生也只有六個人，但丐幫這二十名弟子，全是百中挑一的高手，殺手們衝上來的時候，丐幫弟子早已列成一個袋形陣勢。

這是丐幫的「布袋大陣」，二十支打狗棒聯合一致，揮起漫天棒影，施展出一百二十八式「打狗棒法」，確也極為壯盛，但對方人手共有三十六個，自己這邊却只有二十六人，在人數上，比對方少了十個之多，而這十個人，却又是迷失神志，不顧生死的殺手，逢人就亂殺亂砍，這情形就嚴重了。

向傳忠等六人，幾乎都須以一敵二，自然深感吃力，但大致上總算頂住了。

差幸艱苦搏鬥的時間，只持續了頓飯工夫，左首的少林方丈定慧大師、定心大師、全守仁、王三元、徐子桐五人及時趕到，加入戰團，形勢也立時扭轉過來。

定心大師是少林戒律院首席長老，一向被認為是少林寺第一高手，他人還未到，左手連彈，就一下制住了兩名殺手，再加方丈和全守仁等人的加入，戰場上已經變成一對一的局面。

定心大師右手拄着禪杖，並未加入戰場，只是連續施展「彈指神通」，把正在捨生忘死的殺手們一一制住了穴道，不過盞茶工夫，衝向廣場左首的兩路黑衣教殺手，業已全部制住。

丐幫幫主向傳忠命獨臂擒龍申萬生率二十名丐幫弟子，會同少林羅漢堂長老定善大師率領的十八名少林弟子，迅速清理戰場，把制住穴道的殺手，集中一起，留守現場。

少林方丈和丐幫幫主二路人馬，會合在一起，朝廣場中間圍了上去。

現在掉轉筆來，要說廣場右首的一路人馬了。最右邊的一路，是由武當掌教紫陽道長為首，飛雲子、九宮門李逑祖、盛世民、白鶴門化鶴道長、阮省三、和武當門下八名弟子。

一共只有十四個人，黑衣教衝出來的殺手，却有三十六名之多，一個人幾乎要抵擋二個人，而且這些殺手攻勢迹近瘋狂，兇悍已極。

紫陽道長長劍向天，口中低喧一聲道號：「無量壽佛，貧道今天要開殺戒了！」

隨着話聲，手中劍朝前推出。

這位老道長一生練劍，在九大門派中，素有第一劍之稱，這一劍前推，立即連串出九個小圈，衝上來的三個殺手，兵刃還未出手，便已中劍，口中大叫一聲，往

後倒去。

原來紫陽道長一劍劃出九圈，同時可擊九人，但衝到他身前的只有三個殺手，故而三人同時中劍倒下。

紫陽道長目光一動，只見正有三個殺手圍着三師弟飛雲子斷殺，那還敢怠慢，長劍一圈，劃出三個圓圈，飛擊過去。

那三個殺手心神被迷，靈智總是打了折扣，飛雲子使出「太極劍法」，劍勢悠然，以柔克剛，往往一劍出手，就把三人攻撲之勢化解，激得三人連聲暗啞厲叫，那會防到有人出手，等到三個劍圈及身，兩個中劍倒下，一個被飛雲子劍光橫掃，連頭帶肩削落。

白鶴門化鶴道長劍術武功，獨樹一幟，這時聽他發出一聲清嘯，一道人影沖霄直上，緊接着但見一道銀虹自天而下，快落到一丈光景，銀虹突然飛散，化作漫天銀雨，星芒四射，慘叫之聲也隨着響起，他一記「鶴唳九天」，就劈倒了兩個殺手。

九宮門掌門人李逑祖一柄長劍獨鬥三個殺手，他展開「九宮劍法」，劍走九宮，宛如佈下了一座九宮陣法，把三個亂砍亂撲的殺手，圈在劍光之中，任他們如何左衝右突，也休想衝得出來。

八名武當弟子早已排成了「兩儀劍陣」，把衝向他們的十幾個殺手，圍入劍陣之中，對方人數，雖比他們超過一倍；但「兩儀劍陣」，依太極初動方象而列的陣勢，八個人久經訓練，進退攻守之間，有一定的法則。

十幾名殺手，心志被迷，只知撲殺，形同野獸，人數雖多，各殺各的，遇上了比他們弱的對手，可能一對面就遭了他們毒手，但落在有訓練，有組織的劍陣之中，人家進退攻守，相輔相成，他們却是亂糟糟的一羣，再經劍陣發動，大家被圍在一起，刀劍互撞，施展不開手脚，激起了兇性，竟然相互斷殺起來。

武當弟子眼看機不可失，乘機出手，一連刺倒了五、六個人，對方人數減少了，劍陣威力，也就隨着增强，十來個殺手，被困在劍陣之中，已成了强弩之末。

就在此時，忽然間有人影閃動，又有十來個人加入戰團，正在斷殺中的殺手，紛紛倒地。

紫陽道長先前還分不清敵我，急忙擧目看去，原來竟然來了大批後援，當前的幾人，却是峨嵋掌門人清虛道人、師弟凌虛子、鐵劍道人、華山派掌門人商逸雲、點蒼派掌門人谷守眞(武當派一行是在廣場最右首，也正是最接近山谷出口，故而來人都在此出現)，心中大喜，連忙稽首道：「三位道兄久違了。」

飛雲子等人正在斷殺之際，突然來了一大批生力軍，精神為之大振，很快就把剩餘的殺手們解決了。

現在三十六殺手，只有十名還被困在「兩儀劍陣」之中，其餘的人全都停下手。

峨嵋派掌門人清虛子連忙稽首道：「道兄請了，貧道得信較遲，來遲一步，方才在山外遇上商掌門人、谷掌門人，趕到這裏，不想雙方已經動上手了。」

點蒼派掌門人谷守眞抱拳道：「兄弟衛愧，聽說兄弟有兩個叛徒受黑衣教蠱惑，特地趕來，還要諸位道兄原諒才好。」

他口中的二個叛徒，自然是指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了。

紫陽道長呵呵一笑道：「谷道兄兩位令徒，乃是受黑衣教藥物迷失心神，目前迷藥已解，早已成為咱們武林聯盟的一員了。」

華山掌門人商逸雲道：「兄弟聽說此次江湖各大門派成立武林聯盟，公擧春申君為盟主，兄弟久耳其名，還未識荊，還請道兄引見。」

紫陽道長呵呵一笑道：「二位道兄大概都沒有見過陳盟主，貧道自當替三位引見，這一場江湖浩劫，若是沒有陳盟主登高一呼，首先領導抗拒黑衣教，中原武林又怕早已悉淪魔爪了!」

這時被圍在「兩儀劍陣」中十名殺手，也在飛雲子的指揮之下，全被制住。綜計對手三十六名殺手，死的一十三人，被制住穴道的二十三人，內中有輕傷的十六人。

自己這邊，飛雲子肩頭被劍鋒劃破，白鶴門阮省三、九宮門盛世民兩人傷得較重，一個被劍刺傷左腰，但差幸均無性命之憂，八名武當門下，每人身上幾乎都有兩三處劍傷，直等搏鬥停止，大家才有喘息的機會，包紮傷口。

這一戰當眞是倍極艱苦。

在武當派這一行人的左首，是由洞庭青龍幫幫主李公健為首，同行的有形意門戴龍江、于人杰、鄱陽鳳尾幫幫主霍行義、副當家霍惟武、排教首席長老姬傳燈、赤脚仙魯有脚、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白旗令主巢有木各率本旗弟兄二十名，另外還有鳳尾幫弟兄二十名，是武林盟六路人馬中人數最多的一路。

衝向他們的黑衣教殺手也有三十六名。

整個廣場，五路斷殺(中間兩路此時又合併一處)，可要算這一路拚搏得最激烈了。

原來這一路人馬的主力，是以青龍、鳳尾兩幫合組而成，他們為了要在天下英雄、各大門派之前，展露實力，青龍幫帶來的四十名弟兄，其實是從全幫之中挑選出來的高手組成，臨時撥歸青、白兩旗令主統率，可說是整個青龍幫的精銳。

鳳尾幫只帶來了二十名弟兄，但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大家都要把最好的拿出來，鳳尾幫在未參加武林盟之前，已在幫中擧行了一次比武大會，從各堂各舵中，精選了身手最高的前二十名，隨同幫主前來，他們名雖幫中弟兄，實則是分舵主以上的人，歸副當家霍惟武率領。

這回他們合組成一路，殺向北棚，這叫做八仙過海，誰不要各顯神通?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白旗令主巢有木各率二十名弟兄，和鳳尾幫副當家霍惟武率領二十名弟兄，都已得到幫主的暗示，不像其他五路，門下弟子跟在掌門人身後，他們却矯捷如豹，列隊走在前面。

正好黑衣教三十六名殺手像一窩蜂般衝殺過來，這六十名兩幫弟兄各自掣出兵刃，迎個正着，一下就接觸上了，展開一場慘烈的搏鬥。

以六十人對付三十六個，自然全接住了，跟在後面的人就沒有敵人可以動手了。

青龍幫主李公健一心要搶在各大門派之前，消滅迎出來的敵人，口中發出龍吟般一聲大笑，手揮龍頭杖，就搶了上去。鳳尾幫主霍行義豈肯後人？同時一個箭步，欺身直上，手中兩柄短戟一擺，和兄弟霍惟武會合，協同幫中弟兄作戰。

排教首席長老姬傳燈和赤脚仙魯有脚二人是代表排教來的，自然也要在各大門派之前露上一手，姬傳燈一手托着古燈檠，右手不住的對着燈蕊彈出「火啖指」，這是排教中最厲害的功夫，一點又一點的火星從古燈檠上飛射出去，只要被火星射中的人，立時大叫一聲，翻身倒下。

魯有脚赤手空拳欺了上去，雙掌通紅，使的是排教煞手——硃砂掌，遇上他的人，同樣人仰馬翻，一掌畢命。

形意門掌門人戴龍江、于人杰兩支長劍，使出形意劍法，除了劍光如練，不帶絲毫風聲，也凌厲無匹。

另外是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兄弟，他們原是一方大豪，一身武功傳自伏牛山一個老和尚，本來不屬於各大門派，但因黑衣教覬覦他們在伏牛山的一大片基業，着人向他們下了聘書，擔任教中護法。

那時正好晏天機率衆夜襲衡山派，春申君一舉擊敗了晏天機，也在一夜之間揭穿了黑衣教倡亂武林的陰謀，後來春申君一再創敵，在嶽麓山的白雲觀樹立起武林同道抗拒黑衣教的大纛，天下武林已經壁壘分明，不入於黑，那就唯有投向武林盟一途。吉氏兄弟投到武林盟，一直感到寸功未立，只有這回才有他們一展身手的機會，也許這一戰之後，天下太平，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這機會自然要好好把握，兄弟兩人左掌右刀，刀如猛虎出柙，掌如巨斧開山，兩道人影到處，掌風刀光也同時劈到，擋者披靡，如入無人之境。

對方一共只有三十六名殺手，首先被青龍、鳳尾兩幫的六十名武士截住了廝殺，李公健等人沒有對手的情形之下，找那正和人動手的殺手下手，比起其他的幾路，自然輕鬆得多，不消盞茶工夫，三十六名殺手已被消滅殆盡。

而且大家爭着出手，一個殺手可能中了兩三個人不同的功夫，有的既已中了排教「火啖指」，身子還未倒下，又被李公健的龍頭杖挑飛，有的中了吉氏雙雄的一掌，又被形意門一劍刺中。

總之，這一戰之中，他們這一路雖然集合了青龍、鳳尾、排教和吉氏雙雄等不同門派的人，却能合作無間，最先克敵制勝，而且沒有一個人負傷。

青龍幫主李公健雙眉掀動，得意的呵呵一笑，朝大家拱拱手道：「六路人馬，咱們這一路總算着了先鞭，青白二旗令主可率弟兄守在這裏，鳳尾幫的弟兄，也請留在此地協助，其餘的人，可隨兄弟去支援中間盟主那一路了。」話聲一落，首先提杖縱身而起。

鳳尾幫主霍行義朝霍惟武點點頭，示意他留下，自己就跟着李公健身後掠去。排教姬傳燈、魯有脚，形意門戴龍江、于人杰，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等人也相繼縱起，朝中間戰場撲去。

那中間一路隨同盟主春申君出場的有衡山青雲道長、溫如風、葉菁菁、黃山萬鎮山、萬昌年父子、酆榮，都是一流好手，後來黑衣教隨同教主出場的三十名供奉掠上前來，由隨同鳳簫女一路的矮路神令狐宣、殷長風、通臂猿侯通、桂大榮、包鎮海五人閃身迎上，才算把來人敵住。

溫如風使的依然是一柄摺扇，首先攔住了一個使方便鏟的頭陀和一個瘦長道人，大笑道：「二位可是要找人動手，那就找對人了，二位只管一齊上吧！」

使方便鏟的頭陀和瘦長道人方才曾看他劍斬龍大海，擊敗紫英仙子，再破三極陣，年事雖輕，武功十分了得，心中不無忌憚，兩人只口中嘿了一聲，更不打話，就各自出手，一個方便鏟起處，劃起一道沉猛的銳風，一個長劍出手，飛起一道逼人寒光，同時朝溫如風攻來。

溫如風大笑一聲，身形一旋，摺扇橫劃而出，你別看他手中只是一把竹骨摺扇，這一劃，有如雲橫巫山，一道白光，像匹練般橫飛而出，勁氣如潮向外推來。

使方便鏟的頭陀和瘦長道人一鏟一劍的攻勢在他輕輕一旋之際，便已避開，而他橫掃的扇招，却勢道極銳，兩人急急向旁躍開。

那知溫如風這一招橫掃才到中途，就已收了回去，笑道：「在下這一招只是虛招而已，二位何用閃避得如此快去？」

一僧一道原是黑道兇人，給他這一戲耍，不由得激發兇性，方才心中的一點忌憚，便已丟開，兩人怒吼一聲，鏟影、劍光同時迸發，像急風暴雨般捲到。

溫如風大笑道：「這還差不多。」右手連揮，一柄摺扇在他身前泛起重重扇影，不論兇僧惡道一鏟一劍攻勢如何凌厲，對他一柄竹骨白紙摺扇所幻起的重重扇影，却絲毫也攻不進去。

葉菁菁截住的是一個中年黃臉漢子，雙手使一對吳鈎劍，不但功力深厚，尤其吳鈎劍劍尖如鈎，善於鎖拏敵人兵器，兩人一動上手，黃臉漢子左手一鈎，就「嗒」的一聲，朝葉菁菁新月刀上鎖來。

葉菁菁暗自哼了一聲，故作不知，新月刀還往他鈎上送去。

黃臉漢子看得高興，耳中聽到「嗒」的聲響，還以爲十拿九穩把對方兵刃鎖住了，口中獰笑一聲：「小子拿命來吧！」(葉菁菁穿的是男裝)右手吳鈎劍直向葉菁菁當胸鈎到。

喝聲未已，葉菁菁的一聲冷哼也隨着響起，刀勢直落，人却一個輕旋，到了黃臉漢子的左肩。

黃臉漢子但覺左手一輕，緊接着肩頭一涼，心頭大吃一驚，這閃電之間，不僅左手吳鈎劍已被削斷，連一條左臂也齊肩削落，當作了附送的贈品。

因爲新月刀太鋒利了，他除了感到左肩一涼之外，絲毫不覺疼痛，當時只覺左手一輕在前，只被削斷吳鈎劍)急忙低頭朝手上看去，這一轉頭，才發現左臂也不見了，鮮血正在從肩頭冒出，一時驚得不覺一呆。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

幾個土人替「考古學家」工作之後失踪了，家人最後把他們的屍體找到，並勞動警方追查「考古學家」，正好莫先生的組織也正在找尋這兩人，司馬洛更知道這兩人正是黑白二神，是邪教人物，司馬洛在樹林中追尋黑白二神的踪迹，他遇上一名報館記者張明明，張明明的舉動引起司馬洛的懷疑，却不去揭穿她……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天繭（二）

眞假張明明　身世成了謎

司馬洛祇是對她作了一個神祕的微笑，就走下去了。她沒有答應。

但事實上他也祇是下去亂走一通而已。步行上下山坡是很慢的事情，他很容易就花掉了一個小時了。

他再回到山坡上來的時候，張明明正靠在車子的座位上休息。

她說：「我都已經睡過一覺了。你有什麼發現嗎？」

司馬洛說：「我沒有什麼發現，在這裡是浪費時間，看來還是走吧。你有別的主意嗎？」

她說：「還是走吧！」

她開動了車子。司馬洛還是若無其事，不過他又注意到她已經把那袋子打開過和用過裡面的儀器了。他在下面的山坡看不到她做什麼，但假如他是看得到的話，她又不會做什麼的。他就是故意走開，讓她做她可能還要做的事情。她把車子開到這山坡上來，看來是有一個目的的，照司馬洛所見，這裡並不是最好的一個高處，她也是應該看得出來的。最好的應該是對面那個更高一些的地方。

他祇是知道她打開過袋子，因爲他在早先已在拉鍊上黏上了一條他的頭髮。祇要用一些口涎黏上去就可以，現在頭髮已不見了，也即是說她已經把袋子打開過了。但是她又沒有說做過什麼，她祇是說睡了一覺。

她是到這上面來再做過一些探測的工作。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沒有車子嗎？」她問。

「有，放在警局附近的街上，」司馬洛說：「我不想警局的人替我開來，弄壞了就不大好，寧可他們派車子載我回去拿！」

「那麼我們現在回去拿你的車子？」她說。

「很好！」司馬洛說。

「但是，」張明明說：「你不會丟下我而走掉吧？」

「你以爲我會不會呢？」司馬洛問。

「你先答應我，」張明明說：「你是一個不喜歡食言的人，你答應了的事情，你應該就是做得到的！」

「是呀！」司馬洛說：「好吧，我答應你！」

她連他的習慣都知道，看來她是早知道他這個人會來的。她根本就沒有問過他是來幹什麼的，她就已經知道了。這是她大意抑或是故意暗示的呢？

她把司馬洛載回了他的車子停放的地方，他下了車。

她就立即開車，飛馳而去。

司馬洛大叫起來，連忙登上自己的車子。但他又要開車門又要插匙把車子開動，是浪費了不少時間了，而且剛好又有不少車子經過，他未能立即把車子從停車位中開出來。

到他開得出來時，她已不知去向。

她有許多條路可以走，因此他是很難追的。

＊ ＊ ＊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回到了警察局長

那裡。

警察局長對他苦笑：「我也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不肯跟你在一起，我也管不着呀！」

「她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她是記者，她說她要守秘密，我尊重她的意見。」

「你沒有查清楚她的身份嗎？」

「她有証件，而且她又並不是在這裡做什麼犯法的事情，她要調查，這很好，起碼是對我有好處的。」

「我却調查過，」司馬洛說：「張明明已經死去了一年！」

局長的眉毛跳了一跳，說：「這個女人是冒充的？」

「你爲什麼不調查一下呢？」司馬洛問。

局長聳聳肩：「你已經調查過了，我相信你的話。她是冒充的，那麼，報館方面，你大概也已經通知了。她已經走了，我也不相信她還會留在此地。」

「但是你也不試一試？」司馬洛說：「發一個通緝令，看看找不找得到，她到底是愚弄了你！」

局長說：「我不相信她還會用記者的身份出現。不過，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我可以——唔，她的樣貌，她的車牌號碼，我叫人留心一下——」他抓起桌上的電話來下了命令。

跟着他對司馬洛說：「你要不要我找人爲你繪圖像通緝她呢？」

「通緝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說：「她這樣神神秘秘，與這件事情可能很有密切關係。不過繪圖就不必了，有她的證件上的照片。」

「她的證件交給了你？」局長問。

「當然沒有，」司馬洛說：「但是報館有她的證件的照片存底！」

「你在開玩笑嗎？」局長說：「眞正的張明明已經死了，你拿到的就是原來的張明明的照片；但是現在這個是冒充的人，兩個人樣子當然不同——」

司馬洛把一張紙拿出來，打開放在局長面前的桌上。

局長的臉色立時變成蒼白。

這是傳眞機出來的文件，就是有關張明明的資料。

這是司馬洛向報館方面要來的。傳眞的設備，祇要通個電話，那邊資料放入傳眞機，副本就可以從這邊的傳眞機中出來了。

這裡出來的就是張明明的資料。她是在一年之前死於車禍，因此報館方面已沒有了這個人工作，祇是仍然有她的紀錄。

也有她的照片。

已死去了的張明明的照片，照片中人也就是他們所見的那個張明明。

「這是……」局長說：「你是……」

「我當然不可能把今天這個女人的照片印上去冒充！」司馬洛說：「我沒有可能這樣快就拿了她的照片！」

「她沒有死？」局長說。

「已經死了！」司馬洛說：「我一看這照片，當然就問。毫無疑問，張明明是一年前已經死了！」

「這……這是不可能的！」局長說。

「你和我都是親眼見到的！」司馬洛說。

「冒充一個人的記者身份，也不需要裝成這個人的模樣，而且她連脂粉都沒有，假如她是化裝的……」

司馬洛把紙收起，站起來要走。

「等一等……」局長說。

「你不是要把這照片發出去找人吧？」司馬洛問。

「我們不能找一個已死的人，但是……」

「你吞吞吐吐，那就算了。」司馬洛說。

「你坐下來。」局長說：「我告訴你，這個我們看到的女人，是族長找回來的！」

司馬洛說：「這是你剛才不打算告訴我的事情。」

「這是……這是他的秘密。」局長說：「我跟他有交情……他的人不惹麻煩，我亦不要城市人去麻煩他們。這是一個君子協定。我們互相方便，維持治安，這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他找一個這樣奇怪的女人回來，他卻不對我講，這卻使我不放心了！」

「他找這個女人回來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局長說：「她是一個復仇者。」

「什麼復仇者？」司馬洛問。

「這是他們的族的傳統！」局長說：「外人不可以隨便殺死他們的人，假如有人殺了他們的人而逃走了，他們會追踪到底，以牙還牙。這是一種族長沒有告訴你的傳統。以前他們是用族中的戰士，但是現在世界不同了，而且族長亦是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他找外面的人來爲他做這件工作！」

「一個女殺手？」司馬洛問。

「應該是了。」局長說。

司馬洛說：「他會告訴你這事？」

「他沒有直接告訴我！」局長說：「我祇是知道。這個女人是要來我這裡拿資料的，一如你。」

「但卻是一個神秘女人。」司馬洛說：「與一個死去了的女人一模一樣，而她又是使用這個死去了的女人的身份？」

局長皺眉：「我不明白，怎會有這樣的事情？也許是——我一直奇怪爲什麼他要找一個女的——」

「也許是什麼？」司馬洛問。

「他們有一些古怪的法術。」局長說。

「你是說，把一個死去了的人變成活人拿來用嗎？」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局長說：「他們在這方面的事情，有許多都不是我能夠了解的。不過既然情形是如此，我就要向你解釋清楚。」

「這個張明明，」司馬洛說：「會不會還是躲在他們的族中呢？」

「你不要去！」局長說：「即使你去，也不見得能把她找出來。他們有幾十個人被殺，假如是干預他們尋仇——我也保不住你。而且，她也祇是要去找兇手而已。」

司馬洛考慮了一陣，說道：「也好，我不去，免得他們怪你對我透露秘密！」

「但我還是不明白。」局長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冒充一個已死的人，這個冒充者又是與死者一模一樣的！」

「我恐怕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了。」司馬洛說：「不過我相信，我與這個張明明是還有機會見面的。」

「你不要去找族長！」局長說。

「我不去，」司馬洛說：「我現在是去找兇手！」

＊　＊　＊

司馬洛果然是開車離開此地。

他的車子到達了一段郊區的路時，已經是黃昏了。他心裡仍在奇怪，張明明為什麼做這許多不合理的事。

譬如要擺脫他，在山坡上停車，他步行下山坡時已可以了。她卻等到把他送回拿車子。

她似乎很絕情，但是細想又不是那麼絕情。

不過，也許假如她不把司馬洛送回去拿車子的話，也許司馬洛就要步行去找族長求助了，也許她只是不想他到那裏去騷擾？

也許她是不想浪費他的時間？他也是要找這兩個兇手，她也是……只是她有某種理由要分頭去找？

司馬洛忽然把車子的速度收慢，因為他看見前頭的路邊站着一個人，遠看已是覺得似曾相識，當車子駛近時，他就看得更清楚了，他看到就是那個族長。

族長在此出現，一定不是偶然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這裏等他，即使不是，他也應該打一個招呼。

司馬洛把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

族長嚴肅地看着他，並不表示意外。

司馬洛說：「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不必了，」族長說：「我只是還要跟你講兩句話。」

司馬洛說：「我很高興你有話跟我說，也許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上來吧。」

族長說：「不必了，我只是要跟你說幾句話。」

「好吧。」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說。

「關於張明明這件事情，」族長說：「你可以不管嗎？」

司馬洛嘆一口氣：「這個問題，我相信不必我講，你也已經知道答案了。」

族長說：「關於張明明的事，我很抱歉。但是你是沒有能力管這件事的。」

司馬洛說：「我看你不會告訴我為什麼吧？」

「我也想告訴你，」族長說：「這件事情，在這裏開始，還是會在這裏結束。」

「還有呢？」司馬洛問。

「沒有了。」族長說。

「你對我講這些話，」司馬洛說：「究竟是什麼目的呢？」

「我只是希望你記住我講的話。」族長說。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

但是族長已經轉身就走。司馬洛只是看着他離開。

他並不打算追上去問。他相信問也沒有用，族長說這麼多就是這麼多，再問也是不肯講的了。

於是司馬洛也開車離去。

過了一陣，車中的無綫電响了起來。這是他用以與莫先生聯絡的無綫電。司馬洛按了掣，無綫電中就傳出莫先生的聲音。

莫先生說：「你那邊的發展如何了？」

司馬洛告訴了莫先生。

莫先生說：「有這樣的奇事？現在我們要找這個張明明吧？」

「我看不必了，」司馬洛說：「我認為不會那麼容易找到她。到適當的時候，她自然就會出現了。」

「是這樣嗎？」莫先生說：「好吧，那麼你可以先去找毛毛，我們已經發現了他的行踪。」

毛毛就是那個邪教的教主，黑白二神在此之前是參加了他那個邪教的。

土人被殺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毛毛等人都失踪了，相信是空羣而出去找尋黑白二神了。

莫先生有一個龐大的情報組織，他們可以調查出來。

現在他的手下已經查出了毛毛的行踪，知道他是正在向什麼方向進發，以及與一些什麼人一起。莫先生把這些都告訴了司馬洛。

司馬洛說：「既然如此，我大可以先去找毛毛一談，也許他對這件事情也是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

「你最好小心一點！」莫先生說：「他所在的地方，你不是那麼容易跟他談的！」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是除非他是停留不動吧。他是正在找人，他是應該會移動的。不過，那黑白二神還是沒有消息？」

「這之後就沒有人見過他們了！」莫先生說。

＊　＊　＊

沒有人見過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兩人並沒有進入城市。

他們仍是在荒野之中露宿。

他們現在又已經放棄了那部貨櫃貨車了，改用一部小型貨車，還是車後載貨的部份露天的那一種。

這是有苦衷的，就是因為那粉紅色的光的問題。他們假如是用車後封密的車子，輻射就會被困住，就產生一種奇怪的作用，困得粉紅色的光特別亮。

現在那隻箱子，被蔴袋蓋着就這樣露天放在貨車後面的載貨部份，像一件不很重要的貨物。

黑神與白神就在旁邊紮營過夜，此時還不是深夜，他們還沒有睡覺。事實上他們是正在吃晚飯。

是白神正在吃晚飯。

黑神把貨放下，開車到附近的市鎮中買了食物回來。

黑神自己不吃，因為他已經吃過了。

他自己在餐廳裏寫意地吃了一頓，然後買了一些現成的食物回來給白神吃。

買回來的現成食物當然不及在餐廳裡吃的那麼好吃，也沒有那麼寫意。

白神說：「媽的，下一次要輪到我去享受一頓了！」

黑神說：「你並不是不可以，你可以

把頭髮染了，就可以去了！」

「我不能夠！」白神說。他抬一抬頭，其實他對自己那白金色的頭髮也看不到多少，這祇是一種反應動作。他對他這一頭頭髮是非常重視的，就是因為很少人有這樣的頭髮，頭髮深色的人多，這樣特別顏色的頭髮的人則是很少的。

黑神說：「這不單是你享受吃飯的問題，而且也是我的安全的問題。我的安全會給你這頭髮拖累，假如你不染，也許我要把你殺掉！」

「也許我要先把你殺掉！」白神說。

黑神哈哈笑起來道：「你把我殺掉沒有用，你還是解決不了問題，你這樣顏色的頭髮一出現就很引人注目了，假如祇剩你一個人，那你就更不能躲起來了！」

「媽的！」白神一拳擊在旁邊一塊石頭上。

忽然兩個人都呆住了。因為這塊西瓜大的石頭，竟然碎成了幾塊。

黑神走過來看看。

白神說：「我有了這麼大的氣力？」

「也許不一定！」黑神說。

他抓起另一塊石頭，向那些碎石上敲下去。

黑神是在試驗。

石頭敲下去，那碎了的石又多碎了一些，而黑神手中的那塊石頭亦是碎裂了。

白神說：「這些都是砂質的鬆脆石頭！」

有些石頭的質地是很鬆脆的，所以手打下去也能夠碎，而石頭打石頭，又當然更易碎了。

「這又不一定！」黑神用手摸着那些碎石說道：「你看，這並不是砂質的石頭！」

他把一小塊遞給白神，並且開亮了電筒照着。

白神並不是一個無知的人，他拿着這小塊的石頭細看一下，就看出那並不是砂質的鬆脆石頭，雖然也不是特別堅硬的石灰岩，卻是相當硬的石頭。事實上剛才聽到石頭敲石頭的聲音也就已經知道了。

其實鬆脆的東西互擊，聲音是沒有那麼响的。

白神說：「我能夠一手就把這樣的石頭敲碎嗎？」

「似乎是了。」黑神說：「我們的力氣正逐漸增強，我們會——我們會變成天人！」

「老天！」白神說：「這是眞的！讓我來再試試——」

黑神說：「先吃完你的晚餐！」

「但是——」白神說。

「我說先吃完你的晚餐！」黑神說。

白神無可無不可，匆匆把他的食物吃完了，用手一抹咀巴，就站起來。

他走過去向一棵樹的樹幹劈了一掌。

嘩啦一聲，那直徑差不多有一呎的樹幹竟然爆裂了，樹汁流出來，而那樹因為失去了足夠的支持力，上截也傾倒了。但沒有倒下，因為它的枝葉與旁邊其他樹的枝葉纏住。

武俠電影之中那些一掌就能把樹劈斷，斷口有如刀切的鏡頭是不符物理學原理的，雖然有很大的氣力也不可能這樣，因為手掌的邊緣並不是如刀那樣鋒利，樹是由許多纖維組成的，很大的力氣一撞，爆裂是合理的現象，即使折斷亦不會完全分離。

當然，一手把石頭打碎，也是不符合物理學原理，因為假如有這樣大的氣力，那應該是手上的皮肉先行爆裂了，因為皮肉當然比石頭軟弱。不過，假如皮肉的組織已經改變了。

現在他的皮肉的組織似乎就是已經改變了。

那箱子裡的東西的影响。因為某種理由，他的皮肉的韌度改變了，氣力也改變了。石頭與樹則不在影响之列，仍是符合正常的物理學原則。

白神說：「我已經是一個天人！」

黑神說：「開始是。現在，你再照照鏡子！」

白神一時大感恐怖。黑神既然這樣說，他的樣子一定是已經有所改變了，但是他一下子又看不到自己的樣子。他首先的反應就是看看黑神。

黑神的樣子卻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白神掏出來了一隻梳子。這梳子有一個套，套上有一塊小鏡子。這是黑神沒有的東西，白神因為非常欣賞自己那頭白金色的頭髮，常常梳頭，也常常用鏡子自照，才有此物帶備。

他一照就叫了起來道：「我的頭髮！」

他伸手小心地摸索着。

白神是看到他的頭髮已經變成了黑色。

這事當然是黑神先看到了的，他自己照鏡子才看到。

黑神微笑道：「現在你也用不着染了！」

「怎麼會這樣呢？」白神問着，仍小心地摸着自己的頭髮。他是有些担心自己的頭髮會變壞了，不過手摸上去則是還未有這樣的感覺。

黑神說：「一切都是在變，都是正在變好。」

「也好。」白神說：「現在也不由自己三心兩意了，那——那東西替我決定了。」

「現在，」黑神說：「你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感覺呢？」

白神定了一定神，忽然覺得他的頭腦也似乎是清醒得多了，他不但力氣已經大了，而且身子亦覺得輕了。

而且他還有了一些靈感。

他的靈感就是——他說：「我覺得有人來了！」

「正是！」黑神說。

「我們要——準備一下！」

他們的準備就是從車子裡把他們藏着的槍拿出來，放在身邊的草叢之中。

兩個人仍是坐在那裡，假如有人來了，在黑夜之中也不會看出他們的身邊是有犀利武器的，但他們自己知道，而他們隨手拿起來就可以用了。

在大約十分鐘之後，人就來了。

來的是五個青年人。五個不良青年。

這個時代，看服裝打扮，實在不容易看出青年人是否不良，在中年人的心目中，那些新潮的服裝都是不順眼的，假如以服裝作標準，那就人人都是不良了。

但不可能人人都是不良的，所以祇是沒有標準，要看行爲才能夠清楚。

這五個青年就是不良青年。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祇是小不良，現在碰到的是大不良。

這五個青年一出現就把黑白神圍住了，其中有兩個亮出了刀子。

黑白神是兩個死神，他們是殺人專家，即使五個都拿着刀子，他們也是有辦法對付。他們並沒有動，祇是靜靜地坐着。

那兩個拿刀的青年是用英語說話，其中一人說：「我們祇是求財而來，你們聽得懂嗎？」

黑白神都點頭。

「你們那車子上有些東西。」那青年說：「我們要拿走！」

黑神說：「是誰叫你們來拿的？」

「沒有人叫。」那青年說：「這裡是我們的地方，我們早就注意你們。」

那青年接着又說：「你們開車子躲躲藏藏，車子上裝的一定是貴重的東西！」

白神說：「我就勸你們不要碰了！」

那青年的刀子遞前一些：「你要跟這個硬碰嗎？」

黑神說：「讓他們吧！」

「你！」那個青年說：「你才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揮揮手，另外三個青年就向貨車走去。他們跳上了車子，就看見了那隻箱子，用麻袋蓋住。

他們把麻袋揭開。

一個人叫道：「有鎖鎖住！」

拿刀的一人的刀又動了一動，命令道：「鎖匙，拿出來吧！」

其中一個青年已經在車上企圖搬動那隻箱子，他說：「嘩，這眞重！」他完全搬不動。

第一個說：「用不着鎖匙了！開了。」

他看見那鎖自己一跳而彈開了。

這個情形，他就應該覺得是有些不妥的了，但他還是沒有醒覺，而且他以爲這鎖本來是沒有鎖好的，搬動的時候把它搖動了，它就自己彈了開來。

這邊的人看着他們彎身開箱。

忽然之間，一陣粉紅色的耀眼光芒從車子那邊透出。

那三個上了車的青年都恐懼地發出慘叫的聲音，掩着臉，團團轉着，然後一一跌向地上。

拿刀的兩個青衣懷疑是有什麼詭計，就暫時不研究那許多，向黑白兩神揮刀就斬。

在平時，即使以黑白二神一貫的本領，他們也是敗定了的，因爲這兩個是在戰場上有過豐富經驗的殺手。現在，黑白二神加上了神力，他們就更加難於抵敵了。

他們拿刀的手一閃眼間就已被執住。跟着他們的身子就升了起來。他們升了起來時才知道是被人捉住而舉起來的。

他們恐懼地大叫求饒。

但求饒對這兩個對手是毫無用處的，而且即使是普通的正當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亦是不會肯輕易放過他們。他們飛了起來，是給擲上了空中。

他們一生第一次有了飛行的經驗。

他們從未試過身子沒有支持而升得這麼高，並有機會從這麼高的地方望下去看地面。

這也是最後一次。

他們是不會飛的。

他們跌在地上，就死去了。

黑白二神也是有點發怔，望向貨車那邊。

粉紅色的光還是在透着，但很快已隱沒了。箱子的蓋自己合回了。

「過去看看！」白神提議。

他們都一齊走過去看看。

首先是看看那隻箱子。箱子的蓋子果然是已經好好地蓋回了，而且箱子蓋上的鎖亦是已經鎖好了。

白神匆匆地把麻袋在箱子上蓋回。

他們再下車去看看那三個跌下去的青年。他們發覺那三個青年都已經死了。

這樣一跌也有可能死，不過假如這樣跌死，那是很巧合的死，一個說不定會，三個都是跌死，可能性就不强了。

他們的身上却又沒有其他的傷痕。他們祇是臉上還現着極度恐懼的表情。

黑神說：「他們死了！神聖的東西，不容他們亂碰！」

他們再過去看看那兩個被他們拋高跌下的青年，也肯定是已經死去了。這麼看是爲了不要留活口，假如還沒有死去，就要「加工」一下。

黑神說：「我們走吧，這地方不好留下來！」

他們拿回槍械上了車。

仍然是白神開車。他向車中的照後鏡照照自己，頭髮仍然是黑色的。已經變黑了的，似乎不易再變了。

＊　＊　＊

那些青年們的屍體則是在兩天之後才找到。

有人登山，就發現了他們。

這些人自然是送到了警方之手。

警方對這些人已經心裡有數，知道他們不是好東西，因此初步懷疑他們是與敵對的不良青年結黨互鬥而死的。

但是他們的死因又不像是如此。

驗屍報告顯示出其中兩個從高處跌下而死的，但那裡並沒有高處，最高的也祇是樹而已，那些樹亦沒有這樣高，而他們的對手需要有很大的本事才能把他們捉上樹上再丟下來。但樹仍是不夠高。

那三個上車開箱的則是心臟停頓而死，那亦即是死因不明了。

倘若他們是年紀大的就會懷疑是心臟病，但他們是這樣年輕的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一個女記者問警方的發言人。

「我們還是不大清楚。」

警方發言人回答這個問題也顯得相當難爲情。

「會不會有輻射性呢？」那女記者問。

「輻射性？」發言人說：「什麼輻射性？」

「祇是這樣問問吧了。」那女記者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上面又不是什麼核子發電廠之類，而且輻射也不是立即死人的——」

「你即是說沒有作過這樣的檢驗了？」

「我們沒有理由需要作這樣的檢驗。」

那女記者不出聲。

那發言人則是反而感到好奇而問她道：「爲什麼你會這樣問呢？」

「祇是問問吧了，」那女記者說：「我到附近調查過，有人看見那邊有粉紅色的光。」

「什麼粉紅色的光？」

「粉紅色的光在夜間亮起來，直透上天，應該就正是在出事的那天晚上！」

「這個——我們並沒有接到報告。」

「看到的人並沒有報告，」那女記者帶着諷刺地說：「這些事情，是要去調查才會知道的！」

「這個——你可以告訴我是誰說的嗎？」

那女記者交給他一張紙。

別的記者們都想知道，圍上來問，那發言人說：「你們等一等，我進去看看！」

這人進去了。他其實是進去報告，因爲他們也是接到秘密的通知，要留心粉紅色的光和輻射性的，現在他才醒起來了。但他們並沒有看見粉紅色的光，所以就也沒有理由去檢驗什麼輻射性了。

他再出來時，那個女記者已經走了。

那女記者究竟是誰？

＊　＊　＊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司馬洛來到，就告訴了他。

司馬洛說：「她很可能就是那個叫張明明的。」

「好像是的。」那發言人說：「但我認不清楚，我祇是回答記者的問題而已。」

司馬洛給他看一張照片。

那人說：「就是她！」

那就是張明明的照片。

司馬洛把照片收起來。

那人說：「這個女人——她不是有甚麼不妥吧？」

「沒有甚麼，」司馬洛說：「她祇是一位很能幹的女記者吧了！」

「她的確是很能幹的，」那人說：「她說有輻射性就是有輻射性，那三個死者身上也確是有輻射性。」

那人接着又說：「他們却又不是因爲輻射而死，他們祇是——相信是暴露過在一些相當强烈的輻射綫之中，但是輻射綫却又是來源不明。是在那出事地點，那裡也還留下一些輻射性可以測到，應該是一部車載有輻射性的物體停過在那裡，還有輪印留下來。有人看見粉紅色的光在那邊亮過，這一家人家，」手在一頁報紙上一拍：「但是這幾個人還是死因不明。都在這裡了！」

他把報告交給司馬洛。其實這報告的內容，他剛剛都已全部簡述過了，但也許他是發言人，所以他是習慣了多講話的。

司馬洛小心地看那份報告。

那人又說：「我們倒很想找到這個張明明談談，她顯然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也是很想找她一談，」司馬洛說：「不過這人却不容易找到。」

「也許通緝一下？」

「你是說希望找到她協助調查？」司馬洛微笑問。

那人的臉一紅道：「對了！」

這是司馬洛替他把應用的術語翻譯出來了。沒有証明一個人有犯罪行爲之前是不能夠通緝的，祇是能夠找尋，希望此人協助調查。

司馬洛說：「我相信我不久會有機會與她碰頭，這件事情可以交給我。我到那裡去實地觀察一下。」

＊　＊　＊

那裡已經有很多人去調查過了，司馬洛來得這樣遲，似乎已經沒有甚麼線索留下來。但是他這個人却是常常可以看出別人遺漏了的事物的，而這一次亦是一樣。

他注意到了那棵斷裂了的樹。

這個在他之前的人是也已經注意到了的，不過並沒有在意，因爲許多人是喜歡破壞公物的，尤其是那一羣不良青年，這是他們常常出沒的一區，很多東西都給他們破壞過了。司馬洛特別容易注意到是由於遲來，枯黃的葉多了。

這樹很可能也是他們破壞的。他們可以用重物去撞，也可以用石頭去敲。但是司馬洛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這樹的情形並不是如此簡單。

而且他也找到了那些碎石。

那些碎石亦可能是用大鎚敲碎的。但是帶一隻大鎚來敲碎又帶走，那麼無聊？

而且都是在出事的地方。

司馬洛有了一些聯想。假如有一隻氣力非常大的手，一下就把這樹幹擊得斷裂了。這隻氣力非常大的手也可以把石頭打碎。

這氣力非常大的手也當然可以把人拋進空中使他跌下來跌死。

司馬洛用手揉揉額角。

他的幻想似乎是太荒誕了。然而却似乎是有某種力量引導他作這種推測的。

他也不明白究竟怎麼會這樣。

也許正如族長所說，他是不好管這事的。

但是以司馬洛這個人的性格和脾氣，越難管的事他就越要管，而且越要他不管，他也是越要管。

他在樹下坐了下來，遙遙望向東邊的山。

他這樣望是有理由的，他到這裏來也是有理由的，就是爲了毛毛。黑白二神脫離了的那個邪教的教主。

毛毛也到這裏來了，就在山後。

司馬洛本來是從莫先生那裏知道了毛毛的所在，因而去找毛毛的。但毛毛到了這裏來，司馬洛便也跟來了，而這裏又剛好發生了這樣的一件奇事。

毛毛並不是因爲聽到了這事才來的，他根本就是一直向這邊來，司馬洛還未有機會到達毛毛藏身的地方，毛毛就已經離開，於是他就跟着，毛毛卻是到了這裏來。

看來毛毛也是知道一些司馬洛所不知道的事情的。不過，毛毛也似乎還是來得遲了一些。

司馬洛目前還是沒有機會接觸毛毛。因爲毛毛是帶着他的一羣手下，組成電單車黨去旅行。

夜間他們就在野外紮營，他們不接近人羣，不在人多的地方出現，司馬洛就很

難去接近他了。

毛毛並不是殺那班年輕人的人，因爲他一直都受到莫先生的人的監視。

而且目前司馬洛也並不打算用强硬的手段去與毛毛接觸。他在等，毛毛也許能把他帶到黑白二神所在的地方。

司馬洛坐在那裏，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後來身上一隻小型無綫電發出震動，才使他驚醒了過來。

他立即跳起身，一面奇怪怎麼自己會在這裏睡着了，他向來的習慣都不是如此的。

他匆匆走回車子，開了無綫電。

這震動就是莫先生要與他通話的召喚。

他身上的小型無綫電當然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車子上的無綫較大，自然是清楚些，而且他反正亦是要回到車子上去的了。

司馬洛開了無綫電，莫先生的聲音就傳來，問道：「你有什麼發現嗎？」

「沒有，」司馬洛說：「你呢？」

「他們——毛毛那裏有一個人逃出了，」莫先生說：「逃走的人，他們通常不會放過。」

＊　＊　＊

那個逃走的是一個年輕的女郎，她駕着一部電單車在路上飛馳。

在黑夜之中，她看見遠遠的後面有一盞車頭燈跟着她。

那是單獨的一盞，而不是一雙，那即是說是一部電單車的車頭燈了。

她很慌張，不時回頭望去，她的車開得很快，但是那盞車頭燈一直保持距離，並沒有追上，但是也沒有擺脫。也許是一時追不上，但亦很可能是正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發現了她在什麼地方，她就應該是逃不掉了。

這裏並沒有什麼支路，否則她一轉了進去，追兵就可能走錯路。

忽然，有一部跑車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駛在她的前頭，她怔了一怔才醒起這部跑車並不是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的，只是它開得特別慢，而她則是特別快的，她只是追上了。

這部跑車卻擋住了她的去路。

她擺到路的一邊，企圖越過，但那跑車亦擺到路的這邊來把她阻住。她再擺向路的另一邊，跑車又是把她塞住。

這樣阻卻阻不了她的追兵，追兵會來得更接近。

幸好那跑車也只是阻了兩次，就讓她越過，不過當她越過時，那跑車又忽然加速，與她並排而行。

她向跑車中瞥了一眼，並不認識那個男人。

但那個男人卻知道她是誰，因爲那個男人就是司馬洛。

司馬洛對她揮揮手，叫道：「你是不是正在逃走了？」

她遲疑一下，不睬他，她不願意承認。

司馬洛又叫道：「我可以幫你，也只有我可以幫你。」

她意動起來了，叫道：「你怎樣幫我呢？」

司馬洛叫道：「你可以坐我的車子。」

她說：「這也沒有用的。」

司馬洛說：「你的車子可以撞下山崖呀！」

她立即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當只有她一個人的時候，許多事情她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人合作，就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她說：「爲什麼你要幫我呢？」

司馬洛叫道：「現在不是詳談的時間，你想不想活下去呢？你想就跟着來。」

他再增加速度，便領先了。他這是一部性能非常之好的跑車，雖然通常都是電單車勝過汽車，但那些被勝過的汽車，只是普通的汽車而已。

後面追來那部電單車有時看見那個女郎的車頭燈，有時看不見，那是因爲距離遠，路上有時是會有阻碍視綫的地方的。

後來，他卻忽然看不見了。

那是因爲被一片樹林遮住了，但他應該可以看到她從樹林中出來，開到前頭那段沒有遮擋的路的。

他沒有看見，便繼續追趕。

他也進入了這一段有樹林遮住的路，而樹林將盡的時候有一個很急的轉彎，他看見這轉彎下面的山崖有火光。

他慢下來，在路邊停車，就看到了她那電單車正在下面着火。

他沒有看見她的人。不過這樣高跌下去，人雖與車分離，也很難活下去了。可怕的是在那一跌，而不是車子着火。

在火光之中，他祇看到她的頭盔在一處岩石之間。

連頭盔都飛掉了，她就更難活下去了。

他冷笑着喃喃地說道：「應有此報！」

他看見火光熄滅了，便掉頭沿路開回去。

這邊，司馬洛卻已把那個女郎載着，走得很遠了。

這就是兩個人可以做的事。

那女郎假如一個人，把車子推了下去就祇好留在那路邊，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但有司馬洛合作，她就可以乘他的車子離去。

她沒有了頭盔，就放下了一把長頭髮。

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郎，很年輕。

她在流淚。她說：「我很多謝你救了我，希望你能讓我回家！我想回家！」

「這個問題不大！」司馬洛說：「但我得先問你一些問題。你也知道，我救你是有一個目的的！」

「是呀！」她說：「你是他們的敵人，但我希望你是好人！」

「假如你是担心你會是跳出油鍋而落進了火爐中，」司馬洛說：「那我就勸你大可不必担心了。我們並不是這樣人的！」

「你們——你們是什麼人呢？」她問。

「假如你眞是想脫離你那些人而回家。」司馬洛說：「那你就最好不要知道得太多。你祇是回答我的問題，然後我找人把你送回家！」

「好吧！」她低着頭。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沈虎威見到將軍楚衣辭，二人相見，談論東天青帝任古書之事，將軍指出東天青帝已不足懼，他已形同殘廢，並說自己戰將如雲。相談甚歡，互不猜忌，沈虎禪在武林中是俠盜，因此受到楚衣辭的尊敬，還將將軍府中的人引介來相見，尤其是和舒映虹刀劍相會，眞有英雄重英雄，好漢識好漢之感，沈虎禪已樂爲將軍効勞……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魔禪刀一揮　星羅陣崩潰

「好！」

＊　＊　＊

去無妄山需要一段路程，這夜他們留宿在「紅葉山莊」裏。

「紅葉山莊」在半山，這地方頃間遍佈着霧，神秘如美人，頃刻清晰可喜，猶如美麗的女子。

山泉冷冽清爽的自山上滾湧出來，清婉得像在敲响冰碎的聲音；紅掌的葉子和青色的花朶，把這山村點綴得像人鬢上的花。

唐寶牛眼見翡翠進了山莊，回首向他嫣然一笑：「你先洗澡，休息一下，再一起用膳。」

翡翠的美，是不屬於這山村的。她有一種長安金陵式貴氣，使人感覺到她不適於樸靜無華，而是屬於笙歌歡鬧的盛宴。

緊繃在華美衣裝裏豐腴的胴體，使她清悅的臉容，在山間溫泉氤氳的霧氣中，平添媚和艷色。

唐寶牛只覺喉頭有點乾澀。

他全身及頷浸在溫泉裏，那一股燥熱之氣不但未消，反而更烈。

他一直在呼喊自己：不可以，這女子這麼美麗、這麼純潔，而且天公開眼，有心促成，她待自己又這麼好……可是，那一股熾熱，彷彿從脚趾昇到髮梢，非要精銳而狠狠地噴發出來不可……這不是便他那樣一個精壯的男子所控制的。

他越叫自己不要想，越是胡思亂想；他知道彷彿這樣想一想，就不純潔了，就愧對她了，天公就不作美了，但那一股一股溫泉的煙，彷彿是她捕捉不及的柔美、彈性的胴體，在他眼前掠過。

他滿額是汗。像是在嚴寒裏，跌進了一牀溫暖的棉海之中，整個人往下沉着，溫泉的水已浸過鼻端了，但感覺裏整個人還是浮着的！

這時候，門外有人敲响：「我可以進來嗎？」

唐寶牛着實一震：那正是翡翠的聲音！

他在煙霧迷漫中還未定過神來，「依呀」一聲，門已推開，翡翠已走了進來。

唐寶牛本來正因綺思弄得心猿意馬，男性本能正高漲到了接近爆炸的邊緣，忽見意中人走了進來，一下子，就像向日葵到了晚上般謝萎了。

翡翠裹了白色浴巾，肩下乳上，賁起的弧圓都呈着令人愛惜的柔美，她露着兩顆大門牙，雪白的向唐寶牛笑了笑，盈盈地走了近來。

唐寶牛身子往水裏面縮，忙不迭地說，「我……我在洗澡。」

翡翠掠了掠頭髮，脖子在黑髮拂沾下更白晰搶眼：「我知道你在洗澡……讓我替你擦背……」

說着，白膩勻美的小腿一抬，一隻脚已跨進了浴池。

唐寶牛一急，大叫道：「別——」人就嘩啦一聲，自水裏拔身而起！

水花啦地洒了下來，唐寶牛這一拔，拔到一半，可七魂嚇去了三魄！

因爲他這才記起自己是光着身子！

翡翠一笑，忽也縱身而起。

唐寶牛忽覺身子一暖，翡翠已把胴體

的白袍攔腰裏住了他的身子。

唐寶牛和翡翠一齊落了下來。

落到了水中，兩人貼得很近。水浸及胸，水溫意暖。

唐寶牛知道水中的翡翠，是身無寸縷的，這一個想法，又使他渾身熾熱起來，也使他忘了詫異，翡翠那一縱身竟是武林中罕見的輕功：「黃鶯上架」。

雖然隔了一張浴巾，翡翠也感覺出來唐寶牛的衝動。

她微噫一聲，脖子後仰，似乎是想躲開什麼，但無疑地這姿勢非常引人，唐寶牛喉頭發出咕的一响，忍不住大力摟住她的纖腰，厚唇瘋狂地印在她的頸上。

翡翠微微而急促地嬌喘着，唐寶牛的短髭刺痛了她。而唐寶牛手中所觸那比水還柔滑的肌膚，忍不住大力搓揉起來。

翡翠的呻吟也大聲起來：「不……不要……」她噏着紅唇，露出了前面稚氣的兩隻兔子牙。

唐寶牛更加狂亂起來。

翡翠像弱小動物地微喟道：「不……不要……你一定要救……任笑玉的……」

這一句話，改變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唐寶牛搓揉翡翠的手，倏然僵住；他的人也僵住。

驀地，唐寶牛抓住浴巾，往後倒飛，飛越了浴池。

他反手一拳，擊在自己的臉上。

他的下唇立即流血，他全身忍耐着情慾而每一寸肌肉都顫抖起來，他痛苦地道：「你……我會盡我的能力救任笑玉！」他說得斬釘截鐵，絕無挽回餘地。

翡翠的眸子含着淚：「你……」

唐寶牛慘笑道：「你只要坦白告訴我……你……是不是任笑玉的——」

翡翠沒有告訴他。但她點頭。

唐寶牛用浴巾重重地、厚厚地、層層地裹住了自己，別過頭去，不敢再看浴池中翡翠的胴體，只道：「你不必用這種方式求我。」

「我一定去救他。」他又道。

然後又說：「我一定會盡力阻止老大殺任笑玉！」

＊　＊　＊

無妄山。

山頂上，有一所茅屋。

大風起時，茅屋搖搖欲墜，看似要飛落懸崖去。

徐無害遙指道：「任笑玉就在裏面。」

沈虎禪的眉好像兩把嵌在花崗石裏的黑刀，伏在額上像老虎身上的紋：「還有誰在裏面？」

徐無害道：「雷唇。」

沈虎禪一揚眉就像老虎的一記全身撲擊：「『電俠』雷唇？」

徐無害道：「正是『青帝門』碩果僅存的總護法雷唇。」

沈虎禪的雙眼像黑色而閃亮的星子：「『封刀掛劍』雷家的人都不好惹。」

徐無害眼珠轉了轉：「要不要改個時間、地點下手？」

沈虎禪望定他：「有更好的時間、地點可以下手？」

徐無害只覺得給對方看得有點心頭發毛，只有搖搖頭，道：「我……沒有把握。」

沈虎禪冷冷地道：「既然有更好的時機，我現在就去。」

徐無害微喫一驚，道：「好，我們想個法子攻進去。」

沈虎禪忽長身站起，大聲道：「任笑玉、雷唇，我來了，你們出來吧。」

徐無害這回可是大大的吃了一驚：「你這樣……」

沈虎禪淡淡地道：「其實，他們也早已察覺我們來了，」他冷冷地加了一句：「你要是害怕，可以先走。」

茅屋的門這時打了開來。

山風更烈。

出來的是一個五短身材、略嫌肥胖的人。

這人站在茅屋前，仰首望着在岩上的沈虎禪，兩人對峙的時候，旁邊的徐無害感覺到似有什麼無形的事物在空中重擊一下，使他捂心發出一聲低吟。

這人道：「沈虎禪？」

沈虎禪拍拍高出後腦的木鞘，沒有出聲。

這人道：「我是雷唇。」這四個字，雷唇說來，好像不費什麼力氣，但徐無害聽來，却似空中行了四個雷鳴。

沈虎禪點點頭。

雷唇喝問：「你來幹什麼？」他站在茅屋前，別看他矮小，氣勢却如守護神。

沈虎禪的回答很直接：「殺任笑玉。」

雷唇怒道：「你要趁人之危？」

沈虎禪答：「傷他的本來就是我，他本來就欠我一條命。」

雷唇怒笑道：「你也欠我一條命。」

沈虎禪道：「好，那我殺了你，再殺他！」

徐無害委實震驚於沈虎禪的口氣，竟如此之大，雷家曾在五十年前揚言「封刀掛劍，退隱江湖」，但出來的子弟縱不使刀劍，也自有過人的造詣，而且門人衆多，成就非凡，更精擅於火器，在江湖上受人尊敬，在武林中地位超卓，雷家的人，是誰也不敢得罪的。

雷唇獰笑道：「你來殺吧。」霍地抖開纏捲在腰間的黑色柔鞭。

雷唇手上一使力，軟鞭拍的一聲响，乍聽以爲有一棵神木遭雷殛而折倒的。鞭身粗如兒臂，佈滿逆刺鱗片，黑光油亮，不知是什麼東西編造的，迎陽光一照，好像千百道金花般的使敵人眼神被奪得一片空白。

雷唇的鞭一出手，徐無害就拔劍。

他的劍似蜻蜓點尾，輕不留手。

他的人似蜻蜓

蜻蜓般的掠起。

他拔劍的同時，那雷神的影子似的長鞭，已挾折木裂石在於瞬間之威，疾捲向他！

要不是徐無害早一步已經掠起，他現在的人就像他原來站着的岩石。

岩石裂開兩片，再裂爲四塊、八片！

雷唇的鞭子、眞有開天裂地之能？

徐無害的人似蜻蜓飛入了風暴之中。

風雖狂烈，但蜻蜓借力而翔，連人帶劍直刺雷唇。

雷唇沒有收鞭。

他只是瞪着銅鈴般的大眼，對着迎面刺來的劍尖，大喝了一聲！

徐無害全身如着雷擊，像給迎臉打了一拳，劍勢一折，輕衣飛閃地掠回了岩石上！

沈虎禪的背後！

雷唇大喝一聲之時，亦發覺沈虎禪始終立於岩上，動也不動，地上給雷唇一鞭打裂了一個大縫罅，他直似未見。

雷唇鞭如毒蛇，追襲徐無害。

沈虎禪一伸手，抓住鞭梢。

雷唇冷笑，回手一抽。

他知道自己一抽的份量。

當年「神騎太保」程拾雲的白象鼻子，就是給他一抽之下便變成了「無鼻笨象」。

可是沈虎禪一動也不動。

他的鞭直似給一座山吸住了。

大山。

雷唇左手一閃，五指指甲暴長，發出青藍色的厲芒，藉力一掠，已到了沈虎禪的身前，五指已往他心窩直插下去！

沈虎禪依然沒有拔刀。

他一拳擊出！

雷唇中途變招，五指抓向那一拳！

武林中有言：「寧可遭雷電一擊，不可吃雷唇一鞭；寧可捱雷唇一鞭，不可遭雷甲一刺。」

「雷甲」就是指雷家的「指甲」。

所以雷唇對自己的指甲很有信心。

他相信只要給他抓破一點皮，沈虎禪就死得比一頭宰殺的豬還不如。

徐無害也知道這一點，他大叫了一聲：「小心他——」

倏然間，雷唇五指似抓的變成了刀柄。

他發覺的同時，刀柄已順勢反挫，重重地擊在他肚子裏。

雷唇大叫一聲，臉都白了，徐無害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臉色會白得那麼悽慘的人。

何況雷唇本來膚色就很黑。

雷唇捂腹的時候，颼地一聲，茅屋裏閃電似的標出一個人影，直投向山下小徑。

沈虎禪的身形也急竄而出！

「靜若處子」不能形容沈虎禪的靜，他那種「不動如山」靜中暗藏殺着，同樣「動若脫兔」也形容不出沈虎禪這一撲之威烈慓悍。

那人影去得雖快，但已給沈虎禪截住。

劍光一閃。銀色的劍光。

刀光飛起。刀光壓住了銀色的劍氣。

忽聽一人暴喝道：「住手！」急掠而至！

這人攔在兩人中間。

持刀的是沈虎禪。他的刀又回到了鞘中。

他的木鞘刀仍壓住銀劍。

持稚子劍的是任笑玉。

他臉色慘白，氣喘不已，胸前還綁着紗布，雙眼盯住沈虎禪，蘊藏着悲屈的恨意。

擋在中間的人碩壯如牛，氣態豪强，正是唐寶牛。

唐寶牛憤然地望着沈虎禪。

沈虎禪冷冷地道：「你來做什麼？」

唐寶牛道：「你沒有理由殺他！」

沈虎禪的手已搭在刀柄上：「讓開！」

唐寶牛道：「你不能殺他！」

沈虎禪的五指緊扣住刀柄：「滾開！」

唐寶牛道：「大哥！」

沈虎禪叱道：「滾！」

唐寶牛厲聲道：「小方沒有看見你變成這個樣子！」

沈虎禪手背賁起了青筋：「別逼我！」

唐寶牛挺起了胸膛：「要殺他，好，先把我殺了！」

沈虎禪的眼中閃過了一絲猶疑。

這時，徐無害忽喝道：「後面——」

雷唇連鞭帶人向沈虎禪罩了下來！

沈虎禪出刀。

＊ ＊ ＊

徐無害這次終於看見了沈虎禪的刀。

當他向將軍報告的時候，只能說，他看見了那一柄刀，可是，完全無法記憶那是一柄怎麼樣的刀。

因爲眼前的情形令他驚心動魄了。

刀光飛起。

首先是雷唇在半空中的血光，隨着斷鞭、碎甲、散髮，直往山崖落了下去。

連慘叫聲都沒有。

然後是唐寶牛，當刀光回追任笑玉的時候，他挺身攔上，利那間，一條精壯漢子，全身的筋給抽光了似的，倒在自己流出來的血液中，同樣來不及慘叫。

任笑玉是想逃。

可是刀光仍沒有完，反而更盛。

他的稚子劍化作萬千碎片，他空着手站在那兒，山風很烈，他笑了一下，以一種快速的姿態，走到崖邊，長吸一口氣，一躍而下。

「然後，」徐無害猶有餘悸的道：「一部馬車衝了過來，躍出一個翠衣女子，抱起唐寶牛，哭着說，『我不該讓你來的！』，然後躍上車又走了，沈虎禪也沒阻攔。」

「你那時候爲什麼不跟去看看？」沐浪花在一旁問。

「因爲那頭老虎那時正問了我一句話。」

沈虎禪那時在問他：「我的任務完成了。你帶我回去找舒先生。」

「唐寶牛、任笑玉、雷唇是不是都眞的死了？」

「死了。」徐無害大聲地回答，這是他再也肯定不過的事。

因爲他畢竟看過那一把刀。

那一把他形容不出來的刀。

像一個噩夢。

＊ ＊ ＊

「不會有問題的，」「假將軍」王龍溪道，「翡翠是我們的人，她的戲演得很好，別人要演死人怎瞞得過她。」

「唐寶牛也不是善於僞作的人，」燕趙說了這樣的一句，將軍馬上點頭。

——在將軍的心目中，燕趙的話比誰都有份量。

「只是，」燕趙又說話了，他說話很輕，很慢，帶濃重的鼻音，但聲音好聽，「你見過的，沈虎禪手上的是一把怎樣的

刀？」

「魔刀！」徐無害幾乎脫口而出：「你們沒有看見，那眞是一把魔刀！」

眾人都靜了下來。

好一會，將軍才乾咳一聲，緩緩地道：「我們要用這個人，當然就不能都去看這一把刀。」

他頓了頓，悠然道：「不知道舒先生那兒成不成事，管他眞是假、忠是奸，先毀了青帝門這個心腹大患，總是件好事。」

「這件事有杏姑娘出馬，準錯不了。」慕小蝦在旁忍不住要阿諛奉承這麼一句。

將軍望向燕趙。

燕趙淡淡地道：「就算沈虎禪殺友求榮，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敵人的敵人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朋友。」

將軍笑了。

他留意到許多被掃興和不以爲然的臉色，但他等的就是這句話。

這句該由燕趙說的話。

＊　＊　＊

沈虎禪沒有說話。

他本來就不多話，殺了唐寶牛、任笑玉、雷唇之後，他就更沉默寡言了。

他不說話，舒映虹只好說話了。

「我瞭解你的心情：」她不知是在安慰還是在勸解，「任何人殺了自己的朋友——而且是好朋友——都不免會有些難受。」

沈虎禪雙眼凝視前面的一處牌坊。牌坊後氤氳着霧，像一個鬼域昏冥的世界。

「除非，」舒映虹補充道，「你找到充份的理由，不得不殺他的充份理由。」

一個人要殺自己的朋友，心中當然難過，但是，自古以來爲殺害自己朋友而難過的人實在不多，因爲他們都爲自己找到開解的理由：

——誰敎他不仁在先！

——誰叫他先犯了色戒！

——我不害他，他就會來害我的了！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他算什麼東西，小人得志，頤指氣使，這江山還不是敎我替他打下來的，我既可以造就他，也一樣可以毀了他！

——我這是自衞，迫不得已！

——我這是替天行道！

——弱肉强食，這是權力鬥爭中免不了的一個環節！

——要成大事，總要小犧牲！

諸如此類的理由，使他們傷害甚至殺害了朋友，依樣高枕無憂，心安理得。

「唐寶牛魯莽闖禍，貪花好色，手上又沒有眞功夫底子，最近還闖下了大禍，」舒映虹很知機的爲沈虎禪找理由：「你不殺他，準給他誤事，又那裏能得將軍信任？」

沈虎禪依舊盯着前面的牌坊。

牌坊下，密雲紛佈。

「東天青帝眞的在裏面？」沈虎禪問：「你肯定？」

「我肯定。」舒映虹知道沈虎禪已經把心神放在格殺東天青帝的身上，「每年一度，他都要來吸神山，以玄陰之氣，植元陽之功」圖恢復他昔日的功力！」

「青帝門已經沒落，任古書也是個脫了爪牙的老虎，除了一個祖浮沉……」「神判」祖浮沉一直都是東天青帝的心腹，忠心耿耿。

沈虎禪長吸了一口氣，道：「東天青帝雖沒有了爪牙，他的武功雖失，但思考能力並沒有失去。」

他緊緊盯着在濃霧裏似有似無的牌坊：「他佈下『星羅牌坊』，九處死門一處生地，我還是無法破得了。」

「這你可以不必躭心，」舒映虹悠然道，「我們已經抓住這老狐狸的破綻。」

沈虎禪冷冷地道：「我不認爲任古書會留下什麼破綻。」

舒映虹道：「任古書當然沒有什麼破綻，但是，只要等下去，一個人的一生必定有些時候會露出破綻。」

「一個人在失意或太得意時都難免有破綻可襲；」沈虎禪道：「可是，我們是現在就殺東天青帝，總不能就此等他一生。」

「其實也不用等太久；」舒映虹道：「我們只要等一種事物。」

「什麼事物？」

「光。」

「什麼光？」

「燭光。」

＊　＊　＊

濃霧中，挑出了一盞紅燈籠。

舒映虹疾道：「燈籠的方向是活門，快——」他話未說完，發現身旁的沈虎禪早已不見。

＊　＊　＊

濃霧裏，牌樓下，有三個人。

一個羽衣高冠，甚有古意，但一臉疲色的老人。這是東天青帝。

一個臉削咀尖的漢子，身子單薄得像茅草，緊抿着唇，目光四下遊走，但五官眉清目秀，豐神俊朗，跟他單薄的氣勢很不相配。他正是「神判」祖浮沉。

還有一個是女子。

這女子穿杏黃色的衣服，提燈籠的手勢很美。

可是老人彷佛有些怫然的對她斥叱道：「吉兒，你不說在這個時候亮燈的。」

祖浮沉也疾叱道：「快熄了它。」說着遙掌就要拍去，想以掌力擊滅燭火。

突然之間，他掌勢一變，向上一擊。

「砰」地一聲，雲霧倏地四散，又自四方聚合，端的是一種風起雲湧的氣象！

虎地一條人影落了下來，身形各自一晃。

只不過是一晃之間，祖浮沉已利地亮出判官筆，挺身而上！

濃霧又合攏起來。

交手是在濃霧之中。

不聞叱喝聲、兵刃碰擊聲、甚至也沒有凌厲的刀氣掌風——只有濃霧驟飛倏聚，時散時合，暴擁疾捲，濃霧中的惡鬥，是何等激烈！

忽然祖浮沉臉色蒼白，自濃霧裏一步一步退了出來。

一個高大的身影在濃霧中出現。

祖浮沉喘息道：「是你？」

東天青帝也愕然道：「是你！」

沈虎禪沒有答話。他背後的刀柄像古樹般而立。他大步踏出了濃霧，走到牌坊

底下，正面對着東天青帝。

東天青帝也嘆了一口氣說：「沒想到會是妳！」他這句話是對那杏衣女子說的。

杏衣女子道：「我也沒想到會是你。」

東天青帝楞了楞，「哦？」

杏衣女子道：「你見我資質聰悟，對詩詞歌賦都很有天份，所以才收我爲徒的罷？」

東天青帝揶揄的一笑，悽涼地道：「我一生收了三個門徒，全是叛徒；青帝門裏三個一手栽培出來的大將，全是逆賊。我以爲這次收個聰穎的女娃子……嘿！」

杏衣女子垂下頭道：「我也不想叛你。」

東天青帝搖首嘆道：「我也不明白。」他稍揚高了聲調，問：「你說什麼都是『萬人敵』的女兒，怎麼——」

杏衣女子打斷道：「問題就在我不是萬人敵的女兒……萬吉兒已給我爹的人在中途殺了。」

東天青帝銀眉一跌，失聲問：「那……你是……？」

杏衣女子抬起水靈靈的眼眸，有些替東天青帝難過似的答：「將軍。」

「我是將軍的女兒。」

東天青帝顫聲道：「妳……妳不是吉兒……！」

女子溫婉地一笑，道：「我是杏兒，不是吉兒，楚杏兒。」

* * *

沈虎禪在一旁這才看得較爲清楚：杏衣女子杏臉、杏目、杏色的嫩膚，有一種古典美人的柔弱，但卻是青春女子的踢佻俐落。這女子無論舉手投足，都帶了一種頗有古風的舞姿；無論說的話有多重，可是神態都十分溫婉，同時神態也很溫柔。

誰知道她就是江湖上，「將軍的愛女」，「三面令旗」中的唯一女將：楚杏兒。

沒有楚杏兒及時挑出一盞紅燈，沈虎禪自知攻不入這「星羅牌坊」。

那溫婉的女子彷彿感覺到沈虎禪在觀察她，雖沒有回眸過來，但是笑了一笑，笑得極其美麗。

東天青帝道：「我以爲有這麼純真笑容的女孩子……不會太虛僞。」

「越是笑得純真的女子，越容易騙人。」楚杏兒道：「我也不知道爹要殺你，他只叫我這時候亮出紅燈，不過，凡有沈虎禪第一次出現的所在，就得把座中最有名望的人殺掉……我也沒想到會是您。」

東天青帝苦笑道：「所以妳服侍我的那段日子是眞情的了？」

楚杏兒咬咬下唇，這小動作使得她更稚氣：「任爺爺，其實，我很喜歡你的。」

東天青帝語音十分淒落：「那總算不枉咱們相交一場……當然，我也極疼妳的，就當妳作……妳就不能爲了這一段眞情而不動手麼？」這最後的一句，以這一位曾經叱咤武林風雲一時，而今武功全失毫無反擊之力的老人口中問來，更覺愴痛。

可是楚杏兒溫婉的臉上出現了一種極其堅毅的表情。這種堅毅的表情只可能出現在極少及性格極强的粗豪男子臉上，此刻在這麼溫婉的一張女性臉上呈現，很是奇特。她說的語音十分溫婉：「不。公與私我一向分得很清楚。爹的命令我從不違抗。」幾句以溫柔清婉的聲調說來，但說得斬釘截鐵，毫無周轉餘地。

東天青帝呆了一呆，慘笑一聲，不再言語，左右手無力地垂下，搭在椅旁的扶桿之上。

祖浮沉盯着沈虎禪，道：「你也來湊熱鬧？」他的胸前血漬越濃。這種情形除非是創口深劇，血水不斷地溢出，否則不能在片刻間染紅了全身的。

沈虎禪道：「對不起。」

祖浮沉哼道：「你要殺就殺，假慈悲做什麼？」

沈虎禪猝喝了一聲：「出來！」回手就飛出一道刀光，在濃霧間一閃而沒。

只聞一聲悶哼，一人踉蹌而出，左手掩着右眼，神色惶懼，前額一綹頭髮，自髮根中被那一刀削去。

這人正是舒映虹。

舒映虹萬未料到沈虎禪會在這時候向他出手。

他既未提防，那一刀，他接不下，不過，沈虎禪也似乎無意傷他。

沈虎禪只是把他驚了出來，然後向祖浮沉道：「我道歉是在你我交手中，他暗算了你。」

祖浮沉冷笑道：「若不是他那一劍，你的刀也未必傷得到我。」

沈虎禪道：「我若知他出劍，也決不在那時候出刀。」

祖浮沉目光閃動：「那好，我們另約時間，再來一比高下。」

沈虎禪斬釘截鐵的道：「好！但是今晚我們殺了東天青帝。」

祖浮沉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沈虎禪道：「我爲將軍而殺他。」

祖浮沉笑道：「將軍？」

沈虎禪沉重的道：「將軍。」

祖浮沉道：「你不能不殺？」

沈虎禪道：「不能不殺。」

沉默了半晌，祖浮沉揚眉道：「我不許你殺。」

沈虎禪長吸了一口氣，道：「那我只好連你也殺了。」

祖浮沉把胸一挺，判官筆一揮，道：「你動手吧。」

沈虎禪突然虎吼一聲，跌出丈外。

鮮血，自他嘴邊流出來。

可是祖浮沉直挺挺的站着，然後，血水自他鼻樑上噴泉般濺起。

祖浮沉仆倒下去，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舒映虹在那刹間，什麼都看不到，只見眼前一亮，刀光似乎已飛到了他的眼前。

他按劍急退，待站定時，眼前殘局已定：沈虎禪傷，祖浮沉死。

只剩下一個毫無還擊力的東天青帝，與及自己這邊的三個人。

於是他獰笑道：「青帝，枉你妄想跟將軍作對這許多年，到頭來，落得這般下場！

東天青帝臉上浮現一個悽落、無奈而且完全絕望了的笑容，他的手已緊握在他那張奇特鐵椅的扶手上。

沈虎禪倏地大叫道：「不要讓他碰那桿子！」

舒映虹一驚，揮劍要去斬東天青帝的雙手，可是東天青帝已扳下了扶桿——

舒映虹的身立時僵住。

他想起了「星羅牌坊」的傳說：如果不知裏面安排的九道活門，武功縱然再高，根本無法攻進，只要觸動其中一道死門，定必死無葬身之地。

就算攻進了牌坊，牌坊總樞下埋的炸藥，也足以把任何事物粉碎於一瞬。

舒映虹一旦想起這些，心都冷了。

沈虎禪本也掠了出去，但可能因他受祖浮沉擊傷之故，行動緩了一緩。

就這樣行動略緩，沈虎禪撲近時，東天青帝已扳下了雙槓。

一時間，一切都靜到了極點。

＊　＊　＊

控制炸藥的樞紐已旋開。

炸藥即將爆炸。

炸藥終於爆炸。

整座牌坊，炸成萬千碎片。

連原來堅硬的花崗岩，也炸陷了一個丈餘的深洞。

在附近的走獸草木，炸成粉碎，無一能生。

「那你們是怎樣逃出來的呢？」將軍在「將軍府」裏問。在他面前的是衣衫碎爛猶有餘悸的舒映虹。

「在炸藥未爆炸前的一刹那，那頭老虎突然一撲上前，揮刀，砍斷了東天青帝座下的椅脚，果然下面出現了一個深洞，他把我和杏姑娘都掃入地牢去，一路滾了下去，然後爆炸聲就响起了——」舒映虹觸目驚心地說，「眞是驚天動地、震耳欲聾，眼前僅是一列列的强光，飛沙走石，全撲蓋在我頭上、身上、臉上……我還以爲我死定了呢！」

他說的「那頭老虎」當然就是沈虎禪。

王龍溪推測道：「那頭老虎一定覷準了東天青帝必定留下後路，不致玉石俱焚，而在當時的陣法無疑任古書座下極可能會有機關，」他目光銳利而頭腦清醒地道：「他砍斷了東天青帝的生路，也等於爲你們舖下了活路。」

「沒有沈虎禪推那一把，」舒映虹兀自驚心地喃喃道：「我早就炸成碎片了。就算跌到深洞裏，泥石紛紛打下，我也不知是否渡得過此劫——」

燕趙淡淡地道：「那是東天青帝留下的活路，所以一定是炸藥威力不能及之處，你們是一定能活的。」

王龍溪接道：「所以失去功力的東天青帝和身受重傷的祖浮沉，就一定活不了。」

將軍道：「沈虎禪，好一刀！」

燕趙卻替將軍問了一句本來應由將軍一早就問的話：「那末，杏姑娘呢？」

「炸藥一爆，木斷石碎，我們三個人一齊下去，然而，在天搖地動中，屑石雨般打下，堵斷了我的路……」舒映虹吶吶地道，「我和杏姑娘也就……失散了。」

王龍溪怒道：「你怎能讓杏姑娘跟你失散？」

舒映虹漲紅了臉，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燕趙忽道：「他非跟杏姑娘失散不可！」

王龍溪抑制着怒火，但已忍不住目光向將軍一瞥，冷然道：「哦？舒老三不該負起保護杏姑娘的責任麼？」

「應該。」燕趙道：「只是，杏姑娘是故意失踪的。」

王龍溪禁不住提高了聲調：「你說什麼？」

燕趙閉上了嘴，什麼也沒說。

「是這樣的，」將軍說話了：「杏兒是聽我的意思去做的。」

王龍溪也閤上了嘴，鐵着臉色，不說話。舒映虹却怔住了。

「可是，」燕趙這時候向將軍道：「我不明白，要是那炸藥眞的爆炸了，而沈虎禪來不及……」

「不會的。」將軍笑道：「要是那頭老虎來不及出刀，杏兒也早已知道活路，那末，留在地面上挨炸的，是任古書、祖浮沉，外加一個沈虎禪。」

「所以，」燕趙微笑道：「沈虎禪到現在還沒有死，那是因爲他眞的殺了東天青帝；救了舒先生。」

將軍淡淡地道：「你果然是我的敵人。」

燕趙肅然道：「謝謝。」然後問：「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

將軍道：「你問。」

燕趙道：「在此次的事件裏，小玉會不會出手？」

將軍點頭。

「那就沒有問題了；」燕趙笑道：「小玉和杏兒，雙劍三飛，所向無敵。」

將軍道：「不過，小玉最近倒是陞了官。」

燕趙揚眉道：「哦？」

「官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將軍的臉有憂色：「只是小玉正是從青年得意到中年，又當了官，顧慮難免就多了。」

燕趙表示同意：「何況小玉是聰明人。」

將軍笑道：「蠢人是當不了大官的。」

燕趙道：「所以小玉一定能當大官。」

將軍道：「可惜他這個官，正是萬人敵轄下的。」

燕趙想了一想，道：「就算是萬人敵的麾下，只要他一天仍愛着杏姑娘，那麼，還是你一聲號令之下，就是倒戈而起的心腹。」

「但願……」將軍道：「……是……」

＊　＊　＊

爆炸剛起的時候，沈虎禪搶過去，摟住楚杏兒，只覺一股醉人的處女馨香，襲入鼻端，楚杏兒纖纖的身子，同時投入在他的懷裏，實在是因爲杏兒太過纖小，所以使得沈虎禪寬厚的胸間更有一種憐惜的感覺。

這時候，驚天動地的爆炸已經發生。

地道不斷地震動崩陷，他們所立的土地，像一頭怒龍似的不僅跳動，像要把他們摔回地面去一般。

好不容易，這條怒龍才平息了怒火。

沈虎禪拍了拍楚杏兒的背，兩人以一種很快而俐落的姿勢分開。

這時候，殘木碎石，不少沾落在他們

的身上，楚杏兒用手撥去沾在她衣上、髮上的塵屑，向沈虎禪一笑，道：「我們上去。」

沈虎禪搖首：「上面已炸塌了，上不去的。」

楚杏兒微微一笑道：「那麼，要一世活在這裡啦？」黝暗地道裡雖照不清楚，但原來在地窖石壁間嵌的琉璃，八角鐵箱燈還有一兩盞亮着，這樣照去，楚杏兒似笑非笑的時候，特別慧黠，也特別嫵媚。

而且非常少女的嬌俏可愛。

沈虎禪道：「我們還沒有走到地道的盡頭，只要沒有被炸掉，仍是一樣有出路。」

楚杏兒捫髮到耳上，瞧着他道：「有出路，爲什麼還不帶我出去了？」

沈虎禪道：「舒先生……」因爲覺得楚杏兒的目光很有挑引性，所以避開不去看她，眼光在搜尋舒映虹。

楚杏兒婉然笑道：「他也沒有炸死罷？」

沈虎禪道：「他也一齊下來了。」

楚杏兒把髮往後頭捫得高高的，因爲手肘的高舉，使得胸脯也挺突出起來，就像兩朵小蓓蕾在淺黃色的杏衣裏，奇怪的這姿態不但不是使人有艷冶的感覺，反而有的只是少女的佻皮捉狹之意。

「我們……不等他了。」

沈虎禪沉吟了一下。

「我爹要見你。」

楚杏兒竟過來拉他的手，往地道裡跑去。

兩人出得了地道口，已經是在山下，天色漸明，早晨的彩霞在東邊一曲一曲的而又一層一層的，甚至一捲一捲的，映得楚杏兒臉上一片朝霞和雪般的純美，又有一種清晨般的芬香。

她問他：「你殺東天青帝、祖浮沉、雷恪、任笑玉，毀青帝門，爲的只是銀子？」

沈虎禪道：「不是銀子，而是金子。」

楚杏兒瞟着他，側着頭：「只是金子？」

沈虎禪道：「我要加入『將軍府』。」

楚杏兒仰了仰下頷：「爲什麼選『將軍府』？」

沈虎禪道：「武林中，『飛魚塘』的人要對付我；官府裡，『萬人敵』的人追緝我，我要的是人手、地位、權力、名聲，加入『將軍府』，這些都有。我別無選擇。」

楚杏兒款款地笑道：「你也可以趁此除去青帝門，以消心中一股怨氣？」

沈虎禪不去瞧她：「這是你父親要我做的事。」

楚杏兒把雙手放在背後，十隻春葱也似的手指互糾着，這樣負手作小小的沉思，眼珠在垂睫下略略一轉，抿着嘴，終於笑了起來，這一笑，露出了皓雪般的小齒，有一些兒參差，還露出了點牙床，使得她的笑容更稚氣。

「你只要多殺兩個人，爹一定讓你進入『將軍府』。」

「那兩個？」

「譚千蠢。」

「還有一個呢？」

「齊九恨。」

沈虎禪掉頭就走。

楚杏兒急步趨前問：「你去那裡？」

沈虎禪頭也不回：「再見。」

楚杏兒頓足道：「這是什麼意思？」

沈虎禪道：「我要走了。」

楚杏兒急道：「你去那裡？」

沈虎禪道：「當然不是去殺譚千蠢和齊九恨。」

楚杏兒停了下來，聲音裡充滿了瞧不起的不遜：「你不想加入『將軍府』了？」

沈虎禪道：「活着比加入『將軍府』更重要。」他頓了頓接道：「沒有命就什麼名聲富貴都享用不到了。」

楚杏兒冷笑道：「你怕？」

沈虎禪道：「我怕，我怕得罪『萬人敵』。」

楚杏兒叉腰道：「不是，爹是勢必要剷除萬人敵的，你何不先出手，討他個歡心？」

沈虎禪霍然回身：「你可知道爲什麼多年來他一直消滅不掉萬人敵？」

楚杏兒點點頭。

沈虎禪道：「你可知道原因？」

楚杏兒搖搖頭。

沈虎禪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更不願意去送死。」

「我知道萬人敵不易殺：」楚杏兒道：「但萬人敵的確是個無惡不作，是個惡貫滿盈的奸人！他爲了要剪除政敵，故意讓人暢所欲言，呈狀提諫，然後一一加以莫須有罪名，一網打盡，斬草鋤根，不知枉殺了多少清官，製造了多少場冤獄……」

「我都知道。」沈虎禪道：「他官陞得那麼快，那是因爲凡是提拔他上來的人，只要他的地位一旦高過對方，他就先對這些知道他底細來歷的人加以逼害……」

他頓了頓又道：「而且綠楊莊那次屠殺災民事件，也是他一手促成的。不過，我敵不過他，我也不想爲了行俠仗義，而丟了性命。」

「我只是叫你殺掉他手下幾員大將，不是要你取他性命。」楚杏兒挖苦道：「而你，連這都沒有膽量？」

「你知道譚千蠢爲什麼叫做譚千蠢？」沈虎禪問。

楚杏兒搖頭，她等沈虎禪說下去。

「因爲譚千蠢是個聰明人。這個名字聽來係個笨人。通常人們對有個笨名字的人比較不加提防，而聰明人往往能利用剎那間疏忽的心理決定成敗。」

楚杏兒有些不屑的抿了抿嘴。

「至於齊九恨，他只恨九件事：那是九個人的名字。」沈虎禪問：「你知道是那九個？」

楚杏兒很想回答，但實在回答不出來，只好又搖首。

「他們是：蕭秋水、方振眉、諸葛先生、衞悲回、燕狂徒、李沈舟、蘇夢枕、雷損和你爹爹——將軍。他恨不是這九人之敵。

「這個人如果不是太笨和身體有毛病，以他的武功，排行只怕絕不在萬人敵本身之下。」沈虎禪補充道。

「說來說去，你就是不敢招惹萬人敵了？」楚杏兒撇嘴道：「你是有名的戰將，連你都不敢招惹萬人敵，看來任由他橫行

天下不成？」

「其實，這些，都不是我害怕的主要原因。」沈虎禪道：「我最忌畏的，還是萬人敵的背後，有整個官府、軍隊與朝廷！」

「只要你殺了這兩人，爹自然會使軍隊、官府和朝廷支持你。」楚杏兒很有信心的說。

「可是將軍除得了萬人敵嗎？」沈虎禪反問了過來。

「不管你殺不殺，反正，有人會幫我殺，誰殺了這個人，就一定會得到將軍的信任。」楚杏兒道：「譚千蟲和齊九恨很快就要經過五福鎮江鴻橋，他們有一宗買賣要在那裏進行，不論你去不去，我都一定會去殺他們。」說罷掉首而去。

沈虎禪一把拖住她，楚杏兒摔開手：「做什麼！？扯扯搭搭的！」

沈虎禪稍有點訥訥：「你最好也不要去。」

「為什麼？」

「我不想妳死。」

「你怕，我可不怕。」

「我還是不能冒這個險。」沈虎禪沉吟了一陣，道：「是將軍下令我做的？」

「不是。」楚杏兒挺着胸，仰着臉，那稚氣又呈現在臉上：「是我叫你做的。」

沈虎禪嘆了一口氣，攤攤手道：「那我更不能為你做了。」

楚杏兒杏眼一瞪，道：「你！」氣白了臉，跺一跺脚，轉身就走。

等了一會，却不見沈虎禪再追上來，也不聽他有再說什麼，回首時，連沈虎禪的人影都不見了。

楚杏兒氣得又跺脚起來。這次跺得大力了，足趾也隱隱作痛起來。

* * *

楚杏兒本來自告奮勇，向父請命，一是監視沈虎禪是不是眞的誅滅東天青帝，二是要試探沈虎禪是不是會為將軍而胆敢得罪萬人敵的手下大將。

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瞭解的，當她躲在沈虎禪壯闊的懷裡之時，被那一陣無形的男子氣慨和實質的英雄魄力所震住了。

不知怎麼的，像她這麼一副刁蠻而天不怕、地不怕，一向被人寵護慣附和習慣了的個性，也無由地弱小了起來，纖憐了起來，溫柔起來，像一朵向日葵忽然開成了好小好小的一朵雛菊，讓風吹吹，花瓣不落也要瘦了。

這種感覺對楚杏兒來說，雖然獨特，但並不深刻。不過，當沈虎禪問她殺譚千蟲與齊九恨是不是將軍的意旨時，她却衝口而出是自己的意思。

只要是她自己的意思，沈虎禪如果担了，那就是為她而做的。

可是沈虎禪掉首而去。

楚杏兒的內心似有一把火在燃燒，臉色却冷得發白。她稚氣而又傲氣地笑着，自尊却像剛給人淋了一桶水。

——沈虎禪居然不做！

這些年來，她要誰做什麼事，就算是必死，再大的危險，那些男子也前仆後趨，爭先恐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竟然有個沈虎禪！她心裏恨恨的想：我一定要他好看，總有一天……她忽然想到了另一點：沈虎禪不敢去殺譚千蟲與齊九恨，她的任務本來算已失敗，可是，譚、齊兩人確定是將軍的仇敵，她要不要眞的過去誅殺了這兩個人呢？

將軍曾經說過，這兩人，決不是她所能應付得了的。

想到這裡，她已經要打消了赴五福鎮的念頭。

可是她驀地想起了譚千蟲和齊九恨這次所做的買賣：聽說是一面鏡子。

一面可以把自己纖毫畢現清清晰晰地照出來的鏡子。

聽說這面鏡子是波斯國王所寵幸的妃子所擁有的最好一面，這面鏡子被波斯高手幾經艱辛偷出來後，旋為中原飛賊俸化天所奪，單止為了這面清明如月的鏡子，就死了不少高手，聽說連皇帝也派人奪取這面鏡子。

——一面美人照去要人心碎、平凡人照去也心悅的鏡子！

楚杏兒一心想眞眞正正看看自己的樣子：她在水影裡照過，那映出纖弱如水中月的倩影；她在黃銅鏡裡照過，那嬌麗的容顏比她小時冥想中的仙女更美——但是，那還是看不清楚啊。

——如果自有一面鏡子，清晰地照出自己……

楚杏兒咬着薄而紅的唇，心裡已經一直往「去」的決定想，直至她想起另一個人的時候，她笑了。

她已決定去了。

因為那個人在等着她。

那個人叫做「兜玉進」。

「兜玉進」是她爹的門下弟子，跟唐多令、冷秋帆三人都是江湖上鮮衣怒馬的年輕一代高手。冷秋帆和唐多令對她一向都千依百順，只望得她青睞，只怕做牛做馬也心甘。

冷秋帆是「點蒼派」高手，這人在十七歲的時候，已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外加嫖賭飲蕩吹也無一不曉。但他的武功，被稱絕對不是紈袴子弟繡花枕頭，那是在他廿一歲的時候，以一柄劍，一夜之間，一口氣踩平了七座連環山寨，把七大匪首六傷一殺，才奠定下他如日中天的名聲。

唐多令却從來沒有殺傷過那麼多人。

他今年廿五歲，平生只遭遇過三場戰役。

第一次是在七年前，「雪山派」掌門人陳離山瞧不起他，當面侮辱之，唐多令與之決戰，當時觀擂台的有三千一百六十三人，除了一個人之外，只有三千一百六十二人全買雪山派掌門人必勝。

結果陳離山沒有輸，他是死了。

一枚小小的鐵蒺藜，嵌入他的胸口裡，他就直挺挺的倒下，死了。

他當然至死不信會死在這樣一個年輕人的手上。

三年後，另一個武林大豪郭天涯也不相信，他以九索飛環決戰唐多令，使得唐多令三次幾乎墜崖，身上重傷十一道，終於還是教唐多令以一枚蜻蜓鏢打中了額心，登時慘死。

去年，唐多令又逢了一場戰役。

唐多令是蜀中唐門的人。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盲劍客林森與展雲龍惺惺相惜，結爲兄第，展雲龍因大仇未報，是以不敢對黃妙貞表露眞情……展雲龍進入一洞窟內，發現此乃一所監牢，鐵柵內囚着的全是武林高手，個個目光呆滯、神情痛苦的呻吟着，且被鐵鍊鎖住，令人不寒而慄，展雲龍甫至一寫着「河洛奔雷搏電」的囚室前，此人原來深知當年滅音金鐘之事……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洶湧急流中　遇溺者待救

縷縷幽香散於身邊，展雲龍這才想到自己現在尚處身於危險之中。

「我有什麼辦法才能脫身於這種困境裏？」他忖想之際，突然想到自己竟然沒有一點不適之感，彷彿一切的傷都已痊癒。

他抬頭望了望那根根似尖刺的石筍，緩緩立起身來，隨着體內眞氣的運行，他伸出右手，向空中一揮。

掌緣如刀，響起一陣尖細的風聲，那根根尖銳的石筍，已隨手削弱，化爲石粉落進水流裏。

「呃！」他自己也吃了一驚，忖道：「我怎麼會一點傷都沒有？剛才我似乎還記得背心『命門穴』被尖銳的石筍刺中，而致渾身氣血散飛開去，以致昏迷……」

他這下倒不急於離開這地方，一心想要尋出自己怎樣在昏迷之中，使得內傷突然痊癒了。

「莫非這洞裏有什麼高人住在裏面？他見到我受傷而醫治我……」

這個念頭一出，他立即對自己發出嘲笑，忖道：「天下怎麼會有這樣巧的事，像這種水中暗窟，決不能住有什麼高人……」

那縷暗香似是輕煙，嬝嬝散入他的鼻中，他一拍額頭，目光閃出炯炯的光芒，搜尋着那香味的來源。

精神的凝聚，使他立即便發覺那一縷幽香是來自地上的一顆如拳的卵石，那顆卵石粘着些白色的液體，一直拖延着長長的白色痕跡直到洞窟水邊，可是却泛射出淡淡的霞光，使得整個洞窟光亮如同白晝。

展雲龍這才恍然，滿洞的幽香與光亮究竟是發自何處，他好奇忖道：「不曉得這是一顆什麼東西？若說是夜明珠，那麼怎會有芬芳的香味，而且還能夠治癒內傷？」

他正待走過去將那顆卵形的白石撿起，却突然聽到一淒厲的呼叫。

在這上面的石壁，底下是滾滾潮流的石洞裏，這聲呼叫更是如同雷聲，不住地發出震盪的回音。

展雲龍愕然回頭，只見在一丈開外水流裏，一個人載浮載沉的冲激了過來。

那一隻伸在水面上的，似是抓攫着可以憑藉的東西，來支撐着他不致沉到水底。

這種死亡前的掙扎，完全表現了人的求生本能所刻繪出來的圖案，也是份外的感人心魄。

展雲龍自從經過一連串死亡的打擊之後，整個人生觀都大變，對於仇人的痛恨依舊，可是，對於不是仇人，他却有着一份小婦人似的憐憫心。

那混濁的水流洶湧奔騰而來，展雲龍曉得那人只要再冲前數尺，便會被捲到水底，而沒入石壁底下的暗流中。

那時他將永不能在沒有絲毫空隙的情形下求得生存了。

展雲龍沒有考慮太多，反身走到洞穴邊緣，想等到那人被捲至洞口時再伸手將他拉起。

可是他再一想，立即便覺得自己剛才的念頭想錯了，因爲水流急湍，且又冷寒

逾沐，那人隨時都會被洪流吞噬而沉入水底。

他心中如同閃電般的掠過這個念頭，身形一動，他已像一枝急矢，平射而出，貼着那尖尖的石筍伸出洞壁，飛出數尺之遠。

覷準那嶙峋的石筍，展雲龍腰肢一扭，在離水面三尺處翻了個觔斗，雙足朝上，勾在兩根石筍交疊處。

他頭下脚上，雙手藉着一盪之勢，已自水中將那隻伸出水面的手抓住。

「嘿——」

他大喝一聲，內力運至雙臂，硬生生的將那人自水中提起。

水聲一響，那人急喘兩口氣，手掌死勁的抓住展雲龍的手臂不放，生恐自己還會重落水中。

展雲龍右掌一彎，撞在那人胸前，將他的穴道制住，惟恐會影響自己救人的動作。

眼望滔滔流水，展雲龍雙腕一抖，把手中那人拋出，只聽「叭」地一聲輕響，那人已經跌落在高出水面的穴洞裏。

展雲龍小腹一縮，藉着雙足一蹬之力，似是一隻大鳥，展着雙臂飛射而起。

他那龐大的身形貼着洶湧的水面，穩當無比的飛躍着，斜斜落在洞裏。

那人身形落地之際，穴道已被撞開，此刻仍自喘着氣呻吟着。

展雲龍目光一閃，落在那人身上，一股怒火即自心底湧起，冷哼一聲道：「岳洪，你抬起頭來看看我是誰？」

那人喘息未定，抬頭一看，只見展雲龍滿臉殺氣的望着自己，他心中一驚，呃了一聲，雙足一蹬而起，右掌拍向展雲龍小腹而去。

展雲龍怒道：「你這忘恩負義的混帳傢伙！」

他脚下一滑退了五步，右手一勾，以小擒拿十二式手法，向對方脈門扣去。

岳洪上身一抖，右掌一翻，五指倏然箕張，向着展雲龍胸膛「忘堂穴」點去，招式所行，已控制着對方咽喉要害。

他這一招乃是成名絕技，端的是毒辣快捷，陰狠犀利。

展雲龍冷冷一笑，竟不閃不避，左手一偏，向對方面門劈了過去。

他這一式輕描淡寫，但是時間部位都拿捏個恰到好處，正好比岳洪的右手五指快了片刻。

他這下後發先至，以攻擊作爲防禦，是他內傷癒後，第一次出手，連打帶削之下，立即反客爲主。

岳洪大爲震驚，不料對方功力竟會突然猛增，他連退兩步，想要閃避開去，却已被對方右手擒住。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現在還想逃到那裏去？」

岳洪臉色蒼白，沉聲道：「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這樣？」

展雲龍笑道：「說得好！」

他臉色一變，冷聲道：「我第一次救你，你將我打下寒潭水裏，第二次又將你從寒潭裏救活，你却又想要取我性命，這難道是我與你有怨有仇嗎？」

岳洪蠕動着嘴唇，好半晌都沒有說話。

展雲龍道：「像你這樣無恩無義的鼠輩，我豈能容你活命？還不如再丟進水裏，讓你死去！」

岳洪爭辯道：「我是因爲……」

「住口！」展雲龍喝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岳洪道：「我可將當年金鐘之事，全部告訴你，以恕我之罪！」

展雲龍冷冷道：「現在我還相信你？」

岳洪道：「你既然不相信我，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展雲龍沉吟了一會，道：「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他話聲稍頓，轉爲嚴厲道：「但是我要嚴厲的警告你，你若是稍有一句謊言，我便立即將你劈爲兩段！」

岳洪冷冷的望了展雲龍一眼，道：「我的這條命已是撿回來的，又怎怕你將我殺死？我只不過是因爲要報答你救我一命之恩……」

展雲龍道：「在下結仇遍天下，並不是專門爲救人而生的，今日只要你能告訴我當年有關劫奪金鐘之事，有恩怨他日相逢再說！」

岳洪凝望着展雲龍那斜飛入鬢的濃黑長眉，突地發出一聲狂笑道：「哈哈，你還想能夠從這絕域之中逃出一條生路？什麼他日相逢，我們還有他日嗎？」

展雲龍冷漠地道：「你不必多嚕囌！」他目光一閃問道：「我問你，你的左臂被誰削斷的？」

岳洪看了自己的左臂斷處，只見剛才浸在水裏，那齊着肩胛的創口，已經變爲白色，並隱隱透出血水。

他苦笑地道：「我已被凍得痲木了，幸好還能閉住血筋……」一想到自己又重回這四處是水的絕境裏，不由眼中湧起兇光，狠狠地道：「那個死瞎子，下次見了他，老夫非殺了他不可！」

「死瞎子？」展雲龍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被他碰到，而斷去一臂，這就難怪了！」

岳洪驚詫地道：「你認識他？」

展雲龍道：「你說的是盲劍客林森？」一笑之間，他又道：「他是來自大菩薩嶺！」

岳洪全身一震，追問道：「什麼？他是來自大菩薩嶺的？」

展雲龍雙眉一揚道：「你曉得大菩薩嶺是什麼地方？」

岳洪沒有理他，自言自語地道：「這就怪不得了，這就怪不得了！」他搖了搖頭，痛苦地道：「看來老夫之仇，是一輩子也報不成了！」

展雲龍對於盲劍客林森的身世一點都不曉得，尤其對他那一手玄妙至極的劍術更是感到驚奇。

這下他聽出岳洪話中之意，是曉得林森的來歷，即連忙追問道：「你知道他是誰的傳人？」

岳洪僅是喃喃自語道：「『天地二劍、金魔一神、佛門三聖、道家四仙、』想不到我奔雷搏電今日垂死前，見到當年天下十絕頂高手的傳人！」

他話聲含混，說完之後，發出一陣哈

哈大笑，道：「這個仇我如何去報？」

展雲龍冷冷道：「你被鐵皇爺囚禁十二年之久，還沒想到報仇之法，現在又要計較盲劍客林森之仇，我看你這人簡直無藥可救了。」

他這句話份量極重，岳洪聽得悚然一驚，自苦悶的囚牢裏掙脫出來，一拍額頭道：「我眞該死！」

展雲龍問道：「剛才你說什麼天地二劍……是什麼意思？」

岳洪肅容道：「在武林中相傳，昔日有十大高手，包含佛、道、正、邪各宗，以武功之高低而編爲綽號，那便是天地二劍、金魔一神、佛門三聖、道家四仙等十個人！」

展雲龍哦了一聲道：「我師父還是被列爲第三位，只不知道那天地二劍是什麼人？」

岳洪道：「天地二劍傳聞是兩兄弟，他們劍法已到兩人合一，飛劍殺人的境界了，可是却沒人曉得來歷，僅知道他們是來自大菩薩嶺！」

展雲龍目中射出烱烱神光道：「原來盲劍客是天地二劍的傳人，怪不得他身佩木劍，對敵時却手持柳枝，便已將塞北紫鳳金劍的傳人擊敗！」

「紫鳳金劍？」岳洪嘆了口氣道：「一四十二年，不料江湖上依然如舊！」

稍頓，忽地他又狂笑道：「鐵中錚呀，鐵中錚！你想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滅盡武林中絕學之傳授，恐怕完全失敗了！」

展雲龍忖思道：「依武林排名，那天地二劍還在金魔一神之前，我不信依本門的絕藝竟敵不過天地二劍，那一天我倒要跟大哥較量較量！」

奔雷搏電岳洪一頓，道：「你曉得鐵中錚皇爺的武功傳自何人？」

展雲龍被這突然的一問，直問得楞了一下，反問道：「你知道鐵皇爺的武功傳自何人？」

岳洪道：「天下沒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武功來歷。」

他言語之間已掩不住得意之色，稍爲頓了一下，繼續道：「當年天地二劍初到中原，一以木劍，一用銀劍，大敗江湖十大劍派掌門，震驚天下，威名爍爍，後來却不知怎的，雙雙失踪……」

展雲龍恍然道：「盲劍俠林森的武功便是傳自天劍了，只不知那地劍呢？」

岳洪接下去道：「當時江湖流言紛起，傳說天地二劍自相殘殺，在黃山之頂，連戰兩天兩夜，不分勝敗，結果到第三天同歸於盡……」

展雲龍聽得頗感興趣，倒把金鐘的事給忘了，忍不住心裏的好奇問道：「那麼現在盲劍客已經出現，當年地劍應該也不會死吧？」

岳洪陰陰一笑道：「剛才那小子來自大菩薩嶺，便曉得當年之事未了，嘿嘿！這下我倒證實了一件事情！」

展雲龍凝神望着岳洪，心中暗忖道：「這人鬍鬚滿面，不知他眞正面目如何，但是從他那睚眥即報，胸襟狹窄，且又陰險冷酷之個性看來，確實是個十足的小人，我非要提防他不可，否則又中了他的暗算……」

岳洪閉了一下眼睛，突然道：「嗯，這是從那兒傳來的香味？聞起來眞舒服！」他用勁的嗅了兩下道：「咦？這香味怎麼會使人心裏有股說不出來的……」

展雲龍道：「你切莫將話題岔開，先把話說完再講別的好吧？」

岳洪睜開眼來，目光已循着那香味搜索到那黏黏的白色液體上，他的眼中立即映過一絲詫異之色。

可是他沒將這種表情置於臉上，心中暗忖道：「這是否就是傳聞中的龍涎香？否則，這小子內傷沉重，又中了我一掌，豈能如此之快便已痊癒……」

他心中意念閃過，嘴裏却繼續地道：「那帝王谷鐵皇爺便是當年地劍鐵鏗之子，而那小子便是天劍林霖之子！」

展雲龍哦了一聲，忖道：「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鐵皇爺身懷如此高强的武功，却還要運用手段去奪取金鐘。」

岳洪趁展雲龍在沉思之際，已經發現這石穴內，爲何會光明如晝的原因了。

他目光貪婪地望着那被白色黏液蓋滿的卵形物體上，心中起了一陣劇烈的震撼。

他暗忖道：「我若是取得這顆千年寒蛤留下的元丹吞下，只要一刻時辰，便可以使功力增强至『還神歸虛』之境，那時重返武林，豈不能報林賢弟之仇……」

一念如電，閃過腦際，他暗忖道：「可是我又怎能不使這小子起疑心？沒等我取到那顆元丹，便已發覺，到那時功敗垂成，可就糟了。」

展雲龍可不曉得岳洪在想什麼，他問道：「武林中可有人曉得鐵皇爺便是當年地劍鐵鏗之子？」

岳洪笑道：「除了鐵中錚自己明白之外，天下大概就只有我們兩個曉得了！」

他咳了一聲，道：「據老夫推測，那天地二劍都已死了，現在佛門三聖和道家四仙與令師可能還活着。」

他話中帶有試探之意，展雲龍却沒有回答，儘管沉下頭去，好像在想什麼？

岳洪脚下緩緩地向着洞穴裏走去。

展雲龍倏地抬起頭道：「你要幹什麼？」

岳洪怔了一下道：「我……我要小解！」

展雲龍嗯了聲，沒有說什麼，仍在沉思着當年滅音金鐘之事。

岳洪又向前走了三步，正待彎下腰去將那顆卵形物體撿起。

突地——

「嘩啦」一聲水響，一股浪花湧着一個黑色的東西上了石穴。

展雲龍愕然抬頭，只見一個約有人高的大蚌蛤，正自張開着殼，帶着一股寒氣湧上身來。

那蚌蛤雙殼張開，露出裏面鮮紅的蚌肉，使人看了感到一陣噁心。

岳洪聞聲回頭，失聲叫道：「那是千年寒蛤！」

他忙不及迭地彎腰拾起那顆卵形物體。

附在上面的白色黏液一沾上手，立即溶化，利時一股晶瑩的光芒自珠上射出，使得洞中纖毫俱見。

展雲龍一愣之下，那個大蚌挾着寒氣撲到身上來，從那鮮紅的軟肉裏，一股水箭往岳洪身上射到。

岳洪只有一條右臂，眼見那股水箭射到，他脚下一滑，上身一躬，貼在洞壁，避過水箭激射之勢。

展雲龍沒想到這種怪物會攻擊人的，他大喝一聲，反手便是一掌，拍在蚌殼之上。

「錚」地一聲脆響，展雲龍這重逾千斤的一掌，有似拍在鋼板上，那隻大蚌僅僅是被擊得往洞邊滑去。

展雲龍大吃一驚，已見到岳洪拿着一顆射着爍爍光華的大珠，作勢要吞進嘴裏去。

他大吼一道：「岳洪，你要做什麼？」

岳洪理都沒理他，嘴巴張大，便待將這顆蚌珠吞下。

那隻大蚌雙殼一張一翕，洞中響起「咻」地一聲，岳洪立覺被一股奇大的吸力使得自己都立身不穩。

他踉跟地行了兩步，右手一拳搗出，想要掙脫這股發自大蚌的奇異吸力。

可是他的身形依然被吸得向前走了幾步。

展雲龍冷冷地望着岳洪作拚命的掙扎，心中也被這大蚌的強勁吸力所驚詫，忖道：「這種蚌蛤屬於什麼怪物，竟然有這麼大的吸力？而且蚌殼又堅硬如鐵，打也打不碎……」

他心中不住的思忖着如何能夠殺死這蚌蛤的方法，已聽到岳洪叫道：「喂！你拉我一把！」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不是很善於自後偷襲別人，還要我來救你嗎？」

岳洪單拳揮舞，身形往前去時，右腿向殼上一蹬，一把將那蚌張開的兩片蚌殼撐住。

他急驟的喘了口氣，道：「你這畜牲，竟想吞下你老爺，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展雲龍暗暗好笑，忖道：「這傢伙大概被囚禁得太久，以致於神經都有點錯亂，想那蚌蛤又怎能聽得懂他的話？」

他冷哼一聲道：「我看你會死無葬身之地呢？」

奔雷搏電岳洪怒道：「你說什麼？」

展雲龍道：「我說你還是先設法脫離蚌蛤吧，免得被它吞入都不知道。」

岳洪罵道：「他媽的……」

他一怒之下，右足一滑，整個身子幾乎跌進蚌蛤裏。

「砰」地一聲，那個蚌蛤被岳洪一掃，發出一聲鬼啼似的叫聲，向着洞裏翻滾而去。

岳洪被那大蚌撞得翻了兩個觔斗落在距那大蚌七尺之遠。

他的脚步還沒站穩，便又覺察出一股強大的吸力自那蚌蛤發出。

岳洪心中大驚，脚步一踉跟，正好踏在那白色的黏液上。

這樣一來，他更加立不住自己的身形，鬚髯飛揚裏，他大叫道：「喂！你擋我一擋！」

展雲龍道：「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

岳洪道：「這是一顆夜明珠……」

展雲龍冷笑道：「到現在你還瞞我，竟然還要我救你？」

岳洪身形已經前滑半丈，他咬牙切齒，緊握着那顆蚌珠不放，可是却也不能將它送進嘴裏。

展雲龍道：「你把那顆珠子放掉，這個大蚌就不會找你了。」

岳洪咬着牙道：「這千年神蚌的元丹，是凝聚寒波潭裏的寒氣精華，吃下去可以增加功力……」

展雲龍一笑道：「哦！這就怪不得你死也不肯放手了！」

他心中暗忖道：「你這種貪心不足之人眞在世上罕見，可是爲什麼要眼見你死於異類之手？」

岳洪鬚髮俱立，雙脚成登山之式，可是任他用盡氣力釘樁，却仍然便那强大的力量所吸，而至緩緩地向前滑行。

他雖然知道那千年寒蛤是爲的要收回那顆元丹，自己只要將元丹放手，便立即可以脫險。

可是他却又捨不得將眼前就可使自己得到半甲子功力的元丹捨棄，是以仍在苦苦的掙扎着。

他這種不管自己好壞，儘管責備別人的想法，正是人類的通性，而那貪欲多得，總想不勞而穫的心理，更是人類的一大弱點。

所以岳洪狠狠地忖道：「他想要等我被寒蛤吞下，再將蛤珠元丹奪去，好收漁人之利，我偏偏不讓他有這麼好。」

他一咬牙，大吼一聲，右臂一圈，運足勁力，把手中蛤珠朝向站在一旁的展雲龍擲去。

那顆蛤珠閃着寒光射出，立即又成弧線被寒蛤吸了回去。

岳洪大喝道：「展兄弟快接住此珠！」

他脚下一滑，右拳斜引，「砰」地一聲，已搗在那與他等高的蚌蛤殼上。

那千年寒蚌發出一聲像兒啼樣的叫聲，已電快地向着岳洪夾去。

這一夾之力較之鋼鍘尤爲犀利，岳洪右拳一仰，上身陡然旋了個半弧，退了七步之外。

可是任他退避得如何迅速，却仍然讓那蚌蛤把他的長髯夾住。

岳洪神飛魂搖，臉上一陣劇痛，忙不迭地伸掌一揮，把自己的長髯削下一大綹。

那隻大蚌滴溜溜的在地上一滾，雙殼張開，已倏地轉變方向，往展雲龍襲去。

這石穴地方原本不大，那蚌蛤來勢電疾，展雲龍還未來及細看，立即便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湧上身來。

「嘿！」他低喝一聲，身形藉着那强大的吸力往前一衝，雙臂把蚌蛤往懷裏一放，雙掌倏分已經把蚌殼撐住。

剛才他站在一旁冷眼旁觀，已經將這蚌蛤的攻擊能力的來源看出。

因爲那大蚌之能夠直立，完全因爲有一塊軟肉伸出殼外，貼附於地上，是以展雲龍竟欲將大蚌提起劈開，而將之擲回水裏。

他雙手一分，勁力外湧，大喝一聲，把蚌蛤拾了起來，可是他的雙足却因之而

陷入地中數寸。

岳洪眼見展雲龍全身緊張，運勁與那寒蛤抗拒的情形，他深吸口氣，一拳往展雲龍背心搗去。

「你這個反覆無常的混帳！」展雲龍怒罵一聲，上身一斜，施出「藉物傳力」的獨門功夫，將那一拳之勢全都引入地裏。

「砰」地一響，他上身晃了一晃，雙足又陷入地中半寸。

他這時煞氣盈眉，當日在古道之邊，受到峨嵋掌門靈光大師背後偷襲一掌的情形，現在又重現於腦際。

他一聲大吼，雙臂劈開，右足撤後半尺，以左足為軸，旋了一個大弧兜轉回來。

那隻大蚌發出兒啼之聲，被展雲龍把蚌肉撕裂，自那鮮紅的嫩肉裏，流下了白色的乳汁……

展雲龍怒罵道：「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他雙臂一振，手中大蚌立被拋出，往岳洪身上砸去。

岳洪頭一低，閃過那重逾千斤的蚌蛤撞來之勢，身後傳來一聲大響，石屑碎裂開來，濺得他滿身都是。

他痛苦的呻吟了一聲，眼睛已經接觸到展雲龍那犀厲凶狠的目光，頓時他心中一跳，忍不住退後一步。

展雲龍胸前衣裳透射出一幢光輝，使他看來似是個凜凜的神人，有一種令人震懾的威嚴……

展雲龍沉聲道：「岳洪，今日要你一見金魔門的絕藝……」

岳洪曉得自己絕非展雲龍的敵手，他蠕動了一下嘴唇，道：「你殺了我，就不能知道當年令尊之事了……」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我已經不需要你了，我可以去找鐵皇爺……」

岳洪單臂撫胸，隨着展雲龍前進的身形而緩緩後退着，他那蒼白沒有一絲血色的臉上，泛起了汗水……

他掙扎地道：「你就算殺了我，也不能從這絕境裏出去！」

展雲龍緩緩的伸出右手，在那食指尖端，一點紅痕開始漸漸擴大，映射出鮮豔奪目的紅光……

岳洪面如死色，嘶啞着喉嚨道：「你就算能夠脫出險境，但是你到了帝王谷也不知道路徑，而會被鐵中錚殺死……」

展雲龍冷漠地道：「多謝你的關心，但那已經是你死後的事了。」

岳洪幾乎帶有哀求的語氣道：「在這裏我們應該同舟共濟，不該自相殘殺，你若是殺了我，對你又有什麼益處？」

「說得好！」展雲龍冷笑一聲道：「但是我若不殺你，我反會被你殺死，嘿！從背後殺死我！」

岳洪忙道：「我保證不再偷襲你，我以生命保證！」

展雲龍這時像是一隻貓，面對着臨死的老鼠一樣，有一種戲弄嘲嬉的味道，他微微一笑道：「你的生死此刻已操在我的手裏，你還有什麼生命可以擔保？」

岳洪絕望的道：「那麼你不能讓我一見天日之後再殺我？」

展雲龍默然無語，僅是冷冷地望着對方。

岳洪沙啞地道：「可憐我十二年來沒有見到一點天日，你就不能讓我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之後再殺我？」

展雲龍的心靈已飛到那遙遠的童年，飛到那瘴氣滿佈的「死亡谷」裏，他嘆了口氣，道：「十二年來我苦練金魔指，今日眼見可以施出，却又放過一個機會。」

岳洪一聽話聲，知道大有轉機，忙道：「你那朋友盲劍客大概已經走到石洞底，推開鐵門闖進帝王谷了，我們要設法到帝王谷去。」

展雲龍兩眼一瞪道：「誰說我饒過你？看着！」

他一指飛出，洞穴中閃過一道鮮艷的紅光，「噗」地一聲，一大塊石壁被指風所擊中，脫落下來。

石屑自岳洪頭上紛紛洒下，空氣裏散佈着一股腐臭的氣味，觸之欲嘔。

岳洪暗噓了涼氣，那提起的一顆心，緩緩的放下來。

展雲龍道：「我這是凝聚瘴毒所淬練的一指，誰若中了便將全身糜爛而死，你自信可以受得了嗎？」

岳洪勉強地道：「我……」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不是個販賣慈悲的人，我也從不知道什麼是慈悲！現在只是暫時饒了你而已！」

他也不管岳洪怎樣想，自己盤膝坐下，忖思着如何能自絕境裏出去。

一時意念紛擾，許多思緒都泛上腦海，他暗忖道：「這兒有現成的蚌肉可以吃，過個十天八天倒沒有問題，所慮的是林森大哥身為天劍傳人，他若是闖進帝王谷，碰見鐵皇爺，那將會如何？」

「天地二劍、金魔一神、佛門三聖、道家四仙，這昔日的十大絕頂高手，現在不知還賸下幾個？」他的思緒突然轉到數十年前震驚天下的十大高手，問道：「那道家四仙是什麼人？」

岳洪應了一聲道：「當時是崆峒雲中子，青城餐霞子，武當追風子，終南白石子四人，他們曾經共同會於終南，以玄門罡氣的神功，將半片山削平，作為每二十年一會的道場……」

「哦！」展雲龍沉吟了一下問道：「你可曉得那道場叫什麼名字？」

岳洪道：「據道門傳言出來，道家四仙命名那塊坪為棲仙坪。」

「哼！」展雲龍冷哼了一道：「好大的口氣。」

岳洪望着這驕傲的年輕人，暗自喟嘆道：「我們這些老傢伙已經不中用了，今日江湖需要像你這等年輕人來闖一闖。」

他一想到自己剛才的苦苦哀求，不禁慚愧萬分，忖道：「年紀老了，什麼豪氣都已消了，尤其現在天劍傳人出現，江湖上必將又是一番紛擾的局面……」

他想了一下，突然目光瞥到那已死去的大蚌殼上，心中不由一動，忖道：「看他的樣子，並不曉得這千年寒蚌的功效，雖然他將元丹拿去，這蚌肉却仍然可以滋補身體，增加筋骨之力……」

他咳了一聲道：「我已經有五個時辰沒有用飯，能不讓我吃點蚌肉？」

展雲龍冷冷道：「你儘吃好了，若是

在十天之內我們沒法出去，都要餓得像個鬼似，那時別怪我殺了你來充飢！」

岳洪嚇了一跳，尷尬地道：「少俠別開玩笑了，那有吃人肉的道理？」他乾咳一聲道：「這個石穴老夫雖然沒來過，但是却認為一定有路可走！」

展雲龍目光一斜問道：「你憑什麼可以這樣說？剛才你不是說這是絕域之地嗎？」

岳洪假裝沒有聽見展雲龍後面的那句話裏的諷嘲之意，道：「因為這個石穴面臨潭水，每月兩次淹沒，可是其他的日子却仍然很乾燥，而且少俠你發現沒有——」

「發現什麼？」展雲龍思緒一轉，道：「哦，這石穴裏空氣非常新鮮。」

岳洪一拍大腿道：「少俠不愧金魔的傳人，眞是聰明。」

展雲龍並沒有被這下高帽子所動，淡然道：「在下年輕幼稚，那有你經驗豐富，有所謂薑是老的辣，你不愧是前輩，若非經你提示，我又怎能想到這個道理？」

岳洪雖然曉得展雲龍譏諷之意，却忍了下來，道：「這石穴既然經常能保持清新的空氣，必然可以通到外面，據老夫推測，該是從這洞後進去！」

展雲龍循着岳洪所指，只見就是那穴裏扁長形的凹入之處。

岳洪道：「這裏漆黑無底，不曉得是通向何處，但是却值得一探的。」

展雲龍立身而起，道：「那麼在下就到下面去。」他自懷中掏出鵝卵一樣大的珠子道：「這顆珠子你不要了吧！」

岳洪乾笑了兩聲道：「少俠絕藝無敵，理當保有這顆明珠，老夫朽矣，要了也沒用，反倒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說不定將來讓人給殺了都不曉得……」

展雲龍臉色一寒道：「你是希望我被人殺了是不是？」

「那裏那裏！」岳洪道：「老夫希望少俠能夠找到一條出路，讓老夫也可以重見天日，少俠救命之恩未報，那敢生謀害之心？」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臉色稍霽，將火石掏出道：「你把火石拿去，我先進去。」

岳洪忙道：「老夫先要吃點東西，少俠儘管進去！」

展雲龍也不多說躬身走進那扁長的洞穴深處。

岳洪拾起火石，怨毒地望着珠光漸漸遠去，忖道：「只要老夫有脫身之日，不將你分為寸段誓不姓岳！」

他「卡察」一聲把火石打燃，一點火光在黑暗中一閃即沒，他咒咀道：「沒有一點可燃之物，把火石給我作什麼？」

可是他的咒咀已不被展雲龍所聽到了。

那曲折坎坷的地洞裏，有着無數的石鐘乳，映着珠光閃爍起美麗而絢爛的光芒。

各種各樣的圖案與花式的石鐘乳，被珠光所照，反射出各種不同的圖形，有成棱形，菱形，六角形，弧形……

展雲龍目眩神搖，幾乎懷疑這是天府神宮，而忘却自己所處身之地。

「呵！」他讚嘆道：「這眞是造物之奇，偉大的宇宙奇觀，只可惜是在地底深處，而沒有人觀賞……」

流幻的光芒隨着他手托的珠子瀲灩閃動，照亮了地洞深處。

展雲龍欣賞了洞中奇景片刻，眼望遠處，只見洞中空間逐漸加大，也漸漸的斜昇而起，地勢愈走愈高，好像快要昇到地面。

他露出了微笑，忖道：「看來立刻便可以走到外面……」

他的腳步一停，洞中寂靜如死，沒有一點聲音。

突地，他那一絲微笑變成了訝異，凍結在臉上。

展雲龍驚忖道：「我明明聽到了洞簫之音和着琴聲，怎麼一瞬間便已消失了……」

沉吟了一下，他的目光自那些絢麗的石鐘乳間轉移着，暗忖道：「莫非我是因為這洞中的奇景異色而致產生一種幻覺？可是那短促的簫琴合奏之聲，却清晰地響在耳邊，又怎會是幻覺？」

一念未了，寂靜中突然又響起嫋嫋的簫音，縷縷如夢的傳了過來，接着便是一個輕柔的女聲低唱起來。

剎時洞中充溢着一股美妙的和諧，給予人一種寧馨溫柔之感。

展雲龍止住步履，凝神諦聽，方始發覺那吹奏的曲子乃是毛熙震所寫的「河滿子」。

他默默的低吟道：「寂寞芳菲暗度，歲華如箭堪驚。緬想舊歡多少事，轉添春思難平……」

簫聲轉為高昂，幽怨中帶着傷感的歌聲，飄飛在他的耳邊。

「……曲檻絲垂金柳，小窗絃斷銀箏。深院空聞燕語，滿園閑落花輕……」

展雲龍只覺心頭泛起一片愁緒，隨歌聲輕吟道：「……一片相思休不得，忍教長日愁生，誰見夕陽孤夢，覺來無限傷情。」

「唉！」展雲龍嘆了口氣，緩聲道：「誰見夕陽孤夢，覺來無限傷情……」

那幽幽的簫聲轉折了幾個音韻，便嫋嫋的消散在空中，可是留在展雲龍心裏的傷感却愈來愈濃，濃得都化不開。

他沉默了一會，忖道：「這是一個少女在緬懷她離去的情人，而唱出這樣傷懷的曲子，我倒要看看她是誰……」

轉過兩座麻立的石筍林，展雲龍立見眼前一亮，自一條岩石隙縫裏看到如鉤的明月。

清新而芬芳的冷風吹進他的胸懷，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正待躍出石洞，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師妹，妳的歌聲愈來愈美了，若是有誰聽了這一曲河滿子而不落淚，那除非他是鐵石心腸……」

展雲龍輕輕的躡足走到岩縫邊，將蚌珠藏入懷中，悄悄探首一看，只見丈許開外一塊碩大的青石橫在斜斜的亂石坡前。

在那青石之上，坐着一個身穿銀白衫的年輕人，從側面完美的輪廓看來，他有着一副相當好的面貌，與健壯的體格。

此刻他正手持長簫，凝望着站在他身前三尺處的一個少女身上。

那個少女穿着綠色的羅衣，披着一襲

銀白的披風，面對眉月，仰視蒼穹。

微風輕拂着，她的衣衫，飄飄飛起，在朦朧的月光下看來，眞是如同出塵仙子，給人一種虛渺而美麗的感覺。

沉默了一下，那少女淡然道：「謝謝誇獎，小妹的歌聲若無師兄的簫音相襯，就不能如此感人了！」

她的聲音如同百囀黃鶯，悅耳動聽，展雲龍心中突地怦然而動，忖道：「這個聲音怎麼如此之熟？好像我什麼時候聽見過的。」

這個念頭一起，他立即訝然失笑，忖道：「我下山至今不過半月光景，也沒見過幾個女人，或許是天下的女子聲音都有相似也說不一定……」

可是他雖然這樣想，却仍然希望看到那女子的容貌，因此他渴望着那個少女回過頭來。

那銀衫少年朗笑道：「師妹與我相處如此之久，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個性？我從不隨意誇獎別人……」

那少女依然仰視蒼穹，頭也不回一下緩聲道：「當然囉，鼎鼎大名的神簫郎君，有誰看在他的眼裏？至於我嘛……」她拂了拂綠色的羅衣，冷冷道：「你誇獎我的次數太多，我已經不稀罕！」

展雲龍伏在暗處一聽，只覺有一股說不出的高興自心裏泛起。

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何會有這種近乎吃醋的心理存在，只是他覺得那少女在他的記憶裏是如此熟悉，熟悉得他隨時可以想出來她是誰。

那個手持長簫的少年霍地站了起來，怒道：「寒妹！」

可是他腳步才上前了一步，立即就被那少女叱喝住。

她冷冷地道：「我只是心裏悶，而找你來散散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希望你別太過份！」

銀衫少年一怔，頹然垂下頭來苦笑道：「我神簫郎君葛玉郎一生驕傲，誰知却在妳的面前抬不起頭來，寒妹！」他向前走了兩步，激動地抱住她的雙肩，道：「告訴我，我有什麼地方不好？要受你這種輕視！寒妹，妳只要告訴我，我便會改了。」

綠衣少女緩緩道：「就是你太驕傲了，我要讓你知道，人該謙虛的好！」她話聲一頓，道：「你還不放手？非要我告訴爹爹？」

神簫郎君葛玉郎大聲道：「我今天非要曉得是什麼原因不可，就算師父責怪下來，我也不管。」

綠衣少女叱道：「玉郎，你好大的膽子？莫非不怕爹爹的五刑十二法？」

葛玉郎狂笑道：「我再大的膽子也不敢在鐵皇爺的獨生女面前放肆，寒妹，我是跟妳開玩笑的。」

他緩緩的放下了手，帶着諷刺的口吻道：「我曉得師妹你朝思暮想，念的是什麼人？」

「呸！」綠衫少女啐了一口，道：「誰又念着人？只有你整日裏都在胡思亂想，沒有一刻不在動壞念頭！」

「哈哈！」神簫郎君笑道：「寒妹，你是否要我講出來？」

綠衣少女拍了拍那衫上的夜霧，道：「我要回房裏去，你別胡扯了。」

葛玉郎道：「師妹，你怕我說出來是不是？」

綠衣少女腳步已經移動，聞言又停了下來，轉首問道：「你既然曉得，且說說是誰？」

葛玉郎冷冷道：「妳想的是半月前在嶗山下碰到的那個赤着胳膊的傻小子。」

他這話如同一個霹靂似的在展雲龍心頭震響起來，使得整個思想都陷於空白之中。

葛玉郎繼續道：「妳以爲我不知道，那天妳我並馳而去，道上只賸下那傻小子在吃着灰，嘿嘿！」

他冷笑一聲，提高音量道：「我那天可看得清楚，寒妹妳丟一塊綢帕給他。」

展雲龍不由自主的伸手進懷，摸着那塊自己用來包着明珠的綠色香帕。

他喃喃地道：「原來她果然是那天我在嶗山遇見的那個綠衫少女，怪不得怎會有一種熟悉之感。」

柔軟的綢帕在他手裏握着，一股溫馨的感覺，自帕上傳進他的手裏，直通心中，他喃喃的唸着道：「鐵心寒，鐵心寒……」

在這時，他才恍然而悟，爲何黃妙貞雖然長得那麼美，只能使自己心裡頭稍動而已，並不能激動自己心底深處潛伏的情愫。

因爲他在初下嶗山時，第一次見到鐵心寒回眸一笑時，便已將她那倩影深藏心底

那種朦朧的情意，使得他爲之迴腸盪魄，而他却不自知，這時被葛玉郎提出，他才恍然而悟，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的愛上了那贈自己以綠帕的少女了。

「鐵心寒！鐵心寒」他吁了口氣，道：「想不到她竟是鐵皇爺的女兒。」

他的心裏有着莫名的興奮，想到自己不久之後便可以見到鐵皇爺，而詢及有關滅音金鐘之事。

那麼當年搏命閻羅展嘯天的死亡之經過將會很快知道了。

許多的意念與情緒在展雲龍心底冲激着，仿如浮光掠影的自腦海泛過。

鐵心寒倏然轉身，冷冷地道：「葛玉郎，你別胡說八道！」

葛玉郎狂笑道：「寒妹，妳還想要在我面前狡賴？嘿嘿！想不到平時端莊嫻淑的帝王谷千金，江湖上有名的五大美人之首——碧籮公主，竟也會對一個小道士垂青！」

鐵心寒氣得渾身一顫道：「葛玉郎，別含血噴人，我要告訴大師兄去！」

「怎麼？」葛玉郎似是要發洩那鬱積已久的怨恨，冷語諷刺道：「妳現在不敢說要告訴師父了？嘿！等大師兄來了，我倒要讓他曉得我們冷傲如霜的碧籮公主，對一個嶗山小道士垂青的奇聞，恐怕他也不會相信吧。」

鐵心寒氣得渾身微顫，道：「你……你放……」

她一直放放放的，氣得連話都說不下去！

展雲龍心中怒火勃發，暗忖道：「這

人眞是可惡，我非要讓他見見金魔宗的神功，讓他別小瞧了當日嶗山小道……」

他臉上湧起一股殺氣，眼光如電，炯炯發光，身形微動便待飛身躍起，予葛玉郎以痛擊。

突然——

葛玉郎揚聲叱道：「什麼人？」

展雲龍心中一驚，還以爲葛玉郎已經發現自己，所以他正待朗笑一聲，現身而去。

可是他目光一閃，已聽到一聲沉喝道：「是我！」

一個人影自暮色蒼茫裏緩緩地走了出來

那人身着青色衣衫，悄無聲息的緩步而來。

自黑暗中走到月光之下，他緩緩的立定脚步，月光自他頭頂洒下，留下了一幢黑影在地上。

他面對着葛玉郎，冷聲道：「我已經來了許久，你到現在才發覺，可見鐵中錚那老頭並沒把眞正的武功傳授給你們！」

語音冷漠而枯澀，使這冰涼的夜裏，更加添了不少寒意……

他的身影在細碎的樹影下閃現，似是鬼魅從幽靈之國來到人間一樣，頓時使得場中兩人吃了一驚。

葛玉郎一揚，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冷聲道：「我是你的影子，我是你的靈魂！」

葛玉郎只覺一股寒意自心底昇起，可是他看了看瞪大雙眼的師妹，強自振作精神道：「你少在本少俠面前裝神扮鬼的，我可不相信這一套……」

他一振手中長簫，道：「你若不報上名來，本少俠立即要你陳屍於地！」

那人冷峻地道：「好重的煞氣，好大的威風，可惜你弄錯人了，今日碰到了我……」

葛玉郎一抖手中長簫，飛身躍了過去，喝道：「替我把命留下！」

他身形剛起，簫影乍現，眼前便已失去那人的踪影。

「咦？」他愕然道：「他到那裏去了？」

眼前人影一晃，那人又站在他的身前，沉聲道：「我在這裏！」

葛玉郎吃了一驚，怒叱道：「你跑到那裏去了？」

他長簫一揮「龍游九淵」，揮出層層簫影，向着那人洒了過去，簫聲急響，已然點在那人身上。

「哼——」

葛玉郎一簫剛出，眼前兩指如剪，已向他伸來，沒等他招式遞至，便透過簫影而進。

他呃了一聲，飛起一腿，悄無聲息的蹬在葛玉郎膝上。

葛玉郎一個身子飛起五尺，跌出丈外。

鐵心寒被這如同鬼魅似的人影嚇了一跳，問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朗笑道：「鐵小姐，妳剛才一直沒有說下去的，可是說這小子放屁？」

葛玉郎勃然大怒，道：「你才放屁呢！」

那人語聲一變，冷森地道：「你該打嘴巴！」

茫茫的夜色之中，也沒見他動，只看到一條灰影乍閃即沒，已聽到一聲清脆的掌聲傳來。

那人道：「鐵小姐，這一巴掌，夠不夠你消氣？」

葛玉郎連人都沒看清楚，只覺一陣微風過處，自己臉上已挨了重重的一巴掌，直打得他臉上火辣辣的，心裏直冒煙。他怒喝一聲，脚下微動，長簫挾着一陣輕嘯，漫起一片幻影，向那人迎面擊去。

那人朗笑一聲，也不見他怎樣出招，左掌一壓已經把葛玉郎的長簫擋開，他右掌伸直，有似一枝長劍，在月光下斜斜一揮

嗤地一聲，掌風過處，葛玉郎身形倒退出八尺，他那銀色長衫已經中分爲二，被對方掌尖劃破，長簫亦已失去。

那人左手持長簫，沉聲道：「你該要再重練十年，才能與我敵對。」

葛玉郎驚駭怒視，失聲道：「你是個瞎子？」

「不錯！」那人點頭道：「我正是個瞎子！」

他向前跨了一步，將手中長簫一振，道：「可是我這個瞎子却比你有用得多，你不配保有這枝古簫，更不配神簫郎君這個綽號……」說着把長簫往腰裏一插，道：「這枝古簫我敬領了，你快與我滾回谷裏找鐵皇爺多苦練十年劍術！」

葛玉郎臉色鐵青，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那人朗笑道：「我是誰？哈哈，你們曉得我是誰？」

鐵心寒驚詫地道：「你是個瞎子，怎會有如此高的劍術？你到底是誰？」

那青衣人往前走了兩步，對着鐵心寒，道：「妳不曉得我是誰？」

鐵心寒只見那人臉孔的輪廓生得很是端正，兩道濃濃的眉毛使他顯出一股威武之慨，那緊抿的嘴唇有一種堅定的毅力浮現於臉上。

惟一遺憾的是他額上有一條刀疤斜斜的拖到左眼圈，而且他雙眼緊閉，眼眶凹下，看來正是一個盲者。

鐵心寒搖搖頭道：「我……我不認得你！」

青衣人失望地道：「妳想想看，還記不記得我的樣子？」他一指左額刀疤，道：「像這條刀疤……」

鐵心寒搖了搖頭道：「我實在記不起在什麼時候見過你……」

伏在一旁的展雲龍詫異地忖道：「大哥爲什麼這樣？他在玩什麼噱頭？嗯！可是他却不像是裝出來的，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何用意？」

青衣盲俠爽朗一笑道：「哈哈！十四年了，有誰會記得那麼多？」

葛玉郎站在一旁，怒道：「你到底是誰？」

「在下盲劍……」他深吸口氣道：「你還不給我快滾？」

葛玉郎嗆地一聲將背上長劍拔出，道：「還道是什麼江湖高手敢闖進帝王谷撒野，原來只是默默無聞的瞎子！」

盲劍客林森道：「你只要再多說一句，我就將你劈爲兩段！」

葛玉郎吼道：「把你的劍拔出來！」

盲劍客不屑地道：「我學劍十年却不敢佩劍，只敢削木為劍，你這種皮毛之功，竟也敢手持長劍對我叫囂？」

「你尚不配我用木劍，我空手與你對上幾招，你若是能在五招之內劍不出手，我便把古籥還你！」

葛玉郎冷哼一聲道：「你別過於自信……」

劍光一閃，他大喝道：「看第一式！」

劍風劃空，盲劍客仰首一偏，已自避開對方這式凌厲的「長河屠龍」。

他冷峻地道：「勁力不足，氣勢不夠，你豈能使這種雄渾的劍式？你還得多下兩年苦功！」

葛玉郎怒揮長劍，劍刃兜出一個半弧，劍鋒顫動裏，悄無聲息的刺將出去。

林森雖然雙目均盲，可是心境空靈，雙耳清明無比，在這剎裏，他霍地平掌一拍，斜斜往外門一引。

葛玉郎一劍刺出，却被對方拍出的左掌擋住，他吃了一驚，趕忙用勁將長劍往上一挑。

可是他力道一發，僅見對方手腕微顫，劍上勁力已被卸下，長劍一滑，頓時被引至外門。

盲劍客林森道：「這一劍詭異奸狡，倒也符合你的個性，怪不得能稍得其中精髓，而使來頗有神效……」

他的語氣好似評論劍法專家似的，說的頭頭是道，直氣得葛玉郎七竅生煙，輕嘿一聲，右膝倏然一跪。

他左手往劍柄一合，臉上現出負擔極重的表情，嘿嘿的一聲大叫，劍刃似是一尾滑溜的小魚，鑽過對方的左臂，刺向林森的心臟而去。

盲劍客呃了一聲，身軀一搖，好像黏在對方的劍尖上的一片落葉似的飄身而起。

他身在空中，右掌忙地一揚，畢直的劈了下去。

「鏘！」劍峯折斷，林森右手五指一張，已抓住劍鋒折斷之處，他臉色凝重的道：「你這一劍從何學來的？」

葛玉郎揮了兩下，竟沒有掙脫對方如鈎的五指之下，他狂聲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盲劍客林森沉重地道：「這是星宿海『搖光劈斗七劍式』裏第二劍『龍歸大海』之式，你從何學習來？」

葛玉郎大吼一聲，飛起來一脚踢向對方小腹而去。

盲劍客林森手腕一勾，撈住那飛來一脚，振臂揮起，將葛玉郎抛出兩丈開外，一交跌在地上，暈了過去。

他喃喃地道：「莫非鐵中錚與星宿海有勾結？大概他是怕我來報仇……」說着一抖右手，那枝斷劍碎裂開來，落在塵埃。

僅僅三招，他便毀去葛玉郎的長劍，把它擲出二丈之外，這種武功使得鐵心寒驚詫不已。

鐵心寒心裏有一種滿足，讚道：「你眞厲害，空手打敗了他……」

盲劍客林森道：「像他這樣的武功，江湖上只能算是三流角色，眞想不到鐵中錚會有這樣的徒弟。」

鐵心寒道：「你是從那裏來的？怎會認識爹爹？」

「在下來自大菩薩嶺，至於令尊嘛，嘿！在下十四年前便已認識！」

鐵心寒對這盲者似乎頗感興趣，問道：「你剛才說十四年前便已認識我爹爹？那麼你幾歲了？而且大菩薩嶺這幾個字我好像也在那裏見過似的，喂！你告訴我那是什麼地方？」

展雲龍眼見林森空手使出，三招便將鐵皇爺的傳人長劍奪來，這種功夫的確使他心驚不已。

他暗忖道：「我若是與他較量，大概至少要五百招之後，才能分得出勝負，但是在暗器與『血指金魔』的指法上，我或許會佔上風……」

他想到若是這時出去，定然可以藉此認識鐵心寒，但是他却想到岳洪的天地二劍之事。

他知道這次林森無意中闖進帝王谷，對於當年天地二劍反目之事，必然有所追索或報復。

是以他幾次想要現身而出，結果還是忍耐了沒有出去，唯恐打擾了盲劍客的情緒。

盲劍客道：「這些事情令尊全知道……」他話聲一頓，揚聲道：「姓葛的，你起來。」

葛玉郎雙肘剛在地上一撐便已被林森發現。

他搖了搖頭，站起來道：「師妹，妳還不快走？」

鐵心寒不屑地道：「誰像你這樣沒用，三招不到便已躺下，眞替爹爹丢臉。哼！你還要管我！」

盲劍客道：「葛玉郎，你身為帝王谷弟子，怎麼不使出本門劍法，反倒將星宿海劍法施了出來？」

「你管我這麼多？」葛玉郎道：「只怪我學藝不精，敗在你的手裏，你有種不要跑，等我去把大師兄請來，再讓你見見本門劍法。」

盲劍客林森冷哼道：「你大師兄身高丈外，劍法樸實，秉性沉穩，喜歡跨大步走的嗎？」

葛玉郎驚道：「你怎麼知道？」

盲劍客嘴唇一撇道：「他已經來了！」

一聲悶雷似的大喝傳來，夜色蒼茫中果然有一條身形出現，在月光下向着這邊而來的那人跨着大步，飛奔而至，他來到兩丈之處，身形一頓，道：「老四，你把師妹帶到那裏去了？」

葛玉郎道：道：「大師兄，有人入犯本谷。」

那人長得魁梧之極，身高足有九尺外，豹頭獅鼻，一臉虬髯，形像威猛勇武，正如林森所猜測的一樣。

他目光一閃，瞥見盲劍客林森，沉聲道：「何人敢闖入帝王谷中？」

盲劍客冷冷道：「劉凌風你不認得我了。」

那個大漢吃了一驚，仔細一看，失聲道：「是你？林森！」

盲劍客仰天狂笑一聲，道：「虧你還記我這小瞎子！」

劉凌風詫問道：「你來幹什麼？」

林森道：「廢話別多說，拔出你那名震中州的金龍劍來，今晚讓你見識一下什麼才是天下第一劍術……」

劉凌風臉色沉重地拔出長劍，道：「師妹，四弟，你們退開四丈。」

林森冷冷道：「你準備好了嗎？」

劉凌風肅然舉起手中長劍，畢直的向着穹空，道：「就等着你來……」

盲劍客倏地一仰頭顱，將頭上髮髻抖開，長髮灑下，披散肩上，他脚一動，已斜飛而起。

在空中他大喝一聲，右臂斜切而下，有似一枝長劍向劉凌風當頭劈下。

劉凌風雙肩一晃，劍光如水灑出，一片耀眼光芒，幻成十二枝長劍，刺向對方周身十二要穴。

月光之下，劍光利時將他身影罩住……

劉凌風一式揮出，劍化十二道鋒芒，刺向躍在空中的盲劍客。

他這一式凌厲之中帶着沉穩，攻守之間，無隙可乘，端的是一代劍宗的氣派。

盲劍客雙臂一抖，在凌厲的劍風中斜飛三尺，避開了這十二道鋒芒的激射。

劉凌風深吸口氣，劍勢倏轉，仰首斜睨滿天星月，目光順着那劍尖吐出一縷劍芒，凝聚全神，緩緩推出一劍。

盲劍客雖然雙目失明，可是此刻仿如親眼看見似的，他的臉色凝重，右手一揮，把木劍拔了出來。

這些描寫雖然很慢，但在林森拔劍之際，他的身形已經落下數尺，劉凌風那碩大的身子也倏然轉了個半弧。

「呀——」

劉凌風大喝一聲，劍上鋒芒吐出四寸多長，長劍急揮，於一刹那間切出七劍之多。

劍刃顫動，發出「嗡嗡」之聲，已經閃出一道扇形的光弧，罩住盲劍客左半邊身子。

他這犀利而快捷的一劍，眞是乾淨俐落，不帶絲毫濁重之力，使來輕靈飄逸，好似驚鴻翔空，羚羊急馳，令人目光為之眩迷。

盲劍客雙足一收，脚尖在細碎的星光下，斜探而出，不知怎的竟然踏在劉凌風的劍刃上。

他輕哼一聲，木劍瀟灑的一揮，有如電光閃過黑夜的天空裏乍現即滅，便見他的身子斜斜飄落。

劉凌風雙眼睜得老大，呆滯地望着前面，他的額上，一綹亂髮飄落下來……

在那鬢毛之間，一道長劍的劍痕直拖到左邊臉頰，鮮血汩汩湧出，流得他半邊臉上都是……

盲劍客緩緩將木劍插進鞘中，輕輕拍了衣襟，一片碎石似是落葉墜下……

他的嘴角漾起一個冷漠的微笑沉聲道：「你這式『茫茫極池』已經得到了鐵中錚的眞傳，只是以你沉穩凝重的個性，怎能夠將這空靈瀟洒，且又富於豪壯氣概的劍使得圓滿無憾？」

劉凌風身形一顫，右手握着的長劍「噹」地一聲落在地上。

神簫郎君葛玉郎啊地一聲，奔了過來，道：「大師兄，你怎麼啦？」

劉凌風粗魯地將他一推，叱道：「走開！」

葛玉郎驚詫地道：「大師兄，你……」

劉凌風一抹臉上血漬，道：「你那一劍的確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可是我還再領教一下你的劍法。」

盲劍客冷笑道：「你當然不會服輸，嘿嘿，十二年前你已是帝王谷鐵皇爺的入室弟子，而我只不過是一個打掃馬房的小童，但是現在你却敗在我一劍之下……」

他聲音一頓，大聲叱道：「劉凌風，你可曉得劍學一道深若瀚海，豈是憑你苦練便能夠有所成就？快與我回去喚你師父來，你不是我的對手。」

劉凌風兩眼怒睜，緩緩拿起手中長劍，擺出一個架式。

葛玉郎道：「大師兄，我去叫師父來……」

劉凌風怒道：「你與我站在一旁，滾得遠遠的！」

他急怒之下連話都說得前後矛盾，可是當他目光凝聚於劍上時，他又回復剛才那種穩健專注的神態。

這就是練劍人功力的高低之分，不管任何突發的事情，或者心情不愉快，都能在很快的情形下抑制住。

因為在持劍之時，他的心情已經全部貫注長劍之上，而沒有稍微移動。

劍道高手若是練成了劍即是心，心即是劍之際，那麼他全身上下無一不是利劍，到那時，已經沒有任何招式可以拘束得了他，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勝得了他！

劉凌風這種神態，盲劍客雖然看不到，可是他却似乎已經看到，微微頷首道：「劍道即心道，劉凌風，你已經初窺劍道的堂奧了，可是距離上乘的階級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他這句話乃是由衷之言，劉凌風默然了一會，沉聲道：「廢話別多說了，我要看看你的劍法傳自何人？」

劉凌風目光一亮，道：「你的意思是……」

盲劍客微微一笑道：「你認為『地經七劍』已是天地間劍法之極了嗎？輸在我手下還有什麼不服氣？」

他臉色倏然一變道：「你以為天劍已經死了？哼！快，去喚你師父來！」

劉凌風怔了一下，大聲道：「我不相信你是天劍的傳人？」

盲劍客道：「如果我是你的話，你該叫我師叔！」

劉凌風接聲道：「說什麼我也不相信！」

他們這幾句話，直聽得葛玉郎和鐵心寒莫名奇妙，可是伏在洞窟之中展雲龍却聽得清清楚楚。

他曉得這下鐵皇爺一定會出面干預此事，那麼所謂天地二劍之間的恩怨，當然便會有所解決。

他暗忖道：「大哥劍法確已到了劍人合一了，這劉凌風縱然竭盡力量，必然討不到好處！」

因為他剛才在劉凌風與林森比劍之時，眼看盲劍客那麼飄逸瀟洒的一劍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蕭斐音向岑少風述說當年與趙鳳豪離異而流浪江湖的因由……趙鳳豪飄身而至，蕭斐音向趙擊出一掌，趙竟不閃也不避，且噴出一道血箭，因他當日於一怒鬥七奇之戰中已散了功，此時，血巖青狠甫至向趙宣戰，終由岑與蕭聯手將之擊斃；俞劍峯與崑崙衆僧被困於殿內，驀地一聲隆然巨震後，一隻青色巨牛出現廟前……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殺父仇人　相助抗敵

就在火堆的左側，坐着一個青衫人，正在翻轉支架上的獸肉，背向着俞劍峯，是以無法瞧清他的面孔，但自背影觀之，俞劍峯已可斷定是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

俞劍峯心道：「此人與我素昧平生，這般魯莽上前討食，若爲他拒絕，那張臉孔往那裡放？」

他正躊躇不前，突聞身後傳來一道極爲輕微的「沙」「沙」細聲，俞劍峯心子一動，連忙藏身在一叢灌木之內。

響聲方起，旋即有一抹黑影自灌木前一閃而過，俞劍峯暗暗生疑道：「這等荒僻之地也有夜行人活動，眞是怪事。」

思忖間，倏聞右方一個沉着的聲音道：「好朋友，你他媽的倒會享清福！」

那青衫人頭也不回，喝道：「何人出言不遜？」

黑暗中那人道：「你也不必管老子是誰，有種的便出來較量。」

青衫老人霍地直立而起，半斜着身子，俞劍峯自枝葉隙縫中已可瞧見他的側面，却是一個年約七旬的老人。

那青衫老人道：「朋友你憑什麼要和老夫較量？」

黑暗中那人道：「憑什麼？就憑老子這雙肉掌。」

青衫老人皺眉不語，黑暗中那人又道：「他媽的你若怕了老子，便乖乖的跪在地上叩兩個響頭，老子說不定放你一馬……」

言語甚是尖刻，似乎存心要激那青衫老人之怒。

青衫老人沉聲道：「只怕老夫一出手，朋友你就沒有命啦！」

黑暗中那人道：「嘿嘿，這倒不見得。」

青衫老人道：「老夫已有多年未履中原，不想還有人記得老夫，朋友你等在那裡——」

他未見作勢，身形倏地騰空而起，朝發聲之處掠去，須臾即沒入林中不見。

俞劍峯瞧得暗暗心驚，忖道：「這老人的身法好生駭人，怕不要又是隱士奇人之流，但他的性情好像相當暴烈……」

忽然他的沉思被一聲輕響打斷了，抬頭望去，但見一個矮小漢子，背後背了一個大竹簍，自西方林木口裡穿出。

俞劍峯乍見那漢子身後的竹簍，幾乎要脫口呼了出來：百毒教徒，這人是百毒教徒。」

那矮小漢子躡脚的步至火堆之前，四下張望了一忽，伸手入竹簍取出一小瓶白色液體，在獸肉上倒了幾滴水。

然後他匆匆將小瓶收起，唇角牽動，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又步回林中去了。

俞劍峯見這漢子的行動好不神秘，腦際疑雲頓起，只因此人是百毒教徒，是以他立刻想起兩字——

「用毒」

他知道這推測大約是不會錯了，而那百毒教徒在青衫老人離開後，便迅速地自相反的方向走出來，可見至少有兩人以上參與了是項行動，一個用計調開老人，另一個則乘機出來下毒。

「颼」一響，青衫老人自東林掠回火堆旁側，朗聲道：「朋友，你是在與老夫捉

迷藏了？」

林木中沒有人答話，老人寒着臉兒復道：「老夫對這兒地形不熟，朋友你若是像龜兒子似的躲藏起來，老夫是難以找到的，但你先前無故挑釁，倒是為了何故？」

兩次喝問下去，周遭仍是一片寂靜，青衫老人愕立了片刻，自言自語道：「許是有人在開老夫的玩笑吧……」

他搖搖頭，緩緩步至火堆前，自木架上將獸肉取下，一陣陣肉香迎風四溢，俞劍峯聞着聞着，只覺飢腸又是轆轆作響起來。

青衫老人道：「好香！好香！不由人食指不動！」

他聳聳鼻子，用力嗅了兩嗅，又道：「嘗聞鹿肉最是甜美可口，我運氣還算不差，竟能捉到這隻肥大的麋鹿……」

他流利地撕下一塊鹿肉，徐徐放在嘴邊，俞劍峯在暗處睹狀，一顆心子險些跳出腔口，不住的尋思如何向老人示警？

青衫老人肉方沾唇，忽然又移手拿開，低聲道：「還是再烤一會吧，須將肉色烤成焦黃更為好吃。」

於是又將鹿肉架到火上，在熊熊烈火中烤將起來。

藏在灌木的俞劍峯早已將食慾拋開，沉吟道：「百毒教與這老人不知有何瓜葛？竟在鹿肉上下了毒？」

這時那沉着的語聲再度自東林響起：「好朋友，你對吃食這方面倒是蠻講究的啊。」

青衫老人冷冷道：「你也想試試肉味麼？」

林木中那人道：「老子向來吃素不吃葷，盛意心領了。」

青衫老人道：「原來你是和尚。」

林木中那人道：「不是，不是。」

青衫老人道：「既非和尚那有不吃葷的，看來……」

話未說完，右掌突地一揚，但聞「轟」聲起，十丈之外竟然接續倒下十株巨木，株株齊口而折！

俞劍峯瞧得目瞪口呆，駭然忖道：「這老人是誰？掌力之強眞是不作第二人想了！」

巨木倒後，林中那沉着的聲音復道：「好朋友，你這一手好生駭人，可惜打錯了地方。」

青衫老人道：「你要與老夫較量，自信能當得起一掌之襲麼？」

林木那人道：「不妨試試——」

青衫老人道：「朋友你何不現身相見？也讓老夫瞧瞧是那一位知友故人一再如此相戲啊。」

林木中那人道：「不忙，待你將鹿肉吃下，塡飽肚子，養足精神，咱們再好好打一場架吧。」

青衫老人沉下嗓子道：「朋友你是故意要援兵之計麼？」

林木中那人陰笑道：「嘿嘿，有道是要死也要做個飽死鬼，你快將鹿肉吃了，老子好打發你上路——」

青衫老人受激不過，一手拿起鹿肉，張口就要吃下，俞劍峯睹狀心裡一急，順手折下一段枯枝，屈指彈出！

「嗤」一聲，那截枯枝深深穿入鹿肉之中，居然未能將肉塊自老者手上彈掉，俞劍峯不料那老人功力深厚一至於斯，急切間出聲喝道：「鹿肉吃不得！」

喝聲甫落，陡覺後背一股寒風襲至，他不假思索，反身便是一掌迎出。

蓬然一震過後，俞劍峯一個立身不穩，蹌地後退幾步，定睛望去，黑暗中偷襲的那人却沒有露面。

俞劍峯見行蹤已露，索性自灌木叢中步出，青衫老人冷冷望了他一眼，道：「老夫早知你藏於灌木後面，誰要你多口致破壞老夫原訂計劃？」

俞劍峯見自己一番善意反而遭到老人奚落，一時倒莫名所以，道：「此話從何談起？」

青衫老人跌足道：「庸材，老夫豈不知鹿肉有毒，難道還用得着你來指示？方才老夫入林之後，早已躲在暗處將那矮子下毒行徑收在眼底了。」

俞劍峯恍然而悟，暗道怪不得老人適才一再藉故拖延，未將鹿肉吃下，敢情是業已成竹在胸。

青衫老人喃喃道：「小輩無知……小輩無知……」

俞劍峯面上青一陣，紅一陣，吶吶不能啓口。

林木中又響起了那道沉着的聲音：「姓錢的！你能識破此計，算你厲害。」

俞劍峯驟然之間，心房鼓鼓而跳，暗呼道：「姓錢？……眼前這老人竟是姓錢的？……」

青衫老者望着黑壓壓的一片叢林，喝道：「朋友居然知曉老夫之姓，想必專衝着老夫而來？」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沒有錯。」

青衫老者略一尋思道：「朋友你與老夫有何過節？」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過節倒談不上，咱們只是奉命取你的性命。」

青衫老者微怔道：「奉誰之命？」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何用咱們說明？姓錢的你自己心裏明白。」

青衫老者道：「老夫在武林走動，似未嘗招怨於誰，居然有人必欲置老夫於死地而後已，這倒奇了。」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他媽的你是故意裝蒜，還是眞想不出。」

青衫老者面色一沉，道：「老夫何時打過誑語？」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你可記得，曾經與你姓錢的在漠北落英塔渡過五年的老伙伴嗎？」

青衫老者衝口道：「姓俞的？你說姓俞的就是你的主兒？」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正是俞大先生。」

青衫老者喃喃道：「這就難怪了！這就難怪了……」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姓錢的你爽約背信，後果如何你必然早已考慮到了。」

青衫老者道：「笑話！這稱得上什麼爽約背信？」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你答應俞大先生在七重林攔截青牛童子，結果竟讓他

順利通過，安抵崑崙，不是自毀諾言是什麼？」

旁聞的俞劍峯心中忖道：「這錢姓老人就是青牛童子口中所提到錢老朋友了，卻不知他與那姓俞的紅袍老者有何瓜葛……」

青衫老者道：「老夫何時答應過……」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打斷道：「可惜你再出口否認也於事無補了。」

青衫老者大怒道：「朋友你廢話講得太多了，何不現身讓老夫見一見？」

林中那低沉的聲音道：「嘿嘿，你既然性急如斯，咱們就讓你見識見識這毒青子——」

語聲甫落，東林中陡然撒出一片黃砂，疾往青衫老者與俞劍峯立身之處罩落。

一忽裡那片砂網已落到兩人頭上不及五尺之處，俞劍峯瞧得清澈，原來竟是半天難以數計的毒蟲，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反觀那青衫老者卻是對漫天的毒蟲視若無覩，仍靜靜佇立當地。

俞劍峯對百毒教技倆早有領教，情知這一手毒蟲飛噬的厲害，萬萬不能出掌迎拒，急切裡出聲大喝道：「快！快！快退避！」

俞劍峯方自放聲高喝，忽然一股柔和的力道自側面襲來，他全神貫注於即將臨身的毒蟲，這力道襲至，整個身子竟被托起，向左移開尋丈方始落地，瞥見那青衫老者不知何時也已退到自己的身側。

空中那片蟲網颼然自他倆身側疾掃而下，青衫老者喝道：「老夫見識過了，原璧奉還——接住！」

他一掌猛翻而出，挾着一個狂颷，那千百隻毒蟲落地之前，居然平空又被那道颷風捲起，反朝東南叢林掃去。

立聞一道慘呼聲起，林葉悉索處，一個短打漢子自東林狂奔出來，行不數步已自倒身下去，雙手掩面，貼地不住打滾！

俞劍峯一步竄掠到那漢子前面，見對方臉孔及手臂上千瘡百孔，無數青蟲附在肌膚上，發出「嗤」「嗤」之聲，情狀甚是駭人。

那短打漢子厲嗥數聲，然後全身一陣抽搐，便自行斷氣。

俞劍峯倒抽一口寒氣，心道：「好厲害的毒青子！」

青衫老者緩步上前，淡淡地道：「此人罪有應得，老夫迫得祇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俞劍峯目覩老者施了一手神乎其技的身法及掌力，不禁大為心折，恭聲說道：「前輩神功蓋世，小可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青衫老者雙眼一翻，道：「你懂得什麼？老夫那一式『飛星捲』不過是平凡之極的招式，那裡稱得上什麼神功……」

俞劍峯雖屢遭搶白，但因他心中愧咎，是以並不引以為忤。

青衫老者又道：「此地已沒有你的事，你快走吧。」

俞劍峯暗道：「這錢姓老者想是離羣獨居已久，性情也變得有幾分孤僻了，既然我沒有逗留下來的理由，只有先行離開再作打算……」

他正待轉身離去，突聞呼呼聲起，週遭林中同時閃出五條灰色人影，在空中乍合又分，自不同的方位望準青衫老者疾撲而下。

俞劍峯脫口道：「又是偷襲——」

那五條灰影下撲之速度之疾，範疇之廣，簡直驚人欲絕，老者一呆之下，震臂猛削而上。

他的功力尚未吐實，左掌又自封出，一霎間，半空那五人交身一掠，迅速換了一個方位，各自掃出了一十二掌之多，破空發出懾人銳響。

目覩青衫老者身陷危境，俞劍峯只覺一股熱血直往上衝，他本能地一揮掌，冀圖自側面助老者一臂之力，詎料空中那五人身形方位又是一變，俞劍峯掌力推空，欲換式已來不及。

說時遲，那時快，那五人方自攻出第十五掌，青衫老者起步一拈，身軀閃震騰挪，在五道彎弧範疇間盤旋不停，居然接二連三避開那如織拳網，倉促立足不穩，一連向右方衝出數步方始定身。

俞劍峯直瞧得心驚不已，敵手五人交相出擊，已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他簡直無法相信老者是如何能夠逃出這一殺身之劫？

五人齊然收掌落地，當首一名喘了一口氣，寒聲道：「落英塔獨居五年，姓錢的你那一身老骨倒不會鬆散生銹啊。」

青衫老者冷然不語，一旁的俞劍峯踏前一步，沉道：「百毒教師爺與四大天王都到齊了，眞是好一場盛會。」

那為首一人正是白羽翎公孫飛，他道：「小子，你要來攪這淌渾水，是不？」

俞劍峯聳一聳肩，道：「既有熱鬧，焉能錯過。」

那人道：「陰間地府才夠熱鬧呢，小子你既是不甘寂寞，咱公孫飛總有成全你的日子……」

青衫老者抬眼道：「公孫飛？可是十餘年前在江南小有名氣的白羽翎公孫飛？」

公孫飛道：「白羽翎外號，公孫某早已棄置不用。」

青衫老者道：「念你從前是一條好漢，今日之事老夫也不細究，你快滾吧。」

公孫飛猶未開口，後面的何宣亭已自插口道：「姓錢的，你三言兩語就要將咱們打發嗎？」

青衫老者道：「爾等還待如何？」

立於何宣亭身左的姚鷹道：「要咱們走路也可以，只須回去對教主有個交待。」

青衫老者道：「這個不干老夫之事。」

姚鷹陰陰道：「咱們借你項上人頭一用——」

俞劍峯忍不住道：「百毒教四大天王除了下毒、偷襲之外，還有什麼能耐，居然說敢這等大言不慚的話。」

姚鷹面色一沉，就要發作，那青衫老者揮手道：「看來老夫雙手是不免要染上血腥，你們五人一齊上吧。」

公孫飛道：「其實不必如此費事，容公孫某介紹錢老你一位舊友與你見面。」

青衫老者一怔，公孫飛續道：「此人複姓端木，單名愬，嘿嘿，錢老你總樂意

再會一會故人老友吧。」

語訖，只聞一道長笑聲起，林中又自步出了一個身材瘦高仿如枯枝一般的老者！

那瘦高老者雙眼露出森厲的寒芒，衝着布衫老者道：「姓錢的，還識得我端木愈嗎？」

俞劍峯一聽他自報姓名，胸口重重一震，他從師父處得知：這端木愈乃是上一輩中江北黑道第一巨擘，此人天賦異稟，一身邪異武功據說無人知其來歷，他曾隻身獨闖大江七十二水寨，談笑間連斃二十四名舵主，後來四出做案，動輒殺人，下手之凶狠即連血嚴青狠相比之下亦爲之遜色，正派武林人士嘗聯合五十人之衆與其約鬥於咸陽古道，孰料在一場血戰之後，正派人士死傷泰半，反讓端木愈揚長竄逸，是後武林中人雖對其恨之入骨，但却無人再作圍殲的打算。

咸陽血戰過後三載，端木愈忽然銷聲匿迹，數十年不見踪影，這時竟然於此再現，俞劍峯的震駭自是難以形容了。

青衫老者乍見端木愈，呆了一呆，道：「錢某平生最喜與故交舊友把歡，端木兄，咱們未嘗見面有已整整五個年頭了……」

端木愈冷冷道：「五年另七十六日。」

青衫老者仰天笑道：「端木兄好記性。」

端木愈道：「自你入落英塔之日起，老夫便自計日而數，幾次老夫按捺不住欲闖入塔中找你，但礙於左老兒之面——」

青衫老者哈哈笑道：「原來你端木愈天不怕、地不怕，倒對左老頭兒有幾分忌憚。」

端木愈道：「姓錢的你別打哈哈了，你認爲老夫當眞不敢闖一闖落英塔嗎？」

青衫老者道：「如果你有勇氣闖入那座神秘古塔，錢某便將五年前收藏的物件交出……」

端木愈陰笑道：「目下却不是僅僅交出那物件就可了事啦。」

青衫老者錯愕道：「端木愈你心裡打的是什麼主意？」

端木愈道：「老夫正在尋思如何致你於死！」

青衫老者淡淡地道：「你想出什麼方法沒有？」

端木愈一字一字道：「不——擇——手——段——」

青衫老者搖首道：「這話竟會出自你口，老夫好生不解。」

端木愈道：「姓錢的，你難道忘了六年前五里亭那一夜所發生之事？」

青衫老者沉下嗓子道：「俞一青屍骨未寒，老夫怎會忘却？」

俞劍峯心中一緊，暗地裡狂呼道：「他們提到了爹爹……他們提到了爹爹。」

端木愈陰聲道：「有生之年，你姓錢的必將此事牢記至於死了？」

青衫老者頷首道：「老夫忘也忘不了，只因——」

端木愈道：「只因如何？」

青衫老者道：「只因此事牽連太廣，而且那俞一青夫婦的死因也未必如此簡單，僅憑你端木愈和姓俞的絕不可能辦到，是以老夫忽發奇想……」

端木愈重重一哼，青衫老者續道：「自老夫所得物件推測，五里亭之變與那件重大陰謀是二而一，一而二……」

端木愈嗤之以鼻道：「姓錢的你少說無據之論，你說什麼重大陰謀與此事有關？」

青衫老者肅容道：「薩爾滸之戰！」

端木愈「蹬」地倒退一步，吶吶道：「你……你別胡說……」

青衫老者用着出奇凝重的聲音道：「提到薩爾滸之戰，緣何你端木愈便激動不能自已……」

「蓬」一響，端木愈猛地一拳拍出，那青衫老者早料到對方會突然發難，側身避過。

青衫老者冷冷地道：「可是因老夫知道得太多，姓俞的與你便採取了滅口的手段？」

端木愈冷笑道：「姓錢的你用這種口氣說話，儼然將自己置身於是非圈外是不是？五里亭之變你能脫得了關係嗎？」

布衫老者露出茫然的神色，喃喃道：「說得對，當時我既然在場，又豈會與這場禍劫無關？……」

旁聞的俞劍峯心中更狂跳不已，暗道：「五里亭距我家園不過數里，難道父母慘遭橫禍，其中還有什麼曲折原因不成？」

那端木愈獰聲道：「豈止有關而已，姓錢的你必須弄清楚，是你親手將俞一青擊斃的！」

此言一出，俞劍峯和青衫老者彷彿同時被一個悶雷敲了一記，身軀俱各重重震了一震！

俞劍峯顫聲道：「你……你說是誰殺……殺俞……一青……」

端木愈看了俞劍峯一眼，睛瞳中忽然露出無比陰毒的寒芒，問道：「小子，你問這個作什麼？」

俞劍峯語塞，端木愈陰笑道：「你不必裝聾作啞了，當老夫猜不出嗎？要問你爹死在何人手上，眼前這姓錢的便是元凶！」

俞劍峯只聽得如雷轟頂，一時之間什麼都不能想了，他霍然的一個轉身，衝着青衫老者道：「可是眞的？……他說的話可是眞的？」

青衫老者面色陡然變得蒼白無比，茫然道：「是我幹的……不錯……是我幹的……」

俞劍峯但覺心思紊亂已極，自己不期來到此地，居然遇着一個自承殺死雙親之人，但他在不久之前，也曾聽見俞一棋親口說出，是他殺了爹爹和母親，一樁命案竟有兩個元凶，又將如何解釋？

青衫老者不住的喃喃道：「端木愈你沒有說錯——俞一青夫婦十有八九是死在我的手上……」

端木愈道：「你有這種認識最好，須知人若不是你殺的，左老兒怎會找你進去落英塔？而你又怎會受姓俞的要脅，答應他在七重林攔截青牛童子？」

青衫老者默默無話，事情發展似乎迫得俞劍峯非要相信不可，他城府本深，此刻已漸恢復平靜，緩緩道：「殺親之仇，

弗與共天下，此話若然屬實，小可只有得罪了！」

青衫老者道：「你是俞一青的後人？」

俞劍峯再無能掩藏自己的身份，遂點頭稱是。

青衫老者復道：「報親死讎，原乃天經地義之事，小輩你還等什麼了？」

俞劍峯心道：「是啊，我還等什麼？此事雖然可疑，但他不是親口承認了嗎？我遲遲不動手，可是因爲自己心虛胆怯了？」

一念及此，便不再猶豫，他一掌徐徐抬起，運足十成功力正待往青衫老者擊去，他身後的端木愈突然獰笑一聲道：「小子倒下！」

一伸掌，便向俞劍峯襲來，俞劍峯一楞，他做夢也想不到那端木愈會對自己突施暗襲，急切間一挫身形，單臂微沉，反手倒找了上去。

端木愈陰笑不止，右手一晃，登時將俞劍峯迫退一步，他身軀有如附骨之蛆，疾隨而上，內力猛吐。

驀然之間，一陣急嘯聲起，端木愈但覺一股暗勁好比刀双破風自後襲到，耳際聽得句低喝：「撤手！」

端木愈頭都不用回，便知自己若是不將內力收回，那麼招式走老，身後這一擊足可致他於死！

他生性從不做沒有把握之事，此刻再也不顧攻敵，但求得自保，整個身形急傾而出，緊接着單掌後翻，一式「倒打金鐘」反削而出。

「彭」一聲巨响，兩股力道一合，端木愈身形本已傾斜，被狂飈餘勁擊得躓踣欲倒，急蹬兩步始拿樁立穩，他定睛望去，只見五步之外端端立着那青衫老者掌居胸而其身子猶自抖顫不休。

端木愈面色陰晴不定，道：「姓錢的，你是什麼意思？」

青衫老者道：「老夫向來看不慣這等卑劣技倆，喜歡伸手管管閒事，正如你端木愈喜歡偷襲於人一樣。」

端木愈道：「姓錢的別不識好人心，老夫替你宰掉這小子，你感謝都還來不及啦。」

青衫老者道：「盛意心領。」

端木愈道：「你既然如斯固執，咱端木愈說不得只有先成全了你，再來收拾那小子了……」

青衫老者哂道：「老夫正要瞧瞧，五年不見你這黑道魔頭也增長了多少功力？」

端木愈哼一哼道：「總不會叫你失望就是。」

他擺開門戶，就要發動攻擊，後面的公孫飛插口道：「端木兄，須儘速了結——」

端木愈翻翻白眼道：「那個要你多口？」

公孫飛囁嚅道：「教主臨行曾殷殷告誡……」

端木愈打斷道：「老夫可不是百毒教中人，公孫飛你睜眼認清了。」

公孫飛瞠目無語。

端木愈復道：「你們將那姓俞的小子好生看住，休得讓他走脫。」

公孫飛點點頭，他一揮手，何宣亭等四大天王身形閃動，將俞劍峯團團圍在核心。

俞劍峯冷笑道：「咱們又有一場架好打了。」

他話方說完，那青衫老者已指着端木愈道：「端木愈，老夫等着你動手——」

端木愈右手舉起，對準青衫老者心窩擊出。

他一拳去勢甚是緩慢，但破空所發出的巨响，竟是尖高得出奇，形成一種極不相稱的局面。

青衫老者見這一拳擊來，面色陡然變得凝重非常，他足步微錯，向左側轉了半個身軀，詎知敵手掌上內力一輕，立刻變成一股迴勁，自他身側如影隨形，又緊緊逼了上來。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那端木愈只出一招，竟是場上一衆高手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招式，而且變幻難測，令人無法捉摸，這時旁觀諸人俱都不自覺設身處地，將自己做爲端木愈的假想敵，究該如何避開這一掌！

但他們腦海中掠過千百種身法，竟都是無法躲過這一掌而能不傷不死，可見那端木愈出手雖是怪僻，却是無懈可擊。

俞劍峯年紀雖輕，見聞却不可謂之不廣，他情知此中厲害，心中不禁爲老者捏了一把冷汗。

照說那姓錢的老者乃是俞劍峯殺親仇人，應該巴不得他落個橫死方是，但這當下居然生出此等微妙心理，連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

只見青衫老者低聲一哼，雙手自中交叉一揮，一股古怪的內力吐出，登時將端木愈那天衣無縫的一掌卸去了！

端木愈一掌無功，不禁大大爲之一怔，沉聲道：「姓錢的，落英塔困處五年你倒沒有放下功夫。」

青衫老者道：「彼此彼此。」

場上衆人見青衫老者輕描淡寫便將端木愈那一掌化去，不覺都驚呆了，屏息望着二人如何繼續這驚天動地的一搏。

端木愈道：「錢老頭，你小心再接住這一招！」

語訖，身形猛地向前一躬，雙手閃電般抬起，朝青衫老者平襲而出。

他出手之快捷，簡直令人嘆爲觀止，布衫老者單掌平平放在腹前，待得對方掌力將近時，五指一張，一連拂出六式，式式精妙絕倫，而且內力欲吐未吐，蓄存已到了十二成的地步。

端木愈只覺自己一掌去勢一窒，招式居然遞之不出，心中不由一寒。但他不愧是內家頂尖高手，臨機應變立時將內力化爲散勁，單掌飄忽擺動不已，自死角斜斜扣到青衫老者胸前。

青衫老者掌緣再發，嗚嗚銳聲响起，那端木愈如此急捷的身手，在內力尚未吐實之際，招式竟已又爲對方所接。

「拍」一响，端木愈向後退開一步，定身下來，隨着青衫老者身軀一陣搖晃，也自倒退了一步。

俞劍峯直瞧得心駭不已，忖道：「那端木愈一身功力，據說已達出神入化之境，但在內力上竟祇與錢姓老者交了個平手

，依此觀之，那老者委實是深不可測了……」

此際場中戰局又有了變化，那端木愈蹬步向前一掠，掠到青衫老者身前不及三步之處。

他一揚掌，一股刺骨寒氣瞬即彌漫周遭，青衫老者突覺全身彷若被冰凍，不由吃了一驚，脫口道：「端木愈，你那沙冰掌已練成氣候了！」

那「沙冰掌」三字一說出，在場諸人全被嚇得呆住了，須知「沙冰」功夫失傳武林已久，其威力之鉅，罕世無匹，據說這沙冰掌力一出，對方整個身軀立即僵住一般，而毫無抵抗能力，此種陰寒掌法較之巔陽剛勁力尤爲可怕，那端木愈居然身負此技，無怪行遍中原，未嘗遇上敵手了！

端木愈一語不發，他面色陡然變得慘白無比，寒氣一絲一絲自頂門及雙掌掌心直冒而起。

青衫老者左足緩緩向後跨了半步，雙目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對方的行動，顯然他已爲沙冰掌之名所懾，一分也不敢大意。

端木愈一聲怪嘯，身形微矮，右掌平立，掌緣向外豎立如刀，那掌勢發出之際，全身跟着一陣顫動。

霎時之間，一道冰涼刺骨的寒氣風湧遙襲了過去，周遭的氣流像是一下子被冰凍住了，那端木愈已發出懾人心魄的「沙冰掌」！

青衫老者猛吸了口眞氣，全身衣袂呼地膨脹起來，單掌一劃，在胸前一停，迅速向外疾掠。

錯非親眼目覩，誰也不敢相信青衫老者在「沙冰掌」力發動之下，竟然不退不避，反迎着那銳鋒硬打硬碰。

一聲巨响有如天雷霹靂陡起，青衫老者一掌向外吐出一分，霹靂之聲便更大了一分，掌勢也越發顯得越艱難，到最後和那呼嘯的冰寒之氣混合成一片渾沌，衆人耳膜幾乎就要被震裂了——

一旁觀戰的姚鷹，驀然脫口驚呼道：「天雷氣！」

兪劍峯乍聞這三個字，一顆心子彷彿被人提懸了上來，當日錢繼原施出「天雷氣」竟能將他自萬般絕望中救活，其威力可想而知，抬目望見青衫老者終於突破對方冰寒氣圈，直劈而上。

端木愈雙目盡赤，情知生死在此一擧，雙掌奮力一揮，全身功力在「沙冰掌」上孤注一擲！

突然一道奇異低嘯自青衫老者口角發出，他左右掌連揚，如山內力疾發而出，掌緣勁風掃在周遭叢林，震得枝葉簌簌折落。

兩股驚天動地的內力一觸即分，端木愈身形被打得轉了半個側面，一連向後退了七八步之遙，身軀搖晃欲倒！

青衫老者雙足釘立動也不動，冷冷道：「端木愈，你體內五脈最少已斷其二，還要打嗎？」

端木愈戟指道：「你——你不曾受傷？」

青衫老者輕輕一點頭，沒有答話。

端木愈怔怔立在當地，似乎想不通自己那畢生功力所聚的「沙冰掌」怎會一擊罔效？

驀然他仰天厲吼一聲，轉首朝公孫飛道：「你回告姓兪的，就說老夫有負使命，這一樁公案非要他親自解決不可了……」

他狠狠盯了青衫老者一眼，厲道：「咱們總有一日將這一筆帳算一算的——」說着，轉過身來如飛一般掠起，晃眼已沒入黑暗之中。

青衫老者緩緩吁了一口氣，目光落在公孫飛及百毒敎四大天王上，說道：「爾等還不快滾？」

公孫飛等五人面面相覷，每個面上都露出驚悸至極的神色，但却沒有一人移動脚步。

青衫老者復道：「看來爾等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老夫這天雷氣……」

語猶未盡，突然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原來他將端木愈震退，自己也已受了內傷，但他持强不退，表面上裝成若無事的模樣，始能將端木愈驚走。

姚鷹陡然仰天暴笑起來，道：「好絕、好絕，閣下的瞞天過海手法委實高明，將大夥兒都騙倒了，哈！哈……」

笑聲一歛，語音突然變得陰沉無比：「姓錢的，你還有能力發出天雷氣嗎？」

青衫老者閉目不語，剎時四大天王與公孫飛全都圍了上來！

公孫飛陰陰笑道：「想不到你姓錢的要斃在公孫某手下，此事若傳開江湖，只怕沒有多少人肯相信了——」

他一掌徐徐抬起，往青衫老者按去。

眼看青衫老者已全無抵抗能力，一旁的兪劍峯只覺一股熱血直往上衝，他不暇多慮，一步飛躍而上，就在這一忽，陡聞青衫老者大吼一聲，雙掌平平推將前去，一陣霹靂巨响過後，公孫飛五人有如斷了綫的風箏，朝四下倒飛了出去！

狂風餘颷過後，五人紛紛自地上爬起，驚惶萬狀地往老者瞥上最後一瞥，呼嘯而散。

兪劍峯瞧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青衫老者喃喃道：「無敵天下——無敵天下……」

忽然他面上呈現一種不正常的酡紅，身軀顫了兩顫，吐出一口鮮血，「砰」地跌坐地上。

適才他在受創之餘，冒着血創崩裂之險，聚集僅存的內力作最後一襲，果然將公孫飛等五人嚇走，此刻他心神稍一鬆懈，便再也支持不住了。

青衫老者吐出一口濁氣，張眼朝兪劍峯道：「小輩，目下可是你報親仇的大好時機，快動手吧？」

兪劍峯此刻心緒委實矛盾到無以復加，一想到父母慘遭橫死，便熱血沸騰不能自已，但他視線偶一觸及對方那茫然及無任何表情的面孔，那一股殺氣登時又消弭於無形，心中呼道：「罷了，我豈能向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下此殺手？」

他也不管布衫老者有何反應，一轉身邁步走了。

曙色熹微時，兪劍峯已走在一條康莊官道上。

朝來霧露將大道染成一片冰溶，步履

其上，俞劍峯的芒布鞋都給沾濕了，漸漸陽日升了上來，一野的潮濕又化成了濛濛霧氣。

俞劍峯順着官道行去，腦際不時浮現昨夜林中的大戰情景，心中忖道：「每遇有重大變故臨身，我常失之於優悠寡斷，譬之，面對元凶當前，我居然下不了手，雖求行事無所愧作，然則又何以自白於九泉的父母呢！」

想到這裡，搖搖頭又道：「不過那個姓錢的老者雖然自承殺人，奇怪的是我總不願予以深信，難道只是爲了他舉止形態沒有絲毫邪氣的緣故？常言道：人不可貌相。世上小數大奸大惡之人，外表還是儼然一派正氣？以貌取人往往謬之千里，我必須記住了……」

正忖間，忽聞後面傳來轆轆車聲，回目望去，只見一夥勁裝短打的漢子，推着十輛鏢車，沿着官道行了過來。

第一輛鏢車上插着四方大旗，旗上綉着一個斗大的「金」字，在晨風下迎飛招展。

俞劍峯心道：「京師招牌最亮『金吾鏢局』的鏢隊走到這兒來啦——」

陣陣的吆喝聲自風中斷斷續續的飄了過來：「金——吾——鷹——揚——」

「金——吾——鷹——揚——」

俞劍峯心念一動，暗忖：「這條路是通往關外的，難不成了子母雙環鐵金吾的鏢局竟是要護鏢出關？……」

漸漸那車聲來得近了，到俞劍峯近側時，那車前馬上的鏢頭喝住牲口，向後面的一個鏢師道：「雷老二，吩咐他們靠腿子，餵馬進食，半個時辰再拔腿。」

那「雷老二」轉身喝道：「嗯——嗯——夥計們，靠腿子吧——」

那走在最後的一個矮小精悍的漢子，舉袖一抹面上汗漬，朝左前方一個虬髯漢子招呼道：「我說萬大熊，七爺在前頭打招呼了。」

他邊說邊將鏢車往路旁樹上一靠，前面的鏢車也在路旁打住了，一時人聲和馬嘶聲鬨鬧不休。

俞劍峯心道：「一整夜下來，我滴水未進，何不上去向他們討杯清水解渴？」

這會子，大隊鏢車已全部停歇了下來，鏢師三三兩兩地坐在樹底下打歇，俞劍峯上前欠身道：「閣下行個方便，可否給小可一杯清水？」

那鏢師不經意地望了俞劍峯一眼，指着前面馬車的大水桶道：「木桶裡多的是水，你自己去搯。」

俞劍峯低謝一聲，步至桶邊，拏起水瓢灌滿了一肚子水，轉身正待走開，耳聞樹底下幾個鏢師喧嘩的語聲，不知不覺的停立當地——

只聽那矮小漢子破鑼似的聲音道：「近幾天來，老子眞是他媽的遇見王大婆撒尿，簡直霉透了，剛剛在陝甘道上保了一趟鏢回來，正想好好歇息享受一番，七爺立刻又派了我這份差事，萬大熊你評評理，這可是人幹的？」

萬大熊道：「鏢局撐腿是越來越苦了，的確不是人幹的。」

另一個黑老漢插進咀來：「哈矮小，你算盤是夠精了，趕這趟鏢的夥兒那一個不是東奔西闖，疲於奔命？就你哈矮子一人該休歇？」

那哈矮子道：「去你的，咱哈矮可沒說過這句話。」

那萬大熊道：「也無怪哈矮子不是，即使我萬某跑完這趟鏢，也非退休不可了，你瞧這幾天道上傳來的消息好可怕——」

那黑老漢沉聲道：「你，你是說要搞咱們這一趟鏢的消息？」

萬大熊頷首道：「不錯，此番金吾鏢車一出京都，線上馬上有風聲透露出來，叫咱們棄鏢走路，否則必有奇禍臨身，依我看這趟鏢……」

哈矮子接口道：「這趟鏢必有古怪，是也不是？」

萬大熊壓低聲音道：「豈止古怪而已，半月前臨出局門時，鐵金吾鐵老爺子特地辦了一次酒宴，再三叮囑咱們必須全力保住鏢貨，萬不容許有任何失誤，他說：…他說……」

黑老漢道：「我記得，我記得，鐵老爺在席上宣佈，這次出鏢關係本局生死存亡，是以絲毫大意不得。」

另一個壯漢插口道：「是啊，這話實在令人不解，幹鏢局這一行的，鏢貨丟失時有所聞，大不了賠錢關門，但鐵老爺却說什後『生死存亡』，俺想了許久都沒想通……」

萬大熊道：「所以我說這趟重鏢可不簡單，出關後遲早會有台字踩上線來。」

那哈矮子低聲道：「你可知道鏢車裡裝的是什麼貨？」

萬大熊搖搖頭，道：「鐵老爺子一點也不肯透露，鏢隊裡我看只有總鏢頭何七爺知曉，但他也是守口如瓶。」

那大漢道：「既然保守得如此秘密，只怕必是什麼奇寶異物。」

萬大熊還是一個勁兒猛搖其頭，道：「不是，不是。」

他語聲一頓，反問道：「敢情你還不知咱們的目的地？」

那壯漢詫聲道：「總鏢頭可未曾明言啊。」

萬大熊以手指唇，「噓」了一聲，低道：「說了你可別將張揚出去，我是從副鏢頭雷老二那裡打聽到的，這趟鏢要押到……」

說到此地，他忽然發現那俞劍峯不知何時已立到他們的身邊，正在側耳傾聽他們的談話，不由中止了話頭。

萬大熊面色一沉，道：「小子，你喝完水也該走開了。」

俞劍峯內心雖是疑雲重重，想聽出一些端倪，但別人已下逐客令，自己可沒有再滯留下去的理由。

他正待抽身離開，就在這時，前面道上一個全身黑服，足踏布履的少年疾步走將過來，朝衆鏢師道：「可有水喝的？」

黑衣少年面貌甚是俊秀，是個少見的美男子，但言語却十分唐突無禮，那黑老漢神色一變就要發作，萬大熊朝他打了個眼色，道：「趕長途的缺水倒是常事，咱夥兒向來盡可能予人方便的。」

他說着，伸手指了指水桶，那黑衣少年報以冷冷一眼，逕自走到桶邊取瓢搯水

，飲了一大口。

俞劍峯暗地道：「此人年紀輕輕，又長得如此俊美，定是名門子弟，一出道便被人你捧我拍，是以連尋常禮數都不懂了。」

忽聽那黑衣少年尖聲叫嚷道：「喝喝，給這些臭水讓少爺喝，你想毒死人哪。」

那黑老漢怒道：「喂，你說話客氣點。」

那黑衣少年道：「你們心謀不軌，想害死道上旅者，還跟你們講什麼客氣。」

哈矮子氣憤地道：「格老子的，這算那一門鳥話？」

黑衣少年道：「矮鬼，你敢罵人？」

哈矮子道：「誰混蛋誰就該給我罵。」

黑衣少年尖聲道：「矮鬼，殺頭砍千刀萬刀的，頂砲子兒生大頭瘟的，你也不作興泡照照自己的影子，夠資格罵人麼?」

哈矮子被這一頓話罵得腦子暈暈脹脹，一時竟接不上嘴來，只有眼瞪呼呼作氣的份兒。

一旁的俞劍峯見這少年外表一派斯文，但滿口粗話較市井宵小還不多讓，不禁暗暗好笑。

那黑老漢沉聲道：「你有心來找痲煩的了?」

黑衣少年不言不語，手一揮，竟將一瓢的清水潑到黑老漢的臉上！

黑老漢暴跳如雷，哇哇叫道：「小子，你……你……」

他怎甘心無故受辱，蒲扇大的手掌一掄，便往對方劈去。

黑衣少年冷笑一聲，拂袖輕輕一揮，只聽得「呼」一响，那黑老漢平空翻了個觔斗，其餘諸人登時都被嚇呆了。

衆人還忍耐得下，紛紛掄拳挽袖，要教訓這黑衣少年，少年神情仍是一片冷漠，似乎根本不放在心上，說道：「要羣毆麼?小爺手下可不留情。」

忽然人羣一分，一個威猛大漢大踏步上前道：「閣下爲何與敝鏢局的鏢師吵翻?」

黑衣少年翻翻冷眼道：「你是誰?」

威猛大漢道：「在下何七猛，忝爲金吾鏢局總鏢頭……」

黑衣少年截斷話頭道：「小爺可不管什麼鏢頭鏢尾，好歹你給我一個公道。」

那何七猛沉聲道：「閣下是衝着金吾鏢局而來了?」

黑衣少年道：「是又甚樣?」

何七猛臉色一變，道：「既是有心而來，何某不得不讓你那麼輕易一走了之啦。」

黑衣少年道：「笑話，你要攆我，小爺還不走啦。」

他邊說，眉目連揚，一臉不屑模樣，那何七猛睹狀，心中更是有氣，他壓低聲音冷冷道：「很好，咱們是非在兵刃上見個眞章不可了。」

黑衣少年道：「這才像樣些。」

「刷」一聲，他已掣下背上兵器，却是一隻護手長鈎。此際早有兩個鏢師抬着一把黑色大板斧上前，俞劍峯見板斧純爲精鋼所鑄，端的是堅如金石，沉甸甸的怕不有千斤來重?

何七猛掣在手上，將板斧掄得「虎」「虎」生風，刹時兩人已在官道旁側鬥將起來。

那黑衣少年雖稱驕狂橫蠻，手底功夫倒有相當硬扎，雙方招來式去，漸漸打得極爲熾烈。

何七猛人高馬大，走的是純乃陽剛路子，一把板斧使開來，攻勢凌厲難擋，登時將敵手逼得節節後退。黑衣少年則以招式身法見長，他連退之下，並不慌亂，一鈎一招依然使得有板有眼。

鬥到難分之際，那何七猛大喝一聲，一斧有如開山巨刃，以雷霆萬鈞之威，朝黑衣少年當頭罩落。

黑衣少年避無可避，只有硬架一途，他護手鈎斜斜往上一封，「噹」地一聲金石交响，雙方兵刃頓時像膠黏着一樣。

那黑衣少年內力較之對方總要遜色，這一硬拚無形中吃了大虧，體內眞氣左支右絀，已呈敗象。

何七猛右臂每推出一分，自板斧上透出之內力更加了一成，黑衣少年那雙白嫩小手緊緊握住玉鈎，在下苦撐，兩人相持一刻，少年額角上已微微見汗，俊臉通紅，顯得後勁不濟。

俞劍峯心知何七猛這一斧「泰山壓頂」，雙臂如果直推，威力便發揮到極緻，至時黑衣少年爲對方如斯內力所震，不死即傷，他雖然不値少年的無禮取鬧，但那張清秀的臉龐與天眞的態度，倒博得他不少好感，並不希望兩方有所死傷，欲想上前解開兩人又恐暴露身份，一時沉吟無着。

眼看黑衣少年由紅而轉爲白，已是強弩之末，他不暇多想，他一步掠前，高聲說道：「兩位請住手！」

伸手便往何七猛與少年臂上重穴抓去，兩袖接着一拂，對耗中的兩人手上兵刃一分，蹭蹭倒退數步。

黑衣少年連退五步，一個立足不穩摔了個仰八叉，俞劍峯眼角瞥見那少年怒容滿面，狠狠瞪着自己，似乎這般當衆被人推倒，引爲奇恥大辱，却忘了想及別人乃是出手解他之危。

那何七猛定下身來，朝俞劍峯打量了兩眼，半晌始道：「尊駕兩人是同一路來?」

俞劍峯微笑搖搖頭，何七猛又道：「既非與此人一路，緣何來架這段樑子?」

俞劍峯淡淡道：「鏢頭何爲已甚?區區伸手只爲免傷雙方和氣。」

何七猛冷哼不語，那邊黑衣少年强白支撐着身子站將起來，橫了俞劍峯一眼，尖聲道：「誰要你伸手?哼，狗逮耗子，多事！」

俞劍峯見對方不謝別人爲他解危之情，反倒怪起自己來，不禁啼笑皆非，當下說道：「兄臺，切忌再妄動眞氣，否則氣血倒流，便是不治之症。」

黑衣少年叫道：「你窮囉嗦什麼?我死了也用不着你來管。」

言罷踏跟而去，俞劍峯對他沒有惡感，惟恐他脾性倔强，一言不合又與人放對，導致血潰內流，正待提身趕上叮囑一番，陡見勁風一蕩，一個青衣中年文士不知何時已截攔在自己面前！（未完・廿三）